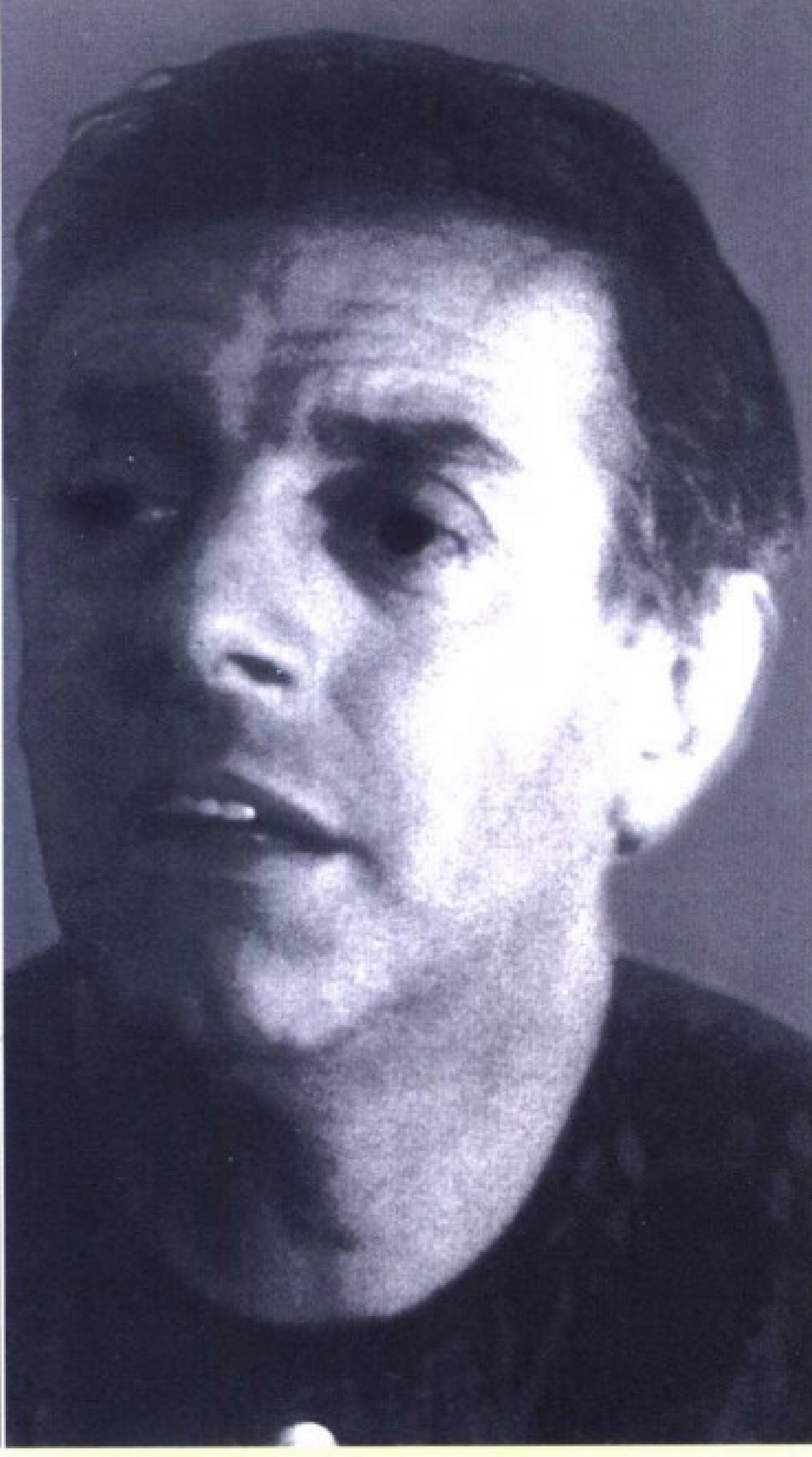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1944
JOHN STEINBECK 1962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JOHNSON 1974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GER 1978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 1984
WOLE SOYINKA 1986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不付钱！不付钱！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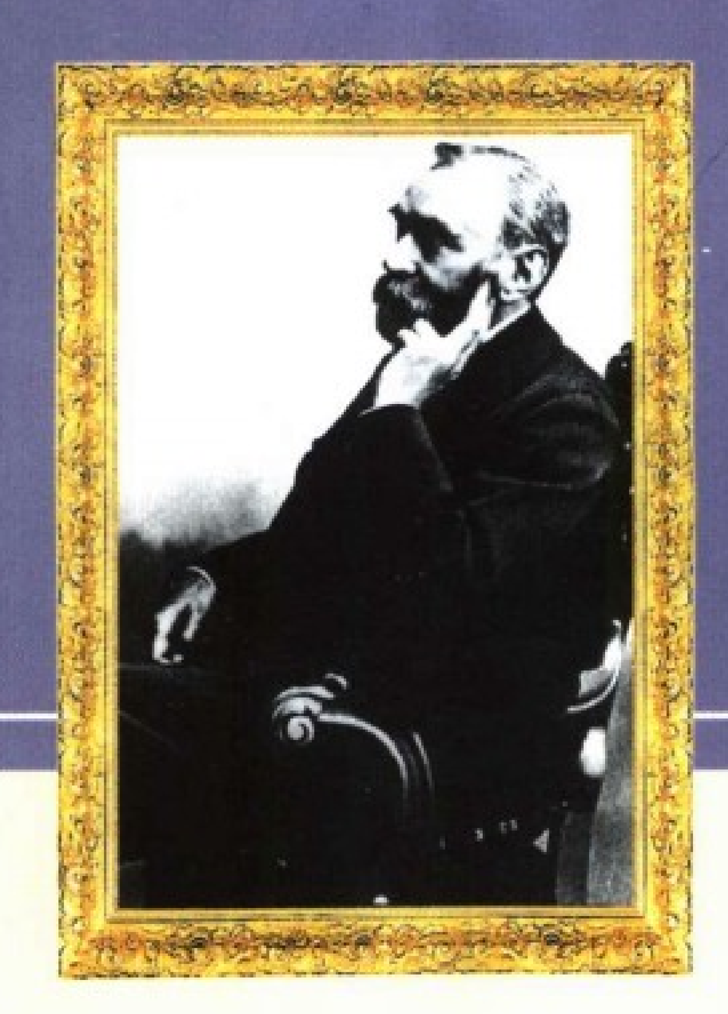
［意大利］达里奥·福／著

黄文捷／译

漓江出版社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
GERHART HAUPTMANN
VERNER VON HEIDENST
KARL ADOLPH GJELLE
HENRIK PONTOPPIDAN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GABRIELA MISTRAL 1945
FRANCOIS MAURIAC 1952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53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SAINT-JOHN PERSE 1960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EYVIND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
SAU
VIC
ISAA
ELIA
WIL
JAR
CLA
WOLE SOYINKA 1986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ISBN 7-5407-2681-4
9 787540 726812 >

ISBN 7-5407-2681-4/I · 1613
全套定价（74册）：4980.00 元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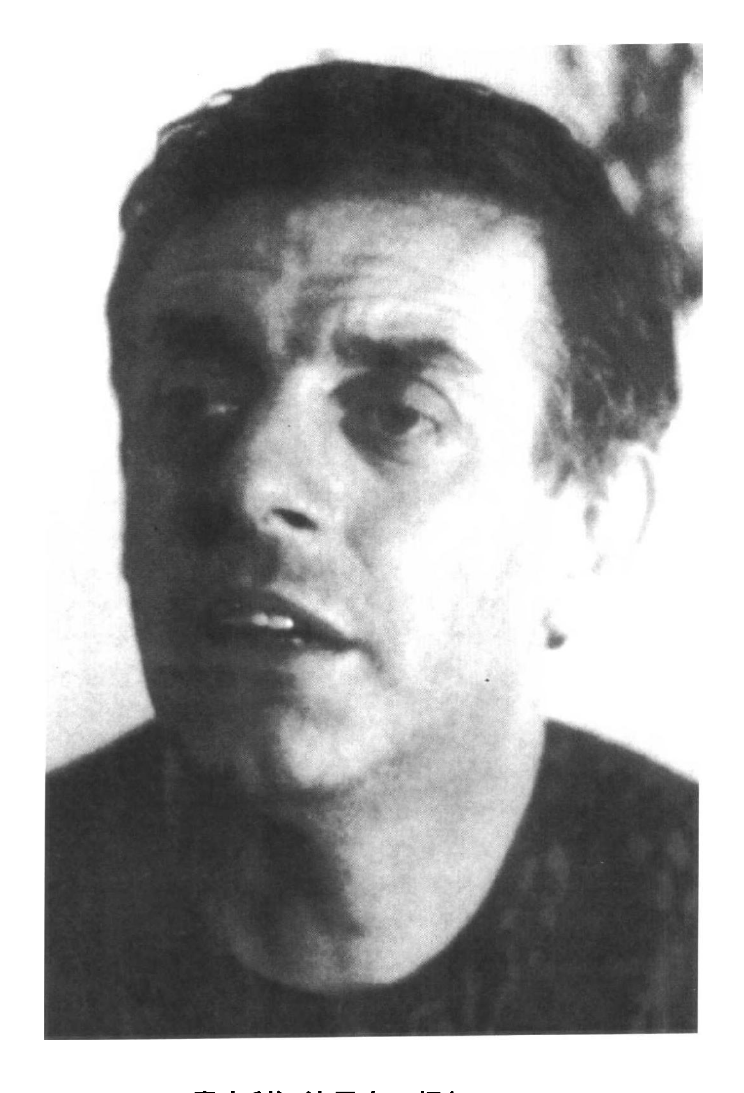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不付钱！不付钱！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达里奥·福／著

黄文捷／译



〔意大利〕达里奥·福(1926～)
(199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人民的江湖艺人,正义的顽强斗士

黄文捷

一九九七年，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兼剧作家达里奥·福有两个大喜日子。十月九日，瑞典学院正式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达里奥·福。十二月十日,达里奥·福亲临领奖现场，身着特意从美国订制的燕尾服，尽管已七十一岁高龄，却仍然腰板挺直，步履矫健，潇洒而又兴致勃勃地走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面前，从国王手中接受颁奖。当他聆听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阿伦在授奖词中历述他从艺四十余载的巨大成就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微笑之余情不自禁，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与他长期在舞台上下共同奋斗、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的爱妻佛兰卡·拉梅也在颁奖当日，偕同他们的独子雅科波和八岁的孙女，乘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参加盛典。获奖对福的全家确实是一件喜出望外的大事。虽然他们早有风闻，但是因为早在一九七五年，他们就有过先有风闻而后落选的苦涩经验，事先都不敢期望过高。用福自己的话来说，他估计获奖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福是意大利本世纪以来第六位获此殊荣

的作家①,而前五位当中有三位是诗人,两位是小说家,只有他破了先例,是一位演员。为此,他曾格外兴奋地说"我喜欢这个奖，因为它是给一名演员而不仅仅是给作家。"福在光荣地戴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顶桂冠时，片刻也不曾忘记他的亲爱老伴佛兰卡。他激动地说"这个奖有一大半是她的";"如果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话，我就不会做出我所做的一切"。佛兰卡也满怀深情地说"为了支撑像达里奥这样的丰碑,需要有个底座。我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就是做这个底座，但我是幸福的。"这一对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的这番表白，又怎能使人听了不为之动容,不对他们肃然起敬呢？

意大利举国上下为达里奥·福获奖而感到振奋，一片欢腾，但同时,却也可以听到一些与此不相协调的声音。有人就说"在颁发诺贝尔奖方面,与颁发所有其他奖一样,也可能会出错"甚至还有人说,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福"那将是这个奖的死亡"。这种论调当然是枝节问题，个别现象，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毕竟会起混淆视听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一些对福了解不多的人，听了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和怀疑：达里奥·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否当得起这样的"殊荣"?

从建筑师到喜剧演员

达里奥·福是意大利当代最著名、最有影响、最富代表性的喜剧演员和剧作家。他的表演和剧作不仅受到国内广大观众的

①前五位是卡尔杜齐（1906)、黛莱达（1926)、皮兰德娄(1934)、夸西莫多(1959)和蒙塔莱(1975)。

热烈欢迎，交口称赞，而且还蜚声国际剧坛。他多才多艺，能集编、导、演乃至舞美、服装设计于一身，是意大利戏剧界有名的多面手和罕见的奇才，几乎没有哪个同行能望其项背。他自一九五二年从艺以来，在舞台上走过了四十七年的漫长道路，这同时也是对二次大战后意大利戏剧的演变和发展历程的最好概括：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的阶段，最后终于从作为资产阶级的娱乐工具、为少数人服务、在大城市中心的固定剧场演出、依靠票房价值而存在的所谓“体制化戏剧”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朝向恢复人民戏剧形式和上演以承担政治义务、激发“潜在的革命舆论”为特点的‘政治戏剧’转变。应当说，目前福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转变过程，并且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阔步迈进。

达里奥·福不像他的夫人、著名女演员佛兰卡·拉梅那样出身于戏剧世家。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瓦雷塞省圣贾诺市瓦尔特拉瓦里奥镇。父亲是铁路小站站长，母亲是个普通农妇，但是福的祖父却是知名的说唱艺人。因此，福在他的影响下自幼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模仿令他感兴趣的人的动作。他曾在米兰的布雷拉工科学院学建筑，在米兰美术学院学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绘画法，这些学习对他日后献身于戏剧大有裨益。他曾利用这些知识设计过类似十六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盛行的那种双层布景（《他有两把手枪》一剧的路易莎家就是这样的布景）。一九五二年在米兰的奥德翁戏院初次亮相之前，他曾在广播电台工作过，写过一系列题为《可怜的侏儒》的独幕剧。他开始走上舞台后，还曾为一些社会评论杂志撰稿，并且在米兰最早上演为各阶层观众所喜爱的、既不是为少数人也不是为普通群众服务的‘艺术戏剧’的著名小剧场演出。一九五四年，他与佛兰卡·拉梅结婚，这对他可以说是舞台生涯的一大转折。从此，他在戏剧事业上如虎添翼，突飞

猛进，不仅与拉梅成为舞台上一对珠联璧合的理想搭档，而且还从拉梅家族汲取了许多表演"假面喜剧"[①] 的技巧。这就使他的艺术大树结出了锦上添花的累累硕果。

达里奥·福是一位喜剧演员。他所编演的喜剧滑稽、诙谐而夸张，甚至近于荒诞，实际上是一种"闹剧"，而这种闹剧又是不落俗套的，且主题严肃，意境深远，有时甚而能起"高瞻远瞩"的效应，走在现实生活的前头，如《不付钱！不付钱！》和《该扔掉的夫人》。他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强烈的正义感，热爱自由，追求真理，所有这些可贵的品格都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剧作中。不论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如《天使长们不玩电动台球》、《伊莎贝拉、三艘三桅船与一个吹牛大王》、《偷窃一只脚的人在情场上得意》和《错的总是魔鬼》等），还是以国内外时事为契机，他的作品总是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抑恶扬善，扶正压邪。他那尖刻而辛辣的笔锋总是直指大大小小有权有势有钱者，他那深厚而炽烈的同情心总是给予受压迫受屈辱的普通人、小人物和劳苦大众。作为他经常戏谑和嘲弄的对象，小而至于警察、法官，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和《不付钱！不付钱！》，大而至于国家宪法和外国总统，如《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和《该扔掉的夫人》。他的戏一般都以"大团圆"结尾，善恶有报：恶人总是丑态百出，下场狼狈，好人则总是处处占上风，笑在最后。这种对戏剧冲突的处理，固然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毕竟不乏警人醒世作用，令人在哈哈大笑之余能静下心来，回味咀嚼。

①"假面喜剧"，直译为"艺术喜剧"，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喜剧形式。

舞台生涯的三个阶段

达里奥·福的舞台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一九五三年起至一九五八年止,可视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福与帕伦蒂和杜拉诺组成了“伙伴”剧团,大概是隐喻“志同道合”之意吧。这三位喜剧演员各有自己的喜剧表演风格：帕伦蒂擅长无台词的摹拟动作，杜拉诺精于背诵长篇大论的台词，福则以面部表情多样和木偶般机械而急速的动作取胜。他们虽然实际上是进行群体创作，但每部戏的落款都仅有达里奥·福一个人的姓名，正如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后来，三人终于分道扬镳。这一时期上演的剧目主要是法国“卡巴莱”式的歌舞滑稽剧或者英国“斯凯支”式的独幕短剧,如一九五三年的《眼中钉》和一九五四年的《该捆绑的健康人》。这两部戏对虚假的英雄主义和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作风百般嬉笑怒骂，讽刺挖苦，对当时在冷战时期盛行的无关痛痒的轻喜剧不啻是两次巨大的冲击。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间，达里奥·福还曾涉足电影界,做过一番并不成功的尝试，如参加一九五七年的《意大利纪念品》和一九五八年的《生在三月的女人》的电影剧本编写工作，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的《疯癫之人》中,他不仅参加编剧,而且担任片中的男主角。不过,这方面的“挫折”却也更加坚定了他全身心地投入戏剧舞台的决心。

从一九五九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达里奥·福及其夫人演出的戏剧有两个特点：一是上演的剧目都是作为资产阶级娱乐工具的所谓“体制化戏剧”，尽管主题始终是彻底揭露社会矛盾，无情鞭挞社会偏见的，形式也是反墨

守成规的；二是从前一阶段的短剧发展成为多幕剧，尽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歌舞成分。这一时期福的名剧很多，其中值得提及的有一九五九年上演的福的第一部多幕喜剧，即三幕剧《天使长们不玩电动台球》。这部戏刚一出台，立即轰动全国，并且使福成为意大利当代剧作家的作品在国外上演最多的剧作家。在这出戏里，首次提出了“江湖艺人”的称号问题。“江湖艺人”原文的确切含义是指中世纪的街头卖艺者，其中既有耍把戏、变魔术、翻筋斗的杂技演员，又有说唱艺人，特别是指以滑稽诙谐、插科打诨为主要表演手段的小丑，而这也正是福的戏路。因此，福后来总是喜欢自称为“人民中间的江湖艺人”。并非偶然，剧中一个人物所说的几句台词，正好表明了福是如何赋予在古代社会中处于下九流地位的江湖艺人以新的价值，如何赋予这个词以新意的：“过去的江湖艺人是为君主逗笑的……对于我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不同之处只在于：现在，君主没有了，我是为咖啡馆的朋友们逗笑。总之，我是穷哥儿们的里格莱托①。”这个时期福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前一阶段更为丰富多彩，如一九六〇年的类似美国警匪片、侦探小说乃至“黑色喜剧”的《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以及一九六七年的以马戏团大棚象征美国，从而暴露美国社会与国家的种种阴暗面的《该扔掉的夫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扔掉的夫人》一剧的上演，它实际上是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一个桥梁。虽然它在形式上显得比福的其他剧本都更为夸张，更为荒诞，更为离奇，却触及了当时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越战。据说，在该剧最后一场演出时，福曾被警方传讯，被指控在演出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在原批准的剧本中没有的“有辱外国国家首脑”的台词，险些被捕入狱。

① “里格莱托”是皇帝驾前“弄臣”的名字，取自威尔地的著名歌剧《弄臣》。

在这一时期，对福施加政治压力和对他的剧本进行种种“审查”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出苗头了。

从一九六八年起到今天，是仍在持续中的第三阶段。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席卷了全欧，毗邻的意大利受到的影响自然更大。正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达里奥·福与‘体制化戏剧’彻底决裂了。他不再充当“资产阶级的江湖艺人”，而是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人民戏剧’和‘政治戏剧’的道路。他的最负盛名的剧作《滑稽神秘剧》上演于一九六九年。在这出戏中，只有他一人占领舞台，实际上是一部‘独角戏’。他的方言、俚语和套话组成的台词，配以其他角色扮演的夹杂歌唱的短剧，演绎了具有意大利人民戏剧传统的中世纪江湖艺人走过的痛苦曲折的漫长历程，特别是他们当时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迫害，实际上也是他本人立志作为“人民的江湖艺人”的生动写照。该剧在内容和形式上是中世纪的，但其主题却具有火辣辣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的另一部轰动国内外剧坛的巨作，就是一九七〇年写的以米兰爆炸案造成的冤狱“皮内利事件”为题材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该剧对作为西方国家镇压机器一部分的警察局和司法机关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嘲弄。同样，一九七四年的《不付钱！不付钱！》也是以炙手可热的现实问题为主题。该剧制造的笑料应说是‘笑中带泪’的。该剧是达里奥·福选定米兰的自由小剧场为长期演出的‘根据地’之后的‘打炮戏’，而且是一炮即红。在这个时期的开始，达里奥夫妇曾得到前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意大利文化娱乐协会的支持和帮助①，成立了‘新舞台’剧团，属于合作社性质，但不久即因意识形态分

① 前意大利共产党是1921年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建立的共产党，简称“意共”，1991年改为‘左翼民主党’，与其他党联合执政。

歧而宣告解散。一九七〇年,福又与前意大利共产党决裂,成立了集体性质的‘公社’剧团。福在这个时期的全部演剧活动,都是依照他设想的“政治戏剧”的方式与形式展开的:他抛弃了传统的在大城市中心剧场演出、由票房售票的做法,而是走向郊区,走向合作社,走向市工会,走向工厂门厅,甚至走上街头,去‘寻找’观众,向他们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培养‘潜在的革命舆论’。他在售票方面采用如缴纳会费般的购置长期票的方法。他使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每次演出之后,都与观众展开讨论,修改剧本,因此,他的每部剧作都是常演常新,总要在多次补充、修改后才能定稿,最后当然仍由拉梅来执笔。在这个时期,福的基本观众是各阶层青年、大学生和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戏剧’的人。在福看来,光靠内容并不足以演出政治戏剧,主要之点则在于政治戏剧是如何构思、创作和传播的。这一看法正是福目前拥有的观众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

达里奥·福的喜剧特征

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达里奥·福的喜剧具有罕见的特殊魅力。他的喜剧取材新颖,构思独特,内容多样,情节紧凑,语言诙谐,笑料无穷。他善于营造浓厚的喜剧气氛,巧妙地运用插科打诨等喜剧特有的手段,能使观众从开场一直笑到终场。他反对墨守成规,喜欢标新立异,但同时也不固步自封,善于吸取各家之长,化为己有,做到兼收并蓄。他继承和发展古罗马喜剧传统,

借鉴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①,尤其是前者。我们从他的剧作中经常可以发现普劳图斯的深刻印记。他那在一定的框架中安排笑料的做法(如《不付钱!不付钱!》中拿抢超市货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中疯子假扮法官调查审讯记录,《他有两把手枪》中的真假乔瓦尼,《该扔掉的夫人》中接二连三地出现的各具独立性但又互相紧密关联的事件),他那诙谐夸张的模仿和近于粗俗的插科打诨,特别是对生活的颠倒描绘,即把"疯子"和"健康人"的角色作恰相颠倒的处理(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中的疯子与局长及警官,《他有两把手枪》中的记忆力丧失者与乔瓦尼·加利纳),都显然溯源于普劳图斯惯用的喜剧手法。十六至十八世纪假面喜剧的特有表演方法,即兴表演和带假面的表演,在福的剧作中也常有体现,如《该扔掉的夫人》的中间和结尾有两段剧本中并无固定台词的摹拟表演,《他有两把手枪》中的"大鼻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中的疯子假扮法官,都属于此类。一人赶多角的独特表演方式也称得上是福的一绝,这在意大利的传统喜剧中是有先例的。意大利近代的著名喜剧演员佛雷哥利(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的有关注释),就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装成不同角色而驰名。本书所选的四部喜剧都有这样的艺术处理,其中又以《该扔掉的夫人》为最,而且佛兰卡·拉梅还以在剧中一人赶数角的出色表演获得高度赞誉。福不仅从本国传统喜剧吸取营养,而且也从外国喜剧的编写和表演中摄取有益于发展自身作品的宝贵经验。他的剧作几乎每剧必"歌",特别是《该扔掉的夫人》中把歌舞、杂技、魔术等演技巧熔于一炉,场面十分热闹。除了前已提到的法国

①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90~前159),都是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喜剧作家兼诗人。

“卡巴莱”的影响之外，法国十九世纪的滑稽歌舞剧和通俗笑剧的大师拉毕什①,更可以说是福效仿和学习的主要对象。关于角色与情节的处理，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诸如布莱希特等外国著名剧作家的启迪，如在《伊莎贝拉、三艘三桅船与一个吹牛大王》和《天使长们不玩电动台球》中,都可以依稀看出布莱希特手笔的痕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达里奥·福四十七年的舞台生涯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曲折多变的。特别是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他所走的道路日益坎坷不平，甚至布满艰难险阻，尽管在这一时期，他在戏剧事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远胜于前两个时期。由于他那贴近人民、主持正义、不畏权势、敢于向社会和制度的弊端和不公平挑战的高尚品格，特别是由于他那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政治色彩的思想倾向(这在《不付钱!不付钱!》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中可见一斑），多年来他遭受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刁难和迫害，甚而危及了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剧团曾多次被警察局“光顾”,剧目被禁演;因为一度不能在大城市公演,他曾被迫转入地下或到国外去演出。梵蒂冈对他是切齿痛恨的，认为他的《滑稽神秘剧》“伤害了意大利人的宗教感情”。美国对福也很反感,一九八○年不准他到美国去演出，借口是他参加了支持被关押犯人的“红色救济会”。尽管如此,福的追求真理、不向强暴和黑暗势力低头的精神却始终不曾动摇和受挫。他一直是从容而镇定地面对向他袭来的暴风雨。如前所述，在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仍有人极力贬低他的作品，扬言从“文学”角度看,他的戏剧“粗俗”,难登大雅之堂。这不禁令人想起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对普劳图斯喜剧的不公平的评价。但福的作品

① 拉毕什(1815～1888),最擅长表演闹剧式的喜剧和“滑稽歌舞剧”。

目　　录

不付钱！不付钱！

剧 中 人 物

安东妮亚	乔瓦尼之妻
乔瓦尼	
玛格丽塔	路易吉之妻
路易吉	
中　士	警察局的警官
队　长	宪兵队长
殡葬人	
老　人	乔瓦尼之父
宪兵与警察	

警察局中士、宪兵队长、殡葬人和老人由一个演员扮演。

演出脚本由达里奥 ·福的夫人佛兰卡 ·拉梅整理。

序　幕

达里奥·福登场。

我们过一会儿就要演出的这个戏，第一次是在六年以前上演的。

我们初次上演的时候，戏里的故事似乎显得有些超现实。的确，那时我们所讲的种种事件，当时还没有发生。观众在剧场里听着对白，感到十分困惑。他们看着我们演戏，有点觉得我们是群疯子。我们当时讲的是一些米兰郊区的妇女，她们去买东西，竟发现物价无限度地暴涨，于是，她们决定，按照摆出的商品规定的价格只付一半的钱。不多不少，正是价格的一半。我们所讲的故事纯属虚构。但是，谁知过了几个月，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竟像是把我们的这出喜剧照搬过去了似的。当时，有一些男男女女袭击了两家超市，而且，在想像力方面还超过了我们的脚本，有过之无不及：有些人后来甚至拿了几袋大米、几瓶酒，不付钱就扬长而去。当时，被捕的男男女女为数很多。这桩案子只审理了很短很短的时间。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我们在这里，在米兰自由小剧院演出这出喜剧的时候，我们曾把这种不该有的、据为己有的行为命名为"无产阶级式的购物"、"文明的反抗"。

当时，有几位评论家指责我们是在搞政治幻想剧，是在想象

一些过分离奇古怪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显然，这是一些对事物的实际状况消息不灵的记者干的事。这些人既不听发表他们所写文章的报纸登的消息，也根本不看他们的报纸，因此，他们无法预见。

几个月之后，恰恰爆发了我们在舞台上所讲的故事。恰恰是一模一样！我们当时从报纸上看到，有上百个妇女参加了这样的实际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得到了三十来位男士的支持。她们像演戏似的说的那些话，恰恰是佛兰卡[①] 每天晚上在舞台上说的那些台词。当时,我们想要求享有“版权”,但是,后来,我们也就随它去了。

不过,当时有一份报纸,恰恰是蒙塔内利的《新日报》,竟撺掇那些法官，要他们对我们提起公诉。我们显然是从精神上教唆别人犯罪的肇事者。蒙塔内利本人还邀请检察官在我们演出时亲临现场，拜会我们。

那位预审法官感到有些为难。无论如何，在法庭辩论的时候，有目共睹的是：超市规定的价格是名副其实的明火抢劫。最后,所有的当事人——被控有罪的男男女女——全都获释,因为这件事“不构成犯罪”。简单地说吧,法庭宣布,这些顾客是按照商品的应有价值付钱的。因此，结论是店主蛮不讲理地提高物价，而且把物价翻了一番。企业主才是真正的明火抢劫的强盗。

①这里指佛兰卡·拉梅。

第　一　幕

一个简朴的工人之家。舞台右方,一个餐具柜,一张床。左方,一个衣架,一个单门衣橱。中央,一张桌子。舞台深处,另一个摆放碟子的橱柜,一个电冰箱,一个煤气灶。稍远处,两个焊接在一起的气罐。灯光亮起时，安东妮亚（家中女主人)上场,玛格丽塔(一个年轻一些的朋友)跟在后面。她们抱着一大堆装满商品的各式各样的塑料袋，把这些袋子放到桌上。

安东妮亚　还不错，我遇上了你，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回来……

玛格丽塔　可是，能知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买这些东西吗？

安东妮亚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中彩了……因为我拨对了号码[①]……在一袋去污粉里，我甚至还发现了一块金币……上面有教皇的像,侧面像,而且他在滑雪。

玛格丽塔行了，行了，你去把这事儿讲给别人听吧……又是什么金币了！

①指那种拨对了号码能使大批硬币落下的赌博游戏机的活动。

安东妮亚　干吗？你不相信？

玛格丽塔　就是不信！

安东妮亚　好吧，那么我再跟你讲另一件事……（玛格丽塔厌烦了，准备走掉）你到哪儿去？

玛格丽塔　我跟你说“再见”！

安东妮亚　过来……你这小气鬼！坐下来，让我把真实情况讲给你听。

玛格丽塔（坐下）好了，讲吧。

安东妮亚　今天早上，我去买东西，不同寻常的一天……市场大甩卖……打折的一天。我简直兴奋极了。我到了那儿，还有这个居民点的其他妇女，我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到了那儿，算来算去，想弄清楚，凭我们口袋里的那几个小钱，究竟能买多少东西。正在这个时候，粮食供应站的那些警察却跑来了！他们竟把所有的东西都扣下来！他们大喊大叫："不准卖！不准卖！"他们就这样，从我们的鼻子底下，把上帝赏赐的这些好东西全都拿走！我们都火冒三丈，大喊："到超市去！我们自己来按上个月的价钱买东西！"我们排成一队，浩浩荡荡来到超市……我真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少人……在那里，已经来了其他一些妇女，还有几个男人。他们正在大吵大闹，因为头一天的价格又上涨了。简直是发疯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观看一个个袋子，走过去又走过来，把其中一些袋子放进餐具柜里）超市的经理设法让我们平静下来，说："我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这是领导定的价，是他们决定涨价的。""他们决定的？谁批准了？""谁也没有批准，因为这是合法的！这里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嘛！""跟谁自由竞争？跟我们吗？我们总得逆来顺受吗？你们解雇我们的丈夫……给我们提高价格……要钱还是要命！"我当时说："你

们是一伙强盗！”说完，我就躲了起来，因为我真没法告诉你，我当时多害怕！

玛格丽塔　你真棒！

安东妮亚　接着，有一个妇女说：“可现在够了！这一次，我们要自己来定价。我们要按上个月的价钱来付钱。要是你们蛮不讲理，我们就拿着东西走，一个子儿也不给！明白了吗？要么买，要么让我们白拿！”那个经理像个火箭似的，赶紧去打电话给收款台……但是，电话打不了。有人把线给掐了。“劳驾，请让我到办公室去吧！……劳驾，请让我过去！”可他没法儿过去……所有妇女都围成一团……他推啊，挤啊，使劲儿地推啊，挤啊……我们也在推啊，挤啊。一个妇女假装肚子上挨了一拳，倒在地上，装着晕了过去。

玛格丽塔哈，哈，哈……真妙！

安东妮亚　好啊，结果是那个胆小鬼经理吓坏了，让步了……我们按照我们决定的价格付了钱。我应该说，有人做得有点过分，竟然还要人家让他赊账……而且连姓名都不说出来！他说：“不，我不相信我该说出我住在哪儿，因为随后您，亲爱的经理，甚至会告发我……我可是了解你们这帮人！应该相信信誉。信誉是做生意的灵魂……你们不是总这样说吗？所以，咱们就‘拜拜’了。祝你信誉好！”

玛格丽塔（高兴地大笑）哈，哈！

安东妮亚　这时候，有人突然叫了起来：“警察来了！”不过，这是一场虚惊。但是，我们这些妇女都拔腿就跑……有的把一包包东西扔到地上，有的甚至吓得嚎啕大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的一家工厂刚好来了一群工人。他们开始叫嚷：“镇静！镇静！干吗吓得这么屁滚尿流的？你们干吗对警察怕得这个样子？真见鬼！你们有权按照正当的价格付钱嘛！

这就像是罢工，甚至比罢工还要棒，因为在罢工时丢掉工资的总是我们工人……相反，在这样的罢工里，最后遭殃的是老板，甚至于可以做得更好，叫他一个子儿也捞不着，所以，要不付钱！不付钱！这正抵上我们一年年到这里买东西被你们从我们手里偷去的所有钱！'于是，大家都抱满了东西，一走了之。当时，我又想了一下：我是从一开始就买了所有的东西的。我嚷起来：'不付钱！不付钱！'所有其他妇女也喊了起来：'不付钱！不付钱！'当时真像是进攻'皮亚门'[①]！

玛格丽塔 哈，哈，多妙啊！真倒霉，我怎么当时不在场啊！

安东妮亚 这时候，警察当真来了，是名副其实的警察……全都戴着防护面具……我没法告诉你大家吓成什么样子！我直打哆嗦……我们全都不住地打哆嗦。那些塑料袋也在哆嗦，我真没法告诉你，那塑料吱吱嘎嘎的声音多难听！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些妇女没有一个拔腿跑掉的。接着，工人们打了个手势，我们就浩浩荡荡地走出了超市，一张张脸都是那么坚决果断，那么正正经经，就好像我们都是出席洛克希德案件审讯的古伊和塔纳西[②]……我们还叫喊：'哦，你们终于来了！好样的！过来吧，到里面去抓那些囤积居奇的盗贼吧！'说完，我们就扬长而去，跟那些工人一起。他们当了我们的警卫队，保护我们平平安安地上了电车。

玛格丽塔 多棒啊！

① 皮亚门是古罗马城墙的一扇城门，是 1561 年依照米开朗基罗的设计图样建造的。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名将拉法埃莱·卡多尔纳率军于 1870 年 9 月 20 日在此打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缺口，从而使意大利实现全国统一。

② 1976 年 2 月，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以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巨款贿赂意大利两名先后在任的国防部长古伊和塔纳西，唆使意大利政府向该公司购买十四架大力神 C—130 战斗机。

安东妮亚说“ 棒 ”还嫌轻了点儿呢！简直是振奋人心！我现在浑身上下还在发抖呢！我在这儿，激动得要命……你瞧着吧，以后我要每天都在这儿做一次这样的采购！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付钱，而是因为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突然一下子都团结在一起了，干出了一件主持公道的事……一件反对老板的勇气十足的事。我们真是冷不防地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现在，该是他们吓破了胆。有几家超市，甚至开始实行什么“ 按官价售货 ”了。

玛格丽塔　当然,当然,你们干得真不赖……但是,现在,你怎么跟你丈夫交待呢？你总不能又把那套鬼话塞给他，说什么你选对了号码中了彩……

安东妮亚　为什么？你是说，他听不进去？

玛格丽塔　我说的就是他听不进去。

安东妮亚嗯，也是嘛……也许，这种说法太邪乎了。糟糕的是他一向讲究奉公守法……谁知道他会跟我怎么大闹一通。已经有这样的事了：今天，我把我剩余的所有钱都花光了，明天,我要付煤气费、电费,要付房租,官定的房租①,可我一个里拉也没有了……谁能把这不当回事呢……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月没付房租了……

玛格丽塔　好了，要是为了这个，我也是分文没有……而且我有五个月没付房租了！我甚至连你今天买的这些东西都没法买……

安东妮亚　很快就会有办法补救的……这里的东西可能足够供应一个孤儿院……你可以拿走一点，把它拿回家去……

①原文直译为“ 合理房租 ”，即按政府规定的不同等级、不同质量 的租房的官定租金收费,避免房客缴纳与租房的等级和质量 不相称的高租金 。

玛格丽塔　不行，不行，我才不要呢……谢谢，我不想要……因为我已经告诉了您，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我付不起。

安东妮亚（严肃地）好吧，要是你没有钱付……（改变语气）可你真傻啊！我是主动送给你的……难道我会让你付钱？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今天，咱们赊账！行了，把它拿走！

玛格丽塔好，可是待一会儿，我怎么跟我的丈夫说呢？"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是半偷半买的！"那他会把我宰了！不行，不行。

安东妮亚（说话时把形形色色的罐头从一个袋子里拿出来）我那位，不会，他不会宰我，因为法律禁止这样干……不过，他会跟我大吵大闹，把我弄得死去活来！他会把什么荣誉感端出来，说什么他的名声被玷污了："宁可饿死，但是，要去干违法的事，那就该倒霉了！我一向都是把最后的一分钱拿出来付款的……穷要有志气！你把我的好名声都扔到泥坑里去了！"说完，他就会钻进衣橱里去！

玛格丽塔（惊讶）钻进衣橱？

安东妮亚　可不是吗！每次一吵架……二十八年来他总是这样……他就把自己关在衣橱里。安排得可好了！他有他的小台灯，有他的小扶手椅……他稳坐在那里，把埃乌尔的《纲领》[①]全部通读一遍……他要把这《纲领》牢牢记在脑子里。他要是把衣橱打开，只是为了继续把我臭骂一顿。（注意观看手里的一个罐头）可我这里拿的是什么？（念）猫狗食用的杂拌肉？哦，你瞧啊！（把罐头递给玛格丽塔。）

玛格丽塔（念）适合各种口味的调和食品！可你干吗拿这个？

安东妮亚不，我可没有挑上它！可见当时是多么乱……我反正

①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制订的内容温和的工会行动纲领。"埃乌尔"是"罗马万国博览会"的缩写，后成为政党、工会等组织召开大会的场所。

是碰上什么就抓什么……（又拿起另一个罐头）你再瞧瞧这个吧！

玛格丽塔（念）金丝雀食用的小米？

安东妮亚　好哇，幸亏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没付钱，不然的话，我就会吃一个……（念）"冷冻兔子头"！

玛格丽塔　你说什么？兔子头？他们把兔子头也冷冻了？

安东妮亚嘿，这里写着呢："可使您的鸡汤变得更加香浓可口……兔子头五个，两百里拉！"价钱不贵，不过，（扫兴）现在我都没法拿去换了，因为他们见了我，非得把我抓走不可。没法子……

玛格丽塔（高兴地大笑起来）哈，哈，真是天下奇闻！难道你想让我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拿回家去？

安东妮亚啊，不！我还舍不得这些兔子头呢……你把那些常用东西拿走吧：油啊，面条啊……行了，走吧。凑巧你的丈夫上夜班，你有的是时间把这些东西藏好。

玛格丽塔　不错，得藏起来。不过，要是警察来一家一户地搜查呢？

安东妮亚　别说傻话了。警察！今天，整个居民点的人都到超市去了……这里，至少大概有一万户……你可以想象：警察能怎样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搜索一遍……什么时候能搜完呢？到复活节吗？（她来到舞台中央一个假想的窗口窥视）倒霉，我丈夫来了！他正在上楼，现在已经到了那底下。走，拿起你这些东西……

玛格丽塔（吓坏了）我把它们放到哪儿呢？

安东妮亚　放到大衣下边！（玛格丽塔迅速地把各色各样的袋子放到大衣下边齐小腹部的地方）帮我把我的东西放到床底下……（急急忙忙地把桌上的、橱柜里的所有袋子拿起来，

塞进床下。她把动物食品罐头重又放到靠舞台里面的橱柜上。她一边做着这些动作,一边说)乔瓦尼要是发现我这样,准会去叫宪兵“:上士,请您把我老婆抓走吧!她是个小偷!是个杀人犯!”他会让人恢复死刑[①]!走,快跑……把他挡住!把电视故事讲给他听……

〔玛格丽塔向房门走去,正好与安东妮亚的丈夫乔瓦尼碰头,他正走进房来。

玛格丽塔(匆匆忙忙,十分狼狈)您好,乔瓦尼。

乔瓦尼哦,您好,玛格丽塔……您怎么样?

玛格丽塔　很好,谢谢……再见,乔瓦尼,待会儿见……

〔下场。乔瓦尼困惑不解地望着手捧大肚皮的玛格丽塔走去。

安东妮亚　乔瓦尼,你怎么在那里发愣啊!再说,你竟然在这个时候才回来!你刚才究竟去哪儿了?(摆桌子准备吃晚饭。放上塑料桌布,摆上碟子、刀叉等等。)

乔瓦尼　玛格丽塔她怎么了?

安东妮亚　干吗,她怎么了?

乔瓦尼　可是……她前边怎么又肥又大?简直是个大肚皮!

安东妮亚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已婚的女人有大肚皮?

乔瓦尼　你是说,她怀孕了?

安东妮亚　不错,这是一个做爱的女人所能发生的起码的事。

乔瓦尼　她有几个月了?上星期日我见过她,当时,我并不觉得……

安东妮亚　你什么时候懂得女人的事了?再说,上星期日,已经

①意大利曾于八十年代废除死刑。

是一个星期以前了……在一个星期里，你想要什么，什么都可能发生啊！

乔瓦尼　听着，我想必是个傻子。不过，我还不至于傻到这个程度……再说，路易吉，她的丈夫，跟我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他总把他以及他老婆的所有事儿都讲给我听……他可没有告诉我，他老婆等着生孩子……

安东妮亚　好吧……有些事情，也许一个人……他讨厌到处宣扬嘛。

乔瓦尼　路易吉怎么会讨厌把这事儿说出来？你难道是个笨蛋？路易吉会讨厌说他老婆等着生孩子？难道这见不得人？“哦，上帝哟，我让我老婆怀孕了！”

安东妮亚（找话说）也许……　他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乔瓦尼惊愕地瞧着她。安东妮亚面不改色，继续说下去）那么，要是连他都不知道，他又怎么能告诉你呢？

乔瓦尼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安东妮亚嗯，不错，可见她根本不想把这事告诉他！

乔瓦尼　怎么，她根本不想把这事告诉他？！

安东妮亚嗯，不错，因为她……那姑娘她……很不好意思……这也是因为他，路易吉，总是跟玛格丽塔说，现在还太早，不是时候，眼下正是经济危机，首先得想法对付……要是她怀了孕，她工作的那家公司就会解雇她。尤其是因为他一直叫她吃避孕丸。

乔瓦尼　既然他叫她吃避孕丸，她又怎么还是怀了孕呢？

安东妮亚好，可见这避孕丸没起作用！会这样的，你知道！

乔瓦尼　要是这样，那么，她又干吗死乞白赖地瞒着她丈夫？她有什么过错呢？

安东妮亚好，也许，那避孕丸对她不起作用，是因为……她，那

避孕丸，她根本就没吃……而一个人要是不吃避孕丸……(不知说什么才好)再说,会有这样的事,那避孕丸……根本不起作用。

乔瓦尼　你在说什么啊?!

安东妮亚嗯……不错，你知道，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既然教皇说过，服避孕丸是犯罪……

乔瓦尼　我说，你讲话简直像个疯子！避孕丸不起作用，是因为她没有吃避孕丸……现在，教皇又出来了！她那大肚子明明有九个月的身孕，而她丈夫竟会发觉不出来？

安东妮亚（愈来愈陷于困境）也许，路易吉没有发觉……是因为玛格丽塔……缠了身子！

乔瓦尼　缠了身子？

安东妮亚　是啊，她把自己勒得紧紧的，紧得要命……好不那么显眼 所以,在今天,我才跟她说“:你这是疯了,你要把孩子弄掉？这样下去，最后会把孩子憋死！赶紧解开，就是他们解雇你，你也别在乎！孩子更要紧啊!”我做得对吗？

乔瓦尼　那当然，你做得对!你做得就是对！

安东妮亚　我棒不棒？

乔瓦尼是，是……棒。

安东妮亚　这样,她,玛格丽塔,就下定决心,解开了那带子。于是，噗噜！一个大肚子就蹦出来了！你真该亲眼看看，乔瓦尼！

乔瓦尼　我已经看到了！

安东妮亚　我还跟她说：“要是你丈夫找麻烦，你就叫他到我家来，因为我的乔瓦尼会跟他好好地说上几句。”我做得对不对？

乔瓦尼　肯定，你做得对。

安东妮亚　我棒不棒？

乔瓦尼　那是，那是……

安东妮亚　瞧啊“：那是，那是……”难道你觉得该这样回答？我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说吧，我究竟做了什么？（拿起一把扫帚，开始在房间里扫地。）

乔瓦尼　不是，我并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厂里今天发生的事儿的气。

安东妮亚　干吗，发生了什么事？

乔瓦尼　现在到处都是那么紧张，我就是生这个气……菲亚特厂① 在解雇……他们甚至把四个死人也解雇了……不错，就是四个死人！人都死了两个月了……四个工人……他们就是解雇了他们……理由竟然是旷工！到处都是撵人、赶人，我刚才说了，而不是心平气和地呆着……不对，先生，有五个工人……是五个，在食堂为了一点吃的就大吵大闹一通“：这简直是刷锅水。这是猪食，是拿来喂狗的嘛！”

安东妮亚　相反，那是很好的东西，是上等丰盛的伙食，对吧？

乔瓦尼　不对，不对……还真是一盆刷锅水……不过，也没有必要大家伙儿纠合在一起这么大吵大闹嘛，

安东妮亚　好啊，大家伙儿纠合在一起……可你说的是只有五个人！

乔瓦尼　开头是五个嘛，可后来，大家伙儿就都上去了……他们吃了东西，随后就走掉，连钱也没有付！

安东妮亚　他们也不付钱？

乔瓦尼　怎么回事？你说，他们也？

安东妮亚　是啊，我是说，不只是这五个……甚至连其他所有人

①“菲亚特厂”是意大利著名的汽车制造厂

也……

乔瓦尼　不错，连厂代表也没付……至少，这些人应该做个好榜样嘛……不该跟那些极端分子一起上。

安东妮亚（假装愤愤不平）嗯，我也是这么说嘛！

乔瓦尼　但是,这还不算完呢。我从厂里出来,准备去搭电车,正好从区里的那家超市门前经过，看见那里有一大群女人……大概有三百人。她们又是叫，又是吼……她们一个个出来，全都满载着东西。我问了一下……她们回答说,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她们自己定的价格付钱的！你明白吗？

安东妮亚（加倍气呼呼）哦，可真不像话！

乔瓦尼　不光是这样，她们还冲进商品柜台，其中大部分人连一分钱也不付就拿着东西走掉了！

安东妮亚　她们也这么干？

乔瓦尼　什么，她们也？

安东妮亚嗯，不错，我是说，她们也像你们厂里那些气极了的人一样，他们不是也不付给食堂钱吗？

乔瓦尼嗯，不错，她们也正是这样！她们还把经理揍了一顿。

安东妮亚　哪个经理？是超市经理还是食堂经理？

乔瓦尼　两个都是！

安东妮亚（同上）哎哟，这可叫什么事儿啊！瞧,我在这儿都气糊涂了！

乔瓦尼嗯，我相信是这样！这些该死的、不讲文明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干的事儿只是对老板有利……这样一来，老板就会东跑西颠，说什么工人是小偷，我们是惯犯……

安东妮亚　可这跟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超市，是他们的老婆用便宜的价格把东西买走的，不是吗？

乔瓦尼对，但是，呆在家里的是他们啊，是她们的丈夫……是

那些工人，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还会说：“好样的，你胡摸乱抢，干得不赖！”而不是把那些罐头……那些袋子一个一个地扔到他们老婆的脑袋上去，砸个粉碎。（安东妮亚忧心忡忡，本能地摸着自己的头）你瞧着吧，要是我老婆给我干出这样的事，我就叫她把铁皮罐头盒也吃下去，连开罐头的刀也一块儿吞掉！说到你，你可别想干这样的缺德事，因为你瞧着吧，只要我知道你抢了超市，或者你竟敢以低价付钱，哪怕是买了一罐沙丁鱼，我就……我就……

安东妮亚　你就叫我把罐头连刀一块儿吃下去！我早知道了！

乔瓦尼不，比这还厉害！我会离开这个家……我会卷起铺盖一走了之，你别想再见到我！甚至于我会把你先宰了，然后再要求离婚！反正咱们要争取什么东西，已经在公民投票里取得了胜利①！

安东妮亚（气极了）你听着，要是你拿这种腔调说话，你可以马上滚蛋……甚至也不必搞什么离婚。你怎么竟敢这么说话伤人？我……你瞧着吧，我……我……宁可让你饿死也不会把什么不付钱的东西拿回家来，这是法律嘛！

乔瓦尼　我宁可饿死！既然说到了钱，今天晚饭到底吃什么？今天，因为食堂里闹的那个乱子，我甚至连饭也没有吃。（坐到桌旁）那么，咱们吃什么？

安东妮亚　吃这个！（气呼呼地把猫狗食用的肉罐头给乔瓦尼扔到桌上。）

乔瓦尼　这是什么东西？

① 这里是指1974年意大利国内为通过离婚法而举行的公民投票，最后赞成离婚的取得了胜利。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是不准离婚的，正如不准堕胎、避孕一样，因为意大利是盛行天主教的国家。

安东妮亚　你不认识字？是给猫狗吃的杂拌肉。

乔瓦尼　什么？

安东妮亚　好吃得很呢！

乔瓦尼　大概对狗来说是好吃得很！

安东妮亚　没有别的可买。再说，价钱不贵，还有营养……蛋白质多的是……甚至还不带雌激素……吃这个，你就不会肥得像头小牛！真是美味可口！瞧，上面写着呢！

乔瓦尼　你是在拿人开心？

安东妮亚　谁拿人开心了？你从来没有去买过东西吗？你知道，油、面条、大米和白面涨到什么价钱了吗？价钱涨了整整一倍，而且还买不到！他们把什么都藏起来了，为的是卖黑市。咱们现在活得比战争时期还糟。

乔瓦尼　好了，咱们别说话加码了……又是什么战争时期了！不管怎么样，我还不是一条狗！要吃，你吃！

安东妮亚啊，好哇！我就自己吃！（开始学狗叫。）

乔瓦尼　我倒不如来杯牛奶吧……这也就够了！

安东妮亚　很抱歉，没有牛奶。

乔瓦尼　怎么，连牛奶也没有？

安东妮亚　可不是吗，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早上，送牛奶的卡车来过了，马上就传出这样的说法，说他们又把牛奶的价钱涨上去了……于是乎，有那么四五个性子暴、不自觉的……你真该见识见识……他们干脆跳上了卡车……简直就是一帮捣乱分子！我跟你说，就是捣乱分子！其中也有你的那些意共同志哪……

乔瓦尼　怎么“你的那些意共同志”！干吗这么说，难道你不是意共党员？

安东妮亚　不错，我是，可跳上卡车的那些人是‘你’的同志。（用

一只手做了一个既愤怒又轻蔑的手势。）

乔瓦尼　对不起，你在说意共和你的同志的时候请别这样！（重复她的手势）因为你这样做应该是在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时候[①]。你在说意共的时候，应该说（声音柔和地）意共（又重提原来的话题)真是些捣乱分子！这是你刚才说的也许他们的兜子里还揣着《团结报》[②]呢！我看是一帮克拉克西的社会党人[③]！这帮人什么乌七八糟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为了败坏我们的名誉。克拉克西本人就是个人尽可交的同性恋！他现在竟跟彼特罗·隆哥[④]成了一对儿……那家伙简直像个牛头人身怪物……

安东妮亚　不错，他们真是些捣乱分子！你该想想，那些人竟按照一百里拉一升把牛奶卖给这些妇女！不过，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要我去买半偷半卖的东西？

乔瓦尼　瞧你说的！

安东妮亚　你自己会去干吗？

乔瓦尼不！

安东妮亚　你会喝这样的牛奶吗？

乔瓦尼啊，不，当然不！

安东妮亚　好啊，那么你就别喝了！

乔瓦尼　可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

安东妮亚　有啊，我可以给你做点汤……

乔瓦尼　什么汤？

①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是意大利众多党派中的两个党：前者力量较小，一直反对意共；后者虽曾是意共的盟友，但开始与意共日益疏远。

② 《团结报》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

③ 克拉克西是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的总书记，曾卷入贪污丑闻，逃到国外。

④ 彼特罗·隆哥是当时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

安东妮亚（从餐具柜上拿起那盒小米）给金丝雀吃的精制小米。

乔瓦尼　给金丝雀吃的小米？

安东妮亚　是啊，可好吃了，你知道……治糖尿病最灵了！

乔瓦尼　可我没有糖尿病啊！

安东妮亚　好吧，要是你还没有得糖尿病，也别怪我……再说，这小米的价钱才是大米的一半。况且，也买不着大米。只有粗大米，可是，粗大米你又不爱吃……于是，我就买了小米，它才卖粗大米的一半价钱。

乔瓦尼　听着，你该决定：是喂狗还是喂金丝雀！

安东妮亚　哎哟，你的麻烦事真多！住在这儿前面的米凯拉就说，她天天给她丈夫做这个小米……她还发誓说，这小米好吃极了……

乔瓦尼　给她丈夫吃！怪不得我看见他身上长出越来越多的羽毛呢！今天，他在那儿，在电车站上，就这样用爪子撇来撇去。（模仿母鸡走路）后来，电车没有开来……于是他就叫起来“：喔喔喔喔！”（模仿公鸡挺胸神气活现地走路）“喔喔喔喔！”（模仿扒土寻食的公鸡走来走去）我用我的脚走人吧！

安东妮亚　别开玩笑了。小米可是个好东西！所有的秘诀都在汤里……你看，我再拿出冷冻兔子头。（把兔子头罐头放在他的鼻子底下。）

乔瓦尼　兔子头？！

安东妮亚　不错！你怎么这样愚昧无知！小米汤正是用兔子头炖的！只用头，而且是冷冻的！你现在对冷冻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反感吧？

乔瓦尼（穿上夹克，朝房门走去）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再见’！

安东妮亚　你到哪儿去？

乔瓦尼　你想我会到哪儿去？我到楼下去，上饭馆。

安东妮亚　带钱了吗？

乔瓦尼　对了，给我点钱。

安东妮亚　什么钱？

乔瓦尼　怎么，"什么钱"？你大概不会跟我说，你已经没有……

安东妮亚　不会，但是，你忘了明天该交电费、煤气费和房租了。要不然，难道你指望他们把咱们撵走，把咱们的电和煤气断了？

乔瓦尼　你别来这一套了！"无产阶级虽然饿肚子，但脑子总是清醒的！"（见她要穿上大衣）你到哪儿去？

安东妮亚　到玛格丽塔家里去。她今天买了好多东西，我让她借给我一点儿。我去一下就来。

乔瓦尼　别再把其他的兔子头带回来！

安东妮亚　那当然，我只给你带回爪子来！（下场。）

乔瓦尼行，你真会说俏皮话……我肚子真饿……我真想吃点东西……（拿起一个小罐头，放在手里，用双手把它转来转去，念）"为诸位的猫朋狗友准备的美味食品！均质、香浓……"瞧啊，我正想闻闻它有什么香味儿哪！怎么打开啊？是了，跟平常一样，可他们忘了给刀。哦，瞧啊，是拧转打开的。原来他们为猫狗专做拧转的罐头。（打开罐头，嗅着）好哇，气味还真不赖……闻着像蒜炒腰子加酸甜果酱，还掺了点鳕鱼肝油。（把罐头放到耳边笑着说）还能听见海水的声音哪！（厌恶地笑）吃这种破玩意儿的狗和猫，非是大傻瓜不可。（改变语气）瞧啊，我还真想尝一尝！不过，因为有腥味，得挤上两滴柠檬汁。（从外面传来警车的呜呜汽笛声、男男女女的喊叫声和军警的命令声）怎么这么乱哄

哄的？（来到台前假想的窗边探身，朝另一边呆在对面大楼里的什么人打招呼）阿尔多！嘿，阿尔多！出什么事了？是啊，我看见是警察……可他们要干什么？哎哟，怎么这么多大吉普车啊！怎么了，什么，是冲超市？哪个超市？啊，也冲了这儿？区里的这个超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今天？是谁冲的呢？所有的人？怎么会是所有的人？哎哟，你说过头了！一千个女的！不，我老婆肯定不在场。她是反对干这种又偷又抢的勾当的。她宁可让我吃冷冻兔子头！只是头……其余的都扔掉。兔子头可好吃了……把头一劈两半，放上两滴柠檬汁，再……（做吞咽兔子头的样子）简直就是牡蛎！不，不，你别吃……我老婆今天根本没出门儿。她得给她的一个朋友解开肚子。但是，“给她解开肚子”可不是“给她开膛破肚”……“解开”的意思是指把缠肚子的绷带去掉……因为她丈夫，也就是路易吉，不愿意让她怀孕……尤其是因为路易吉曾叫她吃过避孕丸……可是，她听了教皇的话，所以，避孕丸没有起作用，甚至才一个星期，她的肚子就鼓起来了……真怪！怎么，你不明白？（向下面看街上，命令声和喊叫声又起）嘿，可这简直就是大搜捕嘛！他们到底打算干什么？真的想去挨家挨户地搜吗？啊，要是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搜，我就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因为这简直就是无事生非，寻衅闹事！是给我们脸上抹黑！肯定就是这样，说什么“工人是懒汉、小偷、笨蛋”！

〔有人敲门。

外面的声音　劳驾，开门好吗？

乔瓦尼　是谁啊？

外面的声音　开门，警察！

乔瓦尼（开门）警察？你们到我这儿来干吗？

〔进来一个警察局的中士。

中　士　搜查。这是搜查证。整个楼都得搜。

乔瓦尼　为什么？你们在找什么？

中　士　您听着，您不必大惊小怪。您想必也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今天，这儿发生了一起冲抢超市的事件。上千个妇女，也有一些男人，用低于规定的价格，买了好几百公斤的商品……好多人甚至没给钱。我们正在寻找赃物，或者说，要是您更乐意这么称呼的话，是寻找用大大压低了的价格购买的商品。

乔瓦尼　你们到我这儿来就是要寻找这些东西？这就等于是说，我是个小偷、流氓、笨蛋！

中　士　您听着，您爱把自己当做什么就当做什么。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只不过是接受命令，必须执行命令。

乔瓦尼　执行吧，您就尽情地执行吧……不过，我也要告诉您，这是寻衅闹事，甚至比寻衅闹事还要恶劣，是骑在人家头上拉屎！你们到这儿来，不光是要让我们饿死，而且还要拿我们开心取乐。您可以看看这儿，我不得不吃的是什么东西：猫狗食用的调和食品！（把那个小罐头递给中士。）

中　士　什么？！

乔瓦尼　您看啊，看啊……您闻闻，这是什么臭玩意儿！我们没法儿让自己吃上基督徒该吃的东西……这也是因为那些东西无影无踪了……他们把它们藏起来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贵得要命，价钱抵得上头上的眼睛……而且是兔子头！（把装着几个冷冻兔子头的小袋子放到中士鼻子下面。）

中　士　可您当真吃这个东西？

乔瓦尼　这还不算坏呢，您该知道！您愿意赏光尝一尝吗？别客气……放上两滴柠檬汁，就像猫屎一样把它咽下去了！请尝

尝！它能治坐骨神经痛。

中　士不，谢谢……我从来不在吃饭前呕吐。

乔瓦尼　这我明白……也许，您更喜欢让我给您做一道美味可口的金丝雀食用的小米汤？

中　士　金丝雀食用的小米？您在拿我开心？

乔瓦尼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瞧，这就是，只卖两百里拉一公斤……您吃吃这个……然后，您就会像鸟一样叫起来：吱吱唧唧！然后，您还会用爪子这样做(模仿公鸡扒地)。那您可就真的成了扒地捞钱的警察了！也就是所谓的“鸡仔”①！就是警察。瞧，这样，您就真成鸡仔了！

中　士　你们的日子肯定很不好过，唉！何况是你们，就连我们靠我们的那点薪水，也还不是一样！不是开玩笑，我老婆，可怜的人，她安排生活也是够难的！我还是顿顿饭都在局里吃……您瞧，我是很理解她的……我原不该这么说，但是，我甚至对今天强迫别人廉价出售商品的所有这些妇女也是很理解的。她们有道理……就我个人来说，她们得到了我的完全谅解！要保卫自己，不让别人盗窃钱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剥夺他的东西！

乔瓦尼（惊讶，不敢相信地望着他）怎么，怎么……您认为，她们有道理？

中　士　不错，咱们就得这样……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您大概不相信这个，但是，我是很不愿意到这儿来干警察这个活儿的……　干这种倒霉的搜查工作。再说，这究竟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些让人挨饿、抢人钱财、偷人东西的该死的投机分

①原文是警察的别称，一般被用来戏谑和咒骂警察，正如我国旧时把欺压百姓的巡捕骂为“狗子”或“黑狗子”一样。

子……偷东西的是他们(摘下帽子。)

乔瓦尼 (同上) 对不起，中士先生……我说得对吗？您是中士吧？

中　士 对，我是中士。

乔瓦尼　是警察自主工会①的人？好吧,不过,您觉得,这些话该说吗？您可是个警察，咱们得注意！您知道这些是极端分子的言论吗？

中　士　什么极端分子，我是在讲道理嘛。我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你们应该不再把我们，把我们这些警察看成是一批傻蛋，只要向他们吹一声哨子，他们就百依百顺地“服从命令，立刻跳起来,叫啊,咬啊”,活像一群看家狗！谁要是竟敢吭声、强辩，谁就是自找苦吃……“绝不准你表达自己的思想……闭嘴！卧在那儿别动！”

乔瓦尼　不过,对不起,那么,既然您这么想,又干吗选择当警察呢？请恕我冒昧！

中　士　可又是谁选择了呢？也许，是您自己选择这猫狗吃的臭东西，这些兔子头和为金丝雀准备的这种叫人恶心的东西？那又为什么呢？

乔瓦尼　不是！是我的饮食专家叫我这么干的！(恢复认真严肃的态度) 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啊！

中　士 瞧，对我也是一样，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当警察,要么饿死。有件事咱们俩知道就行了：我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亲爱的先生……

乔瓦尼　大学毕业生？……就为了这个，您说“咱们俩知道就行

①指意大利力量最强的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意大利劳工联盟三大工会之外的独立工会,即“自主工会”。

了”？

外面的男声　中士……我们这儿已经检查完了……我们现在该做什么？继续干下去吗？

中士（高声，朝门外）那当然！你们可别讨人嫌……从另一个楼梯继续搜下去吧……待会儿我就去找你们。（重又与乔瓦尼对话）我刚才说，我是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一年一年地勒紧裤带，就是为了让我上学……可最后，我又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要么是移居国外，要么是当市政府的清道夫，去扫大街，要么就是当警察！对我来说，是他们逼我干的啊……亲爱的先生'！到警察局来吧，你会长见识，认识这个世界的！'我算是认识了这个世界。这世界可真美啊！简直就是个杂种、坏蛋、小偷的世界！

乔瓦尼（惊愕）好了，不过，大家并不是想得都跟您一样。有些人呆在警察局里还挺不错的呢。

中　士　那是，可那是一些被宣传、荣誉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弄得稀里糊涂的人啊！那些人为了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需要去镇压别人，对别人发号施令……当他们的一些同事在酒吧像狗一样被人杀掉的时候，他们却在喝着一杯咖啡呢！对他们来说，只要有部长的通报表扬……有发给寡妇的一枚奖章就够了。他们是又傻又笨的人民的傻瓜蛋儿子①！

乔瓦尼（惊呆）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对不起，您当真是个警察吗？要是您拿我开玩笑，您就跟我实话实说吧！对我来说，我在这儿可要替警察局说几句公道话了……要是他们在工厂知道这件事，准会把我臭骂一通！不过，不管怎么样，警察局还得要，不是吗？哪怕让它变得更民主一点儿，但

①这里是讽刺当时意共的说法，即是说意大利的军警都是“人民之子”。

是，总得要。不然的话，可就乱套了！一个人不能因为脑袋里闪出一个念头，认为这样干是对的，就自作主张地干……去买东西，凭他脑袋里蹦出的念头，想付多少就付多少。必须遵守法律嘛！

中　士　不错，可要是法律胡来一气呢？要是法律给明火抢劫打掩护呢？

乔瓦尼嗯，嗯，那么还有议会呢，有各个政党呢……还有民主的斗争方法……改革法律呢。

中　士　可改革到底在哪儿？到底改革什么？那些形形色色的改革到底在哪儿？全是骗人的玩意儿，这就是改革！他们答应我们实行改革有二十年了……然后，他们给我们搞出来的惟一的一批改革就是把操纵政府的幕后政府的戏棚子给搭了起来，这些改革就是要汽油加价，捐税提高……就是要把四百亿里拉分发给所有的政党，法西斯党也包括在内①。这些家伙先是搜刮民脂民膏，然后为了惩罚自己，这帮该死的政府小偷们又决定什么自筹经费②……又搞另一次抢劫，这次可是合法化的抢劫！在这里面，甚至也有意共！

乔瓦尼（像是挨了一刀）意共？

中　士　正是！

乔瓦尼（愤愤然）这我知道！这种乌七八糟的勾当我也不喜欢！

中　士　请您相信我，人们要是开始懂得道理，惟一认认真真的改革就该由人民自己来干。因为只要人们选政党当他们的代表，只要他们信任这些政党，有耐性，负责任，肯理解，能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诸如此类……就什么也动不起来！

① 这里是指意大利政府要按参加议会的各党派的力量大小给予补贴。“法西斯党”是指极右翼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又称“新法西斯党”。

② 这里讽刺意大利政府的另一项规定：各党派要自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

现在，对不起，我得去干我的本行了。（把帽子重又戴上，向房门走去。）

乔瓦尼（嘲讽地挖苦）这我早就料到了。您瞧啊，您先是慷慨陈词，充当煽动人心的过激分子，然后，又在实际行动上重新戴上帽子，回去当警察。

中　士　您说得对。我是这么一个人，只有本事空口说白话……我发泄完了，就此走人。显然，我还缺少胆量和觉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眼下来说，只会夸夸其谈。

乔瓦尼　那也不错嘛！只会夸夸其谈……可怜的大学毕业生竟不得不当警察，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您本来以为我会怎么说呢？让我为您掉泪吗？“可我不能移居国外，您知道，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啊！”不错，您倒真该移居国外，要么不如去当清道夫，扫大街，像您家乡有那么多人都这么干那样……他们，不错，作为男子汉做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有尊严！您明白吗？这只是个尊严问题！而相反，您的那套言论倒像是这样一些人的言论：他们总是随时随地找到借口，永远不冒一丁点儿风险。明天，我敢打赌，我准会又遇见您……在我的工厂门前，而我却是在组织纠察队呢[①]……您一到，就会开口说“对不起……您该想法儿理解……我可是左派分子……我比您要左得多……您该想法儿理解……”然后，“梆”（做出用警棍给人当头一棒的动作）“什么大学毕业生！”（改变语气）您简直就是个特权阶级！

中　士　什么特权阶级！我们也是拿低工资干活，加班加点，一个子儿也不给；要是罢工，我们也照样要蹲大狱，甚至脑袋

①这里指工人罢工时组织纠察队。

上打穿一个洞,被扔到乱葬岗子,也不知道到底为了谁,为了什么!又是什么特权阶级了!要是这么搞下去,甚至有可能不久之后有那么一天,您会终于明白,有一些警察拒绝去为老板揍人……甚至他们干脆站到了另一边!

乔瓦尼（哈哈大笑）哈，我还真想见到这样的事呢！首先，我想看见沃伊提拉教皇为罢工的人祝福① ……为都灵的菲亚特厂工人祝福，就像他为格但斯克的工人祝福一样②。

中　　士　您该看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您知道!要是真变了样……(准备出去)再见,祝您胃口好!

乔瓦尼（挡住他）现在，难道您就这样走了？可您还一点也没搜查呢!喂,这样,您倒叫我下不了台了!您至少该给我一点面子，看上一眼吧……比如说，看一看床底下，看一看衣橱……

中　士　那又何必呢？要从里面找到几袋喂猪的饲料，找到一筒为饲养鳟鱼准备的鱼食吗?谢谢,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再见，祝您胃口好!(下场。)

乔瓦尼　祝您晚上好！瞧啊，世界上真是永远没完没了地碰上一些傻瓜！尽管是警察自主工会，却是彻头彻尾的赤色煽动分子。通常，我常碰见的只是又蠢又横的法西斯分子……而现在……又碰见又蠢又横的赤色分子了!瞧,这两个相反的极端主义最后都落到哪儿：原来都落到警察局里去了!他甚至还到我这里来,从左面批评意共呢!要是佩基奥利③知道这

① 沃伊提拉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名字，他原任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是波兰人。

② 菲亚特厂设在都灵。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后次年即1979年6月出访波兰,当时,格但斯克已在酝酿举行1980年8月爆发的大罢工。

③ 佩基奥利当时是意共的高级领导人，专管军警工作，现属左翼民主党。

件事，会怎么样……这哪里是什么人民之子啊！啊，我明白了……那家伙是个挑衅分子。他狡猾得很哪，是到这儿来想让我说什么："必须冲抢超市……警察该造反！"要是我犯傻，落入了圈套，说他讲得有理……于是他就会说："站住……你是红色旅[1]！你被捕了！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我们要把它录下来，送到我们在美国的一个特殊技师手里，他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告诉我们，你的声音一定就是给莫罗的寡妇打过电话的那个声音……"（得意地笑了，朝房门方向喊道）你算找到上钩的装糊涂的聪明乌鸫[2]了……（心不在焉地抓住那盒小米）这只聪明的乌鸫还是连食带钩一口吃下去的呢……(认出盒里的东西)不行,在这儿,乌鸫只能吃喂金丝雀的鸟食！

〔安东妮亚气喘吁吁地上场。

安东妮亚　他们也来过这儿了吗？

乔瓦尼谁？

安东妮亚　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挨家挨户搜呢！

乔瓦尼　是的，我知道。

安东妮亚　他们甚至把曼贝蒂一家人、佛萨尼一家人也抓了……还在好多家里找到了东西。他们把所有那些东西都没收了！

乔瓦尼　他们做得对。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做诡计多端的家伙啊。

安东妮亚　可他们把这些人按正规手续付钱买的东西也拿走

① 指当时猖獗一时的恐怖主义组织：1978 年 3 月，该组织绑架了曾任数届总理的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莫罗，同年 5 月，将他杀害，弃尸街头。

② 原文只有"乌鸫"一词。"乌鸫"是乌鸦的一种，在意文中也有"蠢人""笨蛋"和"装糊涂的聪明人"之意。这里以第三种含义最合适。

了。

乔瓦尼　当然，向来都是如此，凡是有笨蛋在抢东西的时候，总是有那些不相干的人被牵扯在内 这就是说,比如说吧,他们来到这儿,又……

安东妮亚（吓坏了）他们来到这儿了？

乔瓦尼　当然。

安东妮亚　他们找到了什么？

乔瓦尼（奇怪）干吗？他们应该找到什么？

安东妮亚（设法恢复常态，改变语气）没有什么。不，我是说……谁也闹不清……也许一个人本来相信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相反却……

乔瓦尼　相反却什么？

安东妮亚　相反却是他们，那些警察，把东西放到你家里……为了诬陷你！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说，他们就搜查了罗莎的儿子,结果"吧嗒",他们把一支手枪塞到枕头底下,又把一捆油印传单塞到床底下。

乔瓦尼　你这人可真棒啊！这帮人来到咱们这儿，还会把一袋袋面条和白糖塞到咱们的床底下吧？！

安东妮亚　算了，倒不见得就是床底下……只是说说罢了……

乔瓦尼　不错，只是说说罢了。不过，也许你还真说得有理……谁说得定呢……让我瞅一瞅。（非常果断地朝床走去。）

安东妮亚（从后面猛地一把将他抓住，制止他）不行！

乔瓦尼　你干吗？你疯了吗？你把我的脊推骨扭断了！

安东妮亚　我不准你碰我的被子！我刚把它洗干净……我自己来瞅……你，倒不如去把玛格丽塔叫进来。

乔瓦尼　玛格丽塔？她在哪儿？

安东妮亚　就在那边,门外面。(假装看了看床底下)不,什么东

西也没有。

乔瓦尼（走到房门口）可你难道真是个疯子？竟把一个可怜的孕妇撂在外边 哦,老天爷啊,玛格丽塔,你在那儿干吗 来，快进来！（玛格丽塔抽泣着进来)您怎么了,干吗哭啊？

安东妮亚（向玛格丽塔迎上前去，让她坐到床上）来，玛格丽塔……（对丈夫）唉，小可怜儿，她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看到那帮警察全都闯了进来，可把她吓坏了！你想想看，还有一个上士，竟然想要摸她的肚子！

乔瓦尼 这个杂种！那是为什么呢？

安东妮亚 因为他脑袋里想的是：她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小孩儿，而是有一袋袋面条和别的什么！

乔瓦尼 真是婊子养的，王八蛋！

安东妮亚嘿，你算说着了……于是，我就叫她到咱们家里来。我做得对不对？

乔瓦尼 那还用说，你做得对！（走近玛格丽塔,设法帮她脱掉大衣)你在这儿可以放心,玛格丽塔……脱掉大衣吧……

玛格丽塔（惊骇）不！

乔瓦尼 你该放松放松……

玛格丽塔不！

〔安东妮亚赶紧冲过来阻止乔瓦尼，把他的肩膀一把抓住。

乔瓦尼（吼了一声，接着怒气冲冲地对安东妮亚）要是你每分钟都要扭断我的一节脊椎骨，我就跑进衣橱里去。咱们就谁也别再理谁了！

安东妮亚 要是她跟你说，她就是愿意把大衣穿在身上，你凭什么非叫她脱呢！要是她冷呢？

乔瓦尼 可是,这儿冷吗？

安东妮亚　你觉着这儿热，但是，有身孕的女人觉得冷啊！也许，她还发烧呢！

乔瓦尼　发烧？她不舒服吗？

安东妮亚　当然，她在一阵阵地发疼呢！

乔瓦尼　已经有阵痛了？！

安东妮亚　怎么，什么叫"已经有"？你知道什么？半个钟头以前，你甚至还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现在又奇怪她有阵痛了！

乔瓦尼　好了，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阵痛似乎来得早了点儿！

安东妮亚　你又来了！你知道什么早还是不早？难道你想知道得比阵阵发疼的她还多？

乔瓦尼　不过，要是她有阵痛，最好是叫大夫，甚至叫一辆救护车。

安东妮亚（走到衣橱前，拿出两个枕头，放到床上，这样，玛格丽塔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下了）嗯，不错，叫他快去干吧，叫一辆救护车，这样，我们就会让它好好地跑上一圈，到城里的所有医院去……东跑西颠……因为你要是能找到一个空床位，我就要笑出来了！那时候，甚至于连孩子都会平平安安地生下来呢！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医院里乱得一塌糊涂，咱们这些靠职工医疗互助会① 看病的，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预定床位！

乔瓦尼　可玛格丽塔为什么不提前预定呢？

安东妮亚嘿，不错，难道我们什么都得自己去干？我们得跑前跑后，我们得生孩子，我们还得预定床位！为什么她的丈夫就不去预定？

①意大利国内实行的一种社会公益事业。

乔瓦尼　可要是她的丈夫不知道她快要生孩子了呢？他怎么能想象她要生？

安东妮亚　这个借口真不赖：“他不知道……他不能想象……”你们总是这样：坐享其成！你们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我们，然后说什么“：你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安排吧！”你们跟老婆做爱，因为你们需要痛痛快快地发泄情欲……你们让我们怀上孩子，接着又说什么：“你自己去想办法吧！你去吃避孕丸吧！”要是他老婆，可怜的人，是个热诚的天主教徒，天天夜里连做梦也想着教皇说的话：“吃避孕药，你是在犯罪，你必须生育！”可是又有谁来管呢？她真的就生育了……而现在，她却闹得走投无路！

乔瓦尼　别说什么教皇到处转悠做宣传，甚至在夜里、梦里也做宣传了……不过，玛格丽塔到底怀孕几个月了？

安东妮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乔瓦尼不，我是说：既然他们俩结婚还不到五个月……

安东妮亚　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俩就不能在婚前做爱？……要么,你就是个像犹大那样的假道学、伪君子,比教皇还坏！

乔瓦尼　他们俩当然可以……不过，他们可没有那样干啊！路易吉告诉我，他们俩第一次做爱，是在结婚以后！

玛格丽塔　怎么，我的路易吉竟把这些事儿也告诉您了？

乔瓦尼（难堪）当时，我们正在打台球……

安东妮亚　你简直是疯了！玛格丽塔，她结婚可是圣罗塔法庭批准的①！废除这桩婚姻！马上把这桩婚姻取消！

乔瓦尼　你可别说过头了……

安东妮亚　怎么？四处转悠，竟然把秘密的事儿……隐私的事

①圣罗塔，全名为“罗马圣罗塔”，是教会中专管婚姻大事的机构。

儿，夫妻间的事儿，个人的事儿，逢人就说，哪怕是“第一个”!

乔瓦尼（很反感）我可不是他碰见的“第一个”!我是他的朋友！他最要好的朋友！他跟我总是无话不说，他还向我请教……因为我岁数更大，更有经验！

安东妮亚（极尽讽刺地瞪了他一眼）哦，哦，你竟然更有经验！你给我住口！傻瓜！

〔乔瓦尼正要反击,这时,又有人敲门。

安东妮亚　是谁啊？

外面的声音　警察，开门！

乔瓦尼　怎么又来了？

玛格丽塔哦，我的天啊！

〔乔瓦尼前去开门，我们刚才看到扮演警察局中士的同一个演员上场。这时，他身穿宪兵队长的制服，有两撇八字胡。与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两名宪兵。

乔瓦尼啊，晚安……又是您？

队　长　怎么回事，什么又是您？

乔瓦尼哦，对不起，我把您当做刚才那位了。

队　长谁，刚才哪一位？

乔瓦尼　一位警察中士。

队　长　可我是个宪兵队长。

乔瓦尼　我看出来了。再说,您还留着胡子呢,所以,的确是另外一位。您有何贵干？

队　长　我们要搜查一下。

乔瓦尼　您的警察局同事们不久前刚刚搜查过我这里。

队　长　那有什么要紧的！我们要再搜一遍。

乔瓦尼　你们不相信……你们不相信警察局，做得不错！你们回

过头来再搜，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搞什么名堂！再说，也许待一会儿，财政部还会来检查你们呢，然后是迪哥斯[①]
再后是海军部不同兵种的部队……（做出划船的滑稽动作。）

队长（十分厌烦）您听着，别净说俏皮话，站到一边去，让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安东妮亚（勃然大怒地发作起来）不错，每个人都应该干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在工厂，守着纺织机，一天八个小时，忙得死去活来……你呢，守着流水作业线，一天八个小时，活像畜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应该按照那些老板所要的价格付钱，买他们的商品！（两名宪兵打开衣橱和餐具柜）你们从来就不去偶尔检查一下：那些老板是不是遵守合同，他们有没有用计件工资把我们活活累死，他们有没有把我们扔给补助基金管理局[②]去处理，他们是不是实行防止事故的规章制度，他们有没有一个劲儿地提高物价，他们有没有把我们从租赁的房子里赶出去，他们是不是逼得我们饿肚子！（乔瓦尼在他老婆发出一连串的责骂时力图让她安静下来。）

乔瓦尼不，你不该这样说，因为他们也厌恶这种工作！对吧，队长，你们也厌恶为老板们干这种搜查的勾当吧？您就告诉她，告诉我的老婆吧：你们这些当警察的，受窝囊气已经受够了，没法再忍受别人用哨子来指挥你们“：服从命令 ！立刻跳起来！像一群看家狗那样冲啊！咬啊！……谁强辩，谁就是自找苦吃，卧在那儿别动！”（学了一下被拴在锁链上的狗

①“迪哥斯”是意大利政府负责国家安全的保密机构。

②该机构在工厂开工不足时主管国家向被裁减的工人发放补助金的工作。

的吠声)。

队　长　对不起,您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好吗?一群看家狗,这是怎么回事?

乔瓦尼　好吧，我刚才是说，你们根本不像佩基奥利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人民之子……你们是政权的奴才……是老板的打手!

队　长　（转过身去，对那两名宪兵）给他戴上手铐!（两名宪兵立即执行。）

乔瓦尼　手铐?为什么，请问?

队　长　因为触犯和侮辱政府官员。

乔瓦尼　怎么是侮辱?那些话并不是我说的，是刚才您的一位警察同事说的啊……他说你们感到自己是政权的打手，老板的奴才!

队长“你们”是指谁?指我们宪兵?

乔瓦尼不,他说‘你们”,就像是在说‘他们”……警察局的‘他们”。

队　长啊，好吧，要是他们，警察局的他们，感到自己是奴才，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给他摘掉手铐。不过，该注意怎么讲话!

乔瓦尼是，是，我注意……见鬼，这些不同兵种的部队真是各有不同啊!

〔宪兵们继续搜查。这时,他们走近床前。

安东妮亚(对玛格丽塔)快,叫啊,哭啊。

玛格丽塔　哎哟……哟!

安东妮亚　再叫得响一点!

玛格丽塔（刺耳地尖叫）哎哟!哎哟……哟!

队　长　怎么了，她犯什么病了?

安东妮亚　她难受啊，难受得不得了……可怜的姑娘，她是在阵痛啊！

乔瓦尼　是早产，才五个月，不会比这更多。

安东妮亚　刚才她受了惊吓……因为有几个警察要摸她的肚子,可怜的人！

队　长　摸肚子？

乔瓦尼　是为了看看她肚子里也许并没有小孩，而是有几袋大米或者面条。过来,你们诸位也坐下,摸摸看,就信了！反正她是个可怜的女工，你们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干什么都行！她又不是皮雷利或者阿涅利① 的老婆。要是你们竟敢对他们的老婆动手动脚，他们马上就会二话不说地把你们赶出警察局、宪兵队。在这儿，没有危险，她只不过是个工人。诸位坐下吧,一个人摸一次,对谁也没有害处！

队　长　您听着，别再说下去了！您是在向我们挑衅！

安东妮亚嗯，是啊，乔瓦尼，你把话说过了头！你住嘴吧！

玛格丽塔（高叫）哎呀……咿！哎呀……呀！

安东妮亚（低声）你也别叫得过头了！

队　长　可你们叫过救护车没有？

安东妮亚　救护车？干吗？

队　长嗯，是的，这个可怜的女人，你们总不能让她在这儿冒险,会疼死的。再说,要是像你们说的,是早产,她还会丢掉她的儿子。

乔瓦尼　您说得对！瞧啊，瞧啊，队长先生是多么通人情。我早就跟你说过，得叫辆救护车。

安东妮亚　可我也跟你说过，要是没有预定床位，到了医院，人

①皮雷利是意大利的著名橡胶商，阿涅利是菲亚特厂的老板，都是大财主。

家也不会把她收下。他们会让你跑遍全城的所有医院。这样，你就会害得她死在车上！

〔外面传来一阵呜呜的汽笛声。

队长（走过去，从窗口扫视）瞧，来了一辆救护车，是我们为另一个女人叫的。她就在上面一层，也是感到难受。(转身向两个宪兵)来，帮我一把，咱们把她也送上车去。

安东妮亚（反对）不，请别这样……别麻烦了。

玛格丽塔（吓哭了）不，我不要去医院！

安东妮亚　您瞧，她不愿意。

玛格丽塔　我要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哎哟！哎哟……哟！

安东妮亚　您听见了吗？她要她的丈夫……可是他根本不能在这儿，因为他正在上夜班。我很抱歉，但是，没有她丈夫的同意，我们根本不能负这个责任。

乔瓦尼嗯，对，我们不能负这个责任。

队　长啊，你们不能负这个责任吗？反过来说，你们难道能负责让她死在这儿？

安东妮亚　那么，为什么非让她上医院不可？

队　长　上医院，人家可以救她啊，也许，连孩子也能救！

乔瓦尼　可这是早产，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

玛格丽塔　是的，是的，我是早产……哎呀！哎哟！

安东妮亚　她是早产！在车上那么颠颠簸簸，这姑娘会把孩子颠出来！再说，您怎么叫一个才五个月的孩子活下来？

队　长　显然，您对今天医学的进步没有一点概念。您难道从来没有看过关于试管生育的报道？

安东妮亚　是的，我看过，但试管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才五个月就生了下来，你总不能再把他塞进试管里去……你甚至不能把他放到氧气罩底下。

乔瓦尼嗯，不错，氧气罩是那么小……那怎么办呢，搭个帐篷吧？再说，才五个月，童子军露营也不会收他！

队　长　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对一切都是一无所知！

乔瓦尼我，是的，我对一切确实是一无所知！

队　长　可你们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啊？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去看看：正是在这儿，在米兰……在妇产中心，现在人家有了什么样的机器？我在那里面值过班，五个月以前，我亲眼见过，人家甚至还能做移植手术呢。

乔 瓦 尼
安东妮亚　(异口同声)移植什么？

队　长　移植早产儿啊！他们从一个女人的肚子里取出一个四个半月的孩子，因为那女人没法再把孩子怀下去了。接着，他们把孩子放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子里。

乔瓦尼　放进肚子里？

队　长嘿，正是，是剖腹产，他们连胎盘带孩子，一块儿嫁接过去了，全部，一点儿没少……然后重新缝好，四个月以后……正好是上个月，那孩子就生下来了，又漂亮，又健康，活像一条鱼！

乔瓦尼（不敢轻信）活像一条鱼？……

队　长　是啊！

乔瓦尼　我看，这里面有鬼。

安东妮亚　什么鬼啊，我也早就跟你讲过。当然，这事儿没法相信：一个孩子竟然生了两次……真是一子二母！

玛格丽塔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同意！

安东妮亚瞧，您听……她不同意……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把她从这儿送走。

队　长　好吧，我来替她同意。我来全权负责！我绝不想因为

“不曾给予协助”而惹麻烦！

安东妮亚嗯，不过，队长，这可是完完全全的蛮不讲理！你们闯进我们家里，到处搜遍，还给我们戴上手铐……现在，你们还要把我们装上救护车！你们不让我们活了，行啊，可至少你们该让我们想在哪儿死就在哪儿死吧！

队　长不行，你们不能想在哪儿死就在哪儿死！

乔瓦尼　那当然，我们应该像法律决定的那样，该怎么死就怎么死（向衣橱走去。）

队　长　且慢，您别拿我们开心。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您到哪儿去？

乔瓦尼（打开衣橱门，走进去，又略微露了露头）我在我的办公室……

安东妮亚　出来！别胡来！不是时候。过来，咱们把她送下去。

队　长　我叫担架来吧？

安东妮亚不，不，她自己会下去……你真的能走动吗？

玛格丽塔　是的，是的……（站起身来，马上用双手抱住肚子，把赃物撑住）哦，不行，不行……它滑下来了！

安东妮亚　倒霉！抱歉，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会儿……

队　长　干吗？

安东妮亚　女人的事！

〔所有的男人都出去。

安东妮亚（对玛格丽塔，非常生气）傻子！（调皮地学她）它滑下来了！……（改变语气）这个队长会叫人把咱们吊死的！

玛格丽塔　说它滑下来了，就是滑下来了，不是吗？

安东妮亚　你就闭嘴吧！再说，你觉得，这像走路的样儿吗？你难道从来没见过孕妇怎么走路？她们是这么走吗？（滑稽地模仿玛格丽塔）可我真要说说呢 当妈妈的走法……你脑子

里难道就没想到圣母？（用端庄崇高的姿态走。）

玛格丽塔　我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 现在,到了医院,当他们发现我怀的竟是面条、大米和罐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安东妮亚　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咱们根本到不了医院。

玛格丽塔　当然，因为在到医院之前，他们就把咱们逮捕了！

安东妮亚　你别再哭哭啼啼了！咱们一上了救护车,就马上把事情是怎么回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那些抬担架的护理员……这些人干的工作跟咱们一样……他们肯定会帮助咱们。

玛格丽塔　要是他们不帮助咱们呢？他们会告发咱们的！

安东妮亚　住口，他们不会告发咱们的！把这个肚子抬起来！(帮玛格丽塔抬。)

玛格丽塔　又有一袋滑下来了，它从我身上滑出来啦！

安东妮亚　把它拿住！哦，真讨厌！

玛格丽塔不，别压它……要命,有一袋在我身上挤破了,是盐水泡橄榄！啊！

〔喊叫声使乔瓦尼和队长都应声进来。

乔瓦尼　现在又怎么了？

玛格丽塔　出来了，全都出来了！

乔瓦尼　儿子出来了，儿子出来了！快，队长，您帮助我把她抱住！(二人做此动作。)

队长（把一只手从玛格丽塔的脊背下面抽出）可这湿漉漉的东西是什么啊？

安东妮亚　她在流羊水呢！

乔瓦尼嗨！你瞧瞧这些水啊！（抬起双脚，做出被水泡住的样子)快,不然的话,她要在这儿生了！

玛格丽塔　出来了，出来了！

〔玛格丽塔被送出舞台。乔瓦尼立即返回。

乔瓦尼（朝门外）你们等一等，我去拿上衣，我也去。

安东妮亚　你要去哪儿？

乔瓦尼　去看生早产儿……

安东妮亚不，你呆在家里！这都是女人的事。我去！（穿上大衣)你倒不如拿块抹布,把这弄湿了的地板擦干。(下场。)

乔瓦尼瞧,好吧……我去拿抹布,擦干地板……这些,不错,是男人的事!(拿起一块抹布,在窗前探身)你瞧瞧,多乱乎啊,谁知道路易吉明天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突然一下子当了爸爸，会怎么样……这对他是当头一棒！再说，要是他发现他的儿子被移植到另一个女人的肚子里，这对他又是反过来的当头一棒……他会马上背过气去!看来,我必须先跟他谈一谈。我得一点一点地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还得绕圈子说话……嗯，不错……我可以先跟他从教皇谈起……"基督身边的兄弟们啊!"(趴下去,用抹布擦地)嘿,怎么这么多的水啊！不过，这气味多怪啊……闻起来像是醋……（嗅抹布)这是盐水啊。(震惊)盐水?不过,我还真是不知道,在生出来之前我们要在盐水里泡上九个月!(继续擦地板)哦,你瞧……这又是什么东西？一个橄榄？我们跟橄榄一起泡在盐水里?哦,这可真怪!不,不,难道我是个傻瓜?橄榄跟这有什么关系!(可以听到一阵呜呜的汽笛声,他站起,重又走到窗前）好啊，他们走掉了。希望一切平安无事。可这橄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哦,你瞧啊,又是一个!两个橄榄?要不是这两个橄榄来路有点不明，我还真想把它们吃掉呢……我真饿极了！（把两颗橄榄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碟子里)也许,也许,我当真可以用小米做个汤。甚至这汤还真够味呢。水已经放好了，我可以在里面放上两块鸡精，一个葱

头……(打开冰箱)瞧,我早就知道……鸡精没有了,葱头也没有……我还真不得不把兔子头放进去呢！该死，我觉得自己竟变成白雪公主的那个巫婆了[1],她当时做了一锅毒药汤[2]……然后,你可以看看,我喝了那汤……吧嗒一声,我就变成了一只蛤蟆！一只大得吓人的蛤蟆……一只癞蛤蟆……那种蛤蟆的眼睛，就像彼特罗 ·隆哥。(心不在焉地抓起气焊机的机杆）我早就该跟那个傻瓜安东妮亚说：这是个自熔气焊机，可不是点煤气的点火器。这是很危险的！总有一天，她会给我把这房子炸飞了！

〔路易吉,玛格丽塔的丈夫,在门口出现。

路易吉　可以进去吗？有人吗？

乔瓦尼哦，路易吉！这时候，你来这儿干吗？你不是应该明天早上才回来吗？

路易吉　发生了一件事……待会儿我再跟你说……你知道我老婆去哪儿了吗?我到了家,房门大敞着,可是一个人也没有。

乔瓦尼啊，是的，你老婆十分钟以前还在这儿。她跟安东妮亚出去了。

路易吉　去哪儿？去干什么？

乔瓦尼　好吧,你该知道,这是女人的事。

路易吉　什么女人的事？

乔瓦尼　大概是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咱们应该只关心男人的事。

路易吉　可怎么不该跟我有关呢？它本来就该跟我有关！

乔瓦尼啊，是吗？它应该跟你有关？那么，你又为什么不关心

① 指彩色长篇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矮子》，其中白雪公主的后母嫉妒白雪公主的美貌，化装成巫婆，用毒苹果把白雪公主毒死。

② 在片中，巫婆是把苹果浸入锅里熬好的毒药汤，使它成为毒苹果的。

一下，至少像通常那样，至少一个月以前就订好一个床位呢？

路易吉　一个床位？订床位干吗？

乔瓦尼啊，当然了，这是女人的事，嗯？还是那老一套话！咱们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老婆，接着跟她说："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吧！"咱们跟老婆做爱……又跟她说："你吃避孕丸吧！"咱们让她怀了孕，又说："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孩子要由她们哄着、弄着，要由她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要把孩子接回来……

路易吉　可你在说什么呢？

乔瓦尼　我是在说，她们说得对：我们正是一些不管别人死活的家伙！我们自己也是剥削者……因为我们的思想跟老板们一模一样！

路易吉　可是这番话跟我问你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问的是：她，玛格丽塔，怎么就给我把家门大敞着，连一张字条都没有给我留下，就这样不见人影了！……

乔瓦尼　为什么她就该给你留下一张字条呢？你不是得在工厂干夜班吗？我倒不如问你，你怎么竟回家来了？

路易吉　火车给堵住了。

乔瓦尼　谁堵的？

路易吉　咱们工人呗！你该明白，他们想要把火车月票钱给咱们涨百分之三十！

乔瓦尼　这样，你们就把火车给堵了？

路易吉　那当然，我们拉了警报器，接着全都下了车，站到铁轨上！我们把整条线都堵了。甚至包括豪华旅游车和到巴黎的直快车！你真该看看那帮老爷们，气得发疯！

乔瓦尼哈，哈……多痛快啊！干得多出色啊！（严肃地）这简直

是胡闹，真该死！这只会对老板和反动分子有利！如今这么紧张，你们却去干这种蠢事！

路易吉　当然,当然,我也同意 这种做法是很蠢 我跟他们,跟其他同志们也讲过：“ 咱们为了让他们给咱们降低月票钱，在这儿这样闹腾,是没用的。”

乔瓦尼　对嘛！

路易吉　我还说：“ 这月票钱咱们本来就一个子儿也不该付！”

乔瓦尼　可你难道发疯了？不付月票钱？

路易吉　可不是吗，车票钱本来就该由公司为咱们付！它还应该把咱们搭火车的时间也按价付给咱们。因为这些钟点儿咱们不能这样浪费掉，又不是去旅游……咱们浪费这些钟点儿，为的是老板。为了他，我们得早起两个钟头。回家又得晚两个钟头，还是为了他！

乔瓦尼　可我说，你是认真说的？你是叫谁把你的脑袋冲昏了？是叫自主工会……我敢打赌……再说，他们全都是些混进来的坏分子，还不只是些寻衅闹事的家伙！

路易吉　你别说蠢话了，什么寻衅闹事的家伙！难道说托尼诺是个混进来的坏分子？

乔瓦尼　谁是托尼诺？那个在冲压机上干活的？

路易吉　是啊……

乔瓦尼　他跟这有什么关系……你给我举的例子简直是信口开河嘛……

路易吉　那么，马可呢？

乔瓦尼不，马可也不是…

路易吉　那么，是我的三个卡拉布里亚[1] 同乡了？

①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全国共二十个大区）。

乔瓦尼　是费丹分子①！啊，你是叫他们冲昏了头脑吗？好哇！

路易吉不，我是自己闹的，单靠我自己。因为不难明白，你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必须行动起来！你不能等待政府发善心，不能等待工会出面干预，不能等待政党来推动。这些婊子养的王八蛋企业家,当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就说什么“：别再干了,别再干地里的活了！你们全都到北方来吧②。你们该自己解放自己！”接着,又说什么“：这里发生经济危机了,你们可以回家去了。”不，乔瓦尼，够了，咱们必须行动起来……咱们应该不再委派别人做代表③,去替咱们撒尿！咱们应该改变事态……而且你该看到，事态正在改变呢！啊，事态变得多厉害啊！（拿起一粒橄榄吃掉。）

乔瓦尼　说说看，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跟那个没留胡子的警察中士讲过话？他长得跟那个留胡子的宪兵队长一模一样，像一对双胞胎！

路易吉　跟谁？

乔瓦尼　不错，跟那个捣乱分子警察！他就说什么必须到超市里大抢特抢……瞧,那个家伙说的一套傻蛋式的过激言论,恰好跟你说的一样！

路易吉　可谁又认识他啊（尝了尝打开的罐头里的东西）哼，这种肉饼味道不错……这是什么？

乔瓦尼　我说，你是不是把罐头里的东西吃了？

路易吉　是啊，味道不坏。对不起，我实在饿了。

乔瓦尼　也没有放柠檬？

① 指从事爆炸、暗杀和绑架活动的恐怖分子。

② 意大利多年来南部一直比北部落后，南部多农业，工业不发达，非常贫困，因而有大批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向北部移徙。

③ 这里的“委派别人做代表”指参加议会选举，选举议员。

路易吉　干吗，非得放柠檬不可吗？

乔瓦尼　算了，我不知道……不过，你肯定它很好吃？

路易吉　好吃极了。

乔瓦尼　让我也尝尝。真好吃！差不多比钓圆鳍雅罗鱼用的狗蝇还好吃呢。麻烦你再把另一个罐头打开，好吗？

路易吉　当然好了，可这到底是什么呢？

乔瓦尼　这是一种给有钱人的狗和猫做的肉饼。

路易吉　给狗和猫做的肉饼？可我说，你是疯了？

乔瓦尼不，我是个口味古怪的人……一位美食家！你倒不如再尝尝这个。(递给他一碟汤)尝尝,尝啊！

路易吉嘿，真不赖！这是什么？

乔瓦尼　这是我做的一道风味菜：金丝雀式小米汤……是用冷冻兔子头的汤炖的！

路易吉　金丝雀式的小米和兔子头？

乔瓦尼　是啊，这可是一道中国风味菜！它叫做“嫦娥奔月粥”①。佩尔蒂尼②在中国的时候……对这道菜可是爱吃得要命！他说“我不再回意大利了！我要呆在这儿,顿顿吃这个粥！”于是，他们不得不让政府倒台，佩尔蒂尼也就只好回来了③！

路易吉　不过，这小米有点儿生……

乔瓦尼　什么话……这是皮拉夫小米④，它总是难嚼的……难

① 原文是作者胡编的音译词(本剧类似的滑稽例子不少)“嫦娥奔月粥”是译者“擅自”译的。

② 佩尔蒂尼是已故的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当时任意大利总统，曾访问我国。

③ 政府倒台，意大利总统必须亲自主持重组内阁的事务。但这里也是在讽刺：战后，意大利内阁几乎都是短命的，政府更迭频仍。

④ 皮拉夫小米是一种印度产的小米，须蒸食。

嚼的小米，难看的兔子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啊[①]！(惊愕)对不起，你是不是吃了原来放在那儿的橄榄？

路易吉　是的。怎么了？我不该吃吗？

乔瓦尼（几乎有些歇斯底里）嗨，不，你不该吃啊！那是你老婆的橄榄 笨蛋！他竟吃了刚生出来的孩子，而且还满不在乎！

路易吉　什么……我老婆的橄榄……刚生出来的儿子？

乔瓦尼　你是怎么搞的？难道你不知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会流出盐水吗？先是滑出来！好吧，随它去吧……最好咱们一点一点地说清楚，不然的话……首先是避孕丸的问题，避孕丸没有起作用……后来又是沃伊提拉，既然他片刻也不停留，总是四处转悠……甚至目前他连时间感都没有了……黑夜……白天……他到了非洲……接着又到了巴西……接着又到了印度……他亲吻土地……接着又来了个跑步冲刺……接着又在神圣的游泳池里，在圣水里游泳！他还滑雪呢！他从那些斜坡上滑下来……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刺溜……刺溜！他甚至不用滑雪杖……他这样东奔西跑，就是为了能给芸芸众生祝福！（做着上述动作）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机器人！甚至是一个从外星飞来的机器人！是"沃伊钦加"！（模仿日本动画片的人物马钦加的动作）是喷火教皇帽！嗒、嗒、嗒、嗒！是转轮教皇杖[②]！（做这些玩具的发射动作。）

路易吉　听着，乔瓦尼，你瞧，你想必神智不大清楚……可你说的到底是什么话啊！什么教皇啊……橄榄啊……沃伊钦加

①这是由于作者不明我国"文革"的真相而妄加判断。

②这都是作者为讽刺教皇而编造的一些儿童玩具。日本动画片的人物名字原为"马钦加"，他也有意把它变为"沃伊钦加"。

啊……

乔瓦尼啊，因为你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老板应该给我们付车票钱，因为我们坐车是为了他啊……什么老板甚至应该把我们搭火车耗用的钟头也按价付给我们，因为我们又不是去度假啊。那么，照这样说下去，他也该把我们睡觉的时间按价照付了，因为我们是为他休息的，是为了第二天上班更有精神嘛。他干脆该把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钱也一概照付，因为这些东西能让我们摆脱我们干流水作业线的活儿得的神经衰弱症。他还应该把同样多的钱也付给我们的老婆，因为我们跟她们做爱……因为通过做爱，我们为他繁衍后代,而且以后,让他更加有利可图！

路易吉　当然,你说着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女人给他,给老板无偿当奴仆，这难道不是真的？而且正是在她们身上，我们把在工厂里受的所有窝囊气，受的歧视，都发泄出来……在这儿,在家里,我们不得不像畜生一样,躲在洞里,相互舔我们各自的伤口……彼此抓我们各自的虱子，搔我们各自的疥癣：老婆和丈夫……他让我们过的正是这种悲惨透顶、一无所有、穷困潦倒的该死生活。

乔瓦尼　好了，现在，咱们别把话说过头了。这该死的生活还不算太糟，算了……大家生活得总算比以前强，总算有了房子，尽管很糟糕，横竖咱们大家几乎都有了……有人甚至还有了汽车……冰箱，咱们大家不是全都有了吗！还有电视……不错，确实有人一个人干两份工作[①]……

路易吉　可我才不在乎什么冰箱、汽车和电视哪……因为，妈的，我过的这种生活简直叫我厌烦死了……工作也是受训

①指有人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不得不下班后再干另一份工作。

练的猴子干的活儿。（做出装配流水作业线上的机器人似的动作）焊一下，打一下，钻一下，焊一下，打一下，一个部件走了，又来了一个。又是焊一下……（乔也机械地开始做出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作模样）打一下……你完成了一个工件……又是焊一下……

乔瓦尼　打一下，钻一下……这个部件走了，又来了一个……焊一下……（停下来）可是该死，你让我干的是什么啊？你让我也变成傻瓜了！

路易吉不，不是我让你变成傻瓜，是老板！正是这个老板让你到处都变成呆子：在电影院，他放映的都是些根本不可能的性交镜头，到处都是屁股，来来去去都是屁股。还有一些女人，她们总是像一些发情的黑豹子……这些女人说着话，动着嘴巴和舌头，就像是在舔冰棍儿！她们在舔冰棍儿，我可不告诉你，她们在干什么……然后，他们把这叫做"性爱文化"！

乔瓦尼　关于电影院，我认为你说得对。你甚至应该说，当你跑出来、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行走在一排排广告牌前面：又是一些屁股，这些屁股是为乳罩做广告，还有一些屁股和乳房，是为圆珠笔、牙膏和小块干酪做广告……你的老婆就在那儿，她走在你的身边……你瞧了瞧她……她没有用'狄奥普'香波洗头发："哦，那香波会使您的头发变得多么柔软而蓬松"；她没有用发胶："哦，那发胶是多么令人松爽"；她没有洒香水："请用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水'爱我吧'"。她没有叮叮当当的项链，没有穿像蝴蝶翅膀的透明衣裳！一对乳房这么……圆乎乎的……东西……它甚至都不跳动。臀部只是一个……根本不是什么"屁股"！她竟不让它颤动颤动！她的一双脚又红又肿，一双手又干又裂，她

是那么疲惫不堪，眼圈都黑了。我仔细地看着她，恨不得把她马上扔到我碰上的第一道河沟里！

路易吉瞧，你说得真棒！你知道，当我回到家里跟我老婆做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吗？我觉着根本不是跟她做爱。跟我做爱的是‘乌雷尔’啤酒,色泽金黄,泡沫四溢 是罐头肉,全都是瘦肉！是跟香槟酒“冰冻矮子”[1] 做爱！

乔瓦尼啊，确实如此，真叫人腻烦透了！

路易吉　这种腻烦正是他们，那些老板，给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啊。他们给你把一切都弄得乌烟瘴气。他们给你弄脏了空气，给你弄脏了河流，给你把大海也变成了臭水沟。他们给你把爱情也变成了臭水沟，把你跟大家的关系、把你吃的东西同样都变成了臭水沟！

乔瓦尼　算了，也不是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吧，这个小米汤就不赖嘛！

路易吉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叫人腻烦透了……你瞧，工厂是一家接着一家关门，解雇工人，搞什么缩短工时的工资补助。你看到了吧，在德国，大众汽车厂，咱们的菲亚特厂，意大利储蓄银行……也都是这样。辛多纳银行倒闭了②，你听到了吧……教皇在辛多纳银行也有几十亿里拉的存款呢！

乔瓦尼　那个穿白衣服的稻草人[3] 过得还怪不错呢。他总是去给妇女制造麻烦,跟她们说,她们应该怀孕！

① “冰冻矮子’是香槟酒的牌子,正如前面的‘乌雷尔’啤酒‘“狄奥普’香波、“爱我吧’香水一样。

② 米凯莱·辛多纳是意大利西西里银行家，“意大利私立银行”的董事长，七十年代末宣告该银行破产，随后又逃往美国，被揭露有许多罪行和政治丑闻。辛多纳事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③ 指教皇,因为他像‘稻草人’那样总是吓唬信徒们,尤其是妇女。

路易吉　教皇想要怀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感兴趣地笑了。）

乔瓦尼不，不是他，不是他怀孕……我说的是你老婆。

路易吉　我老婆跟教皇又有什么关系？

乔瓦尼哈，你还假装不知道？

路易吉不，我真的不知道！教皇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瓦尼瞧，要是你不是去跟“冰冻矮子”……跟罐头肉做爱，而是注意你老婆夜里做梦时梦见的东西，那就好了！因为在你老婆做梦的时候，那穿白衣的教皇总是跑来，说道：“基督身边的兄弟们啊……我是来告诉你们这件事的：避孕丸是上帝诅咒的东西……你们可不要在基督身边吃避孕丸啊！”

路易吉　确实，玛格丽塔……并没有吃避孕丸。

乔瓦尼啊，你也知道了吗？谁告诉你的？

路易吉　谁又来告诉我呢？她就是吃了也没用，因为她横竖不能有孩子，原因是什么地方畸形，我现在记不得了……

乔瓦尼　有畸形的是你！你的脑袋畸形！你老婆健康得很呢，她能有，怎么，当然是有孩子……而且还真的就有了。

路易吉　她有孩子了……从什么时候有的？

乔瓦尼　现在嘛！甚至在这个时候，那孩子可能已生出来了：五个月的早产儿！

路易吉　你别胡说八道！她连肚子都没大呢！

乔瓦尼（勉强忍住笑）她肚子没大，是因为她系了带子……不过，后来，安东妮亚叫她把肚子松开了，于是噗噜……一个大肚子就蹦出来了，像是有九个月呢……也许甚至有十一个月！

路易吉　我说，你是在拿我开心？

乔瓦尼　好吧，要是你不相信……我老婆，要是你真想知道，已经坐着救护车陪她到医院去了……因为刚才她几乎就要

生在这儿。

路易吉　生在这儿？

乔瓦尼　羊水都流出来了！……我还把它捡起来了呢！

路易吉　你捡起了羊水？

乔瓦尼　可不是吗，正是羊水……而且还是“盐水”……另有几个橄榄……正是你刚才吃掉的！

路易吉　听着，别拿人开心了！我老婆在哪儿？

乔瓦尼　我已经跟你说了，在医院。

路易吉　哪家医院？

乔瓦尼　那谁知道？要是你按正规的做法那样，在一个月以前就订了床位，那现在，咱们就会知道了。可是你竟然这么……能干，让他们所有人现在还到处转悠……孩子说不定也会生在车上呢。小可怜儿，竟生在那么一大堆橄榄当中！

路易吉　听着，别再装傻了！你就是有这种怪习气，总是说俏皮话，在正经的事情上拿人开心……告诉我，他们把她送到什么医院了,要不然,我就给你一拳头！

乔瓦尼嘿，镇静点！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不，对了，也许她们俩去了那个地方，就是那儿，叫什么……妇产中心。

路易吉　妇产中心？

乔瓦尼对，在那儿，可以做把早产儿从一个肚子移植到另一个肚子的手术。

路易吉　把孩子从一个肚子移植到另一个肚子？！

乔瓦尼　是啊，一点没错……可你是怎么搞的？可见你对早产生育是多么一窍不通了！因为你不懂得这个。在妇产中心，当你老婆到了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干：有一部机器，带着装满氧气的罩子……他们把那个怀着四个半月甚至五个月的早

产儿的女人接来……接着又把给孩子当第二个妈妈的女人接来……给这第二个女人做剖腹产……把孩子给她放进肚子里去，然后重新缝上，带着胎盘，全都缝进去……四个月之后，(停顿)一条鱼就出来了！

路易吉　住口，我才不管你的什么机器，什么移植手术，什么剖腹产呢……我要知道这该死的妇产中心到底在哪儿……去把电话本拿来，咱们看看这妇产中心到底在哪儿……

乔瓦尼　我没安电话，要电话本干吗？难道我想知道这城里究竟有哪些人？

路易吉　算了，咱们到楼下的酒吧去吧……那儿，他们有电话……

乔瓦尼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妇产中心是在尼瓜尔达！

路易吉　在尼瓜尔达？可尼瓜尔达是在城市的另一头哪。

乔瓦尼嗯，是的……离这儿至少有二十公里。

路易吉　可为什么她们俩跑那么远呢？

乔瓦尼　我已经跟你说了嘛……老天，真是木头脑壳！那是惟一能做移植手术的地方！头一个女的已经同意，他们就把另一个女的接来……（突然止住，像触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另一个女的？我的老婆？！安东妮亚肯定会同意……同意干的第一个女人竟是她！她怎么这么傻啊！那傻娘儿们一定会让人家给她做移植，准得给我怀着孩子回家！快，咱们走！(两人跑着下场。)

第　二　幕

安东妮亚和玛格丽塔二人重又上场。那个较为年轻的即玛格丽塔仍捧着大肚子，哭哭啼啼。

安东妮亚　好了，好了，玛格丽塔，进来吧。（呼叫）乔瓦尼，乔瓦尼！不在。你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去上班了？现在几点了？（把餐具柜上的闹钟看了一眼）五点半。真怪，乱折腾了一阵，咱们在外面已经呆了四个多钟头了。（把另一个房间扫视了一下）嗯，不错，他真走了。连床都没碰，可怜的人。

玛格丽塔　这都怪咱们，都怪我听了你的话！瞧，咱们闯了多大的祸啊！

安东妮亚　别哭鼻子了……天啊，你真是个讨厌鬼！说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切都进行得顺顺溜溜，就像抹了油似的，不是吗？你看见了吧？救护车上的那些人多好啊！……跟他们只说了一句："请你们注意，这儿的这个姑娘并没有怀孕……而是装满了偷来的东西……"光是一句话就够了，他们马上就帮了咱们一把，这简直不像是真的。他们甚至还向咱们庆祝呢："哈，哈，你们可真棒啊！干得好！当然，必须让这些超市的害人精吃吃苦头！"而你刚才还那么担惊受怕呢……这根本没用，应当相信群众！我就是相信群众！

（看了看冰箱）黄油呢？嘿，谁偷了我的黄油？啊，不，在这儿。现在，我给你做点汤喝。啊，大米……给我一小包大米。（玛格丽塔从藏在大衣下面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包大米。安东妮亚走到灶边，看到了锅）可这是什么东西？小米？乔瓦尼这个笨蛋真的拿小米和兔子头做了汤！我跟你说，你就不能跟他撒什么谎，因为他马上就信以为真了！而且还把它吃掉！可是，天啊……接着，他又会抱怨我的这些吃的！啊，不过，从今以后……我要让他看看：我要给他做各式各样的兔子头[①]……甚至还拿小米做馅！

玛格丽塔　听着，要是你单为我做汤，那就算了，我不饿……我的胃像是给堵住了……

安东妮亚　好啊，那你就该让人家给你把它，把那个胃再打开啊！你瞧，一个人该不该把自己挤兑到这个程度？（玛格丽塔从她的“肚子”里把一包包形形色色的东西拿出来）你在干吗？

玛格丽塔　我在把东西拿出来……你要怎么样，难道要我把这些东西一辈子塞在身上？……

安东妮亚　偷来的东西，我可不要放在我家里！明白吗？请你……也把床底下的那些东西一块儿拿走。我可不愿意为你的麻烦事去蹲监狱。首先，我得给我自己也做一个漂漂亮亮的大肚子。（从一个抽屉里拿出几个枕套，用别针和带子准备做成两个挂在脖子上的袋子。）

玛格丽塔　咱们把东西弄到哪儿去？

安东妮亚　弄到那儿，铁路后边……那儿，有我公公的一个不小

①原文的说法与意大利的一句俗话“换汤不换药”相近，因此，这句台词有语义双关之妙。

的储藏室，占地十平米……正好给咱们种出点儿青菜吃。那可是藏东西的好地方。

玛格丽塔不，听着，够了，我不干了……我的脑袋里可没有装满你那些疯子般的想法，原谅我，我到此为止，不干了。我甚至连一袋面条也不想要，你瞧。

安东妮亚　那好啊，随你的便……你真是个傻瓜！

玛格丽塔啊，我是傻瓜？那么，你真聪明，真狡猾……我倒想知道，我怎么去跟我丈夫说？他会看到我没有了肚子……还没有了小孩！

安东妮亚哈，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咱们可以跟他说，你是歇斯底里式的怀孕。

玛格丽塔　歇斯底里式？

安东妮亚　是啊，这种事早就发生过多少次了。一个女的以为自己怀了孕……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后来，当她去生孩子的时候，结果从她肚子里跑出来的却只是空气。只是空气！她可是出尽了洋相！

玛格丽塔　你说，只是空气？可我又怎么会有这种歇斯底里式的怀孕呢？

安东妮亚　因为教皇嘛。他总是到你的梦里来，跟你说："生孩子，生孩子吧！"你听从了他，果然就生了一个孩子……不过，这孩子是空气做的。只不过是孩子的灵魂！

玛格丽塔嗯，好哇，你把教皇也端出来了！

安东妮亚　是啊，一件事只端一次，不是吗？你要是知道他有多少次把咱们都端出来就好了（在此期间，玛格丽塔把她的包袱全都卸了下来。安东妮亚则相反，给自己做了一个装满从大衣底下拿出来的东西的肚子）瞧，做完了。那么，听着，你看一下放在煤气上的锅，十分钟，我去一会儿就来……

玛格丽塔　可你干吗不做两个口袋呢？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何必费这么多麻烦事,一先一后地当孕妇！

安东妮亚　因为我可不像您那么傻，让你自己被人家逮住。瞅瞅下边,那前面的地方,在街上……到这儿来,看见那个了吧？是一辆警车。你以为他们这个时候呆在那儿干‘鸡仔’的活儿是干吗？他们呆在那儿正是为了等待像你这样的笨蛋上钩。她们带着那些口袋四处转悠，要把一大清早抢的那些东西藏起来……结果“刺啦”一声,一下子就把这些笨蛋钓住了。(安东妮亚朝煤气炉方向走回片刻)啊,你得留神,要是煤气灭了，这儿可有乔瓦尼的自熔气焊机。瞧，这样做……点着了……

玛格丽塔　可它没有烧红啊？

安东妮亚嗯，是没有，因为它不是铁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叫什么“锑”，它能烧到两千度，可是又永远不会烧红……是专门用来点煤气的！

玛格丽塔（从窗口扫视）瞧啊，那儿是三楼的玛丽亚，她也怀孕了呢……瞧，她从那儿过来了。

安东妮亚　他们让咱们这儿的人全都有了这种想法，你瞧着吧，等一会儿，咱们会看见连一些狗也都怀着孕走过来呢，穿着它们的漂亮的狗大衣。而男人们呢……啊，我看见他们了……全都变成了罗锅！女人怀孕，男人罗锅……警察局对我们会怎么看呢！

玛格丽塔　听着,我又考虑了一下,我跟你一块去。(重又把一个袋子放到肚子上。)

安东妮亚嘿，你怎么了？……你长了胆子？……我真高兴。我早就知道你会重新考虑的……甚至像你这样的糊涂虫，到

时候也会清醒过来。(亲切地)干起来吧,大傻瓜〔抚摸自己的肚子)你该知道一件事 我一感觉自己有了肚子,就会感到一阵激动，这叫我想起了我的孩子。

玛格丽塔　你的孩子？（讥讽地笑起来。）

安东妮亚　你笑什么？……可不是吗，我的孩子！……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 他有二十五岁了……长得细高挑儿,像根电线杆子。对我来说，他永远是我的孩子。准备好了吗？

玛格丽塔　好了。

安东妮亚　走吧。今天是做妈妈的日子！

〔换景。一道间幕顺着舞台前部拉起来,乔瓦尼和路易吉二人上场，像是走在街上。路易吉拿出一顶小帽，把它紧紧地戴到头上。乔瓦尼也模仿他。

路易吉瞧，现在又下起雨来了。对了，谁知道为什么大家总是说“下雨也骂政府是小偷①！”

乔瓦尼　是啊,也许是为了提醒你 相反,要是出了太阳,政府就干脆是杀人犯了！

路易吉　真该死，你怎么还是想说俏皮话，笑个不停？

乔瓦尼　我倒不想，不过，我的两只脚却真是想：简直要笑得炸开花了！我的脚胀得把鞋子塞得满满的：“从一辆电车上去，又从另一辆下来……快跑，要不然就赶不上了……”接着是挤来挤去的人群，全都是些不愿意买票的人，因为车票涨价了……使劲儿地踩啊……使劲儿地推啊……你却满不在乎，一心只想转来转去找医院。要是人家打电话告诉你，你老婆根本没住院，咱们又何苦这样瞎跑一通呢？

路易吉　你该明白，正因为那儿的行政管理乱七八糟，谁又能相

①意谓政府‘一无是处’,总要挨骂,即使‘下雨’这样的小事,也是如此。

信它？

乔瓦尼　算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是跑够了！现在，我要去火车站，我要坐火车，我去上班……他们已经会把我的一个钟头的工资扣掉了。(突然移动身子,朝右看,向着观众席)瞧啊！那边！发生什么事了？该死，真乱成一团了！

路易吉（走近乔瓦尼）是一辆卡车，不，是两辆……都是八轴十六轮大卡车！整个儿翻了！

乔瓦尼　有这么多的水，那是非翻不可，湿地上一打滑……还不就啪嗒噗噜通！

〔我们已经见过的那位警察局的中士上场。

中　士　往后去,往后去 闪开……危险……车上装的可能是易燃材料……随时都会爆炸啊！

乔瓦尼　您好，中士……咱们总是在美妙的场合碰见，嗯？

中　士　当然！啊，是您……您好！您看见了吧？我们过的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转向剧院大厅的深处)嘿,那边,你们这些站在斜坡上的！这些笨蛋都在干什么呢？往后去……你们也往后……（转向大厅左面深处）到那边去……散开……你们走开……上班去！你们看你们工作上出的事故还没看够吗？你们也是到这儿来找他们的吗？

乔瓦尼　我们成了受虐待狂了！

路易吉　说说看,你当真认识他,那家伙？

乔瓦尼　那当然，他可是个了不起的朋友……那些吓人的家伙里的一个激进分子……照我看，是个混进去的坏分子。

路易吉　混进警察局里的？

乔瓦尼嘿，正是。喂，中士……您瞧瞧，那儿，在卡车的货车厢上写的是‘烧碱’,那可不是会爆炸的东西。

中　士　我知道,不过‘烧碱’是写在外边的,得看看里边到底

是什么。

乔瓦尼啊，您总是那么疑神疑鬼的，中士！这是两辆国际公路运输车，是搞国际运输的……东西要运到国外……要经过一道道检查……可以想见，他们能把一件东西写成另一件东西吗？您可以看看，它根本不会爆炸！

中　士　是的,是的,卡车不会爆炸,可说到我,再过一会儿我就要爆炸了！您该知道，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从昨天早上起,我就一直站着。

乔瓦尼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相反……从这儿跑一跑，跳一跳，动一动，服从命令呢！

中　士瞧，您真不赖，已经做好准备加入警察局了……为什么您不替替我呢？

乔瓦尼　好哇，我要是替替您，首先，我就让人把翻倒在斜坡上的那些袋子拿走。因为如果里面是烧碱，淋了落下来的雨水，不一会儿就会开始翻泡，就会有一大堆热气腾腾的玉米粥流出来，你难道想要闹这么大的乱子！您瞧，烧碱的“烧”字就是说会燃烧,您懂不懂？

中　士　好啊，您说得有理，那么，你们就来帮我一把……我总是喜欢那些充满主动精神、善良愿望的人的啊！来，马上动手！

乔瓦尼　我跟我出的所有主意真是倒大霉了！

路易吉　这是你说过的，你正是有这个缺点：你的主意太多……而且是馊主意！

中士（转向大厅深处）使劲儿，你们也得使劲儿。来帮我们一把！咱们把这些袋子搬走！为你们的卡车司机同志作点贡献……应该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嘛

〔他们开始传递一包包货物的动作。又有两三名演员登

场，来到舞台前部，站在乔瓦尼和路易吉身边；另有一些则是人们想象的，在更靠下面的地方干着。

乔瓦尼　您看见了吧。瞧，您总是那么悲观……瞧，大家伙儿都下来帮咱们了。您该想到，他们都是冒着上班迟到的风险啊……会被人扣工资呢。

中　士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人们不是热心慷慨的啊！

乔瓦尼　不对，您总是说，必须各自想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盗贼横行的世道……就不该信任任何人……您正好让我想起我以前那个老板了：一个老头，整天疑神疑鬼，他有一条狗，比他还老……半聋……不过，看家护院可真厉害。因为他只信任这条狗，所以他叫人给狗做了一个助听器，是专门特制的。

中　士　给狗做助听器？

乔瓦尼　是啊，可灵了，用电池。他把助听器系在狗的大腿靠里的地方。只是这条狗刚一抬起腿来要撒尿……就尿在电池上，结果短路，叽叽咯咯！狗还触了电！

中　士　好哇，将来我可不再想抬腿了！那么，你们是在我之前来到这儿的，你们总该知道那几个卡车司机怎么样了吧？

路易吉　对啊！该死！……他们总不会还在里面，压在车舱里吧？

中　士不，他们没有被压。他们死里逃生了。

乔瓦尼　还不错！

中　士　他们死里逃生是因为他们马上就溜掉了，像火箭一样！

乔瓦尼　他们干吗要溜呢？

中　士　因为这些袋子，咱们正在如此爱惜、如此热心地拯救的这些袋子，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烧碱，而是精细的白糖！

乔瓦尼　白糖？里面装的是白糖？

路易吉（打开一个袋子，检验）嘿，不错，正是白糖！

中　士　这些袋子是白糖，另外一些是硬麦粉，正传过来的那些袋子是马拉泰利牌和维亚洛内牌的大米！

乔瓦尼　真是可恶的杂种。他们把这些东西往哪儿运呢？

中　　士　头一辆装的东西是运到瑞士，另一辆的东西是运到德国。可是您刚才还说这些人绝不会把一件东西写成另一件东西……他们都是正派人：“您该知道，要经过一道道检查呢！”

乔瓦尼　真的，他们是怎样对付检查的呢？难道他们没有经过检查？

中　士　检查是检查了，只是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检查了一次，一次就算完了。他们突然开过来，马上又开走，谁也拦不住他们！

路易吉　不错，除非他们在路上翻了车。

乔瓦尼　好啊，敲狡猾的家伙竹杠的上帝，总是有的……瞧瞧范范尼①把你害成什么样子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您有点夸大其词了。您可以看一看辛多纳事件，他本来是想逃之夭夭的……他搞了一个银行倒闭的花招……他想要偷偷溜掉，因为他很担心意大利的法官们，这些法官可是铁面无私的，您该知道……他们本来能够，我也说不准……判他严重的罚款……于是，他就跑到了美国，而他在那里，已经先搞过一次银行倒闭的阴谋了……这家伙简直是搞银行倒闭的专家！他到了美国，人家就马上把他关进了监狱……他付出了一笔高达好几百万美元的罚金。后来，他又叫别人绑架他……为了让人以为他对被绑架的事一无所知，他叫别人给他打了一针麻药，接着……砰……他朝自己的腿上开

①范范尼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出任总理，名声很臭。

了一枪。(笑)哈，哈……一个月以后，他们还是抓住了他……判了他二十五年……他是什么全都干了！……而且还成了瘸子！这个上帝可是够厉害的……这个波兰上帝[1]！不过，他却不去碰那些工业家。正是这帮王八蛋让东西从商店里变得无影无踪……他们说什么“没有东西了”……接着，瞧，东西却在这里呢……在它运去的地方。他们把从我们身上赚到的钱寄到瑞士去，还觉得不够，现在干脆连我们吃的东西也从我们这儿偷走！这些强盗！

中　士瞧，您真是好样的。发泄发泄吧，把怒火大烧特烧吧！怒火正是笨蛋最可怕的武器。

乔瓦尼　我还真得到了表扬！那么，您又为法律做了什么呢，除了说风凉话？

中　士　我充公！既充公又没收。依靠你们的帮助，我们救了这些货物，免于被毁。随后，我们要起草一份漂亮的报告……我们要发出告发通知书，今天晚上，电视就会把警察局完成的这项辉煌业绩报道出来。这样一来，那些身为罪魁祸首的企业家凭借电视吹出的这股报信的春风，就会提前得到通知，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溜之乎也，逃往国外。法官可以对他们缺席审判，判刑四个月。最高司法委员会还得把这桩案子的审理经过存档。于是乎，万事大吉。

乔瓦尼哈，真不错，万事大吉！那么，那些货物呢？

中　士　将会物归原主。事先，他们得付出一笔巨额罚款，不过，这些工业家本人总是要多次上诉，反对这笔罚款，直到法院批准他们只付库存费为止！

乔瓦尼不，我不信……这种可恶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

①这里隐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因为他是波兰人。

中　士　当然，我也不信！

乔瓦尼瞧，您也看出来了？

中　士　我是被人禁止相信这一点的，我的制服和我戴的警衔也不准我这样相信啊！不过，对您来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您可以不相信，因为……

乔瓦尼　因为我是个笨蛋……我早明白了！

中　士　要是您非这样说不可，我也没办法！（朝舞台前部右面迈了几步）嗨，可那些人到哪儿去呢？该死，他们在偷袋子哪！他们发现里面有白糖和面粉（笑）哈，哈，哈……

乔瓦尼　对不起，您是在给偷东西的“放哨”吗？一个人干两份工作，嗯？要是您不赶紧干预的话，那些人过一会儿就会把卡车也偷走了。

路易吉　可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现在还当起密探来了？你可真是个笨蛋！

乔瓦尼嘿，我可不是！你也不是！

中　士　您看，看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为什么这些人对两三袋可怜巴巴的烧碱竟着了这么大的迷呢？

路易吉　可这是什么烧碱，您清楚得很呢……

中　士不，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注意车上写的那个“烧碱”。检验不该由我来做……检查的事该由我的顶头上司来干，两个钟头以后，他就会到这儿来，这是规矩！我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况且，因为规章制度也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值班队长的首要任务就是前往出事地点，维持交通畅通……对其他任何没有把握的具体事务一律概不负责，所以，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我要把这没有把握的事交给你们二位去办。我要去负责具体的首要任务：维持交通畅通了！

乔瓦尼　可您到哪儿去？这家伙真是个糊涂蛋！

路易吉　咱们才是糊涂蛋呢！而且咱们还傻！咱们一直呆在这里为这些杂种小偷当搬运工，拯救这些东西！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差一点，差一点也想从这些袋子里扛起两袋，把它拿回家去！

乔瓦尼　你疯了？我可不想把你看成跟那帮混蛋、懒汉是一样的货色……那帮流氓无产阶级，我要告诉你，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工人，他们是二流子！

路易吉　二流子？那位“劳动骑士”[1]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二流子”难道是指那些搞罢工的人吗[2]？难道你不罢工？

乔瓦尼　是的，我罢工，但是，我绝不拿不属于我的东西！

路易吉啊，是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谁造出来的呢？谁播的种？谁造出机器来把它们加工？谁来加工？难道不是咱们？难道不一直是而且也只是咱们？而他们，那些所谓的企业家，难道不是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一直从咱们手里把东西拿走的家伙？

乔瓦尼　瞧啊，照你的说法，既然咱们是在一个小偷的国家，咱们也该动手偷了：“喂！最狡猾的是那个偷得最多的！谁要是不偷，谁就是笨蛋！”那么，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宁可为成为一个狡猾鬼和小偷的世界里的笨蛋而感到骄傲！

路易吉　我知道，这还有个名堂呢：笨蛋的骄傲！

乔瓦尼　这一点你已经说过了，因为你说的话全是流氓无产阶

① “劳动骑士”指菲亚特厂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他曾获得意大利政府授予的“劳动骑士勋章”，表彰他在石油危机时制造了一些节能的小汽车。

② 这里语意双关，中文难以表达。“二流子”一词原文与“罢工者”一词形式接近，仿佛一是过去分词，一是现在分词。其实，“罢工”一词是不及物动词，只有“罢工者”，没有“被罢工者”，而后者只有懒汉、二流子等含义。

级、穷光蛋们说的一套话。他们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只看到自己想法对付是惟一的出路。这就是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自己[①]！那么，我亲爱的一钱不值的革命家啊，这只能是胡闹、捣乱……也正是老板们所要得到的。这样，可怜的人啊，他们就可以借口"无法回避的必要性"，跟那些将军串通一气来整顿秩序！

路易吉　不对，只有咱们工人屁股坐在地上的时候，那些将军和法西斯主义才会跑来呢！在咱们行动起来，去争得属于咱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才不敢来呢！

乔瓦尼　也正是为了这个，才跟工会一起进行那么多次的斗争啊！哦，不对，我说了什么？"工会"？可工会总是在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干。工人阶级不需要这些跑腿儿的，他们自己就能取得政权："从基层组织起来的政权"！

路易吉　看啊，就像他们在格但斯克做的那样[②]！

乔瓦尼（讽刺地）啊，当然，圣母玛利亚的工会[③]！

路易吉　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一个阿富汗人[④]！

乔瓦尼　当然，而且是没有缠头巾的阿富汗人。

路易吉　我可是相信工会的，但是，只是在由我们来领导工会的时候，而不是他们来领导。他们总是来葬送我们的斗争，出卖我们的斗争，为的就是不打破政府平衡！他们总是让各个政党玩弄权术阴谋来讹诈自己，让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团结这个目的来使自己上当受骗，把自己束缚在"保证国家可以

① 这是针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句反话。

②指八十年代初波兰的瓦文萨等组织的"团结工会"。

③ 指"团结工会"是得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支持的。

④"阿富汗人"是指阿拉伯一些国家组织的游击武装力量的成员，抗击当时侵占阿富汗的苏联，有贬意，一般指"极端分子"或"恐怖主义者"。

管理'和实现'社会和平'① 这个逻辑圈子里。

乔瓦尼（垂头丧气）算了……

〔留八字胡的宪兵队长上场。

队　长　好哇，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路易吉　发生的事是：我们还在当搬运工，我们在拯救祖国！

队　长　什么？拯救祖国，这儿有人正在明火抢劫！

乔瓦尼哦，又见着谁了！留八字胡的队长先生！你看见了吧，他跟那位负责没有把握地维持交通畅通的警察中士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两个正在帮助传递货物的工人拿起几个袋子溜走了。

队长（拔出手枪）嘿，你们俩，站住，把东西放下！放下那些袋子！不然，我开枪了！胆小鬼，该死的东西，他们竟然跑掉了。（蓦地转身朝向乔瓦尼和路易吉，用手枪对着他们）该你们交待了，你们当中是谁竟敢碰这些袋子？

路易吉　瞧啊，现在该咱们挨枪子儿了！

乔瓦尼　是阿涅利②……队长，您留神点……别带着这把枪一块儿摔跤。你们这些宪兵，一摔跤，总要打死几个人。你们总是干这种三部曲：摔跤——武器——走火！

队　长　您可别净说俏皮话！我早就告诉过您了！

乔瓦尼　不错，不过，我们在这儿是好心帮忙……不然的话，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糟蹋了。

队　长　我们不需要任何好心帮忙……走开，快滚！

乔瓦尼　我们还巴不得呢。不过，您该注意，这是上边的那位中

① 这是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旨在扼制工会运动和斗争的发展。

②菲亚特工厂的老板，见前注。

士叫我们干的！

队　长　上边的哪个中士？

乔瓦尼　就是专门负责没有把握地维持交通畅通的那位。

队　长　好吧，那么，你们就继续干吧……不，我倒觉得，你们该停下来……你们等我去检查了再说。喂，中士（下场。）

路易吉　又是命令！又是相反的命令！你看见了吧，咱们已经成了驯服的羊羔！

乔瓦尼　是的，这家伙像是有点儿耍无赖……不过，你该看到，从他内心里说，他这个人倒还不坏，正是他把你老婆送上了救护车，连同孩子、橄榄，还有一切的一切！而且他连一个橄榄都没有吃！

路易吉　你给我闭嘴吧……可刚才我正要跟你说一件事。

乔瓦尼　什么事？

路易吉　是一件恰好关系到工会的纲领①、关系到要我们做出牺牲和工作流动②的事。从明天起，咱们大家都要领取缩短工时工资补助金了！

乔瓦尼　谁告诉你的？

路易吉　我是昨天在火车上知道的。他们给咱们六千个工人当头一棒：咱们的工时缩短到二十六个小时③……再有，两个月之后，他们就要关厂！

乔瓦尼　关厂？他们干吗要关厂呢？我们根本不是处在危机时期。相反，我们还有至少两年的订货呢！

路易吉　他们才不管跟那些人的订货呢！因为要是他们把所有

① 指前面提到的埃乌尔大会纲领，见前注。

② 指雇主可以根据所谓工作需要任意调动劳动力，因此，有些熟练工人经调动就成了不熟悉本专业的工人，工资从而降低，雇主也可节省开支。

③ 按规定，工人每周应干四十个小时（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

的东西都弄到阿根廷去，他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弄到巴西去，情况还会更好……

乔瓦尼　是因为劳动力吗？嗯？

路易吉　不只是因为劳动力，因为在那边工资是冻结的，不准罢工，政府又是能为他们实现社会和平的法西斯政府……你想让他们去干吗？

乔瓦尼（急匆匆地跑过去，拿起几个袋子）来，帮我一下，把东西放到肩上去，加油儿，走吧……你也尽量多背一些……你倒是动啊！

路易吉　这就是为成为一个奉公守法、拥护民主制的笨蛋而感到的骄傲？

乔瓦尼　笨蛋也清醒过来的时候毕竟到了！快，咱们走！

〔他们像骡子似的扛着许多东西从间幕的左面下场。队长在舞台之外吼叫着。

队　长喂，你们两个……你们到哪儿去？站住……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我要开了！

乔瓦尼（重新上场，只呆片刻）好哇，开吧！朝你自个儿开枪吧！（下场。）

队长（气喘吁吁地上场）这两个杂种！他们刚才是假装帮忙工作……说什么我们在拯救货物啊……我们在好心帮忙啊！再说，他们还净说那波利[1]的坏话呢！（追乔瓦尼和路易吉下场。）

〔灯暗。换景。间幕依然拉上。只在灯光上有所变化，说明街道环境已是另一个。从左面，乔瓦尼、路易吉再次上

[1] 那波利即通译的"那不勒斯"，地处南方，十分贫困，盗匪、小偷甚多，为北方人所不齿。因此，宪兵队长责骂乔瓦尼和路易吉比那波利人还坏。

场，一直扛着他们各自的那些袋子。

乔瓦尼　加油儿,使劲儿,还有一百米,咱们就到了。停一下,有一辆警车……在我家门前……

路易吉　瞧那两个女的，正穿过街道呢。她们不是咱们的老婆吗？

乔瓦尼不，不可能是她们。

路易吉　怎么不可能？瞧，她们正走进你住的宿舍楼呢。有一个甚至还怀着孕呢。

乔瓦尼不，你把她们看清楚些……她们两个都在怀孕。

路易吉嗯，对，那么，不是她们。

乔瓦尼（指路易吉背后）倒霉，咱们有麻烦了！瞧另一边……那边！

路易吉　怎么了？

乔瓦尼　你没有看见？那个宪兵队长，他从咱们后面追来了！这个婊子养的，我跟你说，所有那些人都偷了东西，可是他却偏偏跟咱们过不去！因为咱们偷得太少了。

路易吉　没办法，那家伙知道你住在哪儿……你瞧着吧，他会直接到你家里来找你！

乔瓦尼　咱们得叫他扑个空，咱们到你家里去！

路易吉对，走吧，咱们从这儿走，把他甩掉。（两人从间幕中央下场。）

〔宪兵队长穿过整个舞台,从左面下场。

队　长　逃吧，逃吧……反正我知道你住在哪儿！我认识路！……我还认识字呢！

〔灯暗。间幕拉开，我们重又来到乔瓦尼和安东妮亚的家里。安东妮亚、玛格丽塔挺着大肚子上场。两人累得晕头转向。

安东妮亚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玛格丽塔　装啊，卸啊，我觉得自己都成一辆卡车了！

安东妮亚（走过去，坐到行军床上）我要死了……哦，上帝哟，这肚子可真重！哦，上帝哟，怀孕可真够累人的……你总是怨天怨地……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唠叨鬼”！讨厌死了……幸亏我没有娶了你！上帝哟！多别扭的娘儿们啊！

玛格丽塔（开始解开大衣，从里面拿出一些青菜叶和几棵卷心菜）瞧啊，瞧，咱们这儿有多少青菜啊！……这青菜够咱们吃上一年呢！

安东妮亚　说吧……说吧……咱们是不得不塞得这么满满的……警察呆在楼底下，咱们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出去，回来又没有了大肚子……再挺着大肚子出去……回来又……不管他们睡得怎么熟，最后他们也会识破机关的！我倒是对我的公公感到过意不去，他甚至连一斤青菜叶也得不到（突然，惊叫起来）那汤（忧心忡忡地跑到灶边）我把汤给忘了……准是全烧焦了！我的上帝，我发现我还真饿了……(拿起锅盖)还不错，甚至还没有烧开呢……可是为什么没烧开？放到火上已经有四个钟头啦？煤气！这些杂种，他们竟然把煤气给我切断了！畜生，混蛋，杀人犯，小偷……就因为我没有付煤气费……他们还会给我停电呢……

玛格丽塔　他们给你切断了煤气？

安东妮亚　可不是吗！那个查表的昨天来过了……（万念俱灰，这时听到有人敲门）谁啊？

外面的声音　朋友。

安东妮亚　什么朋友？

外面的声音　我是您先生的同事。他叫我来告诉您一件事。

安东妮亚哦，我的上帝哟！他会发生什么事呢？（走过去开门。）

玛格丽塔　等一会儿，让我把青菜放到大衣里边。（放好。）

安东妮亚　请耐心等一下……我没穿衣服呢。（开门，宪兵队长出现了）又是您？这是开什么玩笑？

队　长　站在那儿别动，就呆在原地！哈，这次我可逮住你们啦！瞧这儿的两个啊，现在，两个都怀起孕来了！可这两个肚子怎么大得这么快啊？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耍花招！

安东妮亚　您疯了！您在说什么花招啊？

队长（对玛格丽塔）我很高兴地看到，您没有失掉您的孩子。相反，夫人您……我得祝贺您！才五个钟头就怀了孕。您刚做了爱，就成了妈妈，而且已经到第九个月了……真是快得出奇！

安东妮亚　您瞧，队长先生，您在吃螃蟹① 呢……

队　长不，螃蟹是我刚才吃的……当时，我是因为看到什么阵痛啊、早产啊那场戏，中了圈套！可现在，我是不会再上当了，够了！把赃物拿出来！

安东妮亚　可您在说什么赃物啊？您发疯了吗？

队　长　你们别装模作样了，这已经不灵了！这套玩艺儿现在露的馅儿已经太多了。丈夫到外面去抢劫，接着把一袋袋东西转给老婆，这些老婆给自己吹了一口仙气，于是，肚子就起来了！怪不得我整整一天看见过来过去的全是孕妇！这个居民点的所有妇女竟然在同一个时间都处在令人感兴趣的状态，这难道可能吗？我明白老百姓的妇女都是众所周知的多产多育……不过，在这儿，做得也太过头了！成熟的妇女、姑娘和小姑娘都怀了孕，甚至我还看到一个八十岁的老太

①指因糊涂而“吃了螃蟹”，出了差错，因为意大利人一般不喜欢吃螃蟹。

婆今天也怀着孕从我面前经过，那个大肚子竟像是怀了一对双胞胎！

安东妮亚　这我知道，不过，这可不是因为像您以为的那样，您该知道……这是因为今天是节日……是圣保护神的节……

队　长　这个圣保护神又是什么鬼玩意儿？

安东妮亚　难道您不知道她？多么了不起的圣女啊！简直是神圣到了极点！一个善良的女人……她……她想要一些孩子……这位可怜的圣女就抱定了这个愿望……她想要怀孕……她就干啊！使劲儿地干啊！可总是不成功……到了一定程度，就不行了……天上的圣父怜悯我们，于是乎，扑哧一下！她竟怀了孕！而且是在六十岁的高龄！真是奇迹啊！

队　长　六十岁？

安东妮亚　是啊，您该想到，她的丈夫当时都八十出头了！

队　长　不过——

安东妮亚　这是信仰的力量！但是据说，他，那丈夫，很快就死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纪念这个奇迹，这个居民点的所有妇女都要带着一个假的大肚子，一连三天，转来转去。

队　长哦，多么美好的传统啊！这些妇女真不赖，那么，正是为了这个，你们才把超市的货架一抢而空……只不过是为了能有东西放进你们的肚子里去？可你瞧瞧啊，老百姓信教虔诚会干出什么事来……算了吧！咱们别出这个洋相了！您让我看看，您在那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要不然，我可不耐烦了！

安东妮亚　不耐烦，那您要怎么样呢？撕掉我们的衣服吗？我警告您：要是您敢用一个指头碰我们，要是您非要看不可，您

就要倒霉了！

队　长　那您就逗我笑一笑吧，倒什么霉呢？

安东妮亚　倒的霉跟圣欧拉利亚[①]的那个不肯轻信的丈夫倒的霉一样！这个老头是个不信教的，他不相信老婆怀孕了，就说“圣欧拉利亚，马上到这儿来，我有话要对你说。解开你的衣服，让我看看你的肚子下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警告你 要是你当真怀孕了，我就把你掐死，因为这就是说，那孩子不是我的！”于是，她，那位圣欧拉利亚，一下子就解开了衣服，于是，第二个奇迹出现了：从肚子里竟出来了一些玫瑰……像爆布一般的一大堆玫瑰！

队　长哦，你听啊，听啊，多么美妙的奇迹啊！

安东妮亚　是啊，可故事还没有完呢……那老头突然一下子眼睛就黑了“我看不见东西了 我看不见东西了！”他拼命地喊“我瞎了！上帝惩罚了我啊！”圣欧拉利亚对他说“你现在相信了吧，哦，不信教的人啊！”“是的，我信了！”于是，第三个奇迹又出现了：从玫瑰里冒出了一个男孩儿，已经有十个月了呢。他还开口说话，说“爸爸，爸爸，主原谅了你，你现在可以安详地死去了！”他用一只小手摸了摸老头的脑袋，老头一下子就死了！

队　长　现在别再说这些鬼话了，快让我看看这些玫瑰吧……我是说……总之，你们快一点儿，我已经浪费太多的时间了，我有点恼火了！

安东妮亚　那么，您不相信这个奇迹？

队　长　我才不呢。

安东妮亚　您不怕倒霉吗？

①圣欧拉利亚于公元 308 年 12 月 10 日殉道，这一天定为纪念她的节日。

队　长不，我已经说了！

安东妮亚　好哇，随您的便！然后您再来跟我说，我没有警告过您吧！（向玛格丽塔）来，起来，咱们一块儿打开衣服：

圣欧拉利亚快让灾祸从大肚子里出来，

在那不信神谕的家伙身上降临，

让罪恶的病痛折磨他的眼睛，

把他的视线变成一团漆黑，一片混沌。

圣欧拉利亚，虔诚的圣女啊，

给这家伙一拳头，

叫他把别的苦头也尝个够！

〔安东妮亚和玛格丽塔打开大衣。

队　长　这东西是什么？

安东妮亚　什么东西？(惊讶地叫了一声)哦，你看啊，好像是青菜呢！

队　长　青菜？

安东妮亚　可不是吗，就是青菜，有莴苣、苣荬菜和卷毛菜，还有一棵卷心菜！

玛格丽塔　我也是，我也有一棵卷心菜！

队　长　这是什么鬼把戏？你们干吗把这些青菜全都藏在自己的肚子里？

安东妮亚　我们可没有把它藏起来！您想看看吗？这是个奇迹！

队　长　是的，是卷心菜的奇迹！

安东妮亚　好吧，一个人竟能用他手到擒来的青菜制造奇迹！不管怎么样，不管您相信不相信，难道这也是禁止的吗？难道有什么法律规定，意大利公民，特别是女性，不能把莴苣、苣荬菜和卷心菜放到肚子上？这难道是禁止的？

队　长不。

安东妮亚　那么,就再见(准备向他道别。)

队　长　什么"再见"!我要知道你们干吗把这些东西全都带在身上!

安东妮亚　我已经跟您说了，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做个大肚子，这是按照对圣欧拉利亚奇迹的信仰做的啊！我们必须带着这个大肚子呆上三天！谁要是不信这个，就要倒大霉！（灯光渐渐暗下来。）

安东妮亚
玛格丽塔　（同声）圣欧拉利亚从大肚子里出来……让那不相信神谕的家伙……(她们反复念诵对圣欧拉利亚的"祷告",同时十分忧虑地望着灯光渐渐变暗。)

队　长　现在发生什么事了，灯光就要没有了？

安东妮亚（十分镇静地）您说什么，队长先生？

队　长　您没有看见这灯光正在暗下来……（忧虑）正在变得漆黑呢！……

安东妮亚　灯光就要没有了吗？不，您瞧，您弄错了……我可看得清清楚楚呢。（向玛格丽塔）你看得见吗？

玛格丽塔（安东妮亚踢了她一脚）是的，是的……我看得见……

安东妮亚　我们看得跟刚才一样清楚。也许，您的视力正在减退吧。

玛格丽塔（摸索地走近安东妮亚，低声）他们给咱们断了电……

安东妮亚　闭嘴!

队　长　咱们可别开玩笑！电灯开关，电灯开关在哪儿？

安东妮亚（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轻松自如地走动）就在这儿呢，您没有看见？您等一下，我来吧……（可以听到电灯开关的

响声)瞧,您看,现在是关,现在是开……我的天,我家里多亮啊！难道您没看见？

队　长不，我没看见…

安东妮亚哦，我的上帝，他变成瞎子了！他倒了大霉！主惩罚了他！哦，可怜的人！

队　长　住口！你们快把窗户打开……我要看看外边！

安东妮亚　可窗户本来就是开着的！

玛格丽塔　是啊，窗户是开着的，您没有看见？

安东妮亚　您过来,过来看看。(抓住他的袖子)瞧,到这儿来。(在他前面放了一把椅子）当心椅子！（队长走过去撞上了椅子。)

队　长哎……哟,撞死我了！

安东妮亚　您得留神把脚放到什么地方啊！

队　长　可我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

安东妮亚嗯，不错，他是瞎了，可怜的人儿啊！

队长（既气恼又害怕）什么，我瞎了！

安东妮亚　您过来……瞧，这儿就是窗户（把他领到餐具柜前，打开上面的两扇柜门）留神……瞧,就在这儿,咱们把玻璃窗打开……您摸一摸，摸一摸吧……（队长瞎摸了一通）您往外看……景致多好啊！我都把它忘记了……真美！我们希望房东没有发觉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又要涨我的房租了！多少灯光啊！多少彩灯啊！节日多热闹啊！这一切都是为了圣欧拉利亚啊！您没有看见？

队长（绝望了）不，不，我没有看见！我什么都没有看见！该死，我到底是怎么了？拿根火柴来……你们倒是划一根火柴啊！

安东妮亚（担心）一根火柴？… …我还有比一根火柴更好的东

西呢……（去到灶边，抓起气焊机的机杆）您呆在这儿，别动，因为您不熟悉这个家，您会碰疼的……我给您拿来……我有一个火焰助燃器……（点燃）您瞧，瞧啊，火苗多大啊……而且是红色的！

队　长　我什么火苗都看不见……您让我摸一摸……

安东妮亚不，不，您瞧，它红得烫手呢……

队长（蛮横地）我就是要摸，我说过了！我命令您让我摸！（安东妮亚服从了他）啊，啊，哎哟……哟 我的手，我把手烧着了，上帝，上帝哟，真疼啊……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啊！

安东妮亚嗯，那是非烧不可嘛！您看见了吧，看见了吧，您总是不愿意相信！

队长（绝望地哭起来）那么，我是真的瞎了？我瞎了！

安东妮亚　我们告诉您“您瞎了”，已经说了有一个钟头啦 您别这么哭了……好了……勇敢些……可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什么事也没有出……您就是变得有点瞎了……

队　长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愈来愈绝望）我要回家……我要到我的上司那里去……

安东妮亚　您等一等，等一等！我陪您到门口去……瞧，就是这儿……这儿就是大门（打开衣橱的那扇门，队长像疯子似的冲进去，撞到衣橱内部；他摇摇晃晃地退了出来，仰面倒在地上。）

玛格丽塔　他把脑袋撞裂了！

队　长　哎呀！撞死我了！是谁撞了我啊？

安东妮亚（无计可施地寻找一个答案）是那个孩子……是圣欧拉利亚的孩子，是他用他的那只小手摸了一下您的脑门子！

队　长　什么小手！简直能打死人！（重重地摔倒在地。）

安东妮亚　队长！……队长！糟糕，他晕过去了。（跪到宪兵队

长身边。）

玛格丽塔　也许是死了呢！

安东妮亚　你总是这么乐观啊，嘿！什么死了……去把手电拿来……在那儿，抽屉里。（玛格丽塔一直在瞎摸，做毕）不，他没有死……他只是感到不舒服……一种"轻微的不适"，就像马利齐亚将军在卡坦扎罗审讯[1]时感到的那种不适一样……他好得很呢…………还在喘气呢……

玛格丽塔　他死了，死了，他都不再喘气了！

安东妮亚　根本没有死……你该相信我……他在喘气……在喘气……嘿，不错，他是不喘气了！他的心脏也不跳动了！

玛格丽塔哦，上帝啊！咱们杀死了一个宪兵！

安东妮亚嗯，是的，也许我是有点做过头了……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玛格丽塔啊，你还问我？我跟这有什么关系？全是你干的嘛……我很抱歉，我得回家了……钥匙！……我把家里的钥匙放在哪儿了？

安东妮亚　你可真是个好朋友！你就这样把我撂在这儿了！同舟共济，多好听啊！

玛格丽塔（在餐具柜上又找到了一串钥匙）啊，瞧，这不是吗！不过，我口袋里还有两把呢，这不是两串钥匙了吗？可这是我丈夫的钥匙啊！那么，他来过这儿……他来找过我……他忘了拿钥匙！

安东妮亚（吼叫起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这儿，有一个死了的宪兵队长！……你倒跟我谈什么钥匙！……

[1] "卡坦扎罗审讯"是指1974年在意大利南部卡坦扎罗市举行的对1969年米兰喷泉广场爆炸案（死十六人）的审讯，涉及许多军政要人。

玛格丽塔　这就是说，我丈夫碰上了你丈夫。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准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丈夫，说我怀了孕，现在，我对我丈夫该怎么说呢？我可没有你那么能干，会胡诌一通！………啊,我很抱歉,可是我不能离开这儿了。现在,你该想想，怎么把我从这乌七八糟的事里拉出来……你来把所有的事儿都讲给他听！

安东妮亚（知道她遇上了多大的麻烦）我真是无路可走了。（边哭边对晕倒在地的宪兵队长说）队长……您别这样……咱们讲和吧……只不过是撞了一下门……队长……醒醒吧……(向玛格丽塔,怒气冲冲)那好吧,我一个人干 我就一个人干！你真是个好朋友！我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反正我的肩膀又宽又大！（她抬起队长的一只胳臂,又松了手。那只胳臂又沉重地落下，没有一点生气）他是死了！这个家伙真的死了！

玛格丽塔　你看见了吧？你是怎么拿奇迹开玩笑的！

安东妮亚不，是他拿奇迹来开玩笑……我甚至早就警告他 当心,要倒霉的,圣欧拉利亚可是一位可怕的圣女！(安东妮亚把队长的肩膀抓起来,把他抬起又放下。)

玛格丽塔　现在，你又在搞什么鬼？

安东妮亚　人工呼吸。

玛格丽塔　可这样做能对他起什么作用？这种做法已经不再用了……必须嘴对嘴地给他做人工呼吸，就好像对待那些溺水的人那样。

安东妮亚　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要吻一个宪兵！按照我的政治历史，我怎么能这么干！再说,要是乔瓦尼知道了……不,我可不吻他！……玛格丽塔,你来吻他吧……

玛格丽塔　我可不干，才不呢！倒不如用一个氧气罐。

安东妮亚（思索了片刻）我有！我有自熔气焊的罐子，它正是个氧气罐。一个是氢气罐，另一个是氧气罐……过来，帮帮我……我来把氢气罐的旋钮关上……这样……我再把氧气罐的旋钮开开……（做毕）咱们可以安心了……这简直就像动手术……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氧气怎么输进他的身体里去，于是，他就恢复知觉了！他甚至还会很高兴呢！就好像在高山上度了一个月的假一样！

玛格丽塔　你肯定这会起作用？

安东妮亚哦，我当然肯定……我在电影里看过人家就是这么干的。(俯下身去,靠近宪兵队长,把管子插进他嘴里。)

玛格丽塔啊，要是你在电影里看过，那就没有问题了！

安东妮亚　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氧气怎么输进他的胃里……你会看到他的上半身高起来……接着又低下去……瞧啊，瞧……他开始高起来了，开始呼吸了……你看看，他高得多好……瞧，你马上就会看到，他现在又低下去了。

玛格丽塔　我倒觉得他只是一个劲儿高起来……甚至连肚子也高起来了，你看啊……停下来吧！你把他整个都吹胀了！

安东妮亚（二人急忙跑过去关掉那倒霉的机器。安东妮亚把管子从队长的嘴里拔出来）该死！我全都搞错了……我给他放的不是氧气,而是氢气！……哦,上帝哟,多大的肚子啊……多大的肚子啊！我竟让一个宪兵怀了孕！

〔灯暗。间幕拉上,舞台前部,灯光缓缓亮起。乔瓦尼和路易吉在舞台上，这是在路易吉家的过道上。

乔瓦尼　可咱们，你和我，不能老是呆在这儿，在过道上等上几个钟头，活像两只蛀虫。你听着，我试试我能不能用肩膀撞上几下,把门撞倒。

路易吉　不行,你看见了,我已经试过,把我自己倒撞破了一半，

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两把锁呢。

乔瓦尼　干吗要动用这么多家伙，锁上加锁呢？

路易吉　是她，我老婆，让人干的。她害怕有小偷。

乔瓦尼　瞧啊，现在是小偷，真正的小偷，需要回家了。咱们算是倒霉了，像两个大傻瓜被关在门外。而你呢，真是笨蛋，竟是一个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的小偷。

路易吉　别再说什么小偷了！真是活见鬼！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没有把钥匙丢掉……我是把钥匙留在你家里了……嗯，不错……留在桌子上。

乔瓦尼　你肯定？

路易吉　再肯定不过了。来，把你家的钥匙给我，我去把我的钥匙拿回来。

乔瓦尼　好哇，你真是个大傻瓜。宪兵队长可是在我家的过道上等着咱们呢，像一只老鹰"叭啦"一下，就把你抓住！

路易吉　不会吧。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早就等腻了，早就滚蛋了。

乔瓦尼　是啊，你是倒霉定了。那家伙可是比一只猎狗还凶……他不会松口的。我告诉你，他站在那儿已经站了一辈子……就是在等。我甚至连假装回家也办不到。不然，就该轮到我移居国外了（可以听到脚步声）糟糕，有人来了……

路易吉　镇静点，你想会是谁呢？大概是哪个房客。

乔瓦尼　什么房客，是宪兵队长……（忙把一个个袋子藏起。）

外面的声音　对不起，我想打听一下。

乔瓦尼　倒霉，咱们要遭殃了。

路易吉不，不是他，长得很像，可不是他。

乔瓦尼对，说得对，不是他。

殡葬人（上场）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我长得像谁？

乔瓦尼　真怪，长得多像啊……长得就跟那个没留胡子的警察中士一模一样……哈，哈，请原谅我笑了。不过，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一出喜剧里呢，这出喜剧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你知道，那是一个条件有点简陋的剧团……这类剧团因为人手不多，所以就叫一个演员在一出喜剧里扮演所有的警察角色。

殡葬人　可说真格的，我不是个警察。

乔瓦尼　啊，当然不是。您有何贵干？

殡葬人　我是殡仪馆的职员！

乔瓦尼
路易吉　（同声）我的老天爷啊！（他们两人以急速的动作用手摸住各自的睾丸。）

乔瓦尼　对不起，这是出自我们本能的自发动作。

殡葬人哦，没事儿……我理解二位……大家伙儿一见了我，都会这么干的……连我自己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也会这么干。

乔瓦尼　您这个人真讨人喜欢……

殡葬人　谢谢。对了，您二位能不能告诉我，有一位叫普兰波利尼·塞尔乔的，是不是住在这儿？

路易吉　是的，他住在上边，四楼。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不在家。他在医院里。他一年到头老是生病，可怜的人……这辈子够呛！

殡葬人　的确如此，他死了！您二位是不是知道，白天，他家里会有人回到这儿来吗？我得把那口棺材交给他家里人。我把棺材放在这楼下了。

路易吉　好吧，您看，他儿子今天晚上准会回家。可是，也许您该把棺材干脆送到医院去，因为他是死在那儿。

殡葬人　我正是从医院到这儿来的，不过，可惜，遗体不见了，我本来希望能在这儿找到遗体的，结果相反，可见他们是把遗体送到别的什么亲戚家里去了……谁知送到了哪儿。

乔瓦尼　好吧，您把棺材就留在下面门厅里算了……上面可以放一张字条……等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是爸爸！"（做出把棺材扛到肩膀上的动作。）

殡葬人　一口死人的棺材放到下面门厅里？就扔在那里不管？……过来过去的人那么多……小孩子们准会跑到里面去玩印第安人划独木舟的游戏吧？不，不行。再说，我还得让哪个可靠的人给我签收交货单呢。

乔瓦尼　很抱歉，在这儿，您找不到"可靠的人"。

殡葬人　我觉得，您二位就像是可靠的人。您二位住在这儿，对吧？

路易吉　不错，我就住在这儿。

殡葬人　好哇，一切都解决了。我把棺材交给您，咱们把它放到您家里……等今天晚上死者的儿子……

乔瓦尼（惊骇）一口死人的棺材放在家里？

殡葬人　这东西一点也不碍事，您知道……再说，撇开这东西有点阴森森的样儿不谈，要是咱们愿意的话，它甚至还可以作为装饰品呢。

乔瓦尼　当然，上边可以放上一条茶碟垫儿，简直是个酒柜嘛！

殡葬人　反正能看得顺眼就行！

路易吉（中断话题）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不过，有件事您得看到……我们进不去，因为我没带钥匙……我们自己也被锁在门外了。

殡葬人哦，真倒霉！那么，我也只好把它再送回仓库了。

乔瓦尼不，您听着……也许会有办法。咱们把棺材抬到我家

去，我就住在这条街的另一头……要是您信得过，我就把它收下。但是，您得允许我们把这些袋子放进棺材里……您知道，现在正下着雨……因为这些东西都怕淋，要是淋湿，就糟了。我希望，这棺材带盖儿吧？

殡葬人　那是，那是，这是一口正规的棺材……是给穷人的，不过，盖儿，至少盖儿，我们绝不会让这棺材缺盖儿！

乔瓦尼　咱们有个多好的市政府啊①！它造棺材，而且连棺材盖儿也造！

殡葬人　是的，是的，咱们走吧。我先走一步，去叫他们把棺材给您二位卸下来。（下场。）

〔乔瓦尼和路易吉整理一个个袋子。

乔瓦尼　我倒要看看，警察们会不会有胆量把鼻子伸进棺材里！

路易吉　你这倒霉蛋，我得说，你的想法还真叫妙。可是你怎么想到了这一着呢，说说看？

乔瓦尼　是越共②，是越共启发了我，让我想到了这一着。今天，越共已经不再吃香了……你记得他们就曾经用灵车把所有的武器都运到城里……接着，他们就给你闹个天翻地覆。

路易吉啊，不错，他们是给“游击队”③干的。

乔瓦尼瞧，好样的。现在很有用处，越共总会教你干点什么的……

路易吉　好啊，那么，你也可以让越共教你这个吧：咱们怎么才能进到屋里去，既然那宪兵队长总是呆在那儿等你？

乔瓦尼　难道你是基辛格的朋友？（重又快活起来）正是像越共一样！……越共是绝不会让棺材空着的，不错，我是说，在棺

① 在意大利，穷人死后无棺木，可由市政府捐献。

② 越战期间，西方对抗击美军的越南南方游击队的称呼。

③ “游击队”的原文因作者不谙越文“游击”的正确发音而误写了。

材底层,有武器,可是上边,盖着武器的,总是一个死人!

路易吉　那么，谁是死人呢？

乔瓦尼我，我来装死人，你来装殡仪馆的一个职员，抬棺材的。希望我不要笑出来。(两人下场。)

〔灯暗。换景。间幕拉开。我们又看见安东妮亚和玛格丽塔在家里。宪兵队长一直躺在地上。安东妮亚正在用藏在床上的罐头和盒子装满她的袋子。玛格丽塔正在生气。

玛格丽塔　好吧，我说，你是个笨蛋，还不光是个疯子！可真该死，我们在这儿，有个死人躺在家里，她倒还想着把面条和大米运走。

安东妮亚　可这是最后几趟了嘛。再说，咱们现在能干什么呢？要是他死了,那他就是死了。可要是他活着,你准会看到,过一会儿，他就会苏醒过来，会跑着去朝圣，一直跑到圣欧拉利亚的圣堂，扑身跪倒，感谢圣女降恩于他，让他恢复了视力,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尽管是怀了孕!

玛格丽塔　是的，你笑吧，你就笑吧……你会看到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

安东妮亚　比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已经发生在咱们身上的事更多的事，总不可能再发生在咱们身上吧……你还是过来吧，帮我把他扶起来……咱们马上把它搬开。

玛格丽塔　咱们把他放到哪儿呢？

安东妮亚　衣橱里。

玛格丽塔　衣橱里？

安东妮亚　不放在衣橱里，又放到什么地方呢？难道你在警匪片里没看过？死人总是放在衣橱里的……这是规矩！

〔她们把宪兵队长立起来。安东妮亚把他扛到双肩上。

玛格丽塔哈，好哇，要是这是规矩的话……可是上帝哟，他怎

么这么沉啊。

安东妮亚　对不起，你这是跟我说吗？可扛着他的是我呀！他是个宪兵啊，嘿！（她们让宪兵队长摆动着，仿佛他是个木偶，并且把他放进衣橱里）好了。等一下，咱们在他的上衣底下放上一个衣架……这样……瞧，现在把他拉起来，把他挂到横杆上……(做毕)好极了 糟糕,这宪兵的肚子太鼓了,橱门都关不上了。推啊……你也来推啊！往里推！你看，他在里头多好啊！简直像圣婴耶稣！（二人把衣橱关上。）

玛格丽塔　你得注意,天正在亮呢。(做出开窗的动作)正在下着瓢泼大雨呢。

安东妮亚　我马上就回来……我到那边去一会儿……你把你肚子弄好……咱们还要跑上一两趟呢……再说，咱们已经干完这件事了……真累啊！（走向另一个房间，下场。）

〔门开了，路易吉上场，头上戴着殡葬人的那顶帽子。

路易吉（略微扫视了一下，低声）喂，有没有人？宪兵队长在吗？

玛格丽塔　是谁？……(又怕又窘)路易吉,是你？你是怎么搞的，这么狼狈？

路易吉　我亲爱的玛格丽塔，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样？……让我看看！可你没有了大肚子？那孩子呢？孩子在哪儿？他怎么样？她把他弄没了？

玛格丽塔　没有,没有……你放心吧,一切都很好……

路易吉　真的一切都好吗？你好吗？跟我说说……

玛格丽塔　待会儿，待会儿吧……最好让安东妮亚跟你说……她会把一切都讲给你听……

路易吉　干吗要安东妮亚说呢？

殡葬人（声音来自门外）嘿，这棺材真重，咱们现在怎么办……进去还是不进去？

路易吉好，好，你们只管进来吧……宪兵队长不在，什么人也没有。（正在此刻，衣橱的门开了，可以看见那个挂着的宪兵。玛格丽塔急忙把橱门关上）喂，乔瓦尼，从棺材里出来吧……要把棺材搬进屋来，就必须把它放斜了。

〔玛格丽塔跑入另一个房间。

乔瓦尼（从门外）真可惜，我在这里面是那么舒服……我甚至还睡着了呢……（与殡葬人一起上场，两人抬着一口大棺材）我还做了梦，梦见宪兵队长死了，安东妮亚用氢气罐把他吹胀了，吹得那么厉害，他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开始飞来飞去，像个气球。（衣橱的门又开了。乔瓦尼并未发觉，因为他是倒退着进来的，抬着棺材，路易吉帮助他。他把橱门关上，把棺材放到桌上）可我跟你说的是梦！

玛格丽塔（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声音）安东妮亚，安东妮亚，出来吧……快点儿。

安东妮亚　怎么了？……真该死，难道连安安静静地撒泡尿都不行吗？

乔瓦尼　她们俩都回来了？

路易吉　是的，是的，一切都好……她们也都好极了……

乔瓦尼　还不坏……盖上，把盖儿盖上……（向殡仪馆的那位）谢谢，谢谢您帮忙。

路易吉（也向殡葬人）再见。哦，您的帽子……（把帽子交给殡葬人）也谢谢您的帽子。

殡葬人　瞧您二位说的。（下场。）

乔瓦尼瞧，现在咱们怎么给这棺材打扮打扮呢？……我连一条放上去的茶碟垫儿也没有！

路易吉　你听着，我倒有一个主意。咱们把房门关上，再从里面把房门堵上一点。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转移了。

东西嘛，咱们可以把它藏到床底下。棺材嘛，咱们可以把它立起来，放到衣橱里去。

乔瓦尼对，你去把钥匙拧上。

〔他们两人关好房门,急忙把一个个袋子从棺材里拿出来，随即又把袋子都放到床下。

玛格丽塔（从另一个房间）安东妮亚，你忙完了吗？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安东妮亚（同上）嗯，我就来。我在穿衣服呢……东西全都从我身上掉下来了！

乔瓦尼　行了……袋子全都放好了。推啊，咱们把这些袋子推得更靠里面一些。

路易吉　放好个屁……你瞧这儿，推了半天，咱们把一边推进去了……可另一边又出来了……（俯身看床下）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在棺材里，东西好像没有这么一大堆！好像增加了一倍！

乔瓦尼　那还用说，你要是头朝下地看……自然就会觉得东西多得多……　这叫做“瑜伽效应”……来，帮我把棺材竖起来……不，等一下，咱们先把盖儿拿掉，不然的话，它就太占地方了。

〔乔瓦尼和路易吉把棺材抬起,放进衣橱。事先,他们已把棺材盖靠在墙壁上。

路易吉　你说得对……可你说的“瑜伽效应”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乔瓦尼嗯，是印度人采用的做法……他们真够可怜的。当他们没有可吃的东西的时候……当他们饿得发慌的时候……他们就头朝下拿起大顶来……而当他们是头朝下地呆着的时候，他们就能想象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想象出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越是想象,东西就变得越多……于是乎,他们就吃啊，吃啊……这是基辛格教给他们的。

路易吉　那么，他们就不觉着饿了？

乔瓦尼不，他们还是照样饿。喂，使劲儿，咱们快成了……推啊。

〔他们不多不少恰好让棺材遮住了宪兵队长。

路易吉哈，他们对这种迷幻术还是满意的……不管饿不饿，对吧？

乔瓦尼嗯，对……（试图把衣橱的门关上。）

路易吉　你知道吗？刚才我把头放到下面去以后，这种迷幻术还真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呢！

乔瓦尼嗯，你已经告诉我了。

路易吉不，不，是另一种作用……我觉得，我似乎看见那宪兵队长呆在衣橱里。

乔瓦尼　宪兵队长？（连忙打开橱门）还不错，真是迷幻术的作用……要是我再看见你头朝下地呆着，你就该倒霉了，嘿……你还是让印度人在他们那里干这种傻事吧。该死，怎么关不上？(徒劳地把橱门推紧,而橱门依然半开着。)

玛格丽塔（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你听着，安东妮亚，我可厌烦了……我在那边等你。活该你自找麻烦……

乔瓦尼　你去把门打开，我现在动不得了……

〔路易吉跑去把房门打开。玛格丽塔上场。

玛格丽塔哦，谢谢，你真客气……（看见乔瓦尼)哦,乔瓦尼,你好。

乔瓦尼嘿，你在这儿，你先生告诉我，一切都很好……那么，孩子生了没有？

安东妮亚（冲进来）能不能知道你刚才到底有什么紧急的事儿

要跟我说？（看见两个男人在那儿，像瘫痪似的愣住了，设法尽量把大肚子藏起来，并且慢慢地把身子弯成两截，向大门走去。）

乔瓦尼（大叫一声，把安东妮亚挡住）安东妮亚！那肚子！你真的让人给你做了移植？

路易吉　移植？

安东妮亚　做得还不错！

乔瓦尼（想要离开橱门，但不得不折回去把橱门挡住）他们给你做了剖腹产？

安东妮亚　小小的。

乔瓦尼　什么叫“小小的”？

安东妮亚　好了，总而言之，是恰到好处。

路易吉　那么，他们也给你做了剖腹产？

玛格丽塔嗯，是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安东妮亚，他们给我做了吗？

路易吉　你干吗问她……你自己不知道吗？

安东妮亚嘿，就是不知道，可怜的人，他们让她睡着了。她既然睡着了，又怎么能知道呢？

乔瓦尼　可他们干吗叫你醒着给你做手术呢？

安东妮亚　总之一句话，够了！难道这是第三级审讯吗[①]？（两个男人轮流跑过去挡住不断开启的橱门）你放开我的衣橱吧，嘿！（一时间，几乎像是受到感应似的，餐具柜和房间的几个门也都开了。由此产生了来来去去的一阵乱跑）懦夫，要是你能打听一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是活是死就好了。我们为了不让你们惦记，竟像两个傻瓜一样强打精神，从床

①指终审，即最高法院的审讯。

上起来，而医院的那帮人却不愿意收留我们。再说，依你看，我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女人失掉了儿子……而我却能搭救她的儿子。这要是不算同舟共济，又算什么？……你不是老说什么咱们应该互相帮助吗？！……说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橱门、柜门和房门轮流大开。甚至连抽屉——包括垃圾箱的盖子——也在拉开和掀开。）

乔瓦尼　是的，是的，你有理……请原谅……也许你做得对……甚至你做得就是对……

路易吉　谢谢。安东妮亚，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你真是个大好人。

乔瓦尼对，对，你真是个大好人！

路易吉（向玛格丽塔）你也跟她说说嘛……咱们一块儿说……

玛格丽塔　好吧，好吧，安东妮亚，你真是个大善人！

安东妮亚　好了，现在，够了……你们都把我弄哭了。

乔瓦尼　过来……到这儿来……你别老是站着……（让安东妮亚坐到床上）你知道，做了剖腹产就该……也许，你最好还是呆在那儿，呆在医院里才对。

安东妮亚　瞧你说的……再说，你瞧，我现在简直好极了……我甚至没有发觉自己已做过剖腹产呢！

乔瓦尼　是的，是的……从脸色看……你真是不错……哦，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大肚子！（抚摩她的肚子）哟，他已经动了呢！……

路易吉　动了？对不起，安东妮亚，你能让我也摸摸吗？

玛格丽塔不，你可绝对不能摸！

路易吉嘿，你该知道，这不也是我的儿子吗？

乔瓦尼嗯，不错……现在咱们可是亲密的亲戚了！

玛格丽塔　那么，我就一个子儿也不值了！我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废物了？一切功劳都归给安东妮亚，那么，我呢？

安东妮亚对，你们也该庆祝一下她的功劳嘛……行了，你们也轻松一下吧……再说，我还得出门呢。(站起，快速向大门走去。)

乔瓦尼（挡住安东妮亚）出门……干什么？你是疯了不成？你就呆在这儿，不准动……你马上躺到床上去，暖暖和和的……咱们甚至可以把床搬到那边去，靠近暖气。(准备搬床。)

路易吉　住手，你这是干吗？(众人跑过去)你这个傻瓜！

乔瓦尼　你们有道理……搬床是太危险，太危险……还有两个气罐呢……（重又把安东妮亚扶到床边。安东妮亚突然站住，她看见了靠在墙上的棺材盖。)

安东妮亚　乔瓦尼……这是什么？

乔瓦尼（继续信口开河地说个不停，力图争取时间，从而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有……两个气罐呢……可你难道就不能通知一下……而不是让我担心惦记……你只要打个电话……

安东妮亚　乔瓦尼，这是什么？……

乔瓦尼　你可以让人家给你一个筹码嘛……你可以向一个护士要嘛……你可以说："您瞧，您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不行，在我家楼下，有一个酒吧……您跟那儿说……喂……您听着，请告诉我先生……"

安东妮亚（设法打断乔瓦尼）对不起，乔瓦尼，这东西是什么……

乔瓦尼(绝望了，只好自我嘀咕，不知说什么才好)"喂，请告诉我先生：一切都很顺利！……"

安东妮亚　对不起，乔瓦尼，这个咖啡色的木头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乔瓦尼　你别打岔！怎么你不为孩子……给我打电话……你干吗老是跟我说这块讨厌的木头……我要把它烧掉……我什么时候把它买来的……它是……

安东妮亚（气极了）乔瓦尼，这到底是什么？

乔瓦尼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难道从来不看电视？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小孩也会马上明白过来……你看看电视吧……看看广告……特别是在可以看到泡沫……波浪……的时候……

安东妮亚　可这是什么，乔瓦尼？…

乔瓦尼　这是块冲浪板嘛！是在工厂销售的……就在工厂铁栅栏门前……现在，他们把我们的工时缩减到零，一直到一月份……整个十一月、十二月，咱们干什么？到大西洋去冲浪嘛。我会冲浪，我会……你不信？……确实，这是另一码事……

安东妮亚　这是什么？……

乔瓦尼哦，我的上帝哟，你的想像力真贫乏……这是个摇篮啊 我跟路易吉说过“路易吉,你瞧,你太太在等一个小男孩……”他马上就说“摇篮,得有个摇篮!”他碰上专卖摩登摇篮的头一家商店就跑进去了。“请您给我现有的最摩登的摇篮!”店员就说“有日本的,这没关系吧?”于是,他就给了路易吉这个。这还是‘日产’公司① 的产品哪！……这家公司也卖菲亚特式的汽车。（路易吉与乔瓦尼抓住棺材盖的两边，让它摇晃起来）你瞧，这两边有四个窟窿，一边两个……有两条钢缆可以把它吊到天花板上……再把孩子放进去……只要稍稍碰它一下就够了。瞧，这摇篮可

①乔瓦尼慌得把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的“日产”说错了，中文无法体现。

以摇上几个钟头呢……再说，当孩子哭的时候，就给它一下子 嚓的一声 能像娱乐场的大转车那样把人转死，孩子能吓上一个礼拜……（做孩子惊恐状）就像打上了石膏一样，连气儿都不敢喘了。

安东妮亚（打量棺材盖的尺寸）我倒觉得这摇篮似乎长了一点儿……

乔瓦尼　可孩子会长个儿啊！

〔安东妮亚躺倒，并不信服。一个老人在门口出现，仍是那位一人演多角的演员扮演的。他化了装，头上戴着白色假发，脸上布满蜘蛛网般的皱纹。

老　人　可以吗？我打扰你们吗？

乔瓦尼哦，爸爸，真高兴见到你。进来，进来。

安东妮亚　你好，爸爸！

乔瓦尼　你认识我的朋友吗？这是我父亲。

老　人　很高兴见到您二位。

路易吉　乔瓦尼，你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你父亲……长得像宪兵队长和那个警察呢！

乔瓦尼　你可别跟他说这个，他自己已经够糊涂的了……

老　人　你别说我的坏话……我一点也不糊涂……（向玛格丽塔）我的安东妮亚好吗？……哦，我看你的样子真不错……你好像变得年轻了。

乔瓦尼不，爸爸，她不是安东妮亚……安东妮亚是她。

老　人　啊，是吗？

安东妮亚　是的，爸爸，我是安东妮亚。

老　人　你呆在床上干吗？你病了吗？

乔瓦尼　没有，她是在等一个儿子。

老　人　啊，是的……　那么，这儿子到哪儿去了……？你就放心

吧，你就会看到，他会回来的。(看见路易吉，把路易吉当做孙子)哦，瞧，这不就是他吗！他回来了……哎呀，他都长成一个小伙子了……不过，你该让你妈妈等你嘛……

乔瓦尼　爸爸，这是一位朋友。

老　人　好哇！应该永远成为儿子的朋友！对了，我是来这儿通知你们的：他们要把你们从这房子里撵出去。

乔瓦尼　谁？

老　人　这栋宿舍楼的房东。他们把驱逐房客通知书错送到我家去了。瞧，这就是那份通知书。通知书说，你们有四个月没付房租了。

乔瓦尼　瞧你说的，你弄错了，让我看看。安东妮亚总是按月交的，对吧，安东妮亚？

安东妮亚　是的，当然。

老　人　不管怎么样，他们要把整栋宿舍楼都腾出来，因为这儿，好几个月了，几乎没一个人交房租……少数几个交的，也只交房租的一半。

乔瓦尼　谁跟你说的？

老　人　警官，他正在让人把一套一套房间都腾出来呢……真是个好人啊！

〔可以几乎不易察觉地听到人声吵嚷，还夹杂着几声喊出来的命令。

路易吉（倚着想象中的窗户向外张望）你们快来看看下面街上吧，聚集了多少警察啊……

乔瓦尼　真的……你看啊，真不得了……像是在打仗呢。你看啊，有多少卡车。

老　人　那是肯定的，好把家具和剩下的东西拉走嘛。一切都免费优待！

〔嘈杂的人声愈来愈大,甚至可以听到一些妇女与儿童的哭泣声，以及另外一些命令声。

外面的警察声音快……动手啊……把东西拿出去……腾空房子！

乔瓦尼嘿，这份驱逐房客通知书真是冲我们来的。安东妮亚，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

安东妮亚　你别叫唤了，你会吓着孩子的！

乔瓦尼　好吧,我轻点说。这里说,咱们有四个月没付房租了。安东妮亚，你回答啊，你愿意给我解释一下吗？

安东妮亚　那么，好吧，不错，这是真的。我是有四个月没付房租,甚至连电费、煤气费也没付……正因为这样，他们把电和煤气都给咱们切断了。

乔瓦尼　他们给咱们切断了煤气和电？可你干吗没付费呢？

安东妮亚　因为用咱们两个人挣的这些钱，我只能勉强让你有得吃,好歹活下去。

玛格丽塔　路易吉，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也没法付房租。

路易吉　这可好哇！

安东妮亚　你看，你看，我们这些做女人的都是一些倒霉鬼……住在这栋宿舍楼的所有其他女人也都一样，不论是住在对面那栋楼的，还是住在另一栋楼的……全都一样。

乔瓦尼　真是天下奇闻啊……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干吗不早跟我说你缺钱用呢？

安东妮亚　因为，你又能怎么样……难道你会去偷？

乔瓦尼啊，不，当然不会……不过，总而言之……

安东妮亚　总而言之，你会立刻开口骂大街……说什么我是个倒霉鬼……跟我大吼大叫，说什么“真该死，我怎么竟娶了你”！（抽泣。）

路易吉（向玛格丽塔）那么你呢，至少你付了电费和煤气费吧？

玛格丽塔　是的，是的，电费和煤气费都付了！

路易吉　还不错。

乔瓦尼　算了，算了，别哭了，这首先对孩子不好。

老　人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带来一些东西。等一下，我把东西放在外面，放在过道上了。（下场，立即提着一个大袋子又上场，把袋子放到桌子上）有时候，我真是脑子不好使了。瞧，就在这儿。我是在我的那间储藏室里找到的。这肯定是你们的东西。

路易吉（走近袋子，看了看里面的东西）这是什么啊？黄油、面粉和去皮西红柿？

安东妮亚啊，这一次可跟我没关系。

乔瓦尼不，爸爸，这不可能是我们的东西。

老　人　怎么不是 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亲眼看见，今天早上，安东妮亚从储藏室里出来！

安东妮亚　那好吧，是的，这是我昨天用低价买来的东西……

乔瓦尼　在超市？

安东妮亚　是啊，不过，只有一半我付了钱，另一半是我偷的……

乔瓦尼　偷的？你开始偷起东西来了？

安东妮亚　是啊！

路易吉（向玛格丽塔）你也偷了？

玛格丽塔　是的，我也偷了……

安东妮亚不，不对……她撒谎……她跟这没关系！她只是帮了帮我。

〔两名警察上场。

警　察　可以吗？巴尔迪家……是你们吗？

乔瓦尼　是的……

警　察　这是腾房令。时间，半个钟头，你们快准备吧 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帮你们……（两警察下场。）

乔瓦尼　这真是天下奇闻……我真成疯子了！

路易吉　冷静点，乔瓦尼……关于偷东西的事，咱们最好闭口不谈。

乔瓦尼　可我怎么能闭口不谈！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要流落街头了，你明白吗？这个倒霉鬼……这个不老实的笨蛋……

安东妮亚　当然，你有理……你干脆就说：你是个婊子，这婊子让你名誉扫地了……这婊子把你那可怜但又是高尚的名声扔到泥坑里去了！……这婊子甚至拿你那当父亲的最脆弱的情感开心……因为你应该知道这一点……那儿子也不是真的……这也是撒谎……瞧这儿吧……（从肚子那儿把形形色色的一包包东西都拿了出来）我在肚子这儿藏的是面条，还有大米，还有白糖……

路易吉　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孩子，移植手术……（向妻子）玛格丽塔？

乔瓦尼嘿，不，嘿……这太过分了！不，我要杀了她，杀了她！（准备向安东妮亚扑过去，但是被路易吉拦住了。）

老　人　好啊，既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孩子们，我就跟你们说'再见'了。希望你们永远生活愉快。（下场。）

（外面传来的嘈杂声愈来愈大，男男女女在喊叫。高声吼叫的命令声，呜呜的汽笛声。

乔瓦尼　你这撒谎的东西，不老实的东西。你竟然拿生儿子的事儿来哄我（路易吉用力拉住他）你也别管我！

安东妮亚　他说得对，你别管他……索性让他把我杀了，可是，得动真格儿的！我对这倒霉的生活也厌烦透了！比你还厌烦呢！我特别厌烦你的吹大牛、说大话……说什么责任感啊，牺牲精神啊……还有什么勒紧裤带的尊严啊，勒紧裤带竟然变成了工人阶级的骄傲！谁是这个工人阶级,谁是这些工人？是咱们，你知道吗？加上咱们受的窝囊气，咱们的贫困，还有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绝望！他们正在把这些人赶出家门呢……你看看他们吧，看看他们……就在下边……比流放犯还要糟糕！（嘈杂声仍在增大）可你却不愿意看一看实际状况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你就愿意像玩瞎子捉人那样，把两只眼睛蒙上！你连一个共产党人也不配当……你已经变成一个左翼的圣器保管人①了……你是个糊涂虫！

乔瓦尼瞧，现在，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结论都出来了呢！玛格丽塔，你要是也想坐下来……那就甭客气了！（稍停了一会儿,向安东妮亚)不,我不是个糊涂虫 我什么都看到了,也什么都明白。我也明白实际状况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的这个党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大锅糊涂汤……为了加入政府，它跟天主教民主党一个劲儿地拉锯，拉拉扯扯，没完没了，简直就像是在玩弄布里盖拉②的花招诡计。布里盖拉就是想不花一个钱玩婊子，结果是不花一个钱染了一身梅毒③。所以,那么多的工人都愤愤不平,这是正当合理的 我

① 这句责骂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圣器保管人 ’是天主教的僧侣,而‘ 左翼 ’又是共产党，其隐喻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二者都是徒有虚名，自欺欺人。

② 布里盖拉是意大利戏剧中的小丑，擅长说各种方言（特别是威尼斯方言）来插科打诨，一般在剧中总是扮演狡猾而又善良的仆人。

③ 这里显然是指想占便宜，结果却适得其反，吃不着羊肉，反弄上一身膻。

自己也气得要命，而且我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发火绝不是冲你发火……我发火首先是冲我自己，冲我的软弱无能，这一点我感到自己身上确实有……因为我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党在这个时刻并不在这儿……跟我们站在一起……它并没有从上面下来，到街上跟那些绝望的人站在一起！……而明天，在报纸上，它也许还会写什么我们是一群流氓呢！

安东妮亚　你怎么了，乔瓦尼，真是你在说话吗？你的脑子翻了一个个儿了？

路易吉（善意地讥讽他）嗯，不错……难道你也让自己受极端分子的鼓动，冲昏了头脑？

乔瓦尼不，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只不过也许你是对的，安东妮亚，我是有那种圣器保管人的自卑感……以前，我从来没有勇气说出这一点……我总是像傻瓜那样跟人抬杠。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反正咱们都已经弄明白了：我跟路易吉在一起也偷了！（走到床边，指出赃物）你看这儿，床底下……是一袋袋白糖和面粉呢！

安东妮亚（当真惊讶起来）你也偷了！

路易吉(走近乔瓦尼,帮他拿东西)是的,不过,对他来说,是他知道他们正在向我们打闷棍，让我们去领取缩短工时补助金,他气极了才干的！

乔瓦尼不，这不过是最后一滴水罢了……因为这里的水老早就满得不能再满了……（向安东妮亚）你看……看啊，有多少东西啊……哎哟，可真是不少哇！现在，即使我是立着，瑜伽效应也在我身上起作用呢！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你该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摇篮，而是一口棺材的盖子！瞧,就在这儿,路易吉,帮我一把。这可是我的主意,是用来

运东西的！（向衣橱走去，安东妮亚和玛格丽塔设法阻止他。）

安东妮亚　不,站住,你要于吗？

乔瓦尼　我要做我应该做的……　你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

（在路易吉的帮助下，他把棺材拿出来。宪兵队长出现了他正在苏醒。）

乔瓦尼
路易吉　（同声)宪兵队长！

队　长　我看见了！（从衣橱里出来）我看见了！圣欧拉利亚饶恕我了……她施给我恩惠了！……（发现自己有了大肚子）哎呀,肚子 我怀孕了 哦,大慈大悲的圣欧拉利亚……我也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我做妈妈了……我做妈妈啦！(跑下场)谢谢,圣欧拉利亚 谢谢！

乔瓦尼　今天是什么日子？一个怀孕的宪兵！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把宪兵队叫做功勋卓著的军队[1]！（可以听到外面有枪声和喊声。乔瓦尼跑到窗前）你们快来看啊，妇女们正在把她们的东西从卡车上拉下来呢。警察在开枪！

路易吉　是的，你们快看啊，那些孩子从屋顶上……把什么东西都朝下扔呢……瓦片……砖头！

安东妮亚　还有那边……那边……看那个女的拿着一杆猎枪呢……那边，从那个窗口……她开枪了！

乔瓦尼　那些警察朝人身上开枪呢……他们抓了一个男孩……

玛格丽塔　这帮人打算真的杀人啊，像在圣巴西利奥那样！

〔四个人都在窗前，大声叫骂。

四个人　杀人犯……杂种……该死的东西……

① “功勋卓著的军队”是意大利宪兵部队的别称。

乔瓦尼　扔下去……扔下去……咱们把棺材扔到他们头上去！……

安东妮亚　他们跑了……警察跑了！

玛格丽塔　他们把所有的卡车、所有的东西都扔在那里了！

安东妮亚　妇女们把她们的东西都从卡车上拉下来了！

乔瓦尼　女的是好样的，男的也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他们做得对！就得这样干!

安东妮亚　那个可怜的男孩……他们把他带走了……希望他能逃掉。

乔瓦尼那些杂种！瞧那儿，那帮家伙，这就是人民之子！……过后，他们还会来跟我们说，是我们使用了暴力。

路易吉　你终于明白了！

乔瓦尼　当然，我明白了！我老早就说过，不能再老是这样像打了石膏似的，无所作为。多少年来，咱们总是见了手指头一指,就不敢动弹,吓得要命。“大家可不要动啊!你们可不要冲动,搞什么斗争啊,千万!在这个时刻,可不该搞斗争,这会对恐怖主义有利；再说，他们还可能会跟我们说，我们是支持者呢。”恐怖主义？在这个时刻，到底是谁在搞恐怖主义？阿涅利用这种屠杀的办法阴谋策划的勾当，你们又叫它什么呢?你看看这儿,领取缩短工时补助金的人!两万五千！这难道不是屠杀？

安东妮亚　你没有看到流血,是吗?但是,血正在流呢,为什么？你从那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像破布条似的被抛到空中的男男女女身上就可以看到了。

玛格丽塔　报纸的新闻报道里可没有这样的屠杀。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宣布全国性的灾难。

安东妮亚不，先生们，共和国总统当然不会带着总统仪仗队和

花环到这儿来。

乔瓦尼　相反,有人会说:你们安静地呆着,可不要寻衅闹事。你们不要冲动，让我们来，我们现在就去罗马。我们大家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可以讨论嘛。甚至还会有一位部长出席。你们可以放心，当然，必须达成一项妥协。

安东妮亚　一些让步总是要做的嘛！那就是工作的流动，我们是在开玩笑。该谁倒霉就是谁倒霉，这是命中注定的。

路易吉　这就是野蛮成性的资本主义，就是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民主党。

乔瓦尼　当然,这就像玩轮盘赌一样,有时候,工作职位去了,又来了。这就是轮盘赌,俄国式的轮盘赌。不,不,不!我们可不喜欢玩这种赌钱方式。对不起，我们更喜欢的是另一种赌法。比如说,像格但斯克的那种赌法,它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你们笑了,嗯?当然,当然。实际上,我们做工人的,水平就是有点低,也确实是屁股坐在地上。不过,请诸位注意,我们可能会慢慢地先是跪起来，然后再挺起身子，立起来。我们要告诉诸位：即使立起来，我们也永远会发挥我们的美好效应!

〔灯光随最后一句台词缓缓转暗，直到完全熄灭。音乐声起——舞台全暗。〕

【剧终】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

剧 中 人 物

疯子　　即嫌疑犯

局长

警官　　即贝尔托佐

着运动衫的警官

警察甲

警察乙

女记者

第　一　幕[1]

警察局的一个普通房间。一张办公桌，一个橱柜，几把椅子，一台打字机，一部电话机，一个窗户，两扇门。

警官 （一边翻阅一些文件，一边向安详地坐着的一个嫌疑犯说）啊，那么，你乔装改扮可不是第一次了。这儿说，你有两次化装成外科医生，一次化装成狙击队的队长……三次是主教……一次是造船工程师……总起来说，你被捕过，让我们看一下……两次，三次，五次……一次，三次……两次……一共是十一次……那么，这次就是第十二次了……

嫌疑犯　是的，被捕十二次……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警官先生，我可从来没有被判过刑……我的犯罪记录干净得很呢[2]！

警　官　好吧……我不知道你是搞了什么鬼名堂避开的……不过，我向你保证，这一次，我可要把你的犯罪记录弄脏了。你可以拿这个来发誓！

嫌疑犯　好，我明白了，警官。一份等别人来弄脏的清清白白的

[1] 原作的"幕"，并未用"幕"，而是用"时间"，即"三一律"的"时间"，旨在表明本剧的故事情节、地点、时间是在天之内完成的。

[2] 指没有前科

犯罪记录，总是让大家伙儿都垂涎三尺的……

警　官　不错，你尽管说俏皮话吧……这儿，告发书上说，你曾经冒充精神病医生，曾任帕多瓦大学的讲师……你知道，自吹出来的声誉可是要坐牢的吗？

嫌疑犯　知道，不过，这种自吹出来的声誉得是由一个健康的人制造出来的。可我是一个疯子，证据确凿的疯子……您瞧这儿，是医疗手册。我已经住过十六次院……而且一直是根据同一个理由。我犯的是模仿人物的癫狂症，叫做“演戏狂”，这个词儿来自“戏子”，也就是演员。总而言之，我的嗜好就是扮演一些角色，而且这些角色总是各不相同。只不过我主张搞真实的戏剧，所以，我需要让我的剧团由一些实有其人的真人来组成……尽管这些人并不会演戏。另外，我没有钱，我没法付工资……我曾经向政府的影剧部申请补助，但是，因为我没有政治方面的支持……

警　官　对了，这样，你就让你的那些演员来给你补助……你就敲人家的竹杠……

嫌疑犯不，我从来没有哄骗过任何人……

警　官　还有一点情况：你曾为人看病，一次竟收费两万里拉……

警察甲（站在嫌疑犯背后）好厉害的卡宾枪①，宰人够狠的！

嫌疑犯　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医生的一般收费……这样的收费可是对一个对这门学科研究了十六年的人来说的！

警　官　正是这样，可你呢，你又研究了多少年呢？

嫌疑犯　我嘛，我研究了二十年，在十六个不同的疯人院……从几千个像我这样的疯子身上做研究……日复一日地干……

①这里是“敲竹杠”的形象说法

甚至夜里也加班。因为我这个人跟一般的精神病医生不一样，我是跟疯子们睡在一起的……甚至跟两个疯子脚对脚地睡，因为病床总是不够用。不管怎么样，您可以去打听打听，您就会看出来，我是不是给那个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做了再好不过的诊治，而他们正是为了那个病人告发了我。

警　官　那两万里拉也是再好不过的啊！

嫌疑犯　可是，警官……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干的，是为了他好！

警　官　啊，为了他好？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吗？

嫌疑犯　那当然啰……要是我不用卡宾枪宰他两万里拉，您难道以为那个可怜的家伙，特别是他家里的人，会满意吗？要是我跟他们要五千里拉，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想："想必这个大夫不大值钱。也许他不是什么名副其实的教授，大概是个刚毕业的，一个实习大夫。"相反这样做呢，在给他们一梭子之后，他们却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他们想："这位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上帝吗？"……他们欢欢喜喜地走了，好像在过复活节似的……他们甚至还亲了我的手呢……"谢谢，教授。"……他们还激动得哭了呢。

警　官　该死，你怎么会把事情讲得这么动人呢……

嫌疑犯　这可不是信口雌黄，警官！……甚至连弗洛伊德①也说过嘛：开大价钱的账单是灵丹妙药里最有效的灵丹妙药，不论是对医生来说，还是对病人来说，都是这样！

警　官　这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你看一看这份介绍文件和你的处方本……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上面写着：安东尼奥·拉比教授。精神病科医生。曾任帕多瓦大学讲师……说吧，现在你该怎么向我交待？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德国的心理分析学家，"心理分析"的奠基人。

嫌疑犯　首先，我嘛，我确实是教授，一点不假……是绘图教授……装饰性绘图，手绘的，在圣救世主的夜校授课……

警　官　好吧……恭喜！可这儿是说精神病科医生啊！

嫌疑犯　好哇，不过，这是在句号之后！您懂得句法和标点符号吗？您好好看看这个"安东尼奥·拉比教授。句号。然后是大写的'P'，精神病科医生①"现在，您可以看一看，说"我是精神病医生"，并不是自吹自擂地给自己加个头衔。这就好像说"我是心理学家、植物学家、食草动物和关节炎患者"。您懂得意大利文法和意大利语吗？懂？好，那么，您就想必知道这一点：要是一个人写出考古学家，那就好像他写出贝尔加摩人一样②……这绝不是说，他学过考古！

警　官　是的，但是，那个"曾任大学讲师"又是什么意思呢？

嫌疑犯瞧，很抱歉，这一次，是您在自吹自擂了：您刚才跟我说，您懂得意大利语，懂得句法和标点符号，接着，又突然表明，您简直连正确的读法也不懂……

警　官　我不懂什么？…

嫌疑犯　您难道没有看见在"曾任"的后边有一个逗号吗？

警　官嗯，不错……是有一个逗号。您说得对，我没有注意。

嫌疑犯啊，我说得对！……"您没有注意"。而正因为您没注意这个逗号，您竟要把我，一个无辜的人，投入监狱吗？

警　官　您可真是个疯子……（他不知不觉地居然开始用"您"来称呼嫌疑犯了）逗号跟这有什么关系！

嫌疑犯　什么关系也没有，对一个不懂意大利语和句法的人确实如此！……再说，您应该跟我说：您有什么学位？是谁授

①"精神病科医生"是句号之后另一句的开头，第一个字母应为大写，所以，嫌疑犯强调是"大写的'P'"。

②贝尔加摩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的一个城市。

给您的……您让我把话说完了！……逗号是一切的关键，您该记住 要是‘ 曾任 ’的后面有一个逗号,这句话的整个意思就一下子全变了。

在逗号之后，应该喘一口气……有意地做一个短短的暂停……因为“ 逗号总是要求表达不同的意图 ”。

在这儿,应该这么念“: 曾任 ”(甚至在这儿,最好做一个讥讽的小小鬼脸……要是随后再讽刺地、拿人寻开心地嘟哝一下的话，那就更好了！)那么……瞧，这句话的正确读法应该是“: 曾任 ”……(做一个鬼脸,并且摇着脑袋,冷笑了一下)大学讲师,又是一个逗号,帕多瓦[1] ……这就好像是在说：喂，你别拿人寻开心了……你拿这个去跟谁说？去跟相信你的人说吧……只有傻瓜才会中你的圈套呢！

警　官　这样，我就成了傻瓜？

嫌疑犯不，您只不过是一个有点不通文法的人……要是您愿意，我倒可以教教您。我向您要价会很公道的……我想，咱们可以马上就开始……要做的事太多了。请您跟我说出时间代词和地点代词吧。

警　官　不准您再拿人开心了！我开始相信，您当真是一个得了演戏狂的人。不过，您在演一个不是疯子的人呢……相反，您这个人比我还健康，我敢打赌！

嫌疑犯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然，你们的职业就是一种引起许多精神错乱的职业……您让我看一看您的眼睛，好吗？(用大拇指把警官的眼皮向下拨。)

警　官　算了！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份口供记录搞下去，好吧？

嫌疑犯　要是您愿意，我可以用打字机打出来。我可是个有证件

①意大利文的词序,不像中文是‘ 帕多瓦大学 ”,而是‘ 大学帕多瓦 ”

证明的打字员呢，一分钟能打四十五个字……

警官　不准动，不然，我就叫人把您铐起来！

嫌疑犯　您不能这样做！要么给我穿上紧束衣，要么什么东西也别给我用。我是个疯子，要是您给我戴手铐，那么，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凡以公职官员身份强行使用非属临床治疗或一般非属精神病症治疗的拘禁手段对待一名精神失常者、致使其病情恶化者，应属犯罪，可判刑五年至十五年，并且丧失养老金和职衔。"

警官　啊，看得出来，您还精通法律呢！

嫌疑犯　关于法律吗？我是无所不知！我研究法律有二十年呢！

警官　可你有多大岁数？三百岁？你在哪儿学的法律？

嫌疑犯　在疯人院！要是您知道在那儿是怎么学的，该多好！当时有一个得了偏执狂的文书，他给我上课。他可真是个天才！他什么都懂：罗马法、现代法、教会法和朱斯蒂尼亚诺法典①……腓特烈法典②……隆哥巴尔多法典③……希腊东正教法典……一切的一切！您可以试一试，考考我！

警官　我可没有工夫……瞧你想的！不过，这儿，在你的履历表里可没有说，你当过法官……也没有当过律师啊？！

嫌疑犯　啊，是没有，我是永远不会当律师的。我不喜欢辩护，这是一种被动的技巧；我喜欢审判……判罪……镇压……迫害！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亲爱的警官！咱们干脆彼此称呼"你"吧！

警官　疯子，你得注意……咱们还是不要急于拿人取笑为

①以东罗马帝国皇帝朱斯蒂尼亚诺（483～655）命名的著名法典。

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颁布的法典。

③指隆哥巴尔多王国国王罗塔里颁布的著名"敕令"。该王国所在地区即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

好……

嫌疑犯　就算我没说……

警官　那么，你已经有几次是冒充法官，是不是？

嫌疑犯　不是，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啊，要是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会多么高兴啊！法官是所有职业里最棒的！首先，法官几乎是永不退休……相反，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普通人，不论哪个行业的劳动者，到了五十五岁、六十岁的年龄，就已经该甩掉了，因为他开始变得有点儿动作迟缓，反应迟钝，可是对法官来说，相反却是开始职业生涯的兴旺时期。对一个干流水作业或者剪切工种的工人来说，过了五十岁，就算是完了。他总是要迟到，总是会出事故，所以，就该淘汰！一个矿工，到了五十五岁，就会得矽肺病……就该滚蛋，淘汰，解雇，在退休年龄到来之前快点滚蛋……对一个银行职员来说，也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开始算错账，记不清各个公司的名字、各个客户的名字，也记不清贴现率，记不清比亚姆公司的账户和萨西斯公司的账户了。

滚蛋，回家去……把他撵走……你老了……糊涂虫！然而，对法官们来说，就不是这样。对法官们来说，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越是老迈昏庸……越是智力衰退，人家就越是要把他们选举到更高的位置上，就越是要委以重任……绝对的重任！您可以看到一些像用硬纸板糊成的小老头儿们，一个个都好像掉进泥坑里似的：佩着绶带，披着白貂皮的小斗篷，戴着镶有金条的圆顶大礼帽，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威尼斯面包师》的那帮群众演员[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张

①《威尼斯面包师》是剧作家德·隆加罗1846年根据真人实事所写的剧本。"面包师"是指青年彼特罗·塔斯卡，被误判，后来证明清白无辜。这里的"群众演员"是指剧中的"法官们"。

张脸活像是用加尔德纳山谷的木雕瓶塞做成的[①]……还戴着两副用小细链子系起来的眼镜，要是不用链子系上，他们就会把眼镜丢掉……他们老是记不住把那两副眼镜架在哪儿了。不过，正是这些人物有权力把一个人毁掉，或者把一个人救活，就看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干，什么时候愿意这样干。他们给某些人判处无期徒刑，这就像是一个人说“好啊，也许明天会下雨……”一样。他们给你判处五十年……给你判处三十年……或是给你只判二十年，因为你很讨我喜欢！他们发号施令，滥用法律，妄加判决，擅发指令……他们简直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咱们可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有侮辱罪呢，要是一个人竟敢说他们坏话的话……在咱们这儿有，在沙特阿拉伯也有呢！

啊，是的，是的……法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这样一种人物，要是我能这辈子演一次法官，有谁知道我宁愿出多大的价钱啊。这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最高级的人物：“阁下……请您坐下，肃静，起立，审判官入席……哦，您瞧，您丢了一根骨头呢……是您的吗？不，那不可能，我不再有骨头了！”

警官　咱们别再这样夸夸其谈了，好吗？你简直把我搞糊涂了。算了，坐到那儿去，不准说话（把嫌疑犯推向椅子。）

嫌疑犯（歇斯底里地反抗）嘿，放手，不然我就咬你！

警　官　你要咬谁？

嫌疑犯　咬你！我要咬你的脖子，还要咬你屁股上的肉！咯吱咯吱……要是您反应激烈，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还规定：对不应负责和手无寸铁的精神失常者进行寻衅和施用暴力，

①加尔德纳山谷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尔扎诺省，以木雕工业著名。

判刑六年至九年，并且丧失养老金！

警官　坐着，不然我就不耐烦了！（向警察）你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干什么呢？你把他按到椅子上！

警察是！但是，博士，他咬人呢！

嫌疑犯　当然，我是咬人 咕噜噜，咕噜噜……我警告你们，我可有狂犬病。我被一条狗咬过……一条杂种疯狗，它咬了我的半个屁股。不过，它死了，我却治好了。虽然治好了，但是，我还有毒：呜咕噜噜！呜噜呼呼！

警　官　真倒霉，竟来了个有毒的疯子 总之，你到底是不是还让我把这份口供记录下来？喂，老实点！然后，我就放你走……我答应你！……

嫌疑犯别，别把我赶走，警官先生。我跟您在一块儿是这么舒服……在警察局……我觉得自己是得到了保护。在外边，在街上，有那么多的危险……人都是坏蛋，坐着汽车乱跑，拼命地按喇叭，还吱吱嘎嘎地踩闸……他们还闹罢工呢！那些公共汽车和地铁的车子都是突然一下子把车门关上……呼噜卡……把人夹住……您就把我留在这儿，跟您在一块儿吧……我可以帮助您让那些嫌疑犯开口说话……也让那些颠覆分子交待……我能用甘油加硝酸钾做栓塞药呢……

警　官　够了，总而言之……　你让我烦透了！

嫌疑犯　警官，您还是把我留在这儿，跟您在一块儿吧。不然，我就从窗口跳出去……咱们是在几层楼？四层……？好吧，几乎照例如此，我现在就跳 我现在就跳，等我掉在下边，那时我就奄奄一息了，在街上摔得稀烂，呼哧呼哧地直喘……因为我是个难死的死硬分子……我是得喘下去呢……等记者们来了，我会告诉他们——我还得一个劲儿地连喘带说——是你们把我扔到下边去的！我现在就跳！

警　官　劳驾，你可别跳（向警察甲）把窗户闩上！

〔警察甲做毕。

嫌疑犯　那么，我就从楼梯跳下去。（朝房门走去。）

警　官　上帝哟！现在可真的够了！坐下。（把嫌疑犯按到椅子上）你把门锁上……把钥匙拿下来……

嫌疑犯　再从窗子里扔出去……

〔警察甲惊呆了，向窗户走去。

警　官　是的，把钥匙扔掉，不，把它放到抽屉里……把抽屉锁上……把钥匙拿下来……

〔警察甲机械地做毕。

嫌疑犯　把钥匙搁在嘴里，吞下去！

警官不，不，还是一个不……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抓住我的屁股，欺侮我呢……（向警察甲）把这钥匙给我。（把门打开）出去，滚吧……你索性从楼梯上跳下去吧……随你的便……出去……我可要像疯子那样出去了。

嫌疑犯不，警官……您办不到！您不要滥用职权……不要这样逼人太甚……我求求您……您为什么要让我下来呢？……我还没到站呢！

警　官　出去（他成功了，掩上门）哦，到底还是滚蛋了！

警察甲　警官先生，我得提醒您，还要到贝拉蒂博士那里开会呢……咱们已经晚了五分钟。

警　官　为什么，现在几点？（看表）该死……这个倒霉鬼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咱们走吧，快点……

〔他们两人从左面下场，右面，疯子即刚才的嫌疑犯在他出去的同一个门口又出现了。

疯　子　可以吗？……警官……我打扰您吗？您别生气了，我只是来拿我的证件的……您不回答我？算了，您可别跟我撅嘴

板脸……咱们讲和吧……啊，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好了，我自己把证件拿走就是了……我的医疗手册……我的处方本……嘿，这儿还有告发通知书呢……好吧，把它撕掉算了，去你的……咱们别再谈它了！这份告发通知书是给谁的？（读）“严重盗窃……”你会明白的，在一家药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自由了。（也撕掉这份材料）那么你呢……你又干了什么？（读）“无端据为己有……辱骂……”胡说，胡说……去吧，小伙子，你自由了？（撕掉）所有的人都自由了！（停下来特别注意观看一张纸）不，你可不行……你是个无赖……你得留下来……你得进监狱……（把这张纸平整地铺在桌子上，接着打开装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的橱柜）所有的人都得关得严严实实……世道公正了嘛！哎哟，这些东西大概并不全都是告发通知书吧？那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掉……烧起一把大火！（拿起打火机，正要烧一包文件，却读到这包文件的扉页）“正在审讯的记录”。（接着又读另一包文件的扉页）“审讯存档指令……”（这时，电话铃响了，疯子从容不迫地回答）喂，这儿是贝尔托佐警官办公室。您是哪位？不，很抱歉，要是您不告诉我您是谁，我就不能叫他接电话……！什么，您是……警官……真是您自己吗？但是，不……可是，他要走吗？太叫人高兴了……窗户警官！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您是从哪儿打来的？……不错，我可真笨，从五楼……不是从五楼，还能从几楼？什么，我是谁？你听见了吗，贝尔托佐，个个颠覆分子都害怕的那个死对头，在这儿，他竟然问我是谁……你猜猜看？你没有工夫？算了，对一个同事，应该有工夫……说吧，要么你猜，要么我就不让贝尔托佐跟你说话！我是谁？安基亚里？（几乎像是自言自语）我是安基亚里？是的，你猜着

了……正是我，警官彼特罗·安基亚里。好极了。好吧，我到这儿，到米兰，干什么……你想知道的事太多了。你还是告诉我吧，你需要从贝尔托佐那儿得到什么？不，他不能来听电话，你就跟我说吧。一位高级法官？他们是专门从华盛顿派来的？是的，我是说，从罗马。我有时总忘记，有个位置调换问题……啊，他可能是"稽查员"一类的人。当然，在部里，我显然不同意那位把调查存档的法官提出的理由。可你真有把握吗？啊，只有我一个人，"据说"……我觉得还不错……起初，他们感到很惊讶，后来，他们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啊，可能是由于舆论在施压……不过，这让我很高兴……舆论……但是，谁在施压……对了，贝尔托佐在这儿，他在嘲笑呢。（大笑，一边移动话筒）哈，哈！他还做着下流的动作呢……哈，哈！（假装呼唤）贝尔托佐，咱们五楼的朋友说，你尽可以对这个问题大肆嘲笑，因为你没有卷进去……但是，对他和他的头儿来说，这可像是长了癣的麻烦事……哈，哈……他说你就好好地搔一搔吧！哈哈……不，这一次是我在笑！不，因为这件事确实让我高兴：连警官头子也卷进去了……那是，这是实话，你尽管告诉他……"安基亚里警官对这件事感到高兴……"甚至连贝尔托佐也跟我的看法一致，你听听他是怎么个笑法。（把话筒拿远些）哈，哈！听到了吗？要是他们把咱们扔到厕所里去，谁会在乎呢……是的，你只管把这个也告诉他：安基亚里和贝尔托佐对这个满不在乎……（发出非常刺耳的咂舌声）啧啧……不错，是他在咂舌。不过，你不要冲动，我同意，你跟这位来

自乌斯蒂卡和文托特内[①] 的警官交情很不错……但是，也不必这么动气嘛……！行啊，好啊，咱们可以私下再谈。那么，你需要跟贝尔托佐到底谈什么，什么材料？是的，你说吧，我来记：要一份关于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存档指令……好吧，我随后就把它交给你……还有所有口供记录的抄件……是的,是的,全都在这儿,在档案柜里……好吧，我认为，你们应该做好准备，你，还有那位来自岛屿的前警官。要是就要到来的那个法官恰好是个坏蛋，像他们说的那样……什么，是哪儿这样说的？罗马。我是从那儿来的，不是吗？有关你们现在正在准备这项工作的这件事，从那天起就已经到处传开了！当然，我认识这个法官！他叫马利皮埃罗。你从来没有听人家提过这个名字？好啊，那你就会听到了。这个人给自己招惹过一次是非，好像是被放逐十年……你可以问一下你那个刑法专家，要是可能的话……不，我又好好想了一下，也许最好不要去问他。这对他可能是当头一棒,那时,咱们就乐不起来了……哈,哈 哎哟,你怎么这么小气啊，我的五楼对门的邻居……一个人在这个总是撅嘴绷脸的警察局里，难道就不能乐一乐！

同意，我们马上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再见……等一等，等一等！哈，哈，贝尔托佐刚说了一件非常逗笑的事儿……要是你不发火，我就告诉你……你不发火？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他说……哈，哈……在这位稽查法官来访之后，他们会把你派到南方去，也许是卡拉布里亚大区的维博-瓦伦蒂亚[②] ……那里的警察局大楼只有两层，警官办公

①乌斯蒂卡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小镇，文托特内则是中部的拉蒂纳省最南边的一个小镇，两个镇都位于岛屿上。

②该大区卡坦扎罗省的一个中等城市。

室在半地下室？……哈哈……你明白这言外之意吗？半地下室？……哈哈！哈哈，你喜欢这个说法吗？你不喜欢？好了，那得下次再说了。（假装在话筒上听）好吧……我把这一点马上告诉他。贝尔托佐，他刚才说，在这儿的那个卡拉布里亚警官，不久之后，只要一见到咱们两个，就要给咱们脸上来一拳 接着吧，我打过来了，噗噜噜（咂舌）我们俩都问候你，我挂上了！（疯子放下话筒，随即连忙寻找材料）法官先生，干起来吧，时间紧迫呢。哈，哈，像这样的机会……我到哪儿能再找到呢？它能向我自己，向全世界表明：我的研究是深入的，是值得归入一贯正确、神圣不可侵犯的"高级人士"之列的！上帝哟，我是多么激动啊！这就好像我要参加一次考试，参加一次比最高学士学位考试更高级的考试！要是我能让他们相信，我是一位真正的稽查法官的话……要是，该死的，他们不慌腔走板的话，我就可以登上教授讲台了！不过，我要是出了差错，那也就倒霉了！咱们来看一看，首先得捉摸出他是怎么个走法……（试做一种略微跛脚的走法）不，这不是那位大员的走法。他的走法像得了关节炎，但是还得高贵尊严 瞧，得这样，脖子有点歪……像退役的马戏团的马……（试了一下，又放弃了。）

不，走法最好还是"顺当"些，最后稍稍一跳。（做毕）这还不错！要不要还来个"布丁膝盖"？松松软软（做毕）要么就是膝盖硬邦邦的，像蚂蚱似的蹦来蹦去。（用脚跟和脚尖像荡秋千似的迅速而简短地跳了几步。）

糟糕，还有眼镜……不，什么眼镜也不戴。右眼要有点半睁半闭……瞧，就这样，要斜着眼睛看材料，说话要言简词少……还带点咳嗽 喔咯咯咯，喔咯咯咯 不，一点也不要咳嗽……打几个嗝，怎么样？好了，咱们到现场再看吧，要是

有必要的话。举止要温和，声音要带鼻腔？要和蔼可亲，脑袋要突然间一动一动的“：不 亲爱的警官，您应该停下来。您已经不再是一个法西斯监狱的狱长了……要是您能不时地记起这一点来，就好了！”

不，不，最好是完全相反的一种类型 冷冰冰的，不爱理人，语气要专横，声音要单调，眼神忧郁，还有点像近视……这样的近视眼得戴眼镜，但是，他只用一个镜片，就是这样。（一边做着试验，做毕，翻阅一些文件）可你瞧啊 真是混蛋、刽子手 瞧，这儿就是我要找的材料 嘿，要冷静……这么紧张干什么？要马上重新进入原来的角色嘛……我请求你了（语气专横）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吗？让我们来看看 米兰法庭存档指令……啊，还有关于罗马集团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调查呢……为首的是巴莱里诺①……好哇（把所有材料都塞进文件夹里。他要确信文件夹已空了，于是，他把文件夹倒过来，把它弄空。）

等一会儿，因为要是万一里边还有一些小零碎儿呢……谁也弄不清楚，司法界的这些公文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在使用之前，总是要检查一下才好！

（正在此时，在疯子从一个衣架上拿下一件深色大衣和一顶黑色帽子之后，警官进来了。他没有认出如此打扮的疯子，一时间显得有些惶惑。

警　官　您好，有何贵干 您找谁？

疯　子　没有什么，警官，我是回来拿我的证件的……

警　官啊，又是您？出去！

疯　子　请问，要是您为了自己的事情绪不好，那又为什么拿我

① 巴莱里诺也有“男舞蹈演员”之意。

来撒气呢？

警　官　　出去（陪疯子一起走到门口，一边把疯子推来搡去。）

疯　子　上帝哟！你们这些呆在这里面的人，怎么都是这样神经质啊！首先从那个蛮不讲理的疯子算起。他正在四处找您，要把您的脸蛋打烂呢。

警　官（停了下来）谁在四处找我？

疯　子　那个人，穿着"花天酒地"[1]休闲型低圆领毛衣。他还没有给您一拳吗？

警　官　给我一拳？

疯　子　是啊，给您一拳，也给您的另一位同事一拳……一个叫什么安加里……安加里奥的……

警官　安基亚里……是罗马来的一个警官……政治处的？

疯　子　我怎么会知道？

警　官　那么，这个"花天酒地"的家伙干吗要跑来给我们一拳？

疯　子　因为咂了一下舌。

警官　咂了一下舌？

疯　子　是啊，甚至是咂了两下，在打电话的时候……而且还发出邪恶的笑声，哈，哈……您不记得了吗？哈，哈（做把话筒拿远的动作，像刚才做的那样。）

警官　您在说些什么啊？您说的另外一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疯　子　是啊，要是您眼上挨了一拳，您就会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了……我也不能责怪那一位，责怪那个可怜的五楼对门邻居……

① "花天酒地"直译为"甜蜜的生活"，一般指意大利上流社会所过的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意大利名导演费利尼曾以此为主题拍摄过同名影片。

警　官　责怪谁？

疯　子　责怪您的那位同事，因为有人告诉他，您是那么希望他们把他扔到卡拉布里亚，扔到那个半地下室里去……是他和他的头儿——前法西斯党的边防警卫吧？

警　官谁，我们的局长？那个……

疯　子　现在领导和指挥你们的人！

警官　您听着，现在够了，您已经叫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劳驾，您走吧！走吧！

疯　子　永远不回来了（做了个吻别的手势）扑哧，扑哧（警官怒不可遏地动了一下）……好了，同意，我这就走。不管怎么样，您要是想得到什么建议的话……这正是因为您挺讨我喜欢。您一旦遇上那“花天酒地的对门邻居”，您就得蹲下身子。您就听我的吧，没错！（下场。）

（警官透了一口长气，随后径直走到衣架前，发现衣架已经空无一物。

警　官（跑去追疯子）这个倒霉鬼！这个家伙竟然拿装疯卖傻作幌子，把大衣全都偷走了……嘿，说你呢！（挡住此刻正进来的警察甲）快去追那个疯子……那个刚才在这儿的……他刚穿着我的大衣出去了……还有帽子……也许还有公文包……那公文包肯定也是我的！快，在他溜掉之前把他追上！

警察甲　遵命，警官……（在门口停住，向外面、向侧幕后说话）是的，博士……警官在这儿……您请坐。（转向正在手忙脚乱地寻找被疯子撕掉的几页文件的警官。）

警　官　可那几份告发通知书跑到哪儿去了？

警察甲　贝尔托佐博士，这儿是主管政治的那位警官，他要见您。

〔贝尔托佐警官从办公桌那儿抬起头来，立即站起身朝右侧幕方向迎上前去。

警　官哦，我最最亲爱的……一秒钟以前，我还跟一个疯子谈到你呢，因为他告诉我……哈，哈……你可以想一想……他说，你一旦遇见我，就会给我……（从侧幕迅雷不及掩耳地伸出一只胳臂。贝尔托佐立即被打翻在地，但仍有力气说完这句话）……一拳！（倒下。）

〔从门口出现了疯子，他在喊叫。

疯　子　我刚才告诉他得蹲下身子嘛！

〔灯暗。灯暗时乐起，乐曲是"丑角"入场时的那种滑稽进行曲。时间长短可根据换景所需而定。再次灯亮，舞台又是一间办公室，它与前一个办公室十分相似。家具或多或少是同一些家具，只不过布置的方式不同。舞台深处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相当大的总统像。一个敞开着窗户的四方形十分醒目。疯子已在台上，直挺挺地立着，面向窗户，背向进口。几分钟后，从这里进来一个身着运动夹克衫和低圆领毛衣的警官。

着运动衫的警官（低声问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旁的警察乙）那个人是谁？他要干吗？

警察乙　我不知道，博士。他是大模大样地进来的……差一点就像是上帝。他说他要跟您谈话，也跟局长谈话。

警运动衫的警官（一直不住地按摩右手）啊，他要谈话吗？（举止相当尊敬地走近疯子）您好，你有何贵干？他们说，您在找我。

疯子（毫无表情地打量他，略微用手做了一个手势把帽子抬起）您好。（让自己的视线落到警官连续不断地按摩的那只手上）您的手怎么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啊，没有什么……您是谁？

疯　子　您的手什么事都没有？那么，您干吗老揉它？这样做是为了摆架子吗？是不是一种毛病？

〔警官开始失去耐性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能是吧……我刚才问您，我有幸在跟哪一位讲话？……

疯　子　以前我有一次见过一位主教，他也是像您这样，老是揉手。他是个耶稣会教士[①]。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我错了还是您错了？……

疯　子　当然是您弄错了！肯定是您错了，要是您想法儿暗示，说什么我想指的是耶稣会教士的众所周知的伪善的话……那我呢——要是这不使您感到扫兴，横竖算是开一个头吧——我过去可是在耶稣会教士那儿学习过，这有什么不好吗？您也许有什么异议要提出来？

着运动衫的警官（既难堪又惊愕）不，请别介意……不是这样……不过，瞧……

疯子（立即改变语气）但是，我刚才跟您谈到的那位主教，不错，就是那位，还真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大骗子……确实，他老是不停地揉手……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听着，不过，您……

疯子（根本不理会他）您恐怕得去看看心理分析医生。这种一个劲儿的揉手，首先就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症状……负罪感的症状……还有性的不满足症状。也许，您对待女人有些困难？

着运动衫的警官（忍不住发起火来）啊，算了！（用拳头捶了一

①这里的“耶稣会教士”也有贬意，指虚伪狡诈之人。

下桌子。）

疯子（指着他的动作）太冲动了！瞧，这就是反证！您就说实话吧，根本不是什么毛病……您刚才用拳头揍了什么人，就在不超出一刻钟以前。您干脆坦白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什么，我坦白？我倒想问，您愿不愿意干脆告诉我是有幸跟哪一位谈话……再说，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把帽子摘掉！

疯　子　您说得对。（有意磨磨蹭蹭地摘掉帽子）不过，您该相信我，刚才我把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并不是出于无礼……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窗户大开着，我害怕过堂风……特别是怕吹脑袋。您呢，不怕吗？您听着，能不能把窗户关上？

着运动衫的警官（生硬地）不，不能！

疯　子　就算我没说。我是——马可・玛利亚・马利皮埃罗教授，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法官？（感到两腿发软，茫然失措。）

疯　子　是啊……是啊……罗马大学的讲师。有两个“是啊”，在第二个“是啊”的后面，有一个逗号，像一贯的做法那样，是指“曾任”的意思①。

着运动衫的警官（头昏脑涨，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白……

疯子（既冷嘲热讽，又咄咄逼人）您明白什么？

着运动衫的警官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疯　子　就是嘛……（重又咄咄逼人）这就是说，您根本什么也不明白！谁通知您，我要到这儿来审核调查和存档的情况？

着运动衫的警官（这时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不过，说实

①原文是两个“是啊”，有“不错”的意思，也指“曾经”、“已经”、“曾任”；因此，第一个意谓“是啊”，第二个意谓“曾任”，中文只得加了一句话来说明。

话……我…

疯　子　您得留神，不要撒谎。这种事是最让我恼火的……我也有一个毛病……就在这儿，我的脖子上……一旦有人跟我睁着眼睛说瞎话……您看，我的脖子这儿就会乱动乱跳……您看！那么，您到底知不知道我要来？

着运动衫的警官（非常难堪，不住地咽唾沫）是的，我知道……不过，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瞧……

疯　子　不错，也正是为了这个，最高委员会才决定让我提前到达……我们也有我们的情报员呢。这样，我们才冷不防地把你们抓住！遗憾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这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不，您可以想象……（疯子指着自己的乱动乱跳的脖子）……就是说，是的……非常非常遗憾。（向疯子指着一把椅子）可您该坐下嘛，您就把帽子交给我吧……（抓住帽子，随即又重新考虑了一下）要么，也许您愿意自己拿着帽子……？

疯　子　请吧，要是您想拿着的话……反正这也不是我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什么？（随即走向窗户）您愿意关上窗户？

疯　子　不必了。别麻烦了。您倒不如给我把局长叫来……我希望尽快地开始工作。

着运动衫的警官　那当然……不过，要是到他那儿，到他的办公室去，岂不更好吗……那儿更舒服。

疯　子　不错，但是，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倒霉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在这个办公室，对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在这里。

疯子（大大地张开双臂）所以啊！

〔他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文件。我们知道，他随身还带着另一个公文包，非常大。他从那里面拿出一个装着

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袋子：一个镜片，一把镊子，一些纸夹，一把法官用的木槌……一部刑法。警官靠近门口，低声在警察的耳边说着话。

疯子（继续整理文件）警官，我喜欢人家在我面前总是高声说 话！

着运动衫的警官是，对不起。（转向警察乙）你去请局长先生尽快到这儿来，要是他能……

疯　子　即使不能，也得来！

〔警官顺从地做了自我纠正。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即使不能，也得来。

警察乙（出去）是，先生……

着运动衫的警官（对正在整理文件的那位法官观察了一会儿，用一些图钉把不止一份文件钉在旁边的墙壁上，钉在窗板上和橱柜上，然后猛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啊，对了……记录！（拿起电话，拨号码）喂，我找贝尔托佐警官……他去哪儿了？去局长先生那儿了？（放下话筒，又要拨另一个号码。）

〔疯子阻止了他。

疯　子　请恕我唐突，博士……

着运动衫的警官　请说，法官先生。

疯　子　您正在关心的那位贝尔托佐警官，是不是跟审核调查情况也许有点关系？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瞧，就是说……因为他有全部文件材料的档案……

疯　子　可是并不需要啊……我这儿已经有了所有的文件材料……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份呢？有什么用处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说得对，没有用处。

〔可以听到从外面传来局长的愤怒声音。他像一颗炮

似的冲了进来。在他背后，一个警察手足无措地跟着。

局　长　我说，警官，您说什么我即使不能来也得到您这儿来，这套鬼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您说得对，博士……不过，这是因为……

局　长　因为个鸟！您变成什么了？突然一下子就成了我的上司？我要马上警告您，您的这种目无尊长的狂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特别是对待您的同事……算了，要是您想现在就干脆给自己脸上来几拳的话，您就来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唉，您看，局长先生……贝尔托佐没有跟您谈到什么咂舌，什么关于“卡拉布里亚”半地下室的玩弄辞藻的事儿吗？……

〔疯子假装在整理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蹲到办公桌后面藏起来。

局　长　什么卡拉布里亚的咂舌！算了，咱们别装小孩子了……倒是应该处之泰然嘛……所有的眼睛早就盯在咱们身上了……就是因为有这帮倒霉的记者。他们在影射，把一大堆该死的新闻到处散播……您别想让我把嘴闭上……我要说明是怎么回事，而且……（警官向他指了指那个假法官，假法官假装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啊，那个人？上帝哟，他是谁啊？一个记者？为什么您没有马上……

疯子（没有把眼睛从一页页文件上抬起来）不，局长先生，您别担心，我不是记者……不会有任何流言蜚语的……我向您保证。

局　长　谢谢您。

疯　子　我理解您的心情，而且我也跟您一样担心。此外，我本人，早在您之前，就已经想法训斥您的这位年轻的合作者了。

局长（转向警官）真的吗？

疯　子　这个年轻人，我已经注意到了，脾气不好，容易发火，没有耐性。现在，从他们的议论当中，我还发现他很敏感，甚至对卡拉布里亚的那个咂舌的人也很敏感。其实，那个人，这是在你我之间说的，是最最温和的人当中的一个，尤其是拿他跟索连托或卡普亚[①] 的那种咂舌的人来比较的话！您懂我的意思吗？（把局长鬼鬼祟祟地拉到自己身边，局长惊呆了，尾随着他。）

局　长不，我，说真的……

疯子（几乎靠着局长的耳边说）您就听我的吧，博士……我跟您说话，就像跟做父亲的说话一样：这个小伙子需要一位好的精神病医生……您把他看住，把他送到我的这位朋友那儿去……　我的朋友可是个天才。（把一张名片放到局长手里）安东尼奥·拉比教授……曾任讲师……不过，您得注意那个逗号。

局长（不知如何脱身）谢谢，但是，要是您允许的话，我……

疯子（突然改变语气）那当然，我当然允许您……请坐……咱们开始吧……对了，您的合作者把那件事告诉您了吗？这是我……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我很抱歉，但是，我还来不及……（转向局长）这是马可·玛利亚·马利皮埃罗教授。他是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

疯　子　算了，您就免了那个“首席顾问”吧……我对这一点并不在乎……您索性说“首席顾问中的一位”，对我来说，就

①索连托和卡普亚分别是那不勒斯省和卡塞塔省的市镇，二省均属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大区，卡拉布里亚则为南部另一个大区。

够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悉听尊便。

局长（很难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阁下……我真不知……

着运动衫的警官（忙来帮他解围）这位法官先生到这儿来是为了审核调查情况，就是关于……

局长（出乎意料地振作起来）啊，那当然，当然，我们正等着您哪！

疯　子　您看啊，看啊，您的上司是多么诚恳啊！他是在摊牌呢！您得学着点！不过，当然了，这是另一代人，受的是另一种教育！

局　长　是的，另一种教育。

疯　子　　您瞧，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跟您说吧。在我看来，您——怎么说呢——几乎跟家里人一样亲密……就好像我早就认识您了……多少年前就认识您了。您是不是碰巧也在流放地呆过？

局长（结结巴巴）流放地？

疯　子　我说了什么啊？一位局长竟然在流放地？这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咱们还是谈谈咱们自己吧！

局　长　谈咱们自己！

疯子（恶狠狠地斜着眼睛盯住他）瞧啊！（用手指指着他）可是，不，不，不可能！不要再有什么幻觉了！（揉自己的眼睛。这时，警官在局长的耳边说了几句，局长立即瘫倒在一把椅子上，神经质地给自己点上一支香烟）那么，咱们就谈一谈事实吧。瞧，就在这儿，根据记录……（翻阅几页文件）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号……（警官咳嗽了一下，因为烟气斜飘过来，把他呛了）那……一天晚上，我们对日期并不感兴趣……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铁路

扳道员，曾在这个房间里受审，关于他是否参与了用炸药爆炸银行的活动。那次爆炸活动炸死了整整十六个无辜公民呢[①]这儿是您的原话，局长先生："在他身上，存在着严重嫌疑。"您是这样说的吗？

局　长　是的，但这是开始的时候，法官先生……后来……

疯　子　咱们现在说的正是开始的时候……咱们按次序看下去：将近半夜时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狂症大发——这又是您，博士，在说呢——突然狂症大发，从窗户跳了下去，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现在，我要问：这个"狂症"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邦迪约②说："狂症"是一种企图自杀的极端焦虑的形式，它甚至能从精神、心理上使健康的人也突然发作，如果在这些人的身上也引起了来势凶猛的忧虑和陷于绝望的焦急的话。对吗？

局长和着运动衫的警官　对。

疯　子　那么，让咱们来看一看，是谁和什么事情造成了这种忧虑和焦急吧。咱们只能再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轮到您上场了，局长先生。

局　长　我？

疯　子　是啊，来，您不喜欢给我表演一下您那著名的出场吗？

局　长　对不起，什么著名的出场？

疯　子　就是那个引起了狂症大发的出场啊。

① 这里说的是 1969年12月12日在米兰喷泉广场国家农业银行中央大厅发生的炸弹爆炸案。警察局最初认为，此案系无政府主义者皮诺·皮内利所为，但皮内利在受审时突然从窗口跳楼摔死。1974年3月，卡坦扎罗法庭发现此案与新法西斯分子佛雷达等人有关，1980年5月，此案终于大白，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是冤枉的。

② 邦迪约，法国心理分析学家。

局　长　法官先生……这想必是一个误会，我并没有做那么个出场,而是我的一个副手,一个合作者……

疯　子嘿，嘿，把责任推到自己的下属身上，可不怎么漂亮啊，相反,丑得很呢……算了,您就恢复老样子,演一下那个角色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过，法官先生，这是那些经常使用的权宜办法当中的一种……在每个警察局都是这样干的，好叫嫌疑犯招供。

疯　子　是谁叫您插嘴了呢？请您让您的上司讲话，好吧？您知道,您这个人好没教养吗？从今以后,只有别人问您,您再回答……明白吗？那么,您,博士,请吧,您亲自给我演一演那个出场吧。

局　长　好吧。事情当时或多或少是这样发生的：那个有嫌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呆在那边，正是您现在坐着的地方。

我的合作……就是说，我自己有点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疯　子　好啊！

局　长　我揍了他！

疯　子　这样，我就高兴了！

局　长　亲爱的，我的报道员，颠覆分子……您别再拿我开心了……

疯　子不，不，请别这样……您得按照脚本来。（翻记录给他看)在这儿,不能删节……您当时没有这样说！

局　长　好吧,是的,当时我说：你别再摸我的屁股耍我了！

疯　子　您光是说屁股吗？

局　长　是的，我可以向您发誓。

疯　子　我相信您，接下去吧。您是怎么结束的？

局　长　我说：我们有证据，证明车站的那些炸弹正是你放的。

疯　子　哪些炸弹？

局长（放开声调，信口开河）我说的是第二十五号谋杀案……

疯　子不，您得用那天晚上同样的话来回答。您该想着我就是那个无政府主义的铁路员工。打起精神来，大胆点，哪些炸弹？

局　长　你别装蒜！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炸弹：就是你放在中央火车站的那些客车车厢里的炸弹，在八个月以前！

疯　子　可你们真的有这些证据吗？

局　长　没有，不过，正像刚才这位警官跟您解释的那样，这是常见的那些欺骗手法当中的一种，是我们警察局经常使用的……

疯　子哈，哈……多么滑头的两个家伙啊……（随手拍了拍局长的肩膀,局长一直吓得呆若木鸡。）

局　长　但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些怀疑……因为那嫌疑犯是米兰惟一的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铁路员工……　当时很容易推断,可能是他……

疯　子　当然,当然,这是昭然若揭的,我是说,显而易见的。这样，如果说，毫无疑问，铁路上的炸弹就是由一个铁路员工放的,那么,咱们也可以由此推断 在罗马司法部大楼里,那些著名的炸弹是由一个法官放的；在无名战士纪念碑①，那些炸弹是由警卫队的指挥官放的；在农业银行，炸弹是由一

①指意大利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的无名战士纪念碑，立于罗马的威尼斯广场祖国祭坛上。

个银行家或者农场主放的，随便说谁都可以。（突然大发雷霆）算了吧，先生们……我到这儿来可是要做一次认真的调查，不是要玩弄什么愚蠢的演绎推理！咱们继续下去！这儿说（照着一页文件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并未被有关指控所触动，他不肯轻信地微笑着。"这番话是谁说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我，法官先生。

疯　子　好哇，那么，当时他是"微笑着"了……不过，这儿还作了评论。这可是你们两位的话……而且是原话……是原来那位把调查存档的法官记录下来的……"毫无疑问，对失掉工作职位并且被解雇的恐惧，也促使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可他怎么会先是"不肯轻信地微笑着"，后来又突然一下子害怕起来了呢？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么害怕呢？……是谁立刻跑下楼来跟他谈到会把他无端地解雇……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我向您发誓，关于我……我……

疯　子　劳驾，咱们不要把大事化小……那么，你们两位大概都不是小提琴手吧……算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警察都是情绪恶劣、待人粗暴的，这也算是一种乐趣吧。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你们这些人，就该是好像用凡士林擦了手似的方式来处理事物的人①？你们采取这样的做法，那也是你们的权利嘛！那有什么，难道咱们是在开玩笑吗？

局长和着运动衫的警官　谢谢，法官先生。

疯　子　别客气。从另一方面说，大家知道，有时，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去对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这对你是很不利的，谁知道呢，要是我们跟铁路上的那些领导人说，你是

①小提琴手为了便于拉琴，常在演奏前用凡士林油擦手，这里指温和文雅地处理事物。

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就会把你扔到马路上去……解雇你！'那个人就是这样灰心丧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咱们应该跟自己说实话，比所有的人更加看重工作职位……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一心只想保住他们那些小小的舒适条件：每个月的固定薪水啦，奖金啦……年终双工资啦，退休金啦，互助医疗啦，安度晚年啦……没有一个人能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会想到自己的晚年，你们该相信我说的……当然，我说的是咱们本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眼前的那些懒懒散散打发日子的人……他们跟以前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以前的那些总是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您懂得'被驱逐'这个词的意思吗，局长先生？哦，哦，我在说些什么啊？因此，概括地说吧，你们从精神上打击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使他灰心丧气，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于是，他就跳了窗户……

着运动衫的警官　要是您允许我讲的话，法官先生，说实在的，这件事并不是马上就发生的……您还没有让我发言呢。

疯子对，对，您说得有理……首先，这事发生的时候，您，警官，刚刚出去。后来，您又回来了，在有意地中断了一会儿之后，您当时说……来吧，警官，把您当时的那句台词再背一背吧……您可以想象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我……

着运动衫的警官是，当然："他们刚给我从罗马打来了电话……有一个好消息是带给你的：你的那位朋友，对不起，那位舞蹈演员同志已经坦白交待了……他承认是他把那颗炸弹放到米兰银行的。"

疯　子　那么他呢，那个铁路员工，他是怎样对待这个消息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他表现得很糟，脸色也发白了……他要

了一支香烟……自己把烟点上……

疯　子　接着，他就跳下去了。

局　长不，不是马上就跳……

疯　子　刚才第一回，您是说“马上”，对不？

局　长　是的，对。

疯　子　不仅如此，还是您，在跟报界谈话和在电视上讲话的时候曾声明：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做出那悲惨的举动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是完了……也就是“走投无路”了。您是这样说的吗？

局　长　是的，我正是这样说的：“走投无路”。

疯　子　后来呢，您又声明了什么？

局　长　他借口说他当时不在场，说什么他是在一个船队的饭馆里玩纸牌，度过了凶杀案发生的那个著名的下午。这个借口已经垮了，站不住脚了。

疯　子　因此，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就该认为自己是有严重嫌疑的人，甚至除了对火车上的凶杀案有嫌疑，还对米兰银行的凶杀案有嫌疑。最后您还加了一句：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杀举动是一种“明显的控诉行为”。

局　长　是的，我说了。

疯　子　而您呢，警官，当时您大吼大叫：那个家伙，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坏蛋、流氓！但是，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您，局长先生，就发表声明。瞧，这是文件，说什么“当然”——我要再说一遍——“当然”，在那个可怜的铁路员工身上，并不存在具体的严重嫌疑，对不对？因此，他是完全无辜的。甚至您，警官，您也评论说：“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好小伙子。”

局　长　是的，我承认……我们是搞错了……

疯　子　请别这样说吧……咱们大家伙儿都有可能搞错。但是，你们，请原谅，犯的错误有点太大了吧？请让我们这么说：首先，你们专横地拘留一位自由公民；其次，你们滥用你们的职权，把他扣留到超出了法定期限；随后，你们又把那个可怜的扳道员折腾来、折腾去，还跟他说什么：你们有证据证明，他就是那个在铁路上放炸弹的人。然后你们又或多或少故意地捏造说他是精神失常，这会让他丢掉饭碗。接着还说什么：他借口玩纸牌因而不在现场的说法已经垮了。最后，又添油加醋地给他重重的一击：说什么他的那位罗马的朋友和同志已经招供，承认自己是米兰屠杀案的凶手：您的朋友是不是一个讨厌的杀人犯啊？这样一来，他就颓丧地评论说："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末日啊！"于是，就跳楼自杀。我说，咱们是不是都是疯子？到了这个地步，要是一个被人用这种方式嘲弄的人竟然狂症大发，咱们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嘿，不，嘿，不，我很抱歉，可依我看，你们才是凶手呢！又怎么能不是！你们要对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负完全的责任！要立即判定有罪，因为你们唆使对方自杀！

局　长　但是，法官先生，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职业——您自己也这样说嘛——是审讯嫌疑犯。为了让他们说话，有时难免要用一些计谋、圈套，还要在精神上施加一些强暴……

疯　子嘿，不对，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一些"，而是施加持续不断的强暴！姑且从开头说起吧，你们到底有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那个可怜的铁路员工在提出他不在现场的说法方面是撒谎？你们回答！

局　长不，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但是…

疯　子　我对这些"但是"不感兴趣！有没有两三个退休职工能在今天证实他不在现场的说法？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有。

疯　子　可见，你们对电视和报界也撒了谎。你们当时说什么他的借口已经垮了，存在着严重的嫌疑，对吧？因此，你们使用的那些圈套、诡计和无中生有的鬼话，不仅是要让嫌疑犯上当受骗，而且还要骗取容易轻信的、傻乎乎的老百姓的善良信任！（局长企图发言）劳驾，您让我把话说完。你们难道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散布虚假的或者总之一句话是别有用心的消息是重罪吗？

局　长　可当时，我的那位合作者曾向我保证……

疯　子啊，咱们又想把责任推给第三者了……那么，您，警官，您就来回答吧。那个说什么无政府主义的舞蹈演员已经坦白交待的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看过警察局和罗马预审法官进行的审讯的全部记录……（向在场的两个人指着这些记录，让他们看）我可一直没有看出这样的结果：上面所说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哪怕只有一次承认自己对银行屠杀案负有罪责。那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坦白交待是你们又一次捏造出来的吗？你们回答！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是我们捏造出来的。

疯　子　哎哟，可真是了不起的虚构啊！你们两位想必是要当作家了。也许，你们还真会有机会呢，相信我吧。在监狱里，写作是再舒服不过的。你们感到灰心丧气了，嘿！那么，我要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在罗马，他们已经有了有关你们的极其严重的罪行的铁证。你们两个算是完蛋了，司法部和内务部决定解除你们的职务，要为恢复警察局目前已丧失的信誉树立一个尽可能严厉的榜样！

局　长不，这简直难以置信！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他们怎么能……

疯　子　确定无疑：两个官运全都毁掉了！这就是政治，我的亲爱的。以前，你们被用来达到某一个目的：要打击工会斗争啊……要制造‘杀死颠覆分子’的气氛啊。现在呢，政治相反是掉换了一个个儿……大家对那个被扔出窗户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死太气愤了……他们要两个人的脑袋……于是，国家就把这两个脑袋给了他们！

局　长　恰好是我们两个的脑袋?!

着运动衫的警官　那还用说！

疯　子　英国有一句老话，说：“主人教唆恶狗去咬农夫……要是农夫到国王那里去哭诉，主人为了求得饶恕，就把恶狗杀掉。”

局　长　那么，您认为……真的……您确信如此吗？

疯　子　我要不是你们的死刑执行者，又是什么人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该死的职业！

局　长　我知道，是谁给我做了绞刑架……哈，我要叫他为这个付出代价。

疯　子　当然，因为你们的倒霉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肯定会大有人在……他们一定会得意洋洋地嘲笑你们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错，首先从我们的同事算起……一定是那个让我大动肝火的家伙！

局　长　且不说还有那些报纸。

着运动衫的警官　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抨击我们！……您想到那些画报了吗？

局　长　谁知道他们会给你把什么东西揭露出来，那些卑鄙的家伙，他们以前可是跑来拍我们的马屁的……“让那个警察痞子出出丑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他是个虐待狂，一个暴徒！”

疯　子　且不说还有侮辱……讽刺……

局　长　外加取笑。所有的人都会不再理你……我们甚至连一个看守汽车的警卫职位都混不到了！

着运动衫的着官　缺德的世道！

疯　子不，缺德的政府！

局　长　说到这儿，您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疯　子　我吗？我又能跟你们说什么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您该给我们出出主意！

疯　子　我嘛，我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

局　长　您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

疯　子　我就从窗户跳下去！

着运动衫的警官和局长　什么？

疯　子　你们不是要我出主意吗……落到这步田地,与其受这样的侮辱，倒不如……你们就听我的吧，跳下去！振作起来,勇敢些！

局　长　是的,好吧,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疯　子　可不是嘛，没什么关系。您就让自己来一个狂症大发，跳下去吧（说着,把他们二人推向窗户。）

着运动衫的警官和局长别，别，等一下！等一下！

疯　子还“等”什么呢？你们二位还要等什么？难道你们还要等到在这个可恶的人世间干点什么吗？这难道算是生活？缺德的世道,缺德的政府……一切都是那么缺德！咱们还是跳下去吧（使劲儿拉拉扯扯,把他们拖过去。）

局　长别，法官先生，您在干什么呢？我还有希望啊！

疯　子　没有什么希望了，你们已经完蛋了……你们想弄清楚这一点吗？完蛋了!!下去！

着运动衫的警官和局长　救命啊！您别推了……求求您！

疯　子　不是我在推,是那个大发的“狂症”。万岁,解脱人间烦恼的“狂症”！（抓住他们的腰部，迫使他们登上窗户的栏杆。）

局长和着运动衫的警官不，不，救命！救命！

〔在审问开始时走出去的警察乙上场。

警察乙　发生什么事了，博士？

疯子（松开了手）哈，哈，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吗，警官？对吗，局长先生？算了，您让您的这位警察放心吧。

局长（哆哆嗦嗦地从栏杆上下来）好吧，是的，你放心吧……刚才只是……

疯　子　一阵“狂症大发”。

警察乙　一阵“狂症大发”？

疯　子　是啊，他们两位想要从窗户跳下去。

警察乙　他们也想跳？

疯　子　是的，不过，您可别跟记者们说，千万别说！

警察乙　不说，不说。

着运动衫的警官　这不是实情，刚才是您，法官先生，您想要……

局　长　就是嘛。

警察乙　是您想要跳下去吗，法官先生？

局　长　不对,是他在推。

疯　子　的确是这样,是这样,是我在推他们。而且差一点他们俩就真的掉下去了……因为他们都绝望了。当一个人陷于绝望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会……

警察乙嘿，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疯　子　那么，您可以看看他们，他们还在绝望呢……您看他们

那两张哭丧的脸，简直就像死了人似的！

警察乙（因为法官的态度亲密而十分激动）是的，说得得体一些……我觉得，他们像是瘫在抽水马桶上，有点神不守舍呢，像人家说的那样……

局　长嘿，难道我们疯了？

警察乙　对不起，我刚才是说坐在便桶上。

疯　子　算了，打起精神来，好好生活嘛。你们拉一拉水就行了……就像人家说的……没关系，快快活活地玩吧，博士们！

局　长嘿，您倒说得好……在我们这个地位……我跟您说实话：刚才有一阵子……我差不多、差不多真的要跳下去了！

警察乙　您刚才要跳下去？是亲自跳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错，我也是呢！

疯　子　你们瞧,你们瞧啊,博士们。当人家说起‘狂症大发’的时候,你们难道就这样?!那么,这又能怪谁呢？

局　长　怪政府里的那些缺德鬼……不怪他们，又能怪谁……因为他们先是撺掇你……“镇压啊，制造颠覆气氛啊，大乱临头的气氛啊”……

着运动衫的警官“需要有一个强硬的国家政权啊!”你也就因此铤而走险,胡来一气,然后呢……

疯　子不，什么事也没有，只怪我自己！

局　长　怪您？为什么呢？

疯　子　因为什么事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我一手捏造的！

局　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他们要撤我们的职，这难道不是真的？

疯　子不，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着运动衫的警官　那么，那些铁证呢？

疯　子　从来就没有什么铁证。

着运动衫的警官　那个关于部长想要我们脑袋的说法呢？

疯　子　全是谎话！那位部长可瞧得起你们了，你们是他的眼珠子。而且警察局的那个头子，一听到你们二位的名字，就感动起来……直叫“妈妈”！

局　长　您不是开玩笑吧，对不对？

疯　子　绝对不是开玩笑！整个政府都热爱你们呢！我还要告诉你们，甚至我刚才说的那句英国老话，说什么一个主人杀死了他的恶狗，为的是满足一个农民的要求，那也是瞎编的。何况，发生的事恰好相反。而且，要是那条恶狗在打架的时候被弄死了，国王还会马上给那个主人发去唁电，并且送上配国旗的花圈呢！

〔警官准备开口说话，神色紧张的局长则感到厌烦。

着运动衫的警官　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

局　长　您肯定是听错了……您让我说吧，警官……

着运动衫的警官是，请原谅，博士。

局　长　我不明白，您，法官先生，为什么想编造这一大套胡言乱语……

疯　子　胡言乱语？这可不是胡言乱语啊。这是常见的一些“圈套”或者说“骗局”，甚至连司法当局有时也会采用的，为的是向警察局表明：这些手法是多么不文明，且不说是犯罪！

局　长　那么，您仍然相信，如果说，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从窗户跳了下去，那就是我们把他推下去的了？

疯　子　刚才正是你们自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嘛……而且，你们当时晕了头，转了向！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但是，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我们并没有在场啊。您可以问一下这个警察嘛

警察乙　是的，法官先生，当那个人跳下去的时候，他们两位确实刚刚出去！

疯　子　那就是说，一个人在银行里把炸弹点着了，然后就出去了,那么他就不是罪犯,因为在炸弹爆炸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场嘛！哈，咱们这里的逻辑推理可真叫妙哇！

局　长不，法官先生，这里有一个误会……警察刚才指的是第一种说法……咱们现在正谈的是第二种说法。

疯　子啊，好哇……原来这里还有在第二段时间做出的重新论述呢。

局　长　算了，我倒不是说，做了什么重新论述……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纠正罢了。

疯　子对。让我们就来听一听：你们究竟纠正了什么？

〔局长向警官递了一个眼色。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我们曾…

疯　子　我要警告你们：即使是这个新的说法，我这儿也有记录。请吧,我们听着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们曾纠正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骗局的时间……

疯　子　什么叫"骗局的时间"？

局　长　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我们曾声明，用有关的谎话诱骗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跟您讲的是在晚上快八点的时候,其实是在半夜。

着运动衫的警官　总之，我们讲的是在二十点……！

疯　子啊，你们把整个案情竟提前了四个钟头，甚至连从窗户飞下去也是这样！这简直是过早的夏季时间嘛！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从窗户飞下去倒没有提前……"飞"还是发生在半夜……这一点没变。有证人可以证明。

局　长　在那些证人当中，也有那个当时呆在院子里的记者，您记得吗？(法官做了一个表示"记不得"的示意)正是他听到房檐上、地上有扑通的响声，他首先跑了过去……那个记者马上就把时间记下来了。

疯　子　好吧……自杀是发生在半夜，决定瞒天过海是在二十点……那么，我们又怎么把这件事跟狂症大发联系在一起呢？我说的是……根据反证，我们关于自杀的全部说法都是建立在狂症大发这个基础上的……

所有的人，首先从预审法官算起，一直算到检察官为止，你们一直咬定：那个可怜的人是自己跳下去的，说是"原因在于狂症'突然'发作"……现在，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你们把"狂症大发"给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局　长不，不……我们绝没有把"狂症大发"给您抛到九霄云外去……

疯　子　你们就是把它抛到九霄云外！你们给我的自杀时间跟那个关键时刻的距离，竟然拉长了整整四个钟头！关键时刻就是您，要么就是您的那位合作者，你们走进来，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有证据了！"这样一来，这个突然发作的"狂症"会落得什么下场呢？四个钟头之后……这正是您求之不得的……您就会有时间不做别的，专给那个弥天大谎添枝加叶，说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你们甚至还可以告诉他 巴枯宁[①] 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成了警察局和梵蒂冈的耳目，横竖都一样！

局　长　可这正是我们当时想要干的啊，法官先生！

疯　子　你们是不是想要告诉他：巴枯宁是贪得无厌的？

① 巴枯宁(1814～1846)，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局　长　这倒没有，我们当时想要证明"狂症大发"不可能是由我们的欺骗手段，由我们的伪造说法引起的……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这样，从这个时刻起到自杀的时刻，整整过了四个钟头！

疯　子　不错，不错，您说得有理！您说得有理！这想法真不赖……您可真了不起！

局　长　谢谢，法官先生。

疯　子　是的，这样一来，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加罪于你们。恶毒的谎言是有的，但是，不能把它看成是决定性因素！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一点也不错。因此，我们是清白无辜的。

疯　子　你们二位真是了不起。不过，还是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后来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从窗户跳了下去。但是，就眼下来说，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二位都是清白无辜的。

局　长　再一次谢谢您。我可以真诚地告诉您：我原来害怕，您启程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对我们有了偏见。

疯　子　有偏见？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啊，我们担心，您想不惜一切代价地给我们定罪。

疯　子　请别这样说了……其实，事情恰恰相反。我要告诉你们，如果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强硬，有点带有挑衅性，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们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和论据，使我能尽量帮助你们打赢这场官司嘛。

局　长　我真的为此感动极了……知道司法当局总是警察局的最好朋友，这实在太妙了！

疯　子　咱们应该说，是最好的合作者…

着运动衫的警官和局长　是的，咱们应该这么说。

疯　子　不过，你们也该通力配合嘛，好让我对你们帮到底……并且使你们的地位不至于受到攻击。

局　　长　那自然。

着运动衫的警官　太高兴了。

疯　子　头一件要办的事是：咱们应该用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在那四个钟头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怎样酝酿了每一个细小的沮丧情绪，也就是那著名的所谓"精神崩溃"，就像那位主管档案的法官所称呼的那样。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以，有这里的那个警察作证，而且我本人也能作证。在我们的作证当中可以声称：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初的一阵气馁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疯　子　这在记录上有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　有，我想是有……

疯　子　是的，是的，这是关于事实的第二种说法里的。（念）"那个铁路员工镇静下来，并且说，他与那个前舞蹈演员关系并不好。"太好了！

局　长　这就等于说，他当时知道用炸弹炸死人的凶手是那个舞蹈演员，这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

疯　子　当然，他本来就不太瞧得起那个人，不论把那个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也罢，还是作为舞蹈演员也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或许，他甚至没把那个人看成无政府主义者。

疯　子　我说的是：他瞧不起那个人。

着运动衫的警官　有一次他们吵了起来。在吵架当中，他们甚至把盐瓶子也相互扔到身上去……

局　长　哦，闹得可凶了！

疯　子　咱们可别忘记了，咱们的这位铁路员工知道这样一件事：在罗马的无政府主义集团里，有一大群警察局的密探

和耳目经常去光顾……他甚至还跟那个舞蹈演员说起过这件事："警察局和法西斯分子利用你们去惹是生非，闹乱子……你们那里满是受别人雇佣的捣乱分子……他们会把你们引导到他们要去的地方……随后，卷到里面去遭殃的将会是整个左翼[1]……"

警察乙　很可能，他们正是为了这个才吵起来！

疯　子　不错，既然那个舞蹈演员没有听他的话，也许，我们的那个铁路员工便开始怀疑，他也可能是一个捣乱分子。

局　长啊，这是可能的。

疯　子　因此，对他来说，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包括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心安理得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他甚至还微微笑着呢……您记得吧，我本人从提出第一种说法起就说明了这一点。

疯　子　不错，我记得，但可惜的是，有一点不能自圆其说。在第一种说法里，你们甚至也这么讲：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灰心丧气"，就像佛兰切斯卡·贝尔蒂尼[2]那个模样，而且他自己还'颓丧地'评论说"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末日啊。'嗒——嗒嗒——嗒嗒[3]算了吧，可你们竟然灵机一动，用这种办法把事情推到这么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身上。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吧！

局　长　您说得有理，法官先生。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主意是他出的，就是这儿的那个小伙子。我早就跟他说过编写剧本，咱们还是让那些二流导演去干，咱们只干警察……

疯　子　说到这儿，你们还是听我的罢。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弄明

①在意大利，前共产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均属'左翼"。
②佛兰切斯卡。贝尔蒂尼是当时意大利的女电影演员。
③这里是模仿打字机录口供的声音。

白一些情节，如果咱们想要找到一个全面彻底的解决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从头开始。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们应该再提出第三种说法？

疯　子　请别再提这个了！只要能使我们已经有的这两种说法说得过去,就足够了。

局　长对。

疯　子　所以，第一点，也是第一条规定就是：已经说了的就算说了,不要再走回头路。因此,这一点可以确定下来 您,警官，还有您，或者是能代表您这位局长先生的哪一位，你们曾经瞒天过海……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抽了他的最后一支烟，就说出了他的那句演戏过火的话……不过,在这儿,我们可以有一个变通的说法：他这时还没有从窗户跳下去，因为这时还不到半夜，只是刚刚八点。

局　长　这好像是从第二种说法里摘出来的……

疯　子　大家知道，一个铁路员工总是遵守时间的。

局　长　事实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来让他改变情绪……甚至使他推迟自杀的念头。

警察乙　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疯　子　是的，但是，这种改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单靠时间本身还不足以医治某些伤口啊……会不会有人来帮他一把……我不知道，会不会通过某些举动来帮他呢……

警察乙　我曾经给了他一块口香糖！

疯　子　好哇。那么，你们二位呢？

局　长　当时我不在场…

疯　子　不对，这可是十分微妙的时刻，您当时应该在场！

局　长　同意，我当时在场。

疯　子　好了，只不过是为了开个头儿吧。咱们可不可以这样

说，你们看见那个无政府主义者陷于极度沮丧，这使你们有点感动？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当时那情景确实使我很感动。

疯　子　那么，咱们可以再加上一句：你们对曾给他造成很大痛苦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局长先生……您，可是一个如此容易动感情的人啊！

局　长　是的，其实，他当时确实使我感到相当难过……我是很过意不去。

疯　子　好极了！我可以打赌：您当时情不自禁，不能不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膀上……

局　长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疯　子　就算是吧，这是一种父亲般的动作……

局　长　好吧,也许是吧,但是,我记不清了。

疯　子　我可以肯定您是这么做了！我请求您……　您就干脆对我说'是'吧！……

警察乙　是的,是的,他是这么做了……我亲眼看见的！

局　长　好吧,既然他亲眼看见我……

疯子（转向警官）那么您呢，相反却在他的脸蛋上轻轻拍了一下……就是这样。（轻轻拍了一下警官的面颊。）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我很抱歉让您失望了，但是，我可以肯定，我没有……我没有拍他的脸。

疯　子　您确实让我失望了……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人不仅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是个铁路员工！

您难道把这一点忘掉了？您知道，铁路员工意味着什么吗？他意味着某种东西，这东西对咱们大家来说，都跟咱们的童年有联系……他意味着电动小火车啊，弹簧小火车啊。您小的时候就从来没有玩过小火车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我有一个,只不过是蒸汽机的……还冒烟呢……当然，那是个装甲火车。

疯　子　它还发出‘嘟嘟’的声音？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嘟嘟”…

疯　子　太妙了！您说的是“嘟嘟”……您的眼睛也亮堂起来了！不,您,博士,您只能对那个人感到亲切……因为在您的潜意识里，他跟您的那个小火车有联系……那么,如果嫌疑犯是个——我也不知道——是个银行家的话,您就会看也不看他一眼。但是，他却是个铁路员工……您呢，我对这一点是再肯定不过了……于是您就拍了拍他的脸……

警察乙　是的，这是真的……我看见他这么干了：他确实拍了拍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拍了两下！

疯　子　您看……我有证人！那么,在您拍他的脸的同时,您又说了些什么？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不记得了……

疯　子　我来告诉您,您说了什么吧。您对他说“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别这么灰心丧气嘛……你会看到：无政府主义是不会灭亡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过,我觉得,我没有……

疯　子嘿，不……看在上帝的分上……您确实说了这句话……不然的话，我可要生气了。您看看我脖子上的这条筋。您到底承认不承认说了这句话？

着运动衫的警官嘿，好吧，要是您喜欢，就算我说了……

疯　子　那么,您现在就说出来……我得把它记录下来。(开始写。)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我说过……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小伙子，别往心里去……你会看到……无政府主义是不会灭

亡的！

疯　子 好……那么,后来,你们就唱起来了！

局　长　我们唱起来了……？

疯　子　那是非唱不可的，既然你们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产生了这么亲密友好、患难与共的气氛……简直是不能不唱起歌来！而且是大家伙儿齐声合唱！咱们来听一听，你们当时唱的是什么：《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我可以想象……

局　长不，请原谅，法官先生，关于齐声合唱的事情，我们实在是没法儿再听下去……

疯　子啊，你们不想听我说下去？……那么,你们知道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吗？我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对付吧……反正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会把一件一件事情按照你们向我表述的那样理顺……你们知道,这样一来,会得出什么结果吗？请你们原谅我用词激烈：这样一来,会闹出大乱子！不错，正是这样！你们先是说出一件事情，后来又把这件事重新论述一番……你们先提出一种说法，过了半个钟头，你们又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你们甚至在你们相互之间也意见不一……在这儿有一位中士，他干脆讲明，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头一次在你们面前就已经试图跳下去……而你们呢，对这个无足轻重的细节甚至连提都没提。你们向整个报界作了多次声明，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你们向电视新闻也作了调子相同的声明。说什么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几次审讯“理所当然”,不存在任何口供记录，因为来不及做……可过了一会儿,神乎其神，竟然又蹦出来两三个口供记录……而且还有他的签名……是他亲笔签名，作为活人的签名！可要是那个嫌疑犯否

认了你们一手炮制出来的内容的一半，你们最低限度就会把他杀掉！

你们知道，在这一点上，人们是怎样看你们的吗？人们认为，你们是撒谎大王……还不仅仅是喜欢作弄人的家伙……但是，现在，你们想让谁再来相信你们呢？当然，那位主管档案的法官除外。那么，你们知道，人们不相信你们的主要原因何在吗？……因为你们对种种事情的说法不仅仅是漏洞百出，而且还缺少人情味……缺少人的热忱。谁也不会忘记，您，警官，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孀所做的傲慢无礼、蛮不讲理的回答。当时人家问您：为什么你们几位没有把她丈夫的死通知她。你们根本没有片刻受到感动……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放纵自己的情绪……不管是出洋相也罢……甚至是哈哈大笑、痛哭流涕也罢……唱歌也罢。人们看到你们马上露出马脚，矛盾百出，也许会原谅你们，只要与此相反的是：在你们这种尴尬难堪的后面，他们还能略微看到一点良心……两个“有人情味的男人”能让激动的情绪使自己的咽喉哽咽，尽管作为警察，却能跟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唱他的歌……只要能使他高兴……《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如果是这样，谁又能不嚎啕大哭呢！……谁又能在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欢欣鼓舞地高呼你们的名字呢！我求求你们了！为了你们的幸福……也为了让这次调查能进行得对你们有利……唱吧！（开始低声唱，同时向那几个警察挤了挤眼；于是，那几个神情困窘的警察也一个跟着一个地跟他一道唱起来。）

流浪者在天涯海角漂泊，
为了一个思想，我们忍痛把我们的亲人割舍。

(说)使劲儿!大声!(抓住他们的肩膀，叫他们高声唱。

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

(说)大点声,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们的法律是自由，
是思想，一个接着一个……
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

[随着高声合唱,灯光缓缓地暗了下来。]

第　二　幕

在灯光重新亮起之前，那四个人仍像在第一幕尾声时那样反复唱着，待到灯光完全照亮舞台，歌声在最终的最强音中结束。

疯子（鼓掌，拥抱其他三人，并且与他们握手）真棒，真棒！现在行了，咱们算是成功了。到这个地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再怀疑，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光是感到心安理得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甚至敢说，他是高兴之至呢。

疯　子　当然，他当时感到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就像在一个罗马小组的成员中间，不过，恰恰是在那些罗马小组里，乔装改扮的警察越来越多，甚至比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还要多。

局　长　我们当时像连珠炮似的提出那些虚假的反证，也丝毫没有损害他的心理状态。

疯　子　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狂症，狂症大发是后来才发生的。(指向警官)什么时候？

着运动衫的警官　快半夜的时候。

疯　子　怎么引起的？

局　长　好吧,我认为,原因是……

疯　子不，不，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什么也不要认为……您应

该什么也不知道，局长先生！

局　长　怎么，我不应该知道？

疯　子　真该死，我们在这儿冒着生命危险来把您解脱出来，为的就是证明您跟那个铁路员工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您甚至根本没在场……

局　长　您说得对，请原谅……我刚才是走了神儿。

疯　子嘿，您走神儿走得有点太过分了，博士……您该更注意一些……所以，正像托托[①]在一出闹剧里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局长没有在局里!'但是,在场的有警官。

着运动衫的警官对，当时我在场，不过，过了一会儿我也走了……

疯　子啊，咱们又来推卸责任了。您还是做个好样的，告诉我：在半夜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有六个人：四个警察，我……还有一个宪兵中尉。

疯　子啊，不错，就是那个后来被提升为上尉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就是他。

疯　子　那么，当时你们干了些什么？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们审问他。

疯　子　怎么还审啊？"你当时在哪儿？你在干什么？说！别耍滑头……'天啊,过了那么多个钟头以后,我可以想象,你们大概都有点心烦意乱了……火气也大了……大发脾气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根本没有,法官先生,我们都冷静得很呢。

疯　子　难道你们就没有稍微碰一碰他？难道就没有反过手背，

① 托托是意大利在二次大战后的着名滑稽演员。他的名片《警察与小偷》曾在我国上映，他在片中扮演可笑而又善良的小偷。

给他一个大耳光？

着运动衫的警官　没有。

疯　子　平着扇他一下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也没有。

疯　子　斜着扇总有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斜着扇？

疯　子　是啊，就像给那些肥胖的要人治蜂窝炎那样按摩……嗒，嗒，嗒！（做出用刀子般的双手极其迅速地剁东西的动作）啊，你可以来一个漂亮的空手道嘛！嗒！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过，是没有，法官先生……也没有按摩。我们只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审问他……

疯　子　好哇，什么叫"用开玩笑的方式"？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向您保证，确实是这样……您可以问一下警卫……（把警察推向法官）。

疯　子　没有必要，简直难以置信。（拿出一页纸给他看）不过，这也写在向主管档案的法官所作的证词上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那当然，而且他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疯　子啊，我也相信这一点……但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意思就是我们当时是在开玩笑……我们一边审问他，一边想法拿这个问题取笑。

疯　子　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当时是玩扇耳光的游戏吗①？你们都戴上面具，吹着小喇叭？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不过，总而言

① 一种猜人的游戏：一个人被蒙住眼睛，其他人戴上面具，吹着小喇叭，其中一人出来，扇他一个耳光，然后让他猜出是谁扇的。

之，我们是拿那次审问开心取乐，学嫌疑犯的言谈动作逗笑……说几句风凉话……来点儿插科打诨。

警察乙　是的，是的，当时我们笑得可厉害了。您知道，这位警官，外表虽然不像，骨子里却是个开玩笑的能手呢……您要是能看一看他兴致来了的时候怎么样进行逗乐的审问，那就好了……哈哈哈，简直把人笑死了！

疯　子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从罗马决定要改变你们的誓词。

局　长　是警察局的誓词吗？

疯　子　是啊，是你们的啊，这是他们在部里决定的。

局　长　他们给我们把它改成了什么呢？

疯　子　好吧，我们倒不如说，他们给你们把它做了补充……现在,是怎么说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警察局要为公民服务。

疯　子　瞧啊,从今以后,应该说"警察局要为公民服务,为的是让他们开心！"

局　长哈，哈，您是在开我们的玩笑呢。

疯　子　根本不是，我是再确信不过：你们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对待嫌疑犯，正像你们自己说的那样……我记得，我在贝尔加摩呆过。我本来要说的是旧金山，但是，这里有个位置调换的问题。我在贝尔加摩的时候正赶上对那个所谓"星期一黑帮"进行审讯——你们想必记得，当时牵连在内的甚至还有一个教士、一个医生和一个药剂师……几乎整个地方都定了罪名，后来才弄清他们是清白无辜的。那么，我当时是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正靠近警察局，那里正是进行审讯的地方。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被一声声嚎叫和呻吟所惊醒。起初，我以为是有人在挨揍，被人用棍子毒打……可后来，我才明

白，原来他们是在哈哈大笑。是的，正是那些被审讯的人有点发狂地哈哈大笑“：哈哈，哦，我的妈啊 够了，哈哈 救命，我受不了 警官，行了，您要让我笑死了！”

局　长　撇开讽刺不谈，您知道，后来，从指挥官到最后一个中士……全都被判了刑吗？就是那帮人！

疯　子　当然知道，因为他们滑稽得过头了！（这几位警察做着无法再容忍下去的鬼脸）不，不，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你们几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尽管没有犯罪，却搞出一些名堂，只求能让人把他们带到警察局里去呢！你们以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工人权力”①、工团主义者……不，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些患有精神抑郁症的可怜虫，得了怀疑症和忧郁症的可怜虫。他们装扮成革命者，只求能受到你们的审问……并且最终能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发出几声健康的大笑！总之一句话，让自己能变成有点健全的人！

局　长　我要说，现在，您，法官先生，不止是在开我们的玩笑，而且干脆是在拿我们开心！

疯　子　请别这样说，我绝对不敢冒昧……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过，我向您起誓，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没有跟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开玩笑！

警察乙　不对，不对……是开玩笑了，我也向您起誓。

疯　子　你住口，只有上级才能起誓！（局长粗暴地把警察拉开）那好吧，咱们姑且承认这一点。那么，是拿谁……拿什么事情开玩笑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主要是拿那个舞蹈演员——无政府主义者开玩笑。

①当时的一些极“左”组织中的一个，有工团主义色彩。

疯　子啊，是因为他首先是个瘸子……是个瘸腿的舞蹈演员——无政府主义者……哈，哈。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个……

疯　子　那么，你们也在这个细节上做了一些恶作剧，那就是：因为这个人是舞蹈演员，作为他的专业，他就要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珠子串起来，做成一些英国“自由式”花叶饰灯罩①……甚至于，谁知道呢，可能他本人也是个有点‘自由式’的人物，是不是？！

警察乙　哈哈“自由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局　长　住口！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说实在的，我们当时还没有闹到这种程度。

疯　子　算了，算了，咱们不要过分谦虚嘛。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你们当时对他的舞蹈演员朋友做了一些有点过分的嘲弄，而他呢，那个铁路员工就生了气！是不是这样？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我想象，可能正是这样。

疯　子　于是，他就猛地站了起来！！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他就猛地站了起来……

疯　子　……而且他还开始喊“够了！我不允许做某些挖苦，我的朋友是舞蹈演员，这一点我同意，他穿戴小珠子，还是个瘸子……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一边这样说，一边就登上窗台，做了一个双人舞的姿势，就跳了下去！

①花叶饰风格是英国建筑上的一种风格。原剧在这里也用的是英文原文，但有双重意义：除装饰图案外，也隐喻作风放荡不羁。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我不能向您发誓。我刚才跟您说了：这时，我刚刚出去。

警察乙　不过，我当时在场。要是你们愿意，我可以发誓！

疯　子不，你啊，闭嘴！

局　长　不过，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未免太小气了。只因为别人拿他的朋友开心，他竟然就从窗户跳下去！

疯　子啊，但这是因为当时人家触动了他的痛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非常在乎男子汉的气质的！比所有的人都在乎！您没有读过奥托·魏宁格①的《性和无政府主义》吗？没有？这可是本经典著作啊。

局　长　不过，他为了一个后来跟他关系不好的朋友而生气，这总讲不通嘛……您别忘了，还有他的口供原文呢：他甚至还把盐瓶子扔到他朋友的身上呢！

疯　子　可不是嘛！您真不赖，提醒了我！因此，他不可能恼火、厌烦！

局　长嘿，确实不可能！

疯　子　瞧啊，他竟是个马基亚维利②式的人呢……那么，他是假装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他是假装的？

疯　子　那当然，这个大滑头简直是演了整整一出喜剧，假装气得要死，为的是给自杀找一个合乎逻辑的借口……而这个借口对你们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对别人来说就是荒唐透顶的了！

① 奥托·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名著有《性和性格》（1903），疯子所说的书名是据此瞎编的。

② 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著名的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和文学家，他在其名著《君主论》中详细阐述了一个君主保住王位的种种政治权术。

局　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对别人来说？

疯　子　您还不明白？他是在学神风飞机呢①，正是为了要毁掉你们！他就这样跳下去了！你们还幼稚天真地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如实讲出来……又对报界讲，又对电视讲……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们。当然，那位可敬可爱的主管档案的顾问除外……比如说，你们在这儿可以听听他在他的指令里是这么写的："狂症是由'自尊心受到伤害'引起的！"谁会对这种说法信得过呢？简直太像是胡说八道了！

局　长　当然，当然，这几乎像是一句玩笑话。

疯　子　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发现，你们是被你们的真诚本身断送了……而他呢，那个居心不良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呆在他的坟墓里嘲笑呢！

警察乙　他可真卑鄙啊！还说他这个人看起来挺老实，值得信任呢……他可真是个好人！

局　长　住口！（警察乙立即不敢吭声，缩了回去，就像一只蜗牛缩进壳里）您千万别生气，法官先生，要是我跟您说，您刚才那个有关神风飞机式的铁路员工……的说法，并没有使我感到多么信服。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也有一些保留……

疯　子　然而，对我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一点也不能使人感到信服！即使在一部电视侦探片里，人家也不会接受！这是因为我刚才是力图拯救你们的说法，而你们的说法会垮得更加厉害呢！

局长（用手揉了揉两个肩膀）请问，要是我让人把窗户关上，您不会介意吧？突然一下就冷起来了……

①指二次大战中日本的"自杀性"战斗轰炸机。

疯　子　请吧，请吧……确实，真的很冷！

着运动衫的警官　这是因为太阳刚刚落下去。

〔警察在警官做出的手势下，走过去关窗。

疯　子　这样就好了，不过，那天晚上，太阳还不曾落下去。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什么？

疯　子　我是说，那天晚上，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跳下去的时候，太阳还一直呆在天上。难道当时就没有黄昏时分吗？

〔三个警察面面相觑。

局　长　我不明白。

〔疯子假装烦躁起来。

疯　子　我是说，即使已经是十二月了，在半夜，窗户还是大开着，那就是说，房间里并不冷……而如果房间不冷，那就是因为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它是后来才落下去的，是在一点钟，就像在七月的挪威那样。

局　长　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们刚刚把窗户打开……为的是换换房间里的空气，对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对，当时烟太多。

警察乙　您知道，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抽烟抽得可多了！

疯　子　那么，你们是打开了玻璃，也打开了窗板？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也打开了窗板。

疯　子　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在半夜，温度计下降到零度以下，还下着大雾，把你冻得硬邦邦？……“去吧，去吧，空气可我们才不在乎会得肺炎呢？”你们至少穿着大衣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没有，我们穿的是夹克。

疯　子　你们可真是运动健将！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当时根本不冷，我向您保证！

局　长　是的，是不冷……

疯　子啊，是吗？那天晚上，气象台可是宣布，全意大利的温度能让一头北极熊也打哆嗦，而他们几位却不冷，甚至……简直是"温暖如春"！可你们有什么妙招儿呢？是不是拥有个人的非洲季候风？它每天夜里都刮到这儿来！要么就是"海湾的暖流"？它沿着"圣马可的大坟墓"[①]北上，传送到你们家房子底下和阴沟里！

着运动衫的警官　请原谅，法官先生，但我还是不明白。刚才您还说什么您到这儿来是专门要帮助我们，相反，您却一个劲儿地只是怀疑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证明，只是拿我们开心，让我们抬不起头来……

疯　子　我同意您说的，也许我做得过火了，也许我怀疑得太过分了……不过，这里似乎让人面对一种为傻瓜和低智商的人设计的游戏，这类游戏在每周猜谜的栏目里总是可以看到的："请找出巴乔基·斯图皮多尼[②]警官所犯的三十七个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

我又怎么能帮助你们呢？（警察们哑口无言地坐着，神情沮丧）好吧，好吧……你们别那么哭丧着脸了……打起精神活下去嘛！我答应你们：从这会儿起，我不再拿你们开心了。我可是再严肃不过的！咱们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局　长　是的，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疯　子　那么，让我们还是来谈谈正经、实在的事——跳楼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同意。

疯　子　咱们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狂症大发之后——接着，

①这里是隐喻，《新约》的《马可福音》作者圣马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即"大坟墓"）殉道。

②"巴乔基·斯图皮多尼"是"疯子"有意编出的滑稽名字，意谓"亲吻眼睛的大笨蛋"。

咱们该一齐找出一个能说明这个疯狂的举动的更能叫人相信一点的原因——他就猛地站起身来，冲了过去……等一下,谁当时给他当了“踏脚板”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什么“踏脚板”？

疯　子　总而言之，你们当中是哪一位当时站到窗户旁边，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到齐肚子的高度，就是这样，为的是让他把一只脚踩上去……于是，噌！一下子就让他飞过了栏杆！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您在说什么呢，法官先生？您是想要我们？……

疯　子不，请别这么说，你们别激动嘛……我刚才是问……我是这么想：他不过才那么一点儿高，要是起跳的话，才冲这么短的距离，又没有外界帮助……我可不想让什么人怀疑……

着运动衫的警官　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怀疑，法官先生……我向您保证……他完全是自己干的！……

疯　子　难道就没有一个像比赛时用的那种踏脚板？

着运动衫的警官　没有……

疯　子　那个跳楼的也许穿的是带有布鲁梅尔式的弹性鞋跟的鞋子①!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不带任何鞋跟……

疯　子　好吧,这样一来,咱们掌握的情况就是：一方面,一个男人，身高约摸一米六，他单独一个人，没人帮助，也没有梯子……另一方面，有五六个警察，他们虽然站在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个干脆是站在窗户旁边，却没有及时地把他拦住……

①布鲁梅尔，前苏联跳高健将，曾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事情来得这么突然……

警察乙　而且您根本想不到那个魔鬼是那么灵巧……我只不过刚刚来得及抓住他的一只脚。

疯　子哦！你们看啊，你们看，我的挑逗战术起作用了。您当时抓住了他的一只脚！

警察乙　是的，但是，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只鞋子，而他还是摔到下面去了。

疯　子　这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鞋子留下来了。这只鞋子可是说明你们有意救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着运动衫的警官　当然，这是无可辩驳的！

局长（向警察乙）好样的！

警察乙　谢谢您,先生,这……

局　长　住口！

疯　子　等一下……不过，这里有些地方还讲不通。（拿出一页纸给警察们看）这个自杀的人当时穿三只鞋子吗？

局　长　什么，三只鞋子？

疯　子　是啊，一只可能是留在这个警察的手里……在发生了这个倒霉的事件几天之后，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出示那页纸)瞧这儿。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错,真的是这样……他是对《晚邮报》① 的一个新闻记者讲的。

疯　子　但是,在这儿,在这张附页上,却又保证说,摔到院子里的石块地面上奄奄一息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脚上还穿着两只鞋子，整整一双。跑到出事地点的人也证明这一点，其中有一位是《团结报》的新闻记者，还有一些过路的其他记

①《晚邮报》是米兰出的一份全国性大报纸。

者！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疯　子　我也不明白啊！除非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位手脚飞快的警察及时地沿着楼梯冲下去,赶到了三楼的楼道,在那个自杀的人经过之前，趴在窗口看，并且顺手给飞落下来的人穿上这只鞋子，然后又在迅急落下的那个人摔到地上的同一刹那，像火箭一样重新上到五楼。

局　长瞧，您看，您看，您又开始冷嘲热讽了！

疯　子　您说得对，您比我强……请原谅我。因此，是三只鞋子……请你们原谅。你们难道记不得：他会不会碰巧就是三只脚呢？

局　长谁？

疯　子　那个自杀的铁路员工啊……要是碰巧他有三只脚，那么，穿三只鞋子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局长（厌烦）不，他不是三只脚！

疯　子　您别烦躁嘛，我求您了……因为我们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所能期待的只是这个，要么就是别的！

警察乙　这是真的啊！

局　长　闭嘴！

着运动衫的警官　真倒霉，真该死……必须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要不然……

疯　子　我可已经找出来了呢！

局　长　让我们来听听。

疯　子　理由是这样的：这些鞋子当中必定有一只，他穿起来有一点大，而手头又没有什么鞋垫，于是乎，他在穿上那只大的鞋子之前先穿上了另一只比较小的鞋子。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两只鞋子穿在一只脚上？

疯　子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跟套上防水套鞋一样嘛。你们记得吗 就是那种橡胶套鞋，过去一度穿过的……

局　长　不错，过去一度穿过。

疯　子　不过，现在有人还穿这种鞋子哪……甚至于，你们知道我要跟你们说什么？我要说的是：那只留在这位警察手里的鞋子本来就不是什么鞋子，而是一只防水套鞋。

着运动衫的警官　这可不行，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竟然穿着防水套鞋！　……这种东西是古板守旧的人穿的……是保守分子穿的……

疯　子　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很保守嘛……

局　长　是啊，也正因为这个，他们才把国王杀掉！

疯　子　确实是这样：为的是能给这些国王涂上防腐剂，好好保存起来……要是有那么一个人，等那些国王老死了，皮肤皱缩成像羊皮纸似的，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然后腐烂、解体，那就不再能把他们保存下来了……与其这样，倒不如趁着他们水灵的时候把他们杀掉①……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请求您，法官先生，别再说下去了。在某些问题上，我确实不敢苟同……

局　长　我也接受不了……

疯　子哦，你瞧，我本来以为你们是怀旧的，但这不是缅怀君主制……不管怎么样，要是你们既不喜欢谈防水套鞋，又不喜欢谈三只鞋子的故事……

〔电话铃响，众人都停了下来，警官拿起话筒。

着运动衫的警官　请你们原谅……是的，你就跟我说吧……等

①在意大利语中，“保守分子”和“保存”同属一个词根。“疯子”针对局长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讥讽，有意借用一词多义，与他胡搅蛮缠，戏弄他。

一下……（向局长）是站岗的，他说，下面门口有一个女记者要见您，局长先生……

局　长　啊，是的……我跟她约好了今天见她。是《快报》还是《欧罗巴》[①]的记者，我记不清了……您问一问她是不是叫菲列蒂。

着运动衫的警官（对电话说）她是不是叫菲列蒂？（向局长）是的，叫玛丽亚·菲列蒂。

局　长　那么，就是她……她要作一次采访。您请她改天再来吧，今天我没空……

疯　子　您可千万别这样做。我可不允许由于我的原因让你们赶上一些麻烦。

局　长　您这是指什么？

疯　子　我认识她，那个女记者。她可是个了不起的记者。她是很能怪罪别人的……她动不动就生气！……为了报复，她能给你们来上一篇那类的文章……您还是让她过来吧，千万！

局　长　可是，您的调查呢？

疯　子　可以等嘛。不过，你们还是没弄明白：我现在已经是跟你们坐在一条船上了。像女记者这样的人，必须想法跟她交朋友，而不是跟她对着干！您就听我的吧。

局　长　同意。(转向接电话的警官)您让她过来吧。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陪她上楼到我这儿来吧。（放下话筒。）

局　长　那您干什么呢？要离开我们吗？

疯　子　这我可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绝不会抛弃朋友的，尤其是在危险关头！

着运动衫的警官和局长　您要留下来吗？

①《快报》和《欧罗巴》都是意大利比较畅销的期刊。

局　长　那么，您以什么身份呢？难道您想让这个像秃鹫似的女记者发现您是什么人，您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吗？您想让她随后在她的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把这件事写出来吗？可那时节,您就得说出来 您是要把我们毁掉！

疯　子不，我可不想把你们毁掉……你们就放心吧：这只秃鹫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真正是什么人。

着运动衫的警官啊，不会吗？

疯　子　当然不会，我可以改变角色嘛……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刑事处的精神病医生，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的主任，科学处的处长，随你们挑……要是这只秃鹫用一些不怀好意的问题为难你们的话，你们就不要干别的，只跟我挤一挤眼睛就行了，我来对付……要紧的是,你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脸上抹黑。

局　长　您真是太宽洪大量了，法官先生……(感动地握了握疯子的手。)

疯　子　您可别再叫我法官了，千万。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是科学处的马尔坎托尼奥·班兹·皮齐尼上尉……好吗？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不过，当真有那么一位班兹·皮齐尼上尉呢，他在罗马……

疯　子　那才好呢。这样一来，要是这个女记者将来写些什么不让咱们喜欢的东西，那就不难证明她完全是凭空捏造……可以把那位真正的皮齐尼上尉从罗马传来作证。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可真是个天才啊！您觉得您真能扮演上尉的角色吗？

疯　子　您不必担心，在二次大战期间，我当过狙击兵的随军神甫。

局　长　安静,她来了。(女记者上场)请进,小姐,请坐。

女记者　您好,请问,您是局长先生吗？

局　长　　是我，很高兴见到您，小姐。咱们只是在电话里认识……很遗憾。

女记者　我也很高兴。下面门口的那个警察给我制造了一些麻烦……

局　长　他是对的，我请您原谅，过错都在我，因为我忘记了事先通知他您要来。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合作者：皮萨尼，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警官……

女记者　非常高兴。

着运动衫的警官　该说高兴的是我……小姐。（以军人的本色抓住对方的手紧握。）

女记者　要命，您抓得怎么这么紧啊！

着运动衫的警官　对不起……

局长（指着正在背过身去忙着装扮的疯子）……这位是上尉……上尉？

疯　　子到！……（带着假八字胡出现，一块黑布贴在一只眼睛上，一只手戴着一只咖啡色手套。局长惊呆了，不知怎样说下去。疯子于是便自我介绍)科学处上尉马尔坎托尼奥·班兹·皮齐尼。请您原谅我的手有点硬,不过,它是木头的,是阿尔及尔战役的纪念品。我曾当过外籍军团的空降兵……可您请坐啊，小姐。

局　长　您想喝点什么？

女记者不，谢谢……我想，要是您不介意的话，马上就开始……请你们原谅我，不过，我是有点着急。很遗憾，我得在今天晚上就把文章交出去……今天夜里就付印。

局　长　好吧，悉听尊便，我们完全可以马上就开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女记者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拿出一个活页记事本，看着本上念)第一个问题正是向您,警官,提出的,请您原谅,要是问题带有一点挑衅的话……我用一下录音机，您不介意吧？……除非你们几位不大同意这样做……（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录音机。）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说真的……我们……

上　尉　您说哪儿的话呢，您尽管用吧……要是我们想辟谣，那女人也有证据嘛……

女记者　请原谅，先生们，有什么事情不对吗？

上尉（见机行事）不，不，一点也没有……这位警官刚才正跟我夸奖您呢。他说：您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女人……是坚信民主、热爱真理和主持正义的……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

女记者　这位博士真是太慷慨大度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就只管说吧。

女记者　为什么他们把您叫做“骑窗者”？

着运动衫的警官“骑窗者”？叫我？

女记者　是啊,或者叫‘骑马警官”。

着运动衫的警官　谁会这样叫我呢？

女记者　我这儿有一封信的复印件。这封信是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信本身是从圣维托雷监狱寄出来的。这个小伙子正是在我们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那几天里被关进了这个监狱。他在信里恰好谈到了您，警官……而且还谈到了这个房间。

着运动衫的警官啊，是吗？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女记者（念）“五楼那位警官坐在窗户上，晃荡着两条腿，他打了我几个耳光,接着,他又向我挑动:‘跳下去吧!’并且还辱骂我……‘你为什么不跳……你没有勇气，嗯？干脆了结

了算了!你还等什么?' 我向你们保证,我不得不咬紧牙关,为了不至于因为放纵我自己的情绪而把命送掉……"

上　尉　太好了，简直像是希区柯克[①] 的一部影片的剧本呢。

女记者　上尉，我请您别插话……我是向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提问题，不是向您……您有什么要回答我的吗？（随手把扩音器靠近警官的嘴边。）

上尉（在警官耳边说）要冷静，毫不在意！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没有什么要回答的……倒不如说，是您应该来回答我，而且要真心实意：您是不是认为，我当时也让那个铁路员工骑到窗户上了？

上　尉　别说话,别上当。(哼唱着)秃鹫飞远了……从我的房子飞远了……

女记者　是我听错了,还是您,上尉,在做什么干扰的事?

上　尉　我一点也没有干扰啊……我只不过是评论评论罢了。要是您允许我的话，我倒要问问您，菲列蒂小姐，您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了洗涤剂的广告推销员……因为您不惜一切代价，想看到我们一心一意地要用落到我们手掌之下的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做那种窗户试验!

女记者　没得说，您可真是非常能干，上尉。

着运动衫的警官　谢谢……您让我摆脱了一个为难的处境……(用手拍了拍疯子的肩膀。)

上　尉　轻点,您拍得太重了,博士……我有一只玻璃眼呢!(指着那块黑布。)

着运动衫的警官　玻璃眼？

①希区柯克是英国电影导演，被誉为“悬念大师”，名片有《蝴蝶梦》、《精神病患者》、《后窗》和《鸟》等,其片中常有令人惊悸的场面和镜头。

上　尉　您跟我握手也得轻着点，这手也是假的。

女记者　还是关于窗户的问题，在主管档案的法官储存的那份指令的材料当中，缺少有关坠落抛物线的鉴定。

局　长　坠落抛物线？

女记者　是啊，就是所谓自杀者的坠落抛物线。

局　长　这有什么用处呢？

女记者　这有助于确定：在从窗户里飞出去的时刻，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还完全活着。这就是说，他飞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最低限度的冲跳力，或者说，他坠落下去的时候是已经没有生气了，就像事实证明的结果那样，还是顺着墙壁滑下去的呢……他在胳臂上或者手上是不是已经有了断裂或损伤，正像事实证明结果并非如此的那样，也就是说，所谓自杀者并没有在撞到地上的时候伸出手去保护自己，而这种举动通常总是要有的，而且是完全出于本能……

着运动衫的警官　是的，但是，您不要忘记，在这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杀者啊……是这样一个人：他之所以跳下去是因为他想死！

上　尉啊，这一点没什么关系。很遗憾，谈到这儿，我不得不指出，小姐说得有理……正像您看见的，我很客观。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做过多次试验了。人们找到一些自杀者，把这些人扔到下面去，结果发现 所有这些人，在适当的时候，都是本能地……喳……把手伸到前面去！

局　长啊，您对我们的支持可真不赖啊……可是，难道您疯了吗？

疯　子　我疯了，谁告诉您的呢？

女记者　不过，最叫人困惑不解的细节——我希望能对这一点做出解释——就是：还是在存档的那份指令的材料当中，

缺少那盘专门的磁带，正是在这盘磁带上，录下了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准确时间……这个电话是局里的总机打的，而且，也根据红十字会那个抬担架的救护员的证明，打电话的时间是十二点差两分。

然而，当时跑到现场的所有新闻记者却声称，跳楼是在十二点零三分整发生的……简单地说吧，救护车是在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从窗户飞出去的五分钟之前叫的。你们几位当中有哪一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提前打电话的问题吗？

疯　子　好吧，就我们来说，打电话叫救护车是常有的，而且是这样打电话，出于预防考虑地打电话……因为永远没有法子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有几次，正像您看见的，果然我们就猜中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使劲儿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真棒！

疯　子　当心眼睛……您最后总会叫我的眼睛蹦出来！

局　长　此外，我不明白您到底想要指控我们什么？难道有预见性也算犯罪吗？不过是刚刚提前五分钟嘛……算了吧，在警察局，一切都是要提前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再说，我确信：这个罪名应该加给钟表。那些新闻记者当时可能是表慢了……就是说，表快了呢……

局　长　或者，那个记录我们电话的电话总机计时表当时也许走慢了……

警察乙　确实，这是再可能不过的了……

女记者　钟表都走错了，真叫怪！

疯　子　为什么怪呢？咱们在这儿，又不是在瑞士……在咱们这儿，每个人都把他的表调到他所喜欢的钟点上……这一个喜欢走得快些，那一个喜欢走得慢些……咱们可是在一个

遍布艺术家、可怕的个人主义者以及习俗的叛逆者的国度啊……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样的，真了不起！(重重地拍了他一下，可以听到一个玻璃球蹦到地板上的啪嗒声。)

疯　子　您看见了吧？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您还是让我的玻璃眼蹦出来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立即弯下腰寻找）对不起……我们马上给您找到……

疯　子　还算不错，我的眼罩您还是留下来了。不然的话，谁知会闹到什么地步……对不起，小姐，咱们谈到哪儿了？

女记者　谈到咱们是一个遍布叛逆习俗的艺术家的国度……嘿，我认为，您说得有道理。尤其是那些主管档案的法官，他们才是些叛逆者呢：

他们竟然疏忽大意，不搜集直接证据，不搜集记录时间的磁带以及有关坠落的鉴定，也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提前打电话叫救护车……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其中也包括死者脖子根儿上的淤血，这些淤血的原因根本就是不明不白的！

局　长　请注意，小姐：我奉劝您不要随便乱说……这是很危险的……

女记者　您是在威胁我吗？

疯　子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局长先生……我认为，小姐并没有随便乱说……当然，她是想暗示对事情发生经过的一种说法，而我也早已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讲过这种说法了……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恰好是从在这座大楼办公的人当中提出来的。

局　长　那会是什么呢？

疯　子　有人悄悄地说，在最后一次审问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在现场有一个人，恰恰是在半夜前几分钟，曾经很不耐烦，用手在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脖子上重重地扇了一下……请您冷静点，博士……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就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而且，他还呼哧呼哧地直喘，没法呼吸了。于是乎，就叫了救护车。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要让他恢复知觉，他们就打开了窗户，并且把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放到窗台上，让他稍微靠外一些，这样一来，夜里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不是就可以让他缓过来了吗！……据说是有两个人架着他……正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都是很信任的……我扶好了吗？你扶好了吗？啪嗒扑通，他就掉下去了……

〔警官怒不可遏地走过来，踩到玻璃球上，跌倒在地。

女记者　一点不错，正是这样。

局　长　您是发疯了吗？

疯　子　是的，发了十六次了，局长。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上帝呀！我滑在什么东西上边了？

疯　子　滑在我的玻璃眼上了……瞧，您滑在什么东西上了！您看您把我的玻璃眼弄得多脏啊！警官，您给我来一杯水，我洗一洗它，您不见怪吧？

〔警官走出去，下场。

女记者　你们应该承认，通过这种说法，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都可以澄清了：为什么提前叫救护车，为什么人摔下去的时候是不省人事……甚至连检察官在他的最后论证里所用的那个奇怪的词儿也可以得到澄清了。

疯　子　什么词儿？请您尽量说得明白些，我现在已经被自己弄得头痛了！

女记者　检察官声明——是书面的——应当把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看成是‘意外的死亡’。注意，真叫怪，不是‘自杀’，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在这两个词儿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另外，这个惨剧，正像这位上尉所陈述的那样，如果愿意的话，正可以说成是一个“意外”。

〔就在此时，警官来了，把杯子交给疯子。疯子因为全神贯注地听那女人讲话，竟把玻璃球吞了下去，仿佛那玻璃球是一个胶囊药片。

疯　子　上帝呀，我的眼睛！糟糕，我把眼睛吞下去了……好吧，希望它至少能治好我的头痛。

局长（在假上尉的耳边说）您现在又在玩什么把戏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与局长交替地说）您不觉得听信她的话、听信那只秃鹫的话太过了吗？现在，她可是确信让咱们走投无路了。

疯　子　请你们让我来干，好不好？（向女记者）不过，我要向您，小姐，证明这最后一种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女记者　不错，是不可信。这种不可信，就像对那位把这个案件存档的法官来说，那些退休人员的证明也不可信一样。

疯　子　那些不可信的退休人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女记者　真怪，您竟会不知道这回事！在有关存档的指令里，上面说的那位法官曾经声明，咱们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三个顾客的证明是不可信的。这三个顾客当时说，他们曾在船队的一家饭馆里跟他玩纸牌，正好度过了炸弹爆炸那个悲惨的下午。

疯　子　是不可信的证明吗？……那么，为什么呢？

女记者　因为还是那位主管存档的法官说的：“这是三个健康状况不稳定的老年人，而且他们还是残废。”

疯　子　他把这个干脆也写进指令里了？

女记者　是啊。

疯　子　好哇，这怎么能说他不对呢？从客观的角度说，怎么能硬要一个上了一定年纪的退休人员——而且他还因为战争或者因为工作——反正随你挑罢——而变成残废的人，一个当过工人的人，请好好注意：一个当过工人的人！又怎么能硬要这样一个人具备负起作证这种微妙职能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良好心理条件呢？

女记者　为什么一个当过工人的人就不能呢？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疯　子　可是您，小姐，您究竟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您就不能到马尔盖拉、皮翁比诺、塞斯托·圣约翰和罗城[①]去采访一次，而不是到墨西哥、柬埔寨、越南去采访呢？您对一个工人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概念呢？当工人到了退休的时候——不过，根据最近的统计，工人能到退休年龄的是越来越少了——横竖到了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已经像柠檬一样被榨干了，变成了一些骨瘦如柴的可怜虫，反应力已缩减到最小限度……变成了一堆破烂！

女记者　我觉得，您描绘的景象似乎有点过分凄惨了。

疯　子　啊，是吗？……那么，您可以到几家饭馆里去看一看，那里有那些退休人员在玩纸牌，您还会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在互相谩骂，不断地互相指责，你责怪我，我责怪你，互相责怪，记不起是哪个糊涂虫打出的牌：“该死的，方块七，我已经打出来了。”“不对啊，你是刚才第一个出牌，不是现

①马尔盖拉是威尼斯的工业区；皮翁比诺是里窝那的市镇，主要产钢铁；塞斯托·圣约翰是米兰的工业中心地区；罗城也是米兰的一个中等工业城市。

在。”“什么刚才第一个出牌，这可是咱们今天玩的第一盘啊……你简直是双料的笨蛋。”“不，双料的笨蛋是你，再说，你本来应该把方块七当做底牌留下的……你倒跑到咱们邻座的桌子上去玩牌了。”“什么底牌，这一次，底牌根本不是别的，只是老K嘛！你简直是老昏了！”“我老昏了？可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我不知道。那么，你呢？”“难道我也不知道？”

女记者　哈，哈，您说得过分了。好吧，不过，撇开玩笑话不谈……要是他们变得这么惨，难道这要怪他们自己吗？

疯　子　当然不，要怪的是社会！不过，咱们在这儿，也不是要审判资本主义和老板们。咱们在这儿，毕竟是要讨论：有些证人究竟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如果说，一个人变得很惨，因为老板们把他剥削得太厉害了，或者是因为他在厂里发生了工伤事故，那么，这跟我们这些负责维持秩序和主持公道的人也不该有什么关系。

局　长　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上尉！

疯　子　你不是没有钱买维生素、蛋白质、白糖、油脂和磷酸钙来增强记忆力吗？……那么，你就活该倒霉，我作为法官，只能对你说：“我爱莫能助……”我很抱歉，但是，你毕竟是不起作用了，你是个二等公民。

女记者　哈，您看，您看，我早就知道了：说来说去，阶级论准会蹦出来，准会谈论什么阶级特权！

疯　子　那么，谁又提出过相反的主张呢？不错，我承认，这是真的，咱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划分成阶级的社会……即使涉及到证人问题，也是一样：有一级证人，二级证人，三级证人，四级证人。这也绝不是什么年龄问题……你甚至可以比挪

亚还老,比约书亚还老糊涂[①]……但是,眼下你是从洗过桑拿浴、冷热水淋浴出来的，你还让人用石英灯按摩和摩擦过，你穿的是绫罗绸缎，围着华贵的围巾，坐着有司机驾驶的六个坐位的梅塞德斯车[②]……我倒要看看法官会不会马上就说,你是可信的。依我看来,他甚至还会亲吻你的手呢,说"绝对可信,异乎寻常地可信!"啧啧的确,就拿瓦戎堤坝[③]那桩案子的审讯来说吧——"瓦戎堤坝"这个名字可是虚构出来的——那些被控告的工程师，但只不过是少数几个被抓到，别的早就逃之夭夭了，谁知道是谁通知他们的！……我说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五六个工程师，为了多挣几十亿里拉，竟干出淹死人的这种事：一夜之间，有两千个公民丧了命，而那些了解全部情况的人，尽管他们比咱们那几位船队饭馆的退休人员还要老，在法官面前作证的时候，他们却根本没有被人认为是不可信的，甚至恰恰相反，法庭还给了他们最大的信任！看在上帝的分上，让咱们说几句玩笑话吧：一个人求得大学学位，到底为了什么？一个人又为了什么要成为享有特权的股东？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跟一个快要饿死的退休人员同样的待遇吗？再说，有人说，在意大利，人们不再信任里拉了。有人还讲，在上面说到的那些股东作证之前，文书就根本没有让他们高声背诵那句经典名言"我发誓说真话,说全部实情,等等,等等。"似乎那位文

①挪亚即《圣经》所说的造"方舟"避洪水的挪亚，是仅次于亚当的人类第二个祖先,详见《旧约·创世记》;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的继承人，曾率领以色列人到达迦南(即耶路撒冷),详见《旧约·约书亚记》。

②梅塞德斯车即奔驰车。

③这里是指1963年10月9日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惨剧：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冲入瓦戎水电站，堤坝决口，惨被淹死的当地居民约有三千人。该水电工程是萨德公司承包的。

书当时只是说“：请坐，萨德水利工程建筑公司总经理，还有您，设计工程师兼部级顾问，两位都是上述萨德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有资本一千六百亿，启动资本已经完全交付。两位请坐下，我们在听你们陈述，而且我们也相信你们。”接着，法官们都庄严地站立起来，把右手很明显地摆在《福音书》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朗诵“：我们发誓，你们要说真话，说全部实情，别的不说，只说真话。我们发誓！”

〔那个疯子上尉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一条海盗式的木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地望着他。上尉不动声色地评论着。

疯　子　越南，绿色贝雷帽① ……丑恶的记忆！不过，我们不要再谈论它了，事情已经过去！

〔门开了，贝尔托佐警官出现。他的一只眼睛贴着布条。

贝尔托佐　对不起，我打搅了吗？

局　长　您来吧，来吧，贝尔托佐警官……请坐。

贝尔托佐　我需要把这个放下。（他出示一个小金属匣。）

局　长　这是什么？

贝尔托佐　这是在银行爆炸的那颗炸弹的仿制品……

女记者哦，我的上帝！

贝尔托佐　您别担心，小姐，这颗炸弹没有雷管。

局　长瞧，那么，您就做个好人……您索性就把它靠在那边吧……那么，您向您的同事伸出手来吧……还有您，警官……您过来，你们二位和好吧。

贝尔托佐　和好什么呢？局长先生……我至少该知道他为什么生我的气，甚至把我的眼睛也打肿了……

①侵越美军戴的小帽。

〔局长用臂肘碰了他一下。

着运动衫的 警官啊，你难道不知道，嗯？还有那个咂舌？

贝尔托佐　什么咂舌？

局 长 总 之 一 句 话 ，够 了 … … 这 儿 有 外 人 … …

疯　子　可不是吗！

贝尔托佐　　不过，局长，我只想弄清楚，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他进到里面来，连 “ 晚上好 ” 也不跟我说……就是 “ 砰 ”的一下！

疯　子　好了 ,至少他总能跟他说一声‘ 晚上好 ’嘛。在这个问题上 ,这位是对的 ,算了！

贝尔托佐瞧，您看……对不起，但是，您……我觉得挺面熟。

疯　子　这大概是因为咱们俩一只眼睛上都有一块布。

众人（一起笑）哈，哈！

贝尔托佐不，不，先别开玩笑 …

疯　子　请允许，我是马尔坎托尼奥 ·班兹 · 皮齐尼上尉……是科学处的。

贝尔托佐　皮齐尼？可不对啊……这不可能……我认识他，皮齐尼上尉……

局长（轻轻地踢了他一脚）不，您不认识他。

贝尔托佐　我不认识他？……您可是想开玩笑？……

着运动衫的警官不，你不认识他。（轻轻地踢了一下。）

贝尔托佐　听着，你别又来劲了……

局　长　您就随它去吧 ……(轻 轻 地 踢 了 一 下。)

贝尔托佐　可他曾经是我跑步的同伴啊……（他从上尉那里挨了轻轻的一脚。)

疯　子　既然他们叫您随它去，您就照办吧……（又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贝尔托佐嘿，我说，这是干吗？

疯子（指着穿运动衫的警官）是他拍的。

〔局长把贝尔托佐拉到一边，朝着女记者走去。

局　长　请您允许，警官，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小姐……我以后再跟您解释……菲列蒂小姐，记者。

您现在明白了吧？（用臂肘碰了他一下。）

贝尔托佐　很高兴认识您，我是贝尔托佐警官……不，我不明白。(局长轻轻地踢了一脚,上尉也轻轻地踢了一脚,但是,上尉竟踢出瘾来了，也踢了局长一脚。与此同时，他又在贝尔托佐和那个穿运动衫的警官后颈上各拍了一掌，是同时连拍的。贝尔托佐则以为是穿运动衫的警官拍的）您看，您看,局长先生,他又来劲儿了！

〔最后,疯子在女记者的屁股上拍了一掌,随即指了指局长。

女记者　我说，您觉得这像话吗？

局长（以为她是指他们之间斗嘴）您说得有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贝尔托佐，您别说了，听我说！这位小姐到这儿来,是要进行一次重要的采访,明白了吗?(轻轻地踢了一脚,又向他挤了挤眼。)

贝尔托佐　我明白了。

局　长　行了，小姐，要是您也想向他提几个问题的话，那就请吧……这位警官首先是一位出色的弹道和爆破专家。

女记者哦，是吗？那么就请您满足我的一个好奇心吧……您刚才说，在这个小箱子里，有在银行爆炸的那颗炸弹的仿制品。

贝尔托佐　嗯，这仿制品是非常粗略的，因为所有的原件都丢失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女记者　不过，有一个炸弹当时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没爆炸……

贝尔托佐　是的，是商业银行的那颗炸弹……

女记者　那么，您就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些发现这颗炸弹的人不是像通常的那样，把雷管拔掉，再把炸弹交给科学处，好让他们深入地研究一下那颗炸弹，相反却马上跑到院子里,把它埋在地下,让它爆炸呢？

贝尔托佐　您干吗问我这个问题，对不起？

女记者　您该比我更清楚干吗要问，警官……这么一来，除了炸弹之外，连凶手的手迹也消灭了……

疯　子　看哇,的确,有人就说"告诉我你是怎样制造炸弹的，我就会告诉你：你是什么人①。"

贝尔托佐（摇着脑袋）嘿，不，可这家伙不是皮齐尼。

〔疯子把弹匣抓起来。

局　长　他当然不是嘛！您闭嘴吧！

贝尔托佐啊，我本来觉得他挺像。那么，他到底是谁？（又挨了轻轻的一脚。）

疯　子　要是贝尔托佐警官允许我的话，作为科学处的处长，我……

贝尔托佐　您想哄骗谁？您在干什么？……劳驾，您把那匣子放下……它可危险着哪！

疯子（轻轻地踢了他一脚）我可是科学处的……可以到那边去干。

局　长　您当真在行？

〔疯子轻蔑地看了看他。

①这句话是从一句意大利成语引申的："告诉我你跟谁一块去，我就会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中文的意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疯　子　您看，小姐，这种炸弹是十分复杂的……您瞧,有这么多线,两个雷管……一个定时器……引爆导管,杠杆,小杠杆……我说了，它十分复杂，以至于可以很好地把两个定时引爆器藏起来，叫谁也找不出来，除非是把整个炸弹一块一块地拆开，那可要整整一天的工夫啊。请相信我的话……于是,就“砰”!

局长（向贝尔托佐）他倒真像个技术员呢，你认为如何？

贝尔托佐（仍固执己见）是的，但他不是皮齐尼……

疯　子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宁可丢掉凶手的手迹，就像您刚才说的……而且让炸弹在一个院子里爆炸，而不是去冒险，看着它在人群当中爆炸，那会造成比第一次更可怕的大屠杀……

女记者　是的,这一次,您真是把我说服了。

疯　子　我也成功地把我自己说服了呢。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也被说得心服口服。真棒,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想法。(抓住疯子的手,用力跟他握手,疯子的木头做的手果然留在他的手指中间了。）

疯　子瞧，您又给我把它拆掉了。我早就告诉您：它是木头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对不起。

疯　子　现在，您剩下该干的就是把那颗炸弹从我身上拿开。（说着,又把手给自己安上。)

局长（向贝尔托佐）您也该说上几句嘛，贝尔托佐，让他们看看 在咱们的处里,人们也不是睡大觉。(在他肩膀上鼓励地拍了一下。)

贝尔托佐　那当然。那颗真的炸弹确实相当复杂。我亲眼见过，比这颗要复杂得多。肯定是技能很高的技术人员的作品……就像人们说的，专业技术人员。

局　长　您说得慢点！

女记者　专业？也许是军事上的吧？

贝尔托佐　非常可能。（其他三个都一齐轻轻地踢了他一脚。）

局　长　该死的家伙……

贝尔托佐　哎呀！这是干吗？我说了什么？

女记者（做完了记录）好了，好了，这样一来，你们几位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要想制造——还不光是要操纵——这样一种炸弹，就必须要掌握专业工作人员的那种专门技能和经验，最好是军事上的技能和经验。我说的是尽管如此，你们却还是死命地一头扑在一个不起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团体上，同时又把所有其他线索都完全撇开……这个小团体向你们具体说明它是什么颜色的，站在哪一边，可那简直就是白费力气！

疯　子　当然，要是您拿贝尔托佐的说法作为依据的话，那是没得说，不过，贝尔托佐可不能算是权威……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爆破技术专家……他对这方面如此感兴趣，只不过是出于业余爱好！

贝尔托佐（生气）什么业余爱好？怎么，难道我对这个不是内行？……可您对这个又知道什么呢？……您到底是什么人？（转向两个警察）他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两位愿不愿告诉我呢？（其他两人又踢了他几脚，这迫使他不得不坐下来。）

局　长　老实点……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你冷静点……

女记者　您冷静点，警官……您放心吧。我确信无疑，您说的所有话都是实话，这正好像整个警察局和司法当局都一心只想加罪——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加罪于我们所能想象得

出的最疯狂最可悲的一群糊涂虫，而他们当中为首的竟是那个舞蹈演员！

局　长　您说得对,他们是帮糊涂虫。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他们正是给自己制造出这样的表面现象，好不至于太显眼。

女记者　的确，在这表面现象的后面，我们究竟会发现什么东西呢？我们发现的是：这一帮里的十个人当中，有两个竟然是你们的人。两个耳目，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两个坐探和挑唆分子。一个是罗马的法西斯分子，除了我们的这一帮粗心大意的人之外，此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另一个是你们的警察，他也打扮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疯　子　是的，关于那个打扮成无政府主义者的警察，我不明白,他们怎么竟能相信他。我是认识他的,他可是只老鹰①,要是你问他，巴枯宁是什么玩意儿，他会回答你：他是块瑞士奶酪，不带窟窿！

贝尔托佐　这家伙真把我气死了，他什么都知道，什么人都认识……不过，我也认识他！

局　长我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上尉。我们那个当坐探的警察，相反是个呱呱叫的人呢！精通业务到了极点！

女记者　那么，你们是不是还有许多这类精通业务到了极点的坐探警察,散布各处,打进形形色色的议会外小组呢②？

疯子（唱）“秃鹫展翅高飞了……”

局　长　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向您透露：是的，我们有的是这类警察,差不多到处都有！

女记者　哎哟,哎哟,现在,您也在吹牛了,局长先生！

①“老鹰”在意大利语中有聪明人、机灵鬼之意。

② 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曾出现许多“议会外小组”，实际上是一些不主张参加议会的极左派组织。

局　长　我一点也不吹牛……甚至在今天晚上，在观众当中，我可以告诉您，我们也像一贯的做法那样，安插进去几个人……您想看看吗？（用双手干脆地拍了一下。）

〔从观众席上,可以听见来自不同地点的人声。

外面的声音　请吩咐，博士！请下令！遵命！

〔疯子笑了,朝向观众。

疯　子　诸位不必担心，这些都是演员……真的也有，他们可是不吭声，干坐着。

局　长　您看见了吗？他们可是太有用，太有用了！耳目和坐探就是我们的力量！

着运动衫的警官　他们可以用来预防不测，控制局面……

疯　子　挑动凶杀，然后就可以有借口进行镇压……（三个警察猛然转过身来）我是想预防这位小姐说出再明显不过的风凉话。

女记者　当然，我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不管怎么样，既然你们把这些怪人组成的小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完全置于你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怎么能策划出一个这么复杂的阴谋活动，而你们却没有出面把他们制止住？

疯　子　当心,现在,秃鹫在俯冲呢！

局　长　事实是那几天，我们的那个坐探警察正好不在那个团体里……

疯　子　这是真的，他甚至还带来了家长签的请假证明呢！真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请求您别这样……(低声)法官先生……

女记者　可还有一个耳目呢，那个法西斯分子！那个人总还在吧，不是吗？……这必然是真实情况，因为罗马的法官认为他就是罪魁祸首，是组织者和幕后指使人。他正是利用

了——这还是那位法官说的话——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脑简单，唆使他们干出这种凶杀的事，而他们肯定都不曾怀疑这种事的本质是犯罪。

疯　子砰，吧嗒……秃鹫飞到了！

局　长　姑且从头说起吧，我可以告诉您：您说的那个法西斯分子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耳目。

女记者　那么，他又怎么会这么经常地光顾警察局，特别是罗马的那个政治处呢？

局　长　您这么说……我倒不晓得。

疯子（把手伸向局长）真棒，招架得真高！

〔局长握住他那木制的手，那手竟留在局长的手指中间。

局　长　谢谢！……可是,您的手……我很抱歉！

疯子（满不在乎）您索性拿着它吧，我还有一只呢！（他拿出了第二只手,却是女人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这是女人的手啊。

疯　子不，这是男女通用的。（随即把手装上。）

女记者（就在此刻从一个小文件夹中抽出了几页纸）啊，您不晓得吗？那么，这一点您也不晓得了？直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一百七十三起炸弹凶杀案，也就是每个月十二起①，每三天一起。我说的是：在一百七十三起凶杀案当中，（念一份文件）整整有一百零二起，经发现，肯定是由法西斯分子策划的，而其余七十一起的一半以上，有一些重要线索表明：也是法西斯分子一手制造的凶杀案，或者无论如何，是由一些类似的组织一手制造的！

①原文如此。

疯子（把手当成扇子，在下巴底下扇动）可怕！

局　长　是的，这些数字多少应该说是可靠的……您说呢，博士？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得核查一下，不过，大体上说，我觉得这些数字似乎跟我们掌握的数字相符。

女记者瞧，既然发生在您身上，您就该想点办法，甚至也核查一下：在这些凶杀案里，到底有多少是被人有意策划使嫌疑犯和责任落在一些极左翼团体身上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好吧，差不多所有的都是……这是显而易见的。

女记者　对啊，是显而易见……那么，有多少次你们是上了圈套呢？多少是天真幼稚地上了圈套？

疯子（一直让那只女人的手在脸蛋周围转来转去）这娘儿们真坏！

局　长　要是谈到这个嘛，好多工团主义者，意共的一些领导人，也上过圈套，多少也是天真幼稚地……您看，我这儿有《团结报》的一篇文章，把这些极左翼团体指责为“异想天开和冒险主义的极‘左’主义”……因为它们总是搞打砸抢的活动。后来，人们发现，这些被指责的颠复分子什么罪过也没有。

女记者　这一点我知道，曾经有一份左翼报纸对这些消息大事宣传……而且提出司空见惯的标语口号：“两个对立的极端主义的冲突”①。这样的标语总是很起作用的。甚至对你们也起作用！

①“两个对立的极端主义”是指意共和极左翼团体。当时，意共是左翼的代表，常被右翼指控为“极左翼”，因此，这里的“极端主义”指“极‘左’主义”。

疯　子　这娘儿们真是毒蛇！

贝尔托佐　不过，那个家伙，我是认得他的。我现在就把他的眼罩撕掉！

疯子（冷嘲热讽地介入）可小姐，您还等什么呢？既然您已经提出了这些明显的挑衅性看法！难道要等他们这样回答您：承认，要是我们这些警察局的人不是跟在那四个被人瞒哄的无政府主义者后面迷失方向，而是注意去认真地追踪更加可信的其他线索，比如由企业家们花钱收买的一些准军事组织和法西斯组织——这些组织是由希腊和周边国家的军人领导和支持的——也许早就把问题理出头绪来了？

局长（向焦躁不安的贝尔托佐）您别担心……现在，他说话的调子会一下子就转变过来的。这是他的技巧，我已经领教过了！这是耶稣会的辩证法啊！

疯　子　要是您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就要告诉您，是的……您是对的……要是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案子早就水落石出了！哈，哈！

贝尔托佐　让耶稣会的辩证法见鬼去吧！

局　长　您是变成疯子了吗？

贝尔托佐（明白过来）疯子？（猛地一跳）疯子……瞧，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就是他！

女记者　当然，这种说法让一个警察听到……我向您保证……必定是令人惊慌失措的！

贝尔托佐（拉着局长的袖子）局长先生，我已经发现那家伙是什么人了！我认得他。

局　长　好了，要是您想把他给您自己留下，就请便吧，不过，您不要到处讲。（把贝尔托佐撂在一边，径自走到疯子和女记者身旁。

贝尔托佐（把穿运动衫的警官拉到一边）我向你发誓，我认得他，那家伙……他根本不是警察局的人。他是乔装改扮的。

着运动衫的警官　这我知道，你跟我说的没有一点新东西。你可别让那个女记者听见你说的话。

贝尔托佐　可他是个疯子啊……你难道不明白？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你才是个疯子呢！你弄得我一点也听不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你闭嘴吧！

疯子（与此同时，他一直在继续发表议论，兴奋地跟局长和女记者谈话）当然，您是记者，碰上这样一件丑闻，您简直是如鱼得水……您只会在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才会感到有点扫兴。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桩银行屠杀无辜案只能用来葬送热秋的斗争[①]……制造适当的紧张空气，好让那些厌恶和气愤许许多多颠复犯罪的公民，亲自要求由强硬的国家政权出面干预！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不记得,我是在《团结报》上还是在《继续斗争》[②]报上看到过这个消息。

贝尔托佐（走到疯子的背后，猛然撕掉他的眼罩）瞧这儿啊！你们看见了吧！他有眼睛，他有！

局　长　我说,您真的疯了吗?当然,他是有的!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该有呢？

贝尔托佐　那么，他又为什么戴眼罩呢，既然他有眼睛？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你不也是在眼罩底下有眼睛吗？……却没有一个人要给你撕掉那眼罩！（把贝尔托佐拉到一边)你老实些，待会儿我再跟你解释。

①“热秋”是指意大利八月份休假期过后，工人运动立即展开如火如荼的争取权力的斗争,一般集中在九月起的秋季,故称“热秋”。

②　《继续斗争》是同名极左翼小组办的一份机关报。

女记者哦，真逗乐，您刚才戴眼罩是为了显得气派？

疯　子不，是为了不显“眼”。（笑。）

女记者哈，哈……这眼罩真不错……不过，您还是讲下去吧，请您跟我谈一谈这个案子里发生的丑闻吧。

疯　子啊，好吧……这是一件大大的丑闻……在右翼方面，逮捕了不少人，还进行了一些审讯……大帮头面人物名誉扫地……什么参议员、众议员、上校……社会民主党人个个哭鼻子，《晚邮报》也换了社长……左翼要求把法西斯分子宣布为非法……走着瞧吧……警察局的头子因为工作勇敢而受到表扬……过了不久，却被送去退休了。

局　长　不对，上尉……这是您的推测……您还是让我说……您的推测有点毫无根据……

女记者　这一次我同意您的意见，局长先生……我认为……这样一种丑闻有助于使警察局享有威望。一个公民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良好的国家里，其中的正义可以是略微不那么非正义的正义……

疯　子　那可不是嘛！……这简直是再足够不过的了！人民要求有真正的正义吗？那么，我们相反就做到让他们满足于有一个略微不那么非正义的正义，也就够了。劳动者们呐喊：取消野蛮剥削的耻辱！那么我们就想方设法让这种剥削变得略微不那么野蛮，而且，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做到让劳动者们不要再为这个而感到耻辱。不过，他们仍旧永远是受剥削者……他们不愿意再在工厂里遵命，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增加一点保护，为了照顾寡妇，多发给一点奖金。他们想要消灭阶级……那么我们可以想方设法，不再使很大的阶级差别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使这种大的阶级差别不至于那么刺眼

他们想要革命……那么，我们就允许他们改良……许许多多的改良……我们可以把他们淹在改良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们可以把他们淹在改良的许诺里，因为我们可以连这种许诺也永远不向他们作出嘛！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知道,他让我想起了谁?那个马罗内……就是那个因为侮辱司法当局而被起诉的法官。

局　长不，不……这个更糟，这个是完全疯了！

贝尔托佐　当然，他是完全疯了……我告诉你们这一点有一个钟头了！

疯　子　您看，对于一个一般的公民来说，他关心的并不是让那些肮脏的勾当销声匿迹……不是，对他来说，只要把这种勾当揭露出来，让丑闻爆发出来，大家可以对这种勾当进行议论，也就够了……对他来说，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就是最好的办法,哈利路亚[①]!

贝尔托佐（抓住疯子的木腿，使劲摇动它）你们瞧这儿的这条腿……难道你们看不出它是假的？

疯　子　当然它是假的……说得确切些，是核桃木的。

局　长　我们早就明白了。

贝尔托佐　这完全是假扮的，是系在膝盖上的！（准备去解开那些带子。）

着运动衫的警官　笨蛋……松手！难道你想把它拆掉？

疯　子不，您随他干吧……您索性给我解开……我还要谢谢您呢……现在我已经觉得整条大腿都痒死了。

女记者　得了，你们干吗老是打断他的谈话？你们是不是以为，仅只因为他没有那条木腿，你们就能让他在我眼里显得不

①“哈利路亚”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谓“赞美神”。

足为信？

贝尔托佐不，我们是要向您证明：他是个吹牛大王，是个“犯疯病的伪君子”，他从来没有断过肢，也从来没有做过上尉……

女记者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贝尔托佐　简单地说，他是……

〔局长、警察和警官跑过来，一齐堵上他的嘴，把他拉开。

局　长　对不起，小姐，有人打电话找他。

〔他们把贝尔托佐按坐在办公桌前，硬抓起话筒放到他的嘴边。

着运动衫的警官（在贝尔托佐的耳边说）你想毁掉我们吗？笨蛋！

〔在右边，女记者与上尉继续谈话，根本不注意这群警察。

局　长　您不明白您得保守秘密吗？要是小姐发现这是反调查，咱们可都完蛋了！

贝尔托佐　什么反调查？（他们又把话筒放到他的嘴边）喂？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你还问我？那么，你又干吗吹牛说你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晓得？你总是在瞎扯，瞎扯，总是在捅娄子……

贝尔托佐不，我可不是捅娄子……我是想知道？……

局　长　住口。（用话筒在贝尔托佐的一只手上打了一下）您就打电话吧，这就够了！

贝尔托佐　哎呀……喂，您是哪位？

女记者（刚才一直与那位假上尉聊天）哦，真有趣！局长先生，您不必再担心了，这位上尉……这位前上尉把一切都告诉

我了！

局　长　他告诉了您什么？

女记者　告诉了我他到底是什么人！

着运动衫的警官　您把这个告诉她了？

疯　子　是啊，我不能再继续撒谎了嘛……现在……她自己凭直觉也猜出来了。

局　长　可至少您叫她答应不把这个写在报纸上吧？

女记者　不过，我当然要把这个写出来！（念记录中的一句）瞧，这就是："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我遇见了一位穿便衣的主教！"

着运动衫的警官　一位主教？

疯　子　是的，请二位原谅，要是我把这一点一直向你们隐瞒了的话。(于是,非常从容地转动自己的衣领,那衣领果然是教士典型的圆衣领，而且还带着黑色的护胸。）

贝尔托佐（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现在，他又成主教了！你们总不会相信他了吧？

〔警官抓起一个大印，把它塞进贝尔托佐的嘴里。

着运动衫的警官　你真的叫我们烦透了！

〔疯子拿出一顶红色圆顶小帽，把它扣在自己的后脑壳上，动作庄严而又装模作样；他解开上衣的纽扣，从而露出了一个兰卡蒂制作的巴罗克式金银十字架；随后，他又给自己戴上一只镶有大块紫宝石的大戒指。

疯　子　请诸位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奥古斯托·贝尔尼耶神甫，教廷的代理人，作为负责与意大利警方联系的观察员。（伸出戒指，让那个马上像是馋嘴似的跑过来的警察亲吻。）

贝尔托佐(走上前来,暂时把‘假奶头’,[1] 抽出来）与警方联系？

疯　子　因为圣父在撒丁岛、最近又在甘多尔弗城堡[2] 挨了一下抛掷的石头，在这之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作为负责的教皇使者，就有责任预防……有责任与警方取得联系……

贝尔托佐嘿，不！嘿，不！这牛吹得也太大了。现在竟然连警察主教也冒出来了！

〔警官把“假奶头”又塞进他的嘴里，并把他拉到一边。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们也都知道，这完全是在扯淡！…不过，他打扮成主教，是专门为了搭救咱们啊……你明白吗？

贝尔托佐　为了搭救咱们？你是碰上鬼、着了魔？还是要拯救灵魂？

着运动衫的警官　别说了,去吻那个戒指吧〔迫使贝尔托佐嘴靠近疯子的手，就在这时，疯子毫不在意地迫使所有的人都做出了这种俯首听命的举动，而且并没有强制他们。）

贝尔托佐不，看在上帝的分上！吻戒指，不干！我拒绝！我觉得，你们全都疯了！他把疯病传染给你们了！

〔警官和警察迅雷不及掩耳地拿起几块又宽又大的橡皮膏,给他贴在嘴上,并没有费太多的气力。这样一来,橡皮膏就把他的半个脸——从鼻子往下——都盖上了。

女记者　可他怎么了，可怜的人？

疯　子　犯病了……我想。（从一本日课经里拿出一支针管，准备给贝尔托佐注射）你们把他抓住，这一针肯定会对他有好处……这是本笃会[3] 发明的一种镇静剂。

①“假奶头”是指刚才被塞进嘴里的大印。

②甘多尔弗城堡是教皇在罗马市郊的避暑行宫。

③“本笃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局　长　本笃会？

疯　子　是啊，瓶装阿尔奎布斯药水！（他以眼镜蛇般的速度给贝尔托佐打了一针，然后，抽出针管，观察了一下）还剩下一点药水……您也喜欢来一针吗？（不等回答就以斗牛士的那种灵巧手势也给局长扎了一针。）

〔局长压抑地呻吟了一下。

女记者　您一定不会相信的，阁下，但是刚才，当您谈到丑闻的时候，您曾大声疾呼："这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哈利路亚！"我当时马上就作了评论……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疯　子　别客气，别客气……

女记者　我当时就慨叹了一声："哎哟，可他说的话多像神甫说的话啊！"您不生气吧，真的？

疯　子　我干吗要生气呢？确实如此，我当时真的说了一句像神甫说的话。其实，我本来就是神甫嘛。（贝尔托佐用一只粗笔在总统肖像的背面写上"他是一个撒谎狂，是一个疯子"，并且一直站在"主教"的背后，展示这句话）从另一方面来说，圣格雷哥里奥教皇① 刚刚当选教皇后不久曾一度发现，人们使用种种非法交易和阴谋手段来掩盖一些严重的丑闻。他当时十分气愤，就喊出了那句名言："Nolimus aut velimus, omnibus gentibus, justitiam et veritatem②."

女记者　阁下，请您照顾一下……我的拉丁文有三次都不及格……

疯　子　您说得有理，简而言之，这句名言是说："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主持正义和坚持真理。

①圣格雷哥里奥教皇（540～615），即教皇格雷哥里奥一世，公元 590～605 年任教皇，是教会中的一代明君。

②此句为拉丁文，含义见下面疯子的第一句解释，其余都是他的即兴发挥。

我要尽我所能，即使做不到，我也要做，让那些丑闻以最最沸沸扬扬的方式爆发出来。你们不必害怕，一切权威会被埋没在这些丑闻的腐败现象之中。应该欢迎丑闻的到来，因为在丑闻之上会建立起国家的最最持久的权力！”

女记者　您真是不同凡响！……麻烦您，您把它的全文写给我，好吗？……就在这儿！

〔疯子开始在女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圣格雷哥里奥的那句显然经过改编的名言。就在此时，警官从他的同事手中抢过了画有总统肖像的硬纸板，把它撕得粉碎。

局长（气势汹汹地责问警官）您这是干什么？您把总统的像都撕碎了！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罪吗？您犯了什么病？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博士，那家伙写了一些东西！……(指贝尔托佐。)

局　长　他是有某种喜欢向人民写一些假惺惺的文告的毛病，对于这一点，我甚至也可能跟您有一致的看法……不过，那也不必发展到破坏他的肖像嘛……真可耻！

〔女记者站在‘主教’的背后,仔细地注意和考虑圣格雷哥里奥那句名言的含义。

女记者　简单地说吧，从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没有丑闻，似乎也必须制造一个，因为这是一种有利于维持政权、让被压迫者纵情发泄积怨的特殊手段。

疯　子　当然，这是解除一切紧张局势的净化办法……你们这些独立的记者[①]，简直就是这方面的功德无量的高僧啊。

女记者　功德无量？就算是吧，横竖不是为我们的政府服务，因为它总是发狂，总是像个疯子似的跑去缓解局面，只要我们

①“独立的记者”是指不受某家报纸雇佣、为其撰稿的记者。

发现有什么丑闻。

疯　子　一点也不错，咱们的政府人员就是爱发狂……他们还是有那种波旁王朝[①]的习气……前资本主义的作风……不过，您倒不妨看看那些已经进化了的政府人员……北欧式的嘛?!您还记得英国的那件"普罗夫莫"丑闻[②]吧？那位国防大臣竟被牵连到妓女、吸毒和间谍圈子里去了！难道国家政权垮了吗？证券交易所垮了吗？一点也没有，恰恰相反，证券交易所和国家政权倒是从来没有像那件丑闻发生之后那么强大有力。当时人们就想："是的，腐败现象是有的，但是，它毕竟浮出了水面，真相大白了嘛……"我们在水里游泳，索性喝上几口水就是了，可也不会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这是柠檬茶啊！而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个！

局　长　这可不对！这就等于说丑闻是社会民主制的肥料嘛！

疯　子　对啊！您说对了！丑闻是社会民主制的肥料！我还要说：丑闻是最厉害毒药的最好解毒剂。要是人民觉悟了，我们就完蛋了！的确，美国可算得是一个真正实行社会民主制的国家。它难道对美国人在越南进行屠杀的事做过什么审查封锁吗？恰恰相反，在所有的日报上，都登出妇女被割断喉咙、儿童被大批屠杀和村庄被摧毁破坏的照片。你们想必还记得使用神经错乱性毒气的丑闻吧？这种毒气是在美国制造的，它的数量能把全人类消灭三次。难道也因为这个事

①指法国的波旁王朝，该王朝在十七八世纪时曾称霸欧洲，占据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②"普罗夫莫"丑闻，英国七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政界丑闻：高级妓女克里斯汀与英国的国防大臣普罗夫莫和前苏联使馆武官同时有染，从而迫使普罗夫莫引咎辞职。这里的英文姓氏原文与意文的"香水"恰好一样，从而便构成双重笑料。

实做过什么审查封锁吗？连做梦也别想梦到！恰恰相反！以前，你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有一排排小火车：“这些小火车是开到哪儿去的？开到海里去！这些小火车上究竟有什么？有神经错乱性毒气！这些毒气都是要卸到离海岸线只有几海里的地方去的啊！”这样一来，一旦发生一次小小的地震或一次海啸，那些箱子就会破裂，神经错乱性毒气就会咕噜、咕噜地浮到水面上来，咱们大家就要一齐玩儿完，而且还连着玩儿完三次。

对这些丑闻，从来没有做过审查封锁。

可这样做是对的！这样，人们就有可能义愤填膺，吓得魂飞魄散：这叫什么政府啊？是可恶的将军当政！是杀人凶手！于是，人们气啊，气啊，“咯噜”一声，竟打出了争取自由的小嗝儿。诸位该好好注意：这个制度不仅为剥削者所接受，而且也为被剥削者所接受。的确，你们想必记得建筑工人在纽约举行的那次游行示威吧：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跑到广场上来，拿着棍棒，戴着头盔，时刻准备给那些白色的和有色的肮脏的颠复分子来一个教训，因为这些分子举着标语牌四处转悠，上面写着：“以战争对付战争”，“打倒人剥削人”！他们发出威胁，要打倒他们的老板掌握的国家政权。真是妙不可言啊！那些被剥削者竟然保卫起剥削者来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这是什么啊？是新写的《福音书》？

女记者　对不起，谈到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那么，那个在最近两年里杀害了整整一百五十位黑人运动领袖的凶手，您把他放到哪儿去呢？

疯　子　不过，我刚才谈的是‘打小嗝儿的自由’，不是‘言论自由’啊！这个差别可大了，您知道吗？再说，您说的那些黑人运动领袖是在违反玩牌规则的条件下玩牌的！那些人到处

转悠,说什么“兄弟们,同志们,要是我们真的想要看到‘新人’出现，要是我们真的想要对一个更好的社会抱有希望，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制度！我们应该打倒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可我们难道是疯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出发了，他们的纽扣既漂亮又闪闪发光，他们亮出了手枪，来到上面说的那位宣传家的家：“砰,砰”！“谁啊？”“您好,对不起,是您举着标语牌到处转悠吗？上面写着‘打倒战争’，‘打倒人剥削人’！”“是的,是我。”“很高兴认识您。砰,砰！”事情经过就是这样。那么，您可以看到，警察局的头头并不躲藏起来，他也不像我的某些朋友那样说什么“可我当时不在场啊，是我的合作者干的啊”。他一点也没有这样做！他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下来，说：“是的,是我下的命令,因为这些人是祖国的敌人，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国家的敌人！”

贝尔托佐　举起手来……背靠着墙，不然，我就开枪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可我说，贝尔托佐，你难道发疯了？

贝尔托佐　举起手来，我说过了……还有您，局长先生……我警告你们,我可不客气了！

女记者哦，我的上帝哟！

局　长　您冷静点，贝尔托佐！

贝尔托佐　该冷静的是您，局长先生，您也不必担心……（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大把手铐，把这些手铐交给警察乙，逼着他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铐上）铐啊，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吊在衣架上。(在舞台深处,果然有一条加高的横木板,于是,在场的人就一个一个地被锁在上面：一只手铐铐在手腕上，另一只则吊在木板上）你们别用这种脸色看着我，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这是我剩下的惟一的办法，能让你们听我

说话。（向警察乙，因为他在犹疑是否也该把女记者铐起来）是的，把这位小姐也铐起来……你自己也在内。（随后向疯子）现在，你，我亲爱的该死的佛雷哥利[1]，给我劳驾，告诉这几位小姐、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不然的话，你把我折腾了半天，现在我也要冲着你的牙根开枪……明白了吗？（三个警察和女记者都想对他如此横蛮无礼的行为表示某种愤恨）闭嘴……你们几个！

疯　子　乐于从命，不过，我担心，要是我就这样告诉他们，口头告诉他们……他们也许不会相信我的话。

贝尔托佐嘿，难道你还想给他们唱歌，把它唱出来吗？

疯　子不，不过，只要拿出证件来给他们看就够了……就是什么精神病临床治疗手册……等等。

贝尔托佐　同意……这些证件在哪儿呢？

疯　子　在那儿，公文包里。

贝尔托佐　你动一动嘛，去把这些东西拿来。你可别开玩笑，不然，我就毙了你！

〔疯子拿出装着半打手册的文件夹。

疯　子瞧，都在这里了。（交给贝尔托佐。）

贝尔托佐（接过东西，把这些东西分给被铐的人，这些人各自的左手可以自由活动）给你们诸位小姐、先生……看了就能相信了！

局　长不！您当过绘画老师吗？做过职工医药互助会成员？还是得了过度偏执狂？您简直就是个疯子！

贝尔托佐（叹气）我跟你们说了有一个钟头了！

[1] 佛雷哥利（1867～1936），意大利著名演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装，扮演不同的角色。

着运动衫的警官（看另一本手册）伊莫拉、沃盖拉、瓦雷塞、哥里齐亚、帕尔马[1]……的精神病医院……这些医院他都住过了！

疯　子　当然，这是疯子的环意大利旅行嘛。

女记者　做过十五次电休克……隔离过二十天……有过三次破坏性发作……

警察乙（念一页纸）他还是纵火狂呢！蓄意放过十次火！

女记者　请您让我看看，好吗？火烧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呢[2]！那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啊！

贝尔托佐　这不可能，拿过来！（仔细观察）可这是他用手写加上去的……您没有看出来？从埃及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啊！

局　长　他还是个伪造者呢……不光是骗子手、伪装者……快速换装扮演多种角色的喜剧演员……（向疯子说，而疯子则坐在一边，把那个大公文包放在膝盖上，神色漫不经心）我要把你扔进监狱去，因为你滥用和盗用神职与民事职称！

疯子（奸诈地）啧，啧……（作出否认的样子。）

贝尔托佐　什么事也不必做了，证据确凿……我早就知道一切了！

女记者　真可惜，原来我脑子里已经酝酿好了一篇漂亮的文章……可是他给我全都毁了！

着运动衫的警官　我现在要毁掉它……劳驾，贝尔托佐，你给我把这手铐去掉，放开我……

贝尔托佐　好哇，这么说来，你真的是完蛋了……咱们这儿，你

①伊莫拉和帕尔马是意大利中部城市，沃盖拉、瓦雷塞和哥里齐亚在北部。

②意大利也有一个亚历山大城，位于北部的皮埃蒙特大区。

该知道这一点，疯子就像印度的神牛……要是你摸它，他们就要用私刑，把你宰了！

局　长　这个流氓，十恶不赦的疯子……他竟然冒充法官……还搞什么反调查……我一想到他让我挨了当头一棒，就恨不得剥了他的皮！

疯　子不，这还不算是什么当头一大棒呢，尤其要是跟另外一棒比较一下的话，这一棒现在就要打过来了！你们诸位看这儿，好吗？（从公文包里拿出贝尔托佐忘在桌子上的那个小匣子）你们数到十，咱们就一齐炸到空中去！

贝尔托佐　你搞什么名堂……你别犯傻了！

疯　子　我是疯子，但是我不傻……　你应该斟酌用词，贝尔托佐……把手枪扔掉……不然的话，我在这儿就把手指头插进“特兰普图尔①里面去，那么，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

女记者　我的上帝哟！我请求您，疯子先生，别……

局　长　贝尔托佐,你可别上当……这个炸弹是去掉了雷管的……它怎么能炸？

着运动衫的警官对……别上当！

疯　子　那么，贝尔托佐，你可是精通此道的啊……即使你不通语法……你可以看一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雷管……你看它在这儿……你没有瞧见？它可是朗贝尔声控雷管。

贝尔托佐（感到两腿发软，不知所措，掉落了手枪和大把的手铐钥匙）朗贝尔声控雷管？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疯子拾起钥匙和手枪。

疯　子　我自己就有嘛……(指着大公文包)这里边,我什么都

①“特兰普图尔”是把“引爆雷管”的名称讲错了,同时,该词也类似起爆声,因此，作者又是有意插科打诨。

有！我甚至还有一部录音机，已经把我走进这个房间后你们的全部谈话都录下来了。（拿出一部磁带录音机，展示给他们看)瞧,这就是！

局　长　您打算拿它干什么？

疯　子　我要把这磁带翻录一百遍，然后寄到四面八方：寄给政党、报纸、政府部门,哈,哈……这个,不错,才是一颗真正的炸弹呢！

局　长不，您不能这样干……您很清楚，我们刚才说的话都是伪造的，都是被歪曲了的，都是被您这位假法官的挑动伪造和歪曲了的！

疯　子　谁管这一套呢……　重要的是爆发了一件丑闻……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那么，我们就让意大利人民像美国人民、英国人民那样，也成为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吧,让他们最终也能高呼"我们的确是埋在臭狗屎里,一直埋到齐我们的脖子，而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要昂首阔步地前进！"

【剧终】

演出后记（二则）

这出喜剧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台公演的,当时,在介绍该剧的一个简短的前言中，曾说明编演该剧的意图在于讲述一件真正发生的事实，即意大利的一个叫萨尔塞多的移民者——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从纽约警察局在第十五层楼的一个窗

户里“飞”下来。当时是一九二一年，曾要求进行鉴定和超级鉴定,进行调查和反调查,这些鉴定和调查都得到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其目的是要弄清责任，并且确定：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意外死亡，或者自杀，而是在一次审问过程中被警察们谋杀的。后来，证明把这些事实作为时事题材搬上舞台是正确的，有人曾以明显的讽刺味道指出，如果从剧本中可以看到这些事实与我国发生的事件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应当归功于那个无法猜透的魔法，这种魔法在戏剧中是经常显示出来的，因为它是对现实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曾在不计其数的场合下做到这样的程度：一些完全属于编造的异想天开的故事竟被现实恬不知耻地模仿起来。

这出戏的首演恰恰是在米兰举行卡拉布雷西和《继续斗争》诉讼案① 审判的那几天进行的。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后来，那场审判被推迟了，随后又陷于中断，这是由于一些更强有力的原因所致(那个演员的非意外的死亡)。人们一定记得,那场审判本来应当“阐明”无政府主义者皮内利的死亡真相。皮内利是在十二月十二日进行的有关炸弹爆炸案的调查过程中，从米兰警察局大楼第五层的一个窗户坠落而死的。这是随后一直陆续发生到最近几天的一连串犯罪活动的锁链上的第一个环节。正因为这样，这出戏就被人认为具有反宣传的作用、日常新闻报道的作用，这种作用还会继续很久地发挥下去——尽管它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会有这样的事：现实不能容忍虚构的批判性介入，并且认为，这种介入在广大公众当中引起的辩论是危险的。因此，作者和他的同伴们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不断屠杀”的新闻报道员和评论家，这个屠杀是从一九六九年反动派对工人行动

①卡拉布雷西是主管米兰爆炸案的警官，他曾告发《继续斗争》与此案有关

的反攻开始的，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揭发这种局面并与之作斗争的过程当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一些颠复分子）的意外之死》曾起过并非次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种种材料可以肯定这一点：这种作用正是具体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作用。还有一点应当十分清楚：如果这出戏只是承认自己负有反宣传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双重觉悟的话（这种双重觉悟是达里奥·福和“公社”[①]全部工作的前提），它也是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的。作为剧本的基础，作为剧本所包含的相继展开的一系列喜剧和滑稽创作内涵的基础（剧本据以描述的种种事件的变化多端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有对列宁主义的国家政权及其理论的反思。这出戏所控诉的司法当局和警察局，并不是什么要批判或者要纠正的机构，也不是要对这些机构施加压力，使之不致运转失灵；这些机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必须打倒的阶级敌人的最直接的代表。另一方面，关于这个政治斗争工具的性质问题，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对戏剧的信念，即认为戏剧“可以向今天的人们描写今天的世界，惟一的条件是它要把这个世界当做一个可以（并且应当）改变的世界来描写”。在它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上，它要能使自己与阶级斗争今天在我们国内的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

我们怎么会想到编演一出与国家政权的屠杀这个主题有联系的戏呢？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受到必不得已的情况驱使。在一九七〇年的春天，看过我们所演的一些戏的同志们——他们是一些工人、学生和进步民主人士——敦促我们写一部有关米兰炸弹爆炸案和皮内利谋杀案的作品，这部作品应

①“公社”是达里奥·福和佛兰卡·拉梅夫妇组成的剧团名称。

当议论这两桩案件的政治原因和后果。这个要求据以提出的理由是：围绕这个问题，存在着新闻报道的一片可怕的空白。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报纸一直保持沉默。那些正式的左翼报纸，以《团结报》为首，都使自己不致言语失度，都不曾超出做一些诸如此类的零星评论的界限："这件事令人惊愕"，"正如皮内利之死是不清不楚一样，银行屠杀案也始终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人们期待着"案情大白"。期待是可以的，只要不闹得满城风雨就行……

其实，不该这样。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来闹得满城风雨，因为人们总是那么漫不经心，总是读报读得很少，又读得马马虎虎。只有那些碰到什么就读什么的人，才会知道国家政权如何有能力策划屠杀和管制哭泣、愤慨，给寡妇及孤儿颁发奖章，乃至让宪兵队摆出立正姿势举枪致敬来举行葬礼……

夏季伊始，萨莫纳-撒维利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政权的屠杀》一书。这是一份特别翔实、资料丰富的文件，是以高度果断和勇敢的精神写出的。秋季，《继续斗争》报及其社长皮奥·巴尔代利被卡拉布雷西警官告发[①]。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就明白了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于是，我们自己便开始了调查工作。一批律师和记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由民主和左翼报纸撰写的、但又未经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我们侥幸地把鼻子伸入了一些有关司法调查的文件里，甚至还有可能读到了决定把皮内利案件存档的那项指令。（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那些依照某些人的意见本应彻底"阐明"事件真相的审判后来竟被推迟了，并且最后陷于中断，因为那个演员的非意外的死亡。）

我们起草了这出喜剧的初稿。干脆地说，这是一出闹剧：几

①《继续斗争》是同名极左翼组织的机关报，巴尔代利是该组织的领导人。

次审讯的情景，官方多次声明的矛盾百出，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有人曾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可能会冒被起诉、被定罪、被审判的风险，然而，我们还是作了值得一试的决定。我们决定 即使必须铤而走险，这也是我们作为政治斗士的责任。重要的是要从速行事，趁热打铁。

首场演出是在科列塔街的大戏棚里进行的，这场演出与审判皮奥 ·巴尔代利的日子恰相吻合。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群众性胜利 每天晚上，戏开演之前半小时，大厅里就座无虚席了。我们发现自己是在舞台上，在侧幕之间，与观众一起演戏。尽管有种种挑衅，例如总是有一个匿名的人打电话，说什么大厅里有一颗炸弹，还有快速警察部队的干涉，老板控制的报纸突出报道这个“意外事件”。尽管有上述一切，但是，在参加卡拉布雷西和巴尔代利的诉讼案审判的那些律师敦促我们坚持下去的条件下，这出戏连续上演到一月份的上半月以后，而且场场爆满。

困难随着巡回演出开始出现了。在科列塔街，我们是在自己家里。到了外面，为我们办理组织工作的那些同志就不得不去租赁戏院、电影院和舞厅。不止一位经理拒绝把演出厅租给我们，因为他得准备为各种损失付出代价，因为有人已经建议他不要把演出厅租给我们……有人不愿意失去他的警察局长职位。

但是，那些表面的失败却往往变成我们的胜利。比如说，在波洛尼亚，杜塞剧院就曾拒绝把它的一千五百个座位租给我们，但我们成功地租到了体育馆的六千个座位，而且到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人们开始凭直觉感到，如果说警察局和某些或多或少听命于政府的市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不让某些事情为人所知的话……那么，某些事情恰恰应当完全让人知道。

那么，这出戏成功的真正原因何在呢？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它引起观众对那些现有机关以及在其之上的各个权威当局（法官、

警官、省长、副部长、部长)粗俗而又笨拙地安排的——这还是往轻里说——伪善行为和弥天大谎嗤之以鼻。它主要在于那有关社会民主制和它的鳄鱼眼泪的一番议论，在于通过丑闻引起的打小嗝儿而平息下来的愤慨，在于争取自由、净化制度之中的丑闻。真正原因在于打嗝儿：它甚至也通过耳鼻痛快地自由飘动在空中。这嗝儿正是通过爆发的丑闻而打出来的，因为这时人们发现种种屠杀、骗局和谋杀都是由政权机关一手干出来的。但是，从政权内部，也有其他一些机关——也许是受到义愤填膺的舆论推动吧——出面揭发这些罪行，暴露这些罪行。一个善良的民主公民其愤慨日益高涨，甚至使得他透不过气来，但是，他对如下情况也感到满意：正是那个腐败不堪的社会的各个机关本身，最终不得不把控诉的手指指向那个社会自己，指向那个社会的所有'病痛部分'。这种满意的心情使他变得自由舒畅，使他的精神上的每一个被堵塞的小洞都得到了疏通。这种心情甚至使他心花怒放，不禁高呼：'这个该死的肮脏社会万岁！'不过，它毕竟总是用又软又香的手纸揩干净自己，而且每打出一次嗝儿，它都很有教养地用一只手放到自己的嘴巴前面！”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至今已上演了两个季节，大约演出了三百场，观看的人数超过三十万。在此期间，紧张战略[①]的盘旋上升也变本加厉了，它造成了其他一些受害者：剧本也随之不断修改，言谈话语也变得日益明确。随着菲尔特里内利[②]之死，剧本中介绍的人物增多了，剧名也改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一些颠复分子的意外之死》，直接的目的正在于使人明白：国家政权的屠杀如何仍在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幕后指

①“紧张战略”指意大利极右势力制造国内紧张局势、扰乱社会的图谋。

②菲尔特里内利，意大利著名的出版商，亲左翼，后被暗杀，据猜测，是极右翼和法西斯分子干的。

使人如何仍然是那些原班人马。正是这些人曾执意把瓦尔普雷达及其同志们关在监狱里，希望他们瘐死狱中；正是这些人在街上以及在比萨监狱里，用棍棒把一个小伙子活活打死；正是他们在帕尔玛差人用刀杀死了一位革命斗士——这位革命斗士并不是什么笼笼统统的“反法西斯青年”，就像那些修正主义者[①]可悲地坚持认为的那样。正是这些人准备发动一个反动派展开暴力进攻的秋季。在这之前，则首先对运动实行讹诈，他们正是要以此来对付所有那些对低头屈服根本不感兴趣的人。

但是，算他们倒霉，他们将不得不发觉，我们人多势众……而且，这一次，打嗝儿定会把他们呛住。

① 这里影射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

该扔掉的夫人

剧 中 人 物

佛兰卡

达里奥

埃齐奥

阿尔贝托

瓦莱里奥

罗马诺

阿尔图罗

塞贡多

鲍　勃

查　理

三个姑娘

奥斯卡及其乐队的同伴

第　一　幕

灯光低照。马戏团大帐篷的内部只有中央一个马戏表演场。一些中央支架，上面垂挂着为表演空中飞人而拉的绳索和绳梯。一辆十九世纪的篷车的后部呈现在右方，作为侧幕。在表演场上，左方，有一张纪念碑似的大床，挂着帐幔，四角有四根细柱，柱的顶端有几个巴罗克式的大天使。一根柱子的上方没有大天使，而是代之以一个镀金的大漏斗。在正面那根把一个大天使和漏斗连结起来的床杆上，栖息着小丑查理[①]。他正在阅读一份色情杂志。

床的帐幔都已放下，但是，可以瞥见躺在一大堆枕头、靠垫当中的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夫人。舞台深处，在一个小舞台上，有一个通俗歌曲小乐队。它将在全剧进行中演奏，从而为表演动作配乐。全剧开始时，乐队正演奏一首布鲁斯[②]风格的优美和谐的回旋舞曲。舞台中央，靠前部分，有一个白色大冰箱。小丑们，达里奥、埃齐奥、阿尔贝托、瓦莱里奥、罗马诺、阿尔图罗和塞贡多，像参加宗教仪式似的，从右方排队上场。

① 小丑查理的打扮模仿著名影星查理·卓别林。

② “布鲁斯”是美国的一种黑人歌曲和舞蹈。

小丑达里奥跳着布鲁斯舞，吹着一个巨大的喇叭，他完全被卷入那喇叭吹出的回旋节奏里了。其他小丑打着拍子，各自用小棍子敲打着形形色色的东西：一个酒瓶、一个小炒菜锅、一个大钟和一些塑料器皿。

在剧本中,各个角色都配以一个名字(达里奥、鲍勃、塞贡多、佛兰卡等等），为的是说明可以由同一位演员表演一些不同的人物。

一部分演员是真正的小丑，其他演员则是经过训练才成为小丑的。他们在训练过程中，要练习空中飞人（佛兰卡),使用乐器和其他器械练习几个月,要学自由体操,学步法，特别是要学声音的运用：假嗓、走调等等。要很好地注意：不要用单纯的模仿来解决小丑表演的问题，而是要做一种有史诗般意义的再创造，其目的在于进行假面戏剧① 的创作。也正是为了扮演一个真正的假面戏剧中的角色（而不是扮演戏文中的人物），演员们在脸上不要化妆，服装应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与马戏团里的滑稽演员的传统服装相比，要完全属于再创造的。简言之，一切都应带有影射性，而不是自然主义的和模拟式的。表现人物应当更多地靠动作、声音节奏、台步,特别是场景,而不是靠服装、化装和通常小丑表演方式的其他效果。

众小丑（异口同声地唱，声音压抑，随着布鲁斯乐曲的回旋节拍，步子十分懒散）原来是一无所有！

瓦莱里奥　既没有洗衣粉，又没有速冻食品。也没有抽奖票，同

①“假面戏剧”是指演员根据角色的不同性格戴着不同的假面来演戏，犹如京剧中的花脸。

样没有中彩号！

众小丑（一齐）原来是一无所有！

瓦莱里奥（神秘地）然后，就来了电冰箱！

〔冰箱被一束灯光应声罩住。卖冰棍的小丑鲍勃上场。他推着他的冷食车，漠不关心地从冰箱前面经过。

鲍勃（吆喝）冰棍败火！冰棍败火！

达里奥（拦住他）我说，你瞧着点儿！(指着冰箱)至少你从它前面经过的时候，可以脱一脱帽吧，对不？

鲍　勃　为什么？我又不是信教的！

达里奥（惊愕）难道你不相信电冰箱！！

鲍　勃　不信！而且也不相信洗衣机！

达里奥　你是个无神论者？！

众小丑（齐声）哦！可怜虫！……

〔带头的[①]小丑达里奥摇动一个小铃铛。众小丑立即跪下。

鲍　勃　怎么了？

达里奥（指着冰箱）住嘴！它正在造冰呢！（停顿）。也许是吧！

众小丑（齐声）信仰！你们应该有信仰！我们就有信仰！哦，多么虔诚的信仰啊！

〔带头的小丑打开冰箱，弯下身去，把冷冻室的小门打开，一切动作都以做圣事的姿态做出。

达里奥（摊开双臂，转向观众）它真的造出来了！真是奇迹！它造出冰来了！

众小丑（齐声）哦！谢谢！它造出来了！哦哦！…

①原文中‘带头的’是用举行宗教仪式的‘主祭’一词，因而，犹如上文所说，这几个小丑仿佛在举行宗教仪式。

瓦莱里奥　是立方体的还是圆球形的？

达里奥　是圆球形的！

众小丑（齐声）哦！　……（那些圆圆的冰块被倒入一个保龄球里。接着，就像在一次献祭仪式中那样，每个小丑把手中的礼品献给带头的小丑，其中有奶瓶、形形色色的奶制品和一篮篮鸡蛋等等。带头的小丑用庄严虔诚的姿态把这些东西一一放入冰箱）请给我们保存这些蛋白质。给我们保存这些蛋白质，叫它不发霉，不凝固！

〔带头的小丑把冰箱关上，兴奋地吹起那巨大的喇叭，奏起一种热闹的爵士乐节奏。众小丑跳着舞，抬着冰箱从右方下场。剩下达里奥一个人，用大喇叭演奏一曲简短的“独奏”。从左方，一个女护士上场，停在床边。

达里奥（不再扮演带头的角色，把大喇叭交给护士）她怎么样？（从床的帐幔夹缝中间扫了一眼。）

护　　士　她呼吸挺费力。（拿着大喇叭从左方下场。）

达里奥　我们得马上给她治。（朝右方的侧幕呼喊）来氧气！给夫人来氧气！

〔小丑阿尔图罗上场，吃力地捧着一个涂了银漆的氧气罐。

阿尔图罗　一切就绪，这是给夫人准备的新鲜氧气！（把氧气罐放到舞台前部中央。）

达里奥　瞧啊，真不赖。你把它放到那边，靠近床！

阿尔图罗　瞧啊，真不赖，你自己把它搬过去（从右方下场。）

达里奥　不过，我才不搬呢，因为我有专用的延伸器械。我照样可以让它靠近床边，而不必搬动这家伙。（从车后拿出一条两米长的大管子。把管子的一头插进氧气罐，一边说）瞧这儿，我把这专用的弹性延伸器械的一头固定好了，这玩意儿

就可以延长尺寸。我呢，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把另一头一直通到床上。有人说什么技术创造奇迹，这不就是嘛！（他随手做起来，而到了两米之后，管子理所当然就脱离了氧气罐。达里奥没发觉，继续朝床那边走去，拿着管子，一边宣告）瞧，给夫人准备的氧气来了！

〔小丑"胖妞"即佛兰卡上场，块头肥大。她的全身用塞满橡皮羽毛的道具来化装。看来，她的体重似乎在一百公斤左右。

佛兰卡　救命啊！救命啊！（她猛然撞上站立不稳的达里奥。）

达里奥　我说，您难道不知道？不带保险杠的汽车禁止通行！……（佛兰卡一步步走近）刹车！刹车！

佛兰卡　对不起，把您撞成这个样子，先生！可我是那么烦躁紧张，您要是知道就好了！

达里奥　为什么？

佛兰卡　有人缠着我，先生。

达里奥　谁？

佛兰卡　一个男人。

达里奥（仔细地打量她之后）那一定是个脑子不灵的家伙！

佛兰卡　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先生，只穿着鞋。

达里奥　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有意思……他在哪儿呢？

佛兰卡（指着车后右边的侧幕）就在那边，那边。

达里奥　我没看见有什么男人光着身子，更没看见什么鞋子。

佛兰卡（惊讶）您没看见？

达里奥　我没看见。

佛兰卡　的确，您是没法看见他。只有我才能看见。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不是别的，是我的梦幻症的一个组成部分。

达里奥　您的梦幻症？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把每天服用的致

幻药剂量大大减少,这对您绝不会有坏处!您吸毒吧,嗯?小妞!(走向篷车,从车壁上拿下一些卷起来的胶皮管,把这些管子套在肩膀上，开始把管子散开，决定把其中一条管子插在氧气罐上,然后走到床前。)

佛兰卡　把什么……大大减少？不，我不能。

达里奥　为什么？

佛兰卡　不服致幻药,我就会发胖,就会变成大块头,先生。

达里奥（装做不轻信的样子）你不能？

佛兰卡　我会想到死。只要服上一片，我就觉得我瘦了。我会一点点消瘦，一点点收紧。变成一条线！……

达里奥　这是药物学的奇迹。

佛兰卡　等我变得完全苗条了，他就会来了，那个穿鞋子的光着身子的男人。

达里奥　真是绝妙的借口……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更让你坐立不安呢？是光着身子的男人还是他的鞋子？

佛兰卡　两个都是。

达里奥　那你就不必把自己折磨到这步田地了……咱们俩都在一条船上，咱们都有各自的魔影。

佛兰卡　您也是这样吗,先生？

达里奥（怒不可遏）为什么我就不是这样呢？难道你把我看成一个反常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是，我可是看见一些东西！……

佛兰卡　什么东西？

达里奥　一些可怕的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里最可怕的就是蛇的魔影。

佛兰卡　蛇的？哦，我的妈呀！

达里奥　凡是或多或少形状像胶皮管那样的东西，在我眼里就

会变成一条蛇。比如说吧，这条氧气管…… 就是一条蛇！瞧，你看见了吗？……不！……快停下！……（用手摇晃胶皮管，使人感到那胶皮管就是一条蛇，这条蛇就要从他紧握的手中解脱出来了。接着，他又让胶皮管安静下来，抚摩它，就像一个驯兽师的做法那样）喂，乖乖地呆着，做个好孩子，哦……

佛兰卡　尽管如此，可您还是把它拿在您身边，还摸它，不过，您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达里奥　我原来就是这样的嘛。我曾经想法了解蛇。我在蛇的世界里交过好多朋友。现在，我甚至还爱上了一条氧气管。

佛兰卡　真是妙不可言！

〔在这说话的时候，那条胶皮管竟慢慢地把他的全身都缠了起来，一直缠到他的脖颈。突然之间，那胶皮管竟变成了一条要设法把他勒死的大蟒。

达里奥　停下！不！倒大霉了！救命！它要把我勒死了！

佛兰卡　怎么了？

达里奥　我刚才是逆着抚摩它的。（拿出一把手枪，朝着胶皮管的口开了一枪。胶皮管立即像丧失了生气似的软散开来。）

佛兰卡　您把胶皮管杀了！

达里奥　这是一个星期里的第七条了。必须有一个铁腕来跟自己的种种魔影较量。不然的话，它们会跳到你的头上拉屎！

佛兰卡　您说得多在理啊，先生！我一定要像您那样干。我要试着跟魔影交朋友。我要想法去爱那些穿鞋子的光着身子的男人……

达里奥　提个好建议：最好先从那些不穿鞋子的男人开始，那会更容易一些。

佛兰卡　是的。（发现达里奥在忙着弄氧气罐）您现在干什么呢？

达里奥　我在给这个老太婆输氧气。

佛兰卡　给这个老太婆输氧气？

达里奥　是啊，给这个老太婆输氧气。

佛兰卡　您认为，她的头发变成金黄色会更漂亮①？

达里奥　哪儿的话！只不过是因为她喘不出气来了！

佛兰卡　她用氧气染了头发，就会喘得好一些吗？

达里奥　你真是个倒霉蛋，难道你不明白，这个老太婆快死了吗？

佛兰卡　快死了？那就是她已经病势垂危。那么，她还想要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多么古怪的小老太婆啊！我倒要见见她呢！（朝床那边走去。）

〔达里奥拦住她,用胶皮管威胁她。

达里奥　出去，出去！不然，我就让它……让胶皮管把你吞掉！

佛兰卡（扫兴）我走，我走，先生。我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她出去时，发现有一双巨大的鞋子放在舞台中央)……啊哈哈哈哈！他在那儿呢。（又回来，神色惊愕。）

达里奥　什么,谁在那儿？

佛兰卡　他又回来了，我早知道！

达里奥谁？

佛兰卡他！那个穿鞋子的光着身子的男人。

达里奥　那可不对！这双鞋子从今天早上起就一直摆在那里。它们可以算走运呢，因为交通警没有从这儿经过：它们竟呆在禁止停留的地方！

佛兰卡　您没有看见鞋里那个光着身子的男人？

达里奥　那么，您就设法想象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脆弱，那么腼

①意大利文的“输氧”，也有用过氧化氢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之意。

腆，那么需要理解和温情吧。

佛兰卡　我一直梦想有那么一个男人，让我可以把我的一片真情奉献给他啊！（用双手捂住眼睛。）

达里奥　那么，您就迎上前去，靠近一点，大胆点嘛。

佛兰卡（一直害羞地用双手捂着眼睛）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金黄色的还是棕色的？

达里奥　是闪光变色的。

佛兰卡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闪光变色的头发呢。

达里奥　所有光着身子的男人都有闪光变色的头发。

佛兰卡　那么，您认为，我这样的穿着，他会喜欢吗？（指了指超短裙。这裙子把她那两条又肥又粗的大腿和丰满的臀部暴露出来。）

达里奥　那还用说，这件衣服真是一种视野开阔的式样啊。

佛兰卡　您认为，他的心意是认真的吗？

达里奥　正是因为这个，他才光着身子嘛！

佛兰卡　我是多么幸福啊！（着迷地窥视）他是多么漂亮！您坚持让我盯着他看，真是有道理。

达里奥　对吧？

佛兰卡　嘴巴很坚强，轮廓分明。鼻子的线条很清晰。多漂亮的耳朵啊，小巧玲珑（把视线下移，大惊失色）哦！……可他怎么真的一丝不挂啊！（从达里奥怀里逃出）不，我干不了，我不能！

达里奥（安慰她，随后陪着她朝那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走去）您要是做这样的反应，那您就永远也治不好病。首先，您应该闭上眼睛。现在，我来教您怎样对待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把眼睛闭上，把他的手拉住……（迫使佛兰卡抓住一只想象中的手）好极了。现在，您把他带走。瞧，您真棒，

慢着点儿，要闭住眼睛，当心柱子。

〔佛兰卡走动，被尼龙丝牵动的那两只鞋子也一步一步地紧跟着她。

佛兰卡（惊喜）动了，真动了！（对光着身子的男人）你可别像上一次那样做了，喂！明白吗？……别那么庸俗！别马上就把我的衣服撕掉，要像这样，首先谈一点话，不是吗？（猛地一跳，吼叫）哎呀！

达里奥　他干什么了？

佛兰卡　他掐了我的屁股！下流坯！（狠狠地朝想象中的光着身子的男人踢了一脚。那双鞋子跳动了一下，索性飞入侧幕里去了。佛兰卡怒气冲冲地下场。）

〔达里奥惊呆了片刻，随即又忙起那些胶皮管来；他终于把所有的胶皮管接到了氧气罐上。但是，他还是够不着那张床。他看见护士过来，就猛地大叫一声。

达里奥　哎呀……真是吓人哪！

护　士　怎么了？

达里奥　对不起，我刚才看见你光着身子呢。（重又鼓捣起胶皮管来）该死的、讨厌的胶皮管！总是够不着。我现在只能把床推到氧气罐那边去了。（设法推床，却白费力气，发现小丑查理坐在帐顶上）我说！要是您老是坐在那儿，把全部分量都压在上面，这床就永远也动不了。（小丑查理立起身来，站到床杆上。达里奥重又推床，这次，床果然动了）哦，谢谢。现在，好一些了。它轻多了！

〔可以听到猛烈敲打篷车窗户的声音。窗户开了，出现了一只秃鹫，显然是用稻草填塞起来的，它拍打着双翼。小丑鲍勃上场。

鲍　勃　瞧啊，又是那只秃鹫！（指着那只猛禽，那猛禽把双翼张

开，摆出美国鹰徽的典型架势。）

〔其他一些小丑顺着舞台上场。

达里奥（朝篷车走去）滚开，滚开，你这讨厌的畜生！该死的恶鸟！喂给你吃的还没有准备呢……那老太婆还没有死呢……就算她已经死了一个星期，而且放得很嫩，我们也不会让你尝一尝，哪怕是一小片……整个儿都是给鬣狗留着的,明白吗？

〔老太婆（佛兰卡）从帐幔后面发出声音。

老太婆　放得很嫩的是谁啊？

〔挂在篷车上的电话响了，护士冲着氧气管里说话，达里奥则在电话机上回答。

护　士喂，把这里弄得乱哄哄的傻瓜到底是谁啊？

达里奥　那个傻瓜就是我。这个乱哄哄已经算是结束了。

护　士　你已经把夫人吵醒了。

达里奥　不是我,是这只秃鹫,这个坏蛋。(向秃鹫)我现在要让你恶有恶报，我过来了。（他挂起皮管，果断地朝篷车走去，进到篷车里。秃鹫也从窗户钻回去，从窗户上可以瞥见达里奥与秃鹫猛烈地争斗）是好汉，你过来，我要跟你说说……啊，你还想反抗？哎呀，你啄疼我了！我要把你的羽毛全都拔掉，你知道吗？噗噜……我把你屁股上的羽毛全都拔光了……让你的屁股好好着一着凉……我要叫你呜呼哀哉！

〔秃鹫的尖叫声和呱呱的喊声。达里奥从车里出来，拿一把羽毛当扇子，给自己扇风。

老太婆（声音细若游丝）谁在哭啊？是谁把我的那些野兽弄哭了？

护　士　没什么，夫人！你别激动，睡吧，睡吧。哦……哦[①]

〔响起催眠曲的声音。

众小丑（齐声）哦……哦……哦……（众小丑聚集在舞台中央，摇来摆去。）

〔一辆儿童游戏的路板车从右方突然冲到台上。在这之前，先是响起一阵刺耳的乱吹喇叭的声音。那辆踏板车有三个座位，坐着三个乘客。踏板车撞上一些小丑，他们倒下来，滚动着，翻着精彩的跟头。踏板车毫不理会地继续滑下去，下场。

达里奥　这些凶手、路霸，该死的东西！

〔老太婆从床的帐幔中钻出身来，肩上顶着一杆巨大的步枪，是美洲开拓者使用的那种典型步枪。

老太婆　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人！快把车子围成一圈，快！

护　士　不对，不对……不是印第安人。

老太婆啊，不是吗？那么，我去睡觉了。（消失在帐幔后面。）

达里奥（吼叫着）红十字会！红十字会！马上叫红十字会！（两个垃圾桶上场。两个桶都漆成白色，中央有一个红十字。两个小丑推着垃圾桶。在他们上场之前，先响起一阵呜呜的汽笛声。勤杂工们把撞倒了的小丑们装进垃圾桶：他们把小丑们粗暴地抬起来，先让小丑们来一个云里翻，然后，索性把他们头朝下扔进垃圾桶，盖上桶盖，飞快地扬长而去，一边发出典型的撕肝裂胆的呜呜声。达里奥朝床上看了一眼之后来到舞台中央，开始痛不欲生地哭起来）啊！她死了！她死了！……她离开人世了！

众小丑（齐声）她离开人世了！她死了……哎哟，哎哟！

①这里是哄小孩睡觉的声音。

老太婆（从帐幔中间钻出来）是谁把我的那些野兽弄哭了？

鲍　勃　她不是死了吗？（走近床前窥视）你这傻瓜在说什么啊？她还在说话呢！

老太婆　是的，我在说话，我在说话……

鲍勃（温柔地，向老太婆，一边合上帐幔）睡吧，睡吧，哦……哦……

达里奥不，我可不想说什么当众出丑的谎话。我跟你们说：她就是死了！王后归天了！

众小丑（齐声，痛不欲生地哭泣）哎……哟……

瓦莱里奥　哪家的王后？

达里奥　我的温柔的王后！独一无二的王后！所有其他的也都跟她一起死了？

瓦莱里奥　所有其他的什么？

达里奥　所有我那些受过训练的跳蚤啊。（拿出一个瑞典火柴式的小盒子给他看）你瞧这儿，它们都躺在这个小盒子里，僵硬，没有生气，全都小脚丫儿朝天了！你想想看：今天早上，它们还快快活活地叮人呢！啧，啧。（把四根火柴插在小盒子的四角，开始把它们点燃，仿佛它们就是一口棺材周围的四根蜡烛。）

瓦莱里奥　你这倒霉鬼！难道为了四个讨厌的跳蚤，还必须费这么大的事！

达里奥　它们让谁讨厌了？（一把抓住瓦莱里奥的胸脯）我要把你掐死，我要掐住你的……鼻子！（他是指这个小丑天生的大鼻子。）

护　士　劳驾，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喊？

达里奥　他亵渎了我的跳蚤的在天之灵！

护　士　算了……他大概不是成心的……不管怎么样，你可以

马上再找其他的跳蚤嘛，要是你非要不可的话。

达里奥　到哪儿去找？

护　士　你到那边去，到那些野兽的笼子里去。你一定会把它们，把跳蚤拉成一支队伍呢！

老太婆（短暂地出现）你们可别伤害我的宝贝野兽！（她挨了嘘，不让她说话。）

众小丑（齐声）嘘……

达里奥　是的，到野兽那儿去，可是，我在那儿能找到什么呢？不过就是些“阿梅诺维纳”[①] 跳蚤罢了！

鲍勃“阿梅诺维纳”？

达里奥　是啊！是低等跳蚤，又小又笨。我原来的那些跳蚤是“克罗诺维斯-莫尔德克斯”[②] 跳蚤，那可是稀世珍品，智慧出众，属于白种，是惟一能够训练的跳蚤。

鲍　勃　它们是‘稀世’的。可不管你怎么说，这些跳蚤到底会呆在什么地方呢？

达里奥　在人身上，只是在人身上……人真该死，竟然用杀虫剂和洗涤剂把这些跳蚤都消灭了。

老太婆（又出现了）咱们是多坏啊！

众小丑（齐声）嘘！…

〔举行小型葬礼。众人都手持帽子，在达里奥的四周围成半圈。达里奥终于把四根火柴点着了。

达里奥　对你们的悼念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你们生前是那么幸福，在我们的皮肤上跳跳蹦蹦，有吃有喝。你们是幸福的，我们也与你们分享这种幸福。（吹灭小蜡烛。）

①“阿梅诺维纳”是由形容词‘古怪’和名词‘诗才’组成，因而有‘怪才’之意，显然是作者有意创造的拉丁文式的名词。

②有‘咬王冠’之意，所以，下文称为‘咬王冠’跳蚤。

众小丑（齐声歌唱）无限祝愿奉献给你！

〔达里奥蓦地转过身去，给惟一没唱歌的小丑一个耳光。

护　士　好了，不过，有那么几个跳蚤毕竟还是得救了。

达里奥　得救了？在哪儿？（指众小丑）你看，他们的脸那么满不在乎，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没有一个在搔痒吗？你瞧瞧你的周围吧。

护士（指着栖息在床顶栏杆上的那个小丑）好啊，比如说，那个就在搔痒痒呢，而且搔得多厉害！

达里奥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他确实在搔痒，同时，又在盯着看那些光着身子的女人。喂，你，你有没有跳蚤？

查　理　我没有。

老太婆不，他有荨麻疹……他吃了草莓。（哈哈大笑。）

达里奥　你看，你看，真是没有希望了。人居然没有跳蚤。

护　士　别泄气。你总还会找到跳蚤的，你甚至还会走运。

达里奥　走什么运？您别骂我了，小姐，劳您的驾！我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走过运，甚至跟那几个更愚蠢的家伙呆在一起，也没有走过运。瞧，您看，（向鲍勃）你会玩硬币吗？

鲍　勃　当然会，猜一猜硬币在哪只手里。

达里奥　一点也不错。（开始做这个游戏）瞧，女士们和先生们，这是一枚硬币，说得具体点，是一枚一百里拉的硬币。咱们现在把它放在左手的手心里。然后，咱们把它再放到咱们的右手里。咱们转啊，再转啊，再转啊，硬币还是在这里。咱们现在把它放到另一边，放过来，放过去。您注意我的动作了吗？咱们换个地方，转啊，换个地方，转啊，换个地方，接着，哦噗……（把两只攥起来的拳头让鲍勃查看）现在硬币在哪儿呢？

鲍勃（毫不犹豫地指着左手）那儿！

达里奥（难堪了一阵子之后，重又开始玩弄他的花招）换啊，转啊，再转啊，再换啊。让眼睛盯着我的手法。哦噗……在哪儿呢？

鲍　勃　那儿。

达里奥　我要是你，我就会说是另一只手。

鲍　勃　一点用也没有。我天生的本能告诉我：它是在那儿。

达里奥　天生的本能，也许是吧，不过，它照样还是倒霉的、消息不灵的。

鲍　勃　为什么？

达里奥　有一天，在我的具体指示下，我的一个表兄弟选择了这只手，果然就猜对了。

鲍　勃　我才不管你的什么表兄弟呢。我就是选择那只。

达里奥　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要的，活该你倒霉……你赢了！跟一个从来不走运的人呆在一起是很容易走运的。（出示硬币，硬币果然是拿在被鲍勃指出的那只手里。）

鲍　勃　要是我指另一只手，那么，赢的就是你了，不是吗？

达里奥　你还拿我取笑？要是我把人格降低到这种程度，像对待我的表兄弟那样，给你指出这只手，就是这儿，你就会上当了。而你不是没有上当吗？再说，就算你上了当，我照样也是输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不走运，在这边这只手里也有一枚硬币呢。（打开手掌，出示硬币）那么，像我这样做，一只手一枚硬币，能赢吗？真是白费心思，我不走运，从来就没有走过运。（沮丧地下场。）

鲍　勃　这倒是真的……当然，总不能说，他生下来就穿着衬衫吧。（他用假嗓子嘲笑着下场。）

瓦莱里奥（扮成上校，用同样的声音）向前齐步走！

老太婆　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快，给我枪。

护　士　不是，不是，亲爱的夫人，不是印第安人，是海军陆战队的步兵。

老太婆啊，是那些屠杀印第安人的人，那么，很好。（消失在帐幔后面。）

〔众小丑士兵——阿尔图罗、埃齐奥、塞贡多、阿尔贝托和罗马诺——在小丑上校瓦莱里奥的率领下上场。他们身穿迷彩服，花纹乱七八糟，颜色鲜艳夺目，令人想起奇形怪状、令人发笑的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他们戴着巨大的钢盔，背着大喇叭形的步枪。他们踩着一支进行曲的节奏进行操练。

众士兵（齐唱）

上校，上校，可爱的人，
我们已做好准备，你快让我们把这个政变发动！
一个在这里发动，一个在那里发动，
可你还在坐等什么，
如今，大家都在
把政变发动，
这是一件大好事……
要禁止民主分子出声！
一个在这里发动，一个在那里发动。
他们都在做着鬼脸，但是没有出声。
没有出声。

〔他们转来转去，做着正步走、突然立定、分列式和荒诞的向后转动作。

护士（突然跑上舞台，一边吼叫着）又怎么啦？你们都发疯了吗？难道你们觉得这是操练的时机和地点吗？夫人快要死

了呢！

〔除瓦莱里奥之外，所有的士兵都从右方下场。过后，他们将在瓦莱里奥发出每个“开始”的命令时再上场。他们将穿过舞台，上好刺刀，仿佛要刺穿瓦莱里奥，瓦莱里奥每次都不得不闪躲到一旁。众士兵将继续跑下去，消失在老夫人的床后。每逢他们通过，老夫人都要吼叫一声。

瓦莱里奥　我很抱歉，姑娘，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开始！不能让光荣的海军陆战队的操练推迟。开始！

老太婆哎……呀……

瓦莱里奥　训练不能停，开始！除非有相反的命令，开始！必须随时准备保卫神圣的国土，抗击来犯之敌！开始！

〔最后上场的是达里奥。

查理（仍然在床顶）这样已经够了，够完全的啦！丁零，丁零①!

〔床像一辆电车似的移动。它消失在侧幕中间，随后重又出现，几乎一直行进到台中央。

瓦莱里奥　这是一个命令，除非有相反的命令！

达里奥　到达终点了，请下车。（众士兵从床上跳下来，仍是跑步穿过舞台，由另一边下场。达里奥做着寻找跳蚤的动作，时而追逐这个军人，时而又追逐那个军人）请申报跳蚤的数目。难道没有一个跳蚤需要申报吗？

护　士　好吧，相反的命令我来给你们下：给我滚出去！你们要是想训练，到另一片空地去好了，那里有不少大猩猩的笼子。

老太婆哦，不。你就让他们训练吧……可怜的小伙子们！现在，

①模拟电车的铃声。

他们几乎把我吵醒了。我想喝点热的东西。

护　士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亲爱的夫人，来杯茶吧……

鲍勃（上场）给夫人来杯茶。（拉了拉系在小丑查理脖子上的一条绳子。查理一直呆在床顶上。）

查　理　丁零，丁零！给夫人上饮料！

瓦莱里奥　开始！（朝上方做了一个手势）。

〔床重又向右方移动。白刃战的场面再次展开。达里奥跟在一个士兵后面，给他寻找身上的跳蚤。

达里奥　等一等！您总不会没有几个跳蚤吧？（士兵擦着床边下场。达里奥紧跟着他，却一头撞在床架的一根柱子上）哎哟，撞死我了。没有跳蚤了，甚至连军人的身上也没有跳蚤！

瓦莱里奥　开始！（他躲闪慢了些，一把刺刀刺进他的胃部）啊……你这个双料的笨蛋。你竟然不知道军规的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项：严禁用刺刀刺穿自己的上司。

〔鲍勃提着一个水桶再次上场。小丑埃齐奥负责指挥军事训练。

埃齐奥　抽出武器！（从瓦莱里奥肚子里，像一个小喷泉似的，流出一股鲜血。这鲜血马上被收集到小丑鲍勃的水桶里）塞子（他们用一个塞子把血堵上）水龙头（在塞子上拧上一个水龙头）试验！（打开水龙头，一股鲜血溅下来）这就够了，关上，关上！

〔他们关上水龙头，鲍勃提着装满鲜血的水桶下场。

瓦莱里奥　这是英雄们的鲜血啊！

埃齐奥　你们把它搁到一边去，下次有机会，咱们可以把它洒在荣誉的沙场上！向前齐步走！

〔众士兵下场，一边唱着“上校，可爱的人，我们已做好准备”。

达里奥　小姐！

〔小丑上校走在众士兵前面，展示着水龙头。那水龙头从他的肚子上伸出来，仿佛是什么奖章。护士揭开床的帐幔，露出坐在大堆枕头和靠垫当中的老太婆。姑娘拉动在查理脖子上的绳子。

查　理　丁零，丁零！

〔从右方，小丑阿尔贝托上场。他的双腿挂在吊架上，头朝下，飞过整个舞台。

阿尔贝托　夫人拉铃了吗？

查　理　给夫人来一杯热热的、多多的茶。

阿尔贝托　马上就来，给夫人来杯热热的、多多的。（他一直悬在吊架上，从高处消失在侧幕中间。）

达里奥　给夫人来上一杯热热的、多多的茶！

阿尔贝托（重又上场，仍然在吊架上摇来晃去，手持一把喷水壶。他把壶递给栖息在床顶栏杆上的查理）给夫人的茶沏好了。（再次消失在侧幕里。）

达里奥（以蛮横的语调发号施令）把这又热又多的茶倒进专用的漏斗里！（查理把喷水壶里的茶倒进插在床顶前方的那根柱子。那柱子原来是一根排水管，茶水果然从它的下部流出来，并收集到护士的一个水桶里）瞧，它流下来了。

护　士　没有牛奶呢。

达里奥　给夫人来点巴氏消毒牛奶[①]！（拉动查理脖子上的绳子。）

查　理　丁零，丁零。

阿尔贝托（仍用同样的办法送上牛奶）给夫人的巴氏消毒牛奶

① 即用巴斯德法消毒的牛奶。

来了！

达里奥　这牛奶真的是经过巴氏消毒的？（把一只手放进桶里，搅动了一下)不错，是消过毒的。可是，可是，还缺糖呢。用肉眼都可以看出缺糖。

护　士　　给夫人来点糖！丁零，丁零。(但是，她一拉动绳子，竟把查理从床顶上拉到地上来了。）

〔查理翻了好几个筋斗，落到地上，翻筋斗时有一阵鼓点伴随。

查理（费力地站起身来）哎呀，你拉得过头了！你把我的铃铛全都弄坏啦！

阿尔贝托（突然来到，仍然悬在吊架上）夫人拉铃了吗？

老太婆　我要糖……糖。

阿尔贝托　给夫人加糖。（摇晃的速度减慢了，这位服务员无法跑到侧幕里去)劳驾，推一下，为了去拿糖，推一下，为了去拿夫人的糖！（一个小丑跳到一个同伴的肩上，用力地推了一下）谢谢……你对糖的推动！

〔秋千荡得超过了侧幕，只听得一声很响的撞击，异口同声发出的嚎叫和扑通声。高秋千摇摇晃晃地在小丑服务员之前重又回到台上。这时，挂在吊架上的只剩下一双鞋子，鞋子上垂着小丑服务员的一双袜子和一条裤子。

达里奥　他出门了！

查　理　给夫人准备的糖暂停送上！（自己拉绳子）丁零，丁零。（下场。）

护　士　我很抱歉，亲爱的，你得喝苦的了！

老太婆哦，我可不喝……

护　士　你等一下，我自己去给你拿！

老太婆（拉住这位姑娘）你这人多好啊……真该送给你一件礼

物。瞧瞧那底下，有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一件一九二五年的衣裳，（指着一个换洗衣物的屉柜）但是它就像现在通常穿的那些衣裳一样。你把它拿去吧，它是你的了！

护　　士哦，谢谢夫人。(从抽屉里拿出那件衣裳)可真是光彩夺目啊！

达里奥　是一九二五年的？让我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九二五年的跳蚤。

护　士哦，多么美妙的礼物啊。我能试试吗？

老太婆　那还用说。

护　士　我现在就脱衣服，现在就试。

众小丑　是啊，你脱吧，脱吧！哦……哦…

达里奥（检查完了那件衣裳）怎么回事，连一只一九二五年的跳蚤也没有！

护士（向埃齐奥）喂，你，你能不能替我去给老夫人拿糖？

埃齐奥　好吧，我去，不过，你等一等再脱衣服，我也要看呢！

护　士　你放心地去吧，我等着你……哦，多么美妙的礼物！（向篷车走去。）

〔众小丑都十分兴奋，准备看一场脱衣舞。他们明显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瓦莱里奥（垂头丧气地上场）杀人犯，杀人犯！

达里奥　劳驾，你别开始谈政治。咱们让他们喘一会儿气吧。

瓦莱里奥　那头鬣狗就要死了！有那么几个罪犯竟让它吃了一公斤的鲜肉！

达里奥　用鲜肉喂鬣狗！这简直是下毒啊！

老太婆　你们让它喝上一杯加碱液的肥皂水吧！

〔那姑娘进到篷车里去了。可以通过那些橘红色、紫色和翠绿色的玻璃窗看到她身体的影像。众小丑都坐了下来，

坐成好几排，面对着临时凑成的银幕。他们仿佛置身于电影院里。一个小丑抱着一扇门板上场。他坐到第一排，从门后偷看脱衣舞，把一只眼睛紧贴在锁眼上。

鲍　勃　你带着这扇门干吗？

阿尔贝托　我很抱歉，不过，我要是不从小窟窿里看，就不会感到开心。

众小丑（齐声，都变得如醉如痴）哦……哦……哦……

〔那姑娘每脱掉一件衣服，众小丑就跟着发出一声叹息，几乎像是在呻吟。甚至连老太婆也不合时宜地呻吟。达里奥即兴跳起了布鲁斯舞。

老太婆哎……哟……

达里奥　谁唱走调了？

老太婆　鲜肉……不……你们可不该让它吃啊……啊……

鲍勃（走到床边）老太婆发病了！

达里奥　怎么单在这时候发病，老不死的！

〔那姑娘马马虎虎地披上那件新衣裳，匆匆走出篷车，边走边穿。众小丑立即站立起来。

护士（向一个小丑）针管，快……快准备针管！

〔刚才去拿糖的小丑又回来了，气喘吁吁。

埃齐奥瞧，甜甜蜜蜜的糖来了……怎么回事……她已经脱完了，又穿上啦？该死的母牛！

达里奥（穷凶极恶）你说谁是母牛？

埃齐奥　我说的是该死的！

达里奥　那么，谁又是该死的？

埃齐奥她……那边那个！（指姑娘。）

达里奥　好啊，你猜对了！

〔他们俩互相握手

护　士　加油，快把针管给我！你准备好了吗？

达里奥　准备得不能再好了！……咱们要不要做一点预备性的按摩？

护　士　那当然。(她把身子朝着老太婆探过去,为的是帮助老太婆把身子侧到一边。达里奥摸了摸姑娘的屁股）你在干吗，倒霉鬼？又不是给我打针！

达里奥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不过是给你按摩按摩罢了！(他挨了一个大耳光。他用单脚脚尖旋转着，被打出老远。小丑埃齐奥恰恰挡住他，而埃齐奥的屁股上却挨了一针。为了把针管拔出来，达里奥摆出一个击剑手的姿势，然后，“拧松螺丝”，可以听到从瓶子里拔出瓶塞的声音。达里奥察看着针管上的针头）他们干吗把针管做成螺丝起子的样子？

埃齐奥　是吗啡吗？

达里奥　是的，对不起，也不会有别的。

埃齐奥　哦……多好的东西啊！再给我来一点……一点……吧！……再来一针！（他自行把针管插到自己身上。）

达里奥　他在亲自动手呢！你是个吸毒者吗？

埃齐奥　是啊！

达里奥　你不觉得害臊？

埃齐奥　是的，我觉得害臊，简直害臊到了极点，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吸毒嘛！（他下场，身后拖着达里奥。达里奥则徒劳地设法把针管从他的屁股上拔出来。埃齐奥在侧幕里喊了一声。)

老太婆（呻吟）哎哟……哟！

护　士　她感到难受啊！……针管，快，针管！

达里奥（重又上场，手里拿着埃齐奥的裤子和仍待拔出的针管）他的裤子竟是带吸力的！（他终于从裤子里拔出了针

管。)

老太婆不，我不要打针……我的病好了，已经全好啦！这姑娘如此尽心照顾我，多好的姑娘啊。

〔众小丑重又上场,围着夫人的床坐下。

查　理　是的，是的，她真是好啊！你再送给她一件漂亮的衣裳吧，夫人。然后，她会再试穿一下，我们也就可以大饱眼福了。

众小丑(齐声)哦,真的,你再送给她一件吧,再送给她一件。

老太婆　啊哈！这一次，咱们算是达到目的了，这也就是末日来临。

众小丑（齐声，带着一种有节奏的呻吟腔调）这就是末日来临。她是这么善良……哦！她是多么善良！

〔瓦莱里奥上场,他在小丑的衣服上穿了一件燕尾服上衣。

瓦莱里奥　空气，来点儿空气！这样死气沉沉的聚会是怎么回事啊？

达里奥　是因为那只秃鹫。（他用带有美国腔的格拉梅洛语①继续解释，从那含含糊糊的、完全是即兴发挥的言谈中，人们可以凭直觉领悟到他是在说：那只秃鹫似乎想要把老太婆吃掉，而为了从天而降，落到老太婆身上，它竟化为一架有两个马达的飞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格拉梅洛语继续讲下去，描述着两个马达发生的种种故障，最后终于运转不灵了。达里奥垂头丧气）运转不灵了！明白了吗？

瓦莱里奥　不太明白。

①“格拉梅洛语”是中世纪江湖艺人、特别是演杂技的小丑编造的一种滑稽诙谐的语言或行话，观众只能凭演员的相应表演动作来理解其内容。

达里奥　你是个外国人！

〔众小丑笑。

瓦莱里奥　干起来啊！你们给房间通通空气。医生马上就到……把床整理好，换换床单……（众小丑朝各个方向跑去。他转向身穿一九二五年那件衣裳的姑娘）你穿着这件不像样的衣服干什么？把它脱掉！

众小丑（齐声）哦，是的，把它脱掉、把它脱掉……

〔姑娘朝篷车走回去。众小丑跟着她。

瓦莱里奥　我说你们，你们到哪儿去？……快，帮我把夫人扶起来……起来，亲爱的，你把身子抬起来……加油，就是这样……慢着点……咱们把她扶到宝座上坐下。

〔他们把夫人放到洗衣机上，洗衣机的靠背是冰箱。

达里奥　这是给夫人准备的宝座！

老太婆　你们把医生叫来，这简直一点用处也没有……反正对我来说，已经是末日来临。

达里奥　画面不清楚啊①！

〔众小丑跑过去坐下，欣赏脱衣舞。拿门板看脱衣舞的小丑上场。

瓦莱里奥　你在说什么呢，末日来临？

〔众小丑带着哮喘的声音叹气。

老太婆　是的，是的，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两个身穿黑衣的小丑扛着梯子上场。他们用葬礼用的绸缎布置床顶横檐、篷车的落地窗和笼子的进口。从上面垂落下一些像“凉鞋带子”似的黑缎）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我就要离开人世了。

①指放映电影时银幕上的画面不清。

众小丑（齐声，一直被脱衣舞吸引着）不，不……嘘……不……

瓦莱里奥（向老太婆）你的脑袋里别净想着这种念头，求你了！不过就是一点不舒服嘛，可你马上就想到大难临头了！

老太婆　你说得对，也许，正是因为浑身无力，我才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

〔实际上，舞台已经完全布置成办丧事的样子。

众小丑（齐声）不，不 哦，又是“是”，又是“不”！

〔这一套表演算是告一段落。这时，护士全身穿着黑衣下场。另一些姑娘也身着黑衣，用披肩裹着头上场。众小丑转眼之间披上了长长的黑斗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蜡烛。布置环境的小丑中的一个转动着一个手提香炉。服务员阿尔贝托踩着一架独轮自行车再次上场，他的头扎着绷带。

阿尔贝托　葬礼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用餐？

众小丑（齐声）不，不，待一会儿再用。

阿尔贝托　这儿是一杯加碱液的肥皂水，是给鬣狗准备的。（把杯子放在冰箱上。）

〔埃齐奥上场，他手持带皮套的照相机，扛着照相机的三角架，还有一条白床单，是用来把夫人打扮成自由女神像的。就在此刻，姑娘从车里出来，身穿丧服。

埃齐奥　照一张纪念像啊，咱们给她照一张纪念像吧，像她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那样。

鲍　勃对，对，咱们让她装成自由女神像。

众小丑（齐声）自由女神，自由女神啊！

老太婆不，自由女神，我可不干，我装不了。

瓦莱里奥　你装得了，你装得像极了……瞧，站到这儿，在基座上……把床单拿来！

〔他们用一条宽大的床单,依照希腊和罗马雕像的样式把她装扮起来，上上下下全是褶子。

埃齐奥　把王冠拿来！

〔他们把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典型王冠戴到她的头上。

塞贡多瞧，她就是自由女神嘛！

达里奥　还少了个火炬呢！

阿尔图罗　这个玩意儿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把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放在她的手里。

达里奥（迫使她抬起胳臂）再高点，再高点。

老太婆　你们可把我扶住了。我要倒下了，站不住了。

鲍　勃　站得住，你就是站得住。

埃齐奥　你们准备好照相了吗?我数到三,你们就把手松开。一、二、三！

〔转眼电光一闪，像照完了。

老太婆　我的头晕乎乎的呢……

达里奥哈，哈，哈，自由女神喝醉了！

护士（向老太婆）你看着她，明天，你准又好一些了。

查理（拿着一个送给死者的花圈上场）花圈送来了。我把这个花圈放到哪儿？

众小丑（齐声）嘘……（他们从查理的手里抢过花圈，把它沿着舞台滚动，仿佛那花圈是个铁环。）

老太婆　那是什么？

鲍　勃　什么也不是，用来做体操！（两位杂技演员像鱼似的翻筋斗，穿过花圈）这是死亡之圈。

老太婆　我直打寒战……

瓦莱里奥瞧，你把这条又漂亮又暖和的被子盖在膝盖上吧。

〔其实,这床被子是一条灵柩台罩,黑黑的,绣有银色图

案，图案是带有两根十字形交叉的骨头的骷髅头。

老太婆　你们诸位都是这么好心……我真感到遗憾，不得不离开你们。

瓦莱里奥啊，可你干吗总是一个劲儿地想着要离开我们呢……你将会仍旧是我们的夫人，谁知会延长到多久。

达里奥　确实,时光可是在飞逝,嗯?（瓦莱里奥的后脑勺挨了他一掌。）

〔就在这时,几个女人已经把床单换完了。一个教士,即小丑鲍勃，由一个辅祭者即小丑埃齐奥跟随，嘟嘟囔囔地说着拉丁文上场。

鲍勃（教士）上帝保佑你永远安息①。

众小丑（齐声，仿佛是应和这句翻来覆去的简短祷词）不啊，不！

老太婆　可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我不说出来……也许，只不过是一些感觉罢了……

众小丑（齐声）不啊，不！

瓦莱里奥喂，要是你认为是感觉，那你就没法得救了，亲爱的夫人……永远安息吧……

众小丑（齐声）不啊，不！

埃齐奥（绝望地大叫一声）哎呀……她咽气了……可怜的夫人，她曾经是那么善良，哎呀！

阿尔图罗　闭嘴,笨蛋,现在还不是时候呢!

埃齐奥　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刚才是在训练！

众小丑(齐声)不啊,不!

〔教士从洒圣水器的银桶里拿出一个喷射瓶，用它来做

①原文为拉丁文。

临终祝福。乐队奏起《崇敬上帝》。

老太婆　那些人在奏什么曲子呢？

瓦莱里奥　一些流行歌曲，亲爱的，可以伴舞的！

老太婆　歌词是拉丁文吗？

瓦莱里奥　是可以伴舞的拉丁文。

众小丑（齐声）太可以伴舞了！

达里奥来，咱们给夫人开开心……（众小丑唱。）

众小丑　痛快地唱吧……崇敬上帝……赞美上帝……

〔两个小丑——阿尔贝托和查理——抓住夫人，把夫人从宝座上扶起来。乐队把《崇敬上帝》改奏成摇摆舞的节奏。

老太婆不，谢谢，我不跳舞……你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我感到冷呢……

〔顷刻之间，他们发现有一口大大的棺材靠在一个灵柩台上，一切都在轮子上奔驰。

鲍勃（教士）（打开棺材盖）我们要让你更舒服一点……更舒服地躺着。

众小丑（齐声）崇敬上帝，赞美上帝……

〔从打开盖子的棺材里冒出了一个骷髅头。

骷髅头（把嘴巴变成冷笑状）喂，我说，棺材里已经有人了！

鲍勃（教士）（用一根火柴在骷髅头的顶骨上划着）卧下去！你要老实些，脑壳〔点燃一根蜡烛。）

老太婆　你们对我从来没有这么殷勤过……你们向我隐瞒了什么。

众小丑　没有啊，没有……

老太婆哦，我突然一下子困了……可这儿太亮了……你们把窗板关上，行吗？

众小丑（齐声）瞧你说的，太乐意了！（把棺材盖儿盖下。）

达里奥　用十二号的钉子来钉啊！（另一个小丑拿着大钉子和锤子来了。众小丑都钉起棺材盖来。乐队突然奏出急骤的节奏。电话以一种悲悲切切的、从喉咙发出的颤音响起铃声）电话！没话①！

塞贡多喂！是哪位？（向众小丑）是上校，他要找夫人。

达里奥　夫人已经打了包了。

塞贡多　是上校……他说有急事……在这儿，靠近咱们马戏团的那个马戏团里，他们正在选举新团长呢。他问：他是不是能进行干涉，用那些大象来维持秩序。

达里奥　用大象？不（抓起电话机的话筒）上校，难道您不知道我们已经签订了禁止大象扩散的条约？您可以干涉，但是，您得用常规动物！……我可不想惹麻烦。（从话筒里传出一阵短暂的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再见。

〔从老式电话机的匣子里，通过蓦然打开的小门伸出了一只手，它握了握达里奥的手。小门重又关上。

埃齐奥　不管怎么样，咱们必须加紧动手。那些家伙已经在像捉跳蚤那样，一张张检查选票了！

达里奥（顿时兴奋起来）捉跳蚤？喂，谁在捉跳蚤？他们在哪儿捉跳蚤？

阿尔贝托（服务员）（端着一个大托盘跑上）咱们可以上菜了吗？

罗马诺（也端着一个大托盘从相反的一边跑上）……葬礼晚上开始吗？

〔两个小丑在台中央撞到一块儿，落下一大堆碎瓦片。随即一片寂静。围拢了一群人，就像是发生了车祸那样。

① 这里，作者用两个字根相同但含义互异的词汇来插科打诨。

鲍　勃　他有多大岁数？
塞 贡 多 谁 ？
鲍　勃　打碎了茶具那个。
塞贡多　三十来岁吧，我想。
鲍　勃　真可惜，还这么年轻……谁知他的茶壶老婆[1]会怎么样，可怜的女人。
阿尔图罗　他一个茶壶老婆也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过茶壶老婆……
鲍　勃　所有的茶杯都成孤儿了？好哇，这样更好！
阿尔图罗　至少有几个茶杯没摔坏吧？
阿尔贝托　是的，两个茶杯和一个茶碟。
护　士　也许该组织一次捐款。
阿尔图罗　电视会负责搞的。
查理（找到了为鬈狗准备的盛着肥皂水和碱液的杯子）你们看啊，这儿有一个杯子还真幸免于难了呢！……它还满着呢！（他一口气把所有的水吞了下去。）
阿 尔 贝 托 不！这个杯子里盛的是碱液和肥皂水啊！
查　理　怪不得我觉得缺点糖。（向后倒翻了一个云里翻筋斗，摔倒在地,直喘粗气。）
阿尔图罗（一个身穿黑衣的小丑即达里奥上，他后面跟着一个助手即埃齐奥)瞧,医生来了！
鲍勃　好大夫，您来得正是时候……（指着倒在地上的小丑）他喝了水和肥皂外加碱液。
达里奥（医生）为什么？
鲍　勃　谁知道呢……他本来也不是一个把自己洗得很干净的

①意大利文的‘茶壶’是阳性名词,中文无法表达,只好加‘老婆’二字。

人啊！

达里奥（医生）必须马上给他输氧。

鲍　勃　输氧，干吗？

达里奥（医生）因为他既然有那么多的水和肥皂，就一定会发出肥皂泡沫啊！

众小丑（齐声）哦，是的，发出肥皂泡！咱们让他发出肥皂泡！

〔一个氧气罐被搬上场来。施用技巧，让一些肥皂泡从那小丑的嘴里飘出来，飞满全台。

达里奥（医生）夫人的身体怎么样？

瓦莱里奥　咱们还是问她自己吧……您就是医生啊！

达里奥（医生）怎么，我是不是医生？我是不是医生？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什么……我有文凭，而他们总是给我把它藏起来。快给医生搬一把椅子、一个小凳来！我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吗？（众人连忙寻找椅子，包括那两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小丑。这时，达里奥安静地坐在空中，幸亏他的燕尾服有两条硬邦邦的尾巴，他得以一直悬在那里。简言之，每条尾巴里藏有一个铁架，可以充当椅子腿）我刚才说，夫人在哪儿呢？

瓦莱里奥　在那里面（指着棺材）。她说，她想休息。

达里奥（医生）她拨好闹钟了吗？

瓦莱里奥　是的！

达里奥（医生）拨到什么时候？

瓦莱里奥　拨到最后审判日[①]！哈，哈，哈！

护　士　你们闭嘴吧，你们要把她吵醒了！

达里奥（医生）要是我们给她看病的话，当然必须把她吵醒嘛。

①按基督教教义，人死之后灵魂与肉体分离，但在上帝进行最后审判的那一天，灵魂与肉体将重又结合，好人复活，坏人则打入地狱，万劫不复。

(在助手跟随下走向棺材盖)可以吗?喂,棺材里有没有人?

瓦莱里奥　您二位得注意,这样敲,她听不见。那边,靠左边,有个门铃。(指着棺材的尾部。)

达里奥(医生)还真的有呢!(按门铃)还有门牌呢。

老太婆(从棺材里)安达拉[1],有人按铃,你去开门,快点!

女仆(仍是从棺材里)马上就去,夫人!我这就去……我正在给地板打蜡呢。(在棺材侧面,开了一扇小门,女仆兼护士的脑袋伸出来)谁啊?您有何贵干?

达里奥(医生)我们是医生和他的助手……夫人在棺材里吗?

女　仆在,请您二位坐下……但是,您二位把脚擦干净,因为我刚打过蜡。(消失,重又把小门关上。)

〔棺材盖像汽车的发动机盖子那样掀起。放上停止装置。一团水蒸气猛然冒了出来,令人想象仿佛是一个发动机烧红了。医生飞速地抓住一个由助手递给他的漏斗,随即用一个浇水壶把水倒进想象中的散热器里。

达里奥(医生)怪事,她怎么喝得这么多!

埃齐奥(助手)她怎么这么烫手!

达里奥(医生)你们给她量过热度了吗?

埃齐奥(助手)没有,没法量!

达里奥(医生)怎么回事,没法量?

埃齐奥(助手)我们刚把温度计放到她的嘴里,她就把它吞下去了,连嚼都不嚼。哈哈,哈哈,哈哈……

达里奥(医生)哎哟!真是神了!哈哈,哈哈!她竟能把一个玻璃造的温度计吞到肚子里去,外带所有的赤色数码,这种颜色可是带有如此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啊。

①"安达拉"是女人名,但它是从"天使"变过来的,因而也暗喻"天使"。

鲍　勃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身上还有水银呢！

达里奥（医生）哦！真是神了（戴好听诊器，又转向老太婆）您试着咳嗽一下，夫人。（微弱的咳嗽声）……咳得厉害点儿（同上）……怎么回事，您竟然咳不了！把喇叭筒拿来（助手把喇叭筒递给他）您在这里边咳，夫人。（同上）咳得还是太没劲儿！（向助手）你用汽车摇把帮她咳。

〔助手从大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汽车启动摇把，把摇把放到棺材前部。接着，他开始转动摇把，让车子启动。老太婆开始不合时宜地发出一阵阵干咳带气喘的声音，那是空转发动机的典型声响。

老太婆　咯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咯……咯嘎……

达里奥（医生）她满得要溢出来了！

鲍　勃　要是咱们试着把她推一推，也许就会动了呢……咱们大家一齐上，怎么样？

达里奥（医生）什么推一推啊！她应该自己走！

老太婆（开始挂挡）咯啊……嘎克……克鲁阿克……

〔棺材跳动了几下。从舞台上方垂落下来一个吊在一条线上的香槟酒瓶。一个怀里捧着鲜花的姑娘抓住瓶子，把它朝棺材的'船头'撞去，只听得轮船汽笛的一声尖鸣 整个灵柩台加棺材全都动了起来，沿着舞台前部滑动着，仿佛轮船真的在下水。

众小丑（齐声）她走了，走了……不，她没走！

姑　娘　您觉得怎么样，大夫？

达里奥（医生）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呢？你们自己也看得出来嘛：这是一场灾祸！要是你们想要我提出什么无私的、老实的建议，那么，这家伙应该扔掉。（转向观众，眨眼示意）这不过是个比喻！

众小丑（齐声）咱们要扔掉老太婆吗？

老太婆（勉强从棺材里冒出来）哦，别，你们可别扔掉我！

骷髅头（也冒出来）别，你们可别扔掉我们！

达里奥（医生）你们要乖乖的，乖乖的小奶奶。（迫使老太婆和骷髅头缩回到棺材里去。）

瓦莱里奥　干吗要扔掉她，真的就没有什么办法可治了吗？

达里奥（医生）哦，有是有，可能要做两三个手术，把循环系统全部撸掉……来一个再循环！

老太婆哦，好吧，你们给我来一个再循环吧。

骷髅头　也给我来一个，也给我来一个再循环。

众小丑（齐声）你们要乖乖的，乖乖的小奶奶（向骷髅头，同时给了它一巴掌）那么，你，该闭上你的上颌和下颌！

达里奥（医生）不过，你们得要花上一大笔钱呢，顶得上脑袋上的一只眼睛……再说，也真是不值得这么干。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你们应该再找一个新的！

鲍　勃　找一个新的夫人，新的老太婆？

达里奥（医生）嗯，不错，这个眼下已经过时了，该扔掉了！

瓦莱里奥　难道就不能从里边换上一个？

老太婆哦，是啊，你们就从里边给我换一换吧！

〔骷髅头正要冒出来，但是，它却挨了一槌，它当即消失。

达里奥（医生）那么，谁来给你们把她拿掉呢？

众小丑（齐声）该把她扔掉！

瓦莱里奥　可别这么干，先生们！这儿，什么也别扔！

〔猛听得舞台上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

姑娘（从床下爬出来，只穿着一个枕头套）啊，啊！他要强奸我。他要强奸我！

阿尔图罗　谁要强奸你？
姑　娘　一个黑鬼，在那儿，就在那儿底下。（指床。）

〔上述黑鬼被整个儿地拉了出来——原来是戴着面具的阿尔贝托。

达里奥（成了驯兽师）一个黑鬼？让我看看他是不是有跳蚤！
瓦莱里奥　畜生，你在那床底下干什么了？
阿尔贝托（黑鬼）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在照看那些汽车呢！
达里奥（驯兽师）什么汽车？你总不至于想让我相信，床底下有个停车场吧？哈，哈！嗯，是的，是有，一定是非法经营的。
阿尔贝托（黑鬼）不，不，是经过批准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①的呢。瞧，这是许可证。
阿尔图罗　亲爱的，别哭了，你不如告诉我们，刚才你干吗喊叫啊……那个流氓对你干了什么？
姑　娘　他向我眨眼睛……眨了三次呢……是有意的。
鲍　勃啊，该死的坏蛋……咱们用私刑吊死他！
众小丑（齐声）用私刑吊死他，用私刑吊死他！
达里奥（驯兽师）是的，是的，咱们用私刑吊死他，既然他连一个跳蚤也没有！再说，这是为了和平，为了公民权利和不准施暴啊！
阿尔贝托（黑鬼），别，可怜可怜我……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是因为我有神经抽搐的毛病，从一生下来就有啊！瞧这儿……诸位等一等，我有一份证明书，是神经官能症研究所发的。（把那份证件交出来。）
瓦莱里奥（查阅证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证件完全合法。甚

① 这里原文用缩写 Aci，可能指政治组织"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也可能指行业组织"意大利汽车俱乐部"，还可能是指其他可做同样缩写的组织。从寓意看，似乎选择寓意较深的组织较为合适，故用了"政治组织"。

至在公民权利上还盖了印呢。只是他们忘记了在上边打孔……不过,咱们可以马上补救一下。(拔出一把大手枪,朝证件中心打了一枪,甚至把站在这张纸后面的黑鬼小丑的脑袋也打穿了一个洞)瞧,孔打出来了,现在,不错,这算是完美无缺了。

〔喜欢偷看色情场面的小丑站到被击中的黑鬼的脖子后面,正好在齐枪洞的地方。

鲍　勃　你在干吗?

塞贡多(喜欢偷看色情场面者)我在从枪洞里看呢,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女人在脱衣服啊!

鲍勃(用槌子把他重重地捶了一下)你这淘气的孩子!

阿尔图罗(扮成警察上场,在他上场之前,响了一阵呜呜的汽笛声)谁杀了他?

瓦莱里奥我。他侮辱了这位姑娘……他还拒绝服兵役,借口他是伊斯兰教徒教区里的圣器保管人①。

阿尔图罗(警察)好吧,你把这些话说给法官听吧。你被捕了!

〔从棺材里顿时立起来一位法官,戴着假发,穿着胸罩——原来是达里奥。他用小槌猛击灵柩台,而每击一下,灵柩台就在警察的推动下沿着舞台向前向后滑动。

达里奥(法官)肃静!肃静,不然,我就让你们离开法庭!

埃齐奥(文书)(作为文书抱着一张摆放着一部书的斜面书桌上场)起立,审判官入席!

达里奥(法官)坐下!传罪犯!一个罪犯都没有?传被告!(身着燕尾服的那个人被带到法官面前)你是被告?你有什么

①“教区”和“圣器保管人”都是基督教的用语,却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显然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一个“噱头”。

要说的？什么都不想说？有证人吗？没有，一个证人都没有。

鲍　勃　我当时在场……

达里奥（法官）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个证人都没有！肃静，不然，我就让你们离开法庭。提审调查：原告呢？一个原告都没有。继续下去。被害人的亲属呢？有没有亲属？

罗马诺（作为第二个小丑黑人，向前走了一步）我就是！

达里奥　你是亲属吗？走开，我不愿意在这儿，在法庭里面搞什么任人唯亲。因此，咱们应该快刀斩乱麻。（转向被告）你是已服罪的犯人，因此也就是罪犯。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算一算你应该付给司法当局多少钱就可以了。文书，你写下：被杀的人要付十万，外加无期徒刑。他有什么学位没有？

埃齐奥（文书）有，受过高等教育。

达里奥（法官）那么，你再加上：罚款三十万，外加电椅。

瓦莱里奥　什么受高等教育啊！他只不过刚刚上过技术专科罢了！

达里奥（法官）好吧，那么你就再加上：只罚款三万，电椅依旧。

塞贡多　我反对！这在价值上不合逻辑：三万罚款抵不上仍然保留电椅。

达里奥（法官）接受意见：取消电椅。你就写上一把带有扶手的普通椅子……外加终身监禁。写好了吗？……继续下去。（转向那个一直推着棺材和灵柩台沿着舞台移动的小丑）别推得太厉害。被害人曾经服过兵役吗？

鲍　勃　是的，他甚至还在好多条战线上光荣地进行过战斗，保卫祖国。在西线、西南线和西北线、东北线和东西线，还得过一枚勋章呢。

达里奥（法官）（转向被告）哈，哈，你算是倒霉了，小伙子……

我为你感到遗憾，还是回到没有扶手的电椅上去吧，外加四十万罚款（向文书）你们向死者的亲属发去我个人的一份唁电。他是不是有军阶的军士？

鲍　勃　不是，他只是个普通士兵。

达里奥（法官）这无关紧要。这什么也改变不了。罚款照旧还是四十万，电椅也照旧得坐，而且再加上一个自行车的直流发电机。他得自己踩着自行车走：要踩啊，踩啊，这样，发电机才能充电，踩到一定程度，就咔嚓一声……我的妈啊，就是一下电击。然后，他就走下坡路了：救命啊，救命啊，烧着了，踩闸啊，踩闸……没有闸，这样，他也就学会怎么骑车了！

瓦莱里奥　阁下，我反对！他确实做过战士，但是，他也传布过伊斯兰教啊。

达里奥（法官）伊斯兰教？那又怎么样？在咱们的篷车里，难道就没有自由了吗？穆斯林人是跟咱们一样的人……或者说，是几乎跟咱们一样的人嘛！再说呢，他们有石油，这对咱们可有用处。我说到石油的时候，你们就该立正，脱帽，鞠躬！（用蛮横的语调）石油……脱帽！……鞠躬！……戴帽！……坐下（众小丑一一做出猛然的动作）因此，绝不能歧视，也绝不能减刑。相反，还得加上一句话，要给他把自行车的车把也去掉，要去掉挡泥板和打气筒。这样，你就得用你的嘴巴来打气了，明白吗？好了，现在，让我们来做出总结。（转向文书）你给他把种族这个项目搁到一边。他是什么种族？

众小丑　是黑鬼，一个肮脏的黑鬼！

达里奥（法官）这是不文明的种族，卑鄙的畜生啊，要是我再听到你们当着我的面用某些词汇来表达意见，我就要叫人把你们集体逮捕起来。再说，要是黑鬼们哄抢你们的超市，你

们就去哭鼻子吧！（在整个审案过程中，阿尔图罗都要把带轮子的灵柩台推来推去，即推向法官正在训话的那个人。这时，因为法官讲话激昂慷慨，滔滔不绝，他就以极其猛烈的跳动把灵柩台前前后后地推动，这样一来竟使达里奥失去了平衡。达里奥头上的法官假发也歪到一边去了)哦，哦，海浪真大啊（转向警察)起航回港吧（重又转向众小丑)你们杀死了一个人……对不起，杀死了一个黑鬼……他曾经为了他的……哦，为了我们的国家作过战……因此，你们应该缴纳（朝着埃齐奥正在计算复杂数目的黑板望去）你们应该缴纳……让我们看一看……我来计算总数……二十七，二十七，三十一，三十四，减去四，二十一，二十七，二十九。再减去三，减去六。减去我随意要减去的数目，一共是两千八百三十二，我凑个整数，是两千五百。你们应该缴纳二千五百枚古钱儿，要是你们想要恢复自由的话。不然的话，我就要让你们呆上十……呆上十天监禁，行了，你们就选择选择吧。

瓦莱里奥　我缴，我一定缴。这是一张五千的钞票。

达里奥（法官）我只要两千五就够了。总而言之，是一半。

瓦莱里奥　可惜，我没有零钱。

达里奥（法官）我也没法儿找给你。

瓦莱里奥　好了，总会有办法的。

达里奥（法官）什么办法？

瓦莱里奥　就是这个办法！（朝第二个小丑黑鬼开枪。子弹从手枪里射出并打到这个黑鬼身上的动作非常缓慢。观众可以看到：子弹从枪管里射出来，缓缓地但又是径直地打中黑鬼，黑鬼于是跌倒在地，整个过程就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那样循序渐进)咱们两清了吧？

达里奥（法官）当然！休庭！

奥斯卡（歌唱家）真丢人！你们难道把这个叫做公正吗？真是可耻透了！

阿尔图罗（警察）你好大的胆子，肮脏的长发鬼！

达里奥（法官）闭嘴！你怎么竟敢打断他的话？在咱们的篷车里，你们要好好地记在你们的脑袋里，所有的人都有向任何一个人提出抗议的不容辩驳的权利！而且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唱歌、跳舞、自由聚会，无论是公开聚会还是私下聚会，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美术馆里，无论是在三个人面前还是在几百万人面前。你想抗议吗，小伙子？你只管抗议就是了，没有一个人敢把你那乱蓬蓬的长发里的一根碰一碰的。

〔快乐的大笑声。警察把法官刚才用作法庭的灵柩台推下侧幕。众小丑坐下，围成半圈，倾听着祖鲁人和班图人的歌声①。

奥斯卡（唱）

是你把他们带到这里，班图人，祖鲁人——锵锵！
把他们当做奴隶，白种人，
是你把他们看做黑鬼，为你劳动——锵锵！
把他们当做畜生来对待，鞭打——锵锵！
剥削，嘲弄——锵锵！
把他们转手倒卖，白种人。
然后，你又发觉，他们能歌善奏
这倒不坏，还能为你——锵锵！
舞蹈摇摆——锵锵！
白种人，他们为你——锵锵！

① 祖鲁和班图人都是非洲的民族。

还能起跳！为你跳远

扣除十分，跳出百米——锵锵！

白种人，他们为你——锵锵！

也能前去作战，

为你战斗和开火，

还有杀人——锵锵！

白种人，在你看来，他们却是另一种人——锵锵！

你永远是这样对待他们：用脚踢他们的面孔——锵锵！

永远是殴打他们，把他们肆意嘲弄——锵锵！

但是，你且慢如此，且慢如此，白种人——锵锵！

有些情况正在改变——锵锵！

有些情况可能会地覆天翻——锵锵！

让你哭声震天！——锵锵！

哦，该死的白种人啊！——锵锵！

众小丑（合唱）

锵，锵，锵，锵！

你把黑鬼说成肮脏，

而你自己才是肮脏透顶，

肮脏的是你，白种人！——锵锵！

〔鼓掌。

众小丑（齐声）好啊！好啊！这首歌太棒了！

达里奥（法官）你得给我们灌一张唱片……你会销售几千张的！

瓦莱里奥（穿着一件长燕尾服，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您和您的团体，你们是不是已经跟几家唱片公司签了约？

埃齐奥（留长发者）没有。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那么，您就在这儿签名吧……我来安

排……这是预付的定金。（递给他一张要签字的公司的一包钱。）

埃齐奥（留长发者）哦，谢谢。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你们也得写几首反战的歌曲……那类歌曲的销售量会更大……我指的是能跳舞的那类歌曲！

埃齐奥（他这时也穿上了燕尾服）要是您把这首关于“肮脏的白种人”的歌的广告专卖权让给我的话，我可以马上付给您五百万。我要用它做洗衣粉的商标。

众小丑（齐声）那肮脏的白种人提出的抗议万岁！那个白种人显得更白,白得出奇,因为它里面包含着‘锵锵’;‘锵锵’以及……“锵锵”;‘锵锵”(突然之间,灯光大亮。只听得舞台之外有人喝彩。乐队奏起一首欢庆进行曲）新娘来了！新娘万岁！入洞房，人洞房，唱起喜歌来啊！

〔新娘佛兰卡骑在新郎阿尔图罗肩上上场。她一身素白，披着一条极长极宽的拖纱。一个杂技演员从蹦床上上场,他是来抢劫新娘的。

佛兰卡（新娘）谢谢，谢谢！

阿尔图罗（新郎）这是我的新娘！小偷，还给我新娘！

〔新娘一直被蹦床上的杂技演员紧紧抱住，重又上场，她又重新被放到丈夫的肩上。

姑　娘　万岁！要是你们想利用床铺，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刚刚换过床单。

佛兰卡（新娘）哦……我对这个时刻真是望眼欲穿啊……我是那么激动！

众小丑（齐声）咱们把他们放到床上。

佛兰卡(新娘)谢谢,不过,我们并不想利用它啊！

众小丑（齐声）利用吧，利用吧！咱们把新娘脱个精光！（那年

轻女子的头纱和衣服果然被人剥掉了。新娘只剩下一身紧身衣，站在床上。姑娘们追赶新郎，不一会儿，她们就剥掉了他的上衣和裤子。她们让他跳上床去，而这床霎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拳击台。众小丑开始团团围住，席地而坐。鼓掌声，口哨声，简短哼唱的国歌声。铜锣一响，床上的一男一女就在床中央相互拥抱，热烈非凡。女人们神经质的尖叫声。乐队奏起疯狂的节奏）把她打倒……你还等什么？把她打倒！

埃齐奥（跑过去敲锣）你们真卑鄙！你们真无耻！难道你们对那位就要与世长辞的夫人连一点尊敬之心都没有！

佛兰卡（新娘）夫人？她病得真有那么严重吗？

众小丑（齐声）她该被扔掉了。

阿尔图罗（新郎）真是个小可怜儿，你们就让我下来吧。

鲍　勃　下来？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你是在电车上吗？倒霉鬼，在新婚第一夜，不到终点站就绝不能下床！

塞贡多　你们倒是敲锣啊，让他们重新开始！

阿尔图罗（新郎）你们就让我下去吧，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敬一个礼。

佛兰卡（新娘）我要去睡了。（躺到被单下。）

众小丑（齐声）咱们趁机而动吧，趁机而动吧！（他们全都跳上床去。）

阿尔图罗（新郎）这可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

〔众小丑一个接着一个地钻到被单下。被单逐渐延长，逐渐扩大，几乎增大到把整个舞台都盖上了。众小丑和被袭击的新娘的呼叫声和嬉笑声。被单像海浪似的起伏波动。突然，从一道波浪中冒出了狰狞冷笑的骷髅头。阿尔图罗，即小丑新郎，朝海浪上擂了好几拳，最后拉开被单，发现穿着睡衣的达里奥、罗马诺和鲍勃。达里奥搂着罗马诺，亲热地

把他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达里奥　她是我的！

罗马诺　我是她的，我是她的！

达里奥　她是我的！

罗马诺　我是她的！

〔达里奥这时发觉抱错了人。

达里奥　这些现代青年真是不成体统！太不成体统了！（把罗马诺摔倒在地,又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来吧,小宝宝,我送你上学去。（拉着罗马诺的手与他一起下场。罗马诺走着矮子步,变得很小很小。）

〔这时,佛兰卡不曾被人看见,从被单里悄悄钻出来,回到棺材里，重又扮演老太婆的角色。新郎阿尔图罗徒劳地在被单里找了半天，因为被单里现在已空无一人。

阿尔图罗（新郎）这些倒霉鬼，他们竟把她全都吃光了。我说，至少他们可以给我留一点，叫我尝一尝嘛，是不是?(他忧伤地把被单拖在身后下场。）

〔棺材盖掀起，老太婆的脑袋又出现了。

老太婆（声音细若游丝）谁结婚了？

埃齐奥（助手）您的孙子，夫人。

老太婆　跟谁？

埃齐奥（助手）跟一个女人。

老太婆　还算不坏，他能这样解决性的问题，这叫我很高兴……这孩子过去总是那么犹犹豫豫的！

〔只听得笼子外边有枪声和喊叫声。扮演外国人的小丑出场，从观众席的深处跑过来，爬到舞台上。

查理（外国人）我干成了！我干成了！自由万岁！

众小丑（齐声）欢迎！（众小丑把他围起来。他们纷纷用镁光灯

给他拍照。他们用去除铜绿的压水机和喷雾器给他消除害虫。驯兽师跑来。）

达里奥别，等一等再给他除虫……也许他有跳蚤，不过，你们别把跳蚤杀死。

〔这时,他们让这个“ 外国人 ”按手印,打脚印,用豆大的印章在他身上到处打上印记。他们准备给他注射。

查理（外国人）这是什么玩意儿？

阿尔图罗（男护士）打针。

埃齐奥（吸毒者）我也要，我也要注射！

阿尔图罗（男护士）这可是防霍乱的啊。

埃齐奥（吸毒者）没关系，只要别告诉我就结了！

〔他们打了针。

老太婆（坐在棺材里做着钩针活）这个小伙子是谁啊？

瓦莱里奥　是个难民，夫人，是从朱塞佩马戏团跑出来的。

老太婆　又是一个……唉，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继续在嘟嘟囔囔,一边钩织袜子。）

〔埃齐奥和其他小丑把灵柩台推进侧幕。众小丑在查理周围忙个不休。他们给他打印记,取手脚印,等等…… 从观众席的一个包厢里出现了鲍勃，戴着一顶哥萨克式的帽子。他被一圈圆光照亮。

鲍勃（哥萨克）住手！我要求引渡这个坏蛋。

达里奥　为什么？

鲍勃（哥萨克）他可不是一般的移居国外者，他是条油滑的毒蛇，一个财阀，一个卑鄙的小人，一条绦虫。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且是信仰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人。

查理（外国人）不仅如此，还是一个作家。

鲍勃（哥萨克）你们别听他的，他是个专写淫秽小说的作

家……是个性虐待狂！他曾经把一个正在走钢丝的女舞蹈演员强奸了。

达里奥　你这个尼基塔骗子手①，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强奸一个正在走钢丝的女舞蹈演员。我们有许多作家都在这方面试验过，而且还……（做出急剧跌落的姿态）都摔成了瘸子！

鲍勃（哥萨克）可我们使用安全带，在我的那个改良主义的马戏团里。

达里奥啊，是吗？安全带是什么样子的？

众小丑（齐声）尼基塔骗子手！滚吧，滚吧！滚回你那蹩脚的马戏团去吧！

达里奥　演员蹩脚，而且没有跳蚤！那么，安全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鲍勃（哥萨克）你们这帮小偷、流氓！你们要为这个付出代价，哪怕是要以跟北京的马戏团讲和作为代价……你们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警车的汽笛声呜呜大作。长时间的汽车喇叭声。几个扮演警察的小丑跑着上场。

警　察　所有的人都面对着墙，快！

〔用力推搡，铐上手铐。

老太婆喂，发生什么事了？

瓦莱里奥（警官）警察行动，夫人。（对其他人）走，手按住脑袋！

达里奥喂，我说，你们以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大学里吗？

瓦莱里奥（警官）住口！搜查。

〔警察们把面向墙壁的小丑一个个从头摸到脚。

塞贡多（偷看色情场面者）我也来，我也来搜查！我来帮你们一

①“尼基塔”是赫鲁晓夫的名字，这里显然是有意讽刺他。

把！（他去摸一个姑娘)哦，警察行动多美好啊！

姑　娘喂，别动手动脚的，救命！

〔两个警察抓住这个偷看色情场面者的衣领，把他抛到远远的地方。

瓦莱里奥（警官）朝那家伙脸上踢上一脚！（众小丑照办。塞贡多翻了一个云里翻筋斗，下场）你们当中，谁是那个跳蚤驯兽师？

阿尔图罗　是他，就是这里的这个。

达里奥(驯兽师)不，不，我做过法官，在这之前还做过医生。

阿尔图罗　是的，但是，更早一点，他还做过跳蚤驯兽师。

达里奥（驯兽师）你这个奸细，奸细……你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

瓦莱里奥（警官）畜生，你才是奸细呢！过来！你们可以走了，快散开。

姑　娘　但是，我们得照顾夫人呢！

瓦莱里奥(警官)夫人，由我们来照顾她……走，快滚！

达里奥（驯兽师）对不起，警官……您瞧，这想必有点误会……

瓦莱里奥（警官）住口！（用力推了他一下，迫使他向一个小丑警察准备好的椅子走去)坐下！聚光灯！照相！(他们把一块有号码的牌子挂到他的脖子上。)

〔一个小丑警察携带一个带有三角架的照相机上场。

埃齐奥（响板师）（摇晃着拍摄电影的响板器械）第三千六百二十八号嫌疑犯，第七级审讯，嗒克！(他把自己的手指头夹在两块木板中间了)哎呀……呀！

达里奥（驯兽师）审讯？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呢？（警官像戴手套那样把手插进一只大橡皮手里）这只有点发达的手是您的吗？

瓦莱里奥（警官）只有在问你时你再回答，听见了吗？就算是开始吧，你把所有的跳蚤都拿出来！

达里奥（驯兽师）什么跳蚤？

瓦莱里奥（警官）（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别装蒜！

鲍勃（警察）啧，啧！

骷髅头（像弹簧似的从棺材里跳起）喂，是的，小伙子，别装蒜，不然，这些人就不客气了，你知道吗？哈，哈。

〔大笑声。让那个骷髅头做动作的人有两个：阿尔图罗借用自己的两只手，埃齐奥则操纵那个脑袋。

瓦莱里奥（警官）那么……你把那些“咬王冠”①的跳蚤放到哪儿去了？

达里奥（驯兽师）“王冠”？可为什么呢？这些“王冠”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瓦莱里奥（警官）不准提问！

〔又是一记耳光。

达里奥（驯兽师）（朝向摄影师）啧，啧！（微微一笑。）

骷髅头嗯，对啊，他说得有理。这些跳蚤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瓦莱里奥（警官）这是国家机密，骷髅头，我很抱歉……（骷髅头失望地缩了回去。警官转向一个警察小丑）给我一只三号半的……这只太小了。（他摘掉像手套似的手，他们把一只巨大尺寸的手递给他，这只手有七个手指）那么，你愿意告诉我们那些跳蚤在哪儿吗？

达里奥（驯兽师）它们死了。

瓦莱里奥（警官）死了？

骷髅头（从棺材里猛地冒了出来）下命令吧！

①即前面所说的跳蚤的名字“克罗诺维斯·莫尔德克斯”。

瓦莱里奥（警官）谁叫你了！(警察小丑用一个大头棒打了骷髅头一下，骷髅头立即消失）什么时候死的？

达里奥（驯兽师）刚才……瞧，这些都是！（把原来那只小盒子拿出来，掀开盖子。）

〔所有的人都摘下帽子。

瓦莱里奥（警官）（扫兴）该死的东西！可以想象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寻找这些跳蚤，于是，就下令把它们消灭干净！

达里奥（驯兽师）谁给我下令了？你们难道都是疯子？（他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这记耳光叫他吐出了几颗牙齿。）

瓦莱里奥（警官）不准你出口伤人！（又给了他重重的一巴掌。骷髅头发出一阵大笑）叛徒！你把自己出卖给反对团结一致的篷车的敌人了。

〔驯兽师连续不断地吐出一颗颗牙齿。警官做出要重新揍他的姿势。驯兽师苦苦哀求地阻止他，不得不又吐出一颗牙齿，最后的一颗。

达里奥（驯兽师）（像掉光牙齿的老人那样说话）我再也没有了啊！

鲍勃（外科医生）（向警官指着那只打开的盒子）您看，这里还有一只“咬王后”① 母跳蚤呢……加上它的那只公的。不过，它们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瓦莱里奥（警官）你们马上给它们做尸体解剖。我们会马上看出来：他到底是怎样把它们弄死的。（小丑医生立即穿上一件白衬衣，戴上了防菌口罩）你是从谁那里把它们搞来的？

① “咬王后”的原文直译为“莫尔德克斯-王后”，不如按其意义翻译，故译为“咬王后”。

达里奥（驯兽师）（仍像没牙的人说话）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搞来的……这是自家的跳蚤。我的外婆早就有这些跳蚤了，她是从我的姑妈那里得来的。

瓦莱里奥（警官）一家子都是保守分子。（骷髅头笑了一声）是谁给你透露了这个消息？

达里奥（驯兽师）透露什么消息？

瓦莱里奥（警官）别装蒜！

骷髅头喂，别这么干，别装蒜！（小丑警察给了它一棒，它躲开了，但是，它又挨了一棒。）

瓦莱里奥（警官）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和平利用这些“咬王冠”跳蚤的可能性吗？

骷髅头
达里奥 （异口同声）和平利用？

骷髅头 哦，哦，咱们俩竟一块儿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抓住驯兽师的小拇指，把它上上下下地晃动）这么玩还是那么玩[1]？

达里奥（驯兽师）等一等，让它表现出一种欲望……行了！

骷髅头
达里奥 （异口同声）那么玩！

达里奥 哦，还真干起来了！

〔这时，两个外科医生小丑鲍勃和塞贡多以及那位女护士，已经准备好一张小巧玲珑的手术台，手术器械也都是小巧玲珑的。

鲍　勃 （开始动手术，下令）小手术刀……小探条……小纱布……小针头……小针管……

埃齐奥（吸毒者）（跑上场）给我也来一下，给我也来一小下 这

①这里隐喻性交动作。

里(指胳臂)！不,这里(指食指)！

查理（警察）（用脚把他踢开）滚开，滚蛋……出去！

埃齐奥（吸毒者）哎呀！（揉臀部）踢肿了啊！

〔骷髅头冷笑。

瓦莱里奥（警官）怎么样，教授？

鲍勃（外科主任）中毒身亡。

瓦莱里奥（警官）真该誓死报复。（转向驯兽师）你这个杀人犯！（又是一记耳光……驯兽师嘴里又吐出几颗牙齿。警官小丑指着刚刚吐出的牙齿）你这个骗子，你还有啊，嗯？

达里奥（驯兽师）这是些奶牙啊！

骷髅头哈，哈！

瓦莱里奥（警官）（向外科主任）他用什么东西把它们毒死的？

鲍勃（外科主任）我们正在化验……呆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

瓦莱里奥(警官)(向驯兽师)好极了。说吧,现在你把全部情况都给我们讲出来吧。

骷髅头　是的,是的,讲吧,讲吧！

达里奥（驯兽师）（支支吾吾）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

瓦莱里奥（警官）别耍滑头，说清楚点儿。

达里奥（驯兽师）“佛普椤……非朽霞……佛神拂椤①？”

瓦莱里奥（警官）好了，你把这个旅行牙套套上吧。你就动一动吧。

〔他递给驯兽师一个假牙套。驯兽师把假牙套套上。

①这里是模仿无牙的人发不准音。全句是：“我不能……没有牙……我怎么能？”

骷髅头　我也要套……“佛写校一个霞哨”[①],我也要。

查理（警察）不行，你不行。

〔他一巴掌打下去,骷髅头躲开了。它随即消失,但又在棺材的小门里再次出现。警察赶紧跑过去打它。骷髅头又消失，然后在他背后重新出现。这次，骷髅头则用一根大棒打警察。

达里奥（驯兽师）（带着巨大的马牙重新上场，大喊一声）哎呀，我产生幻觉了。我看见我又长出了牙齿！可那“使寸”[②]不是我的。“佛楞肆一肆吧[③]?”

瓦莱里奥（警官）少来胡闹……你就快说吧。

鲍勃（外科主任）（手里拿着一张纸走过来）瞧，化验结果出来了，是乙醇中毒。

瓦莱里奥（警官）那么，是酒精中毒身亡？！……可这些跳蚤是在谁身边生活过呢？是不是你老把它们带在身上？

达里奥(驯兽师)肆,肆,肆[④]。

瓦莱里奥（警官）你这是怎么了？

达里奥（驯兽师）弹簧……（很吃力地发音）它太硬了……是新的。我的妈啊,我的爹啊(用双手帮着自己托起颌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⑤]。

瓦莱里奥（警官）可你说的是什么啊？

达里奥（驯兽师）我在做初步练习。

①这句话是：“我也要一个牙套。”

②发音不准:“尺寸”发成了“使寸”

③ 这句话是:“我能试一试吧?”

④即:“是,是,是。”

⑤ 这里，原文用了一句类似绕口令的话：“爸爸吃了皮波的面糊。”中文无法表达，只好借用常见的一句绕口令。

瓦莱里奥（警官）那么，你是把这些跳蚤一直留在你的身上？
达里奥（驯兽师）不，我把它们寄养在一个名叫“肥女米尔卡”的女人那里，她是一个兹……兹……齐……（用两个巴掌捂住两边颌骨）这弹簧不大顶用。一个肥胖的兹……吉卜赛女人……我说的就是这个！那女人能看手相。您，警官，也可以带着那只小手到她那儿去嘛，一个星期之内，准能看完。
瓦莱里奥（警官）是醉鬼米尔卡吗？
达里奥（驯兽师）是啊，就是她。
瓦莱里奥（警官）她是个该死的白痴！你竟然把这些跳蚤寄养在一个醉鬼女人那里！怪不得它们全都死了呢！都是醉死的啊！而我们正想让它们成倍成倍地增加呢！……要用一种朗伯光线的轰炸法，一种奥米科隆分子的粉尘撒播法，这样，就能在转眼之间造出几万万、几千万万万的跳蚤！
达里奥（驯兽师）用它们来干什么呢？做跳蚤原子弹吗？
骷髅头　原子弹？谁说原子弹了？哈，哈。
瓦莱里奥（警官）什么原子弹！我们制定的是一个和平计划，一个援助不发达马戏团的和平计划。
达里奥（驯兽师）我不明白。
瓦莱里奥（警官）相反的情况倒会叫我吃惊呢。你且回答这个问题：谁是咱们这个马戏团最幸福的动物？
达里奥（驯兽师）咱们这个马戏团里最幸福的动物？（朝骷髅头转过身去，因为骷髅头正向他提示该如何回答。）
达里奥（驯兽师）是猴子。猴子是咱们马戏团里最幸福的动物。
瓦莱里奥（警官）好哇！……那么，为什么猴子是咱们马戏团里最幸福的动物呢？
达里奥（驯兽师）为什么？

〔骷髅头提示。

瓦莱里奥（警官）不准提示。

达里奥（驯兽师）那边那个家伙想要把我看成傻瓜，像犯了疯病似的，一个劲儿地总是要提示……瞧他这张四旬斋式的脸[①]……你还是好好听着这位稽查先生说的话吧。

瓦莱里奥（警官）那么，我刚才是说：猴子是咱们马戏团里最幸福的动物，为什么？

达里奥（驯兽师）为什么？

瓦莱里奥（警官）因为它虽然是呆在笼子里，却找到了消磨空闲时间的办法……它捉跳蚤，所以，它才很幸福。

达里奥（驯兽师）它捉跳蚤……

瓦莱里奥（警官）所以，它才很幸福。

达里奥（驯兽师）所以，它才很幸福。

瓦莱里奥（警官）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晃动着一只手，表示"非常幸福"。）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哈哈哈哈！它捉跳蚤，所以，它才很幸福……哈哈哈哈哈哈！这大概是猴子们表示幸福的方式。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一次看过一部介绍原始森林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些猴子从一根树枝窜到另一根树枝上，同时还发出几声怪叫。咪！……咪伊！他们一直是这个样子，有一点悲哀，可是，在一个旮旯儿里，却有一只猴子在一片寂静之中突然发出了"哈哈哈哈哈哈"。

瓦莱里奥（警官）这是什么东西？

达里奥（驯兽师）一只幸福的猴子呗。

瓦莱里奥（警官）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①复活节前四十天要守斋节食，这里是指人瘦成骷髅一般。

达里奥（驯兽师）我早就明白了！这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跳蚤对猴子，就像电视对我们一样……给自己搔痒痒的人是不动脑子的，所以，他才是幸福的。哈哈哈哈哈哈。

瓦莱里奥（警官）好哇……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曾经用滴滴涕撒遍了所有不发达国家。为什么？为了给它们除虫。但是，这些国家却马上造起反来了，开始谈论什么自由了。

达里奥（驯兽师）那当然，因为当它们到处是虫子的时候，它们就说："多么讨厌的生存啊！这叫什么生活？"接着，瞧，天上降下一片滴滴涕甘霖，它们就又说："啊，多么舒服啊，真是天大的奇迹……我们不再给自己搔痒了……只不过我们不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时间老是消磨不掉……我们能干什么呢？……干革命！我们饿了，我们要文化！自由万岁！"这群猕猴①，呸！……

瓦莱里奥（警官）那么，现在你也看出了：让这些国家变得幸福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跳蚤撒满这些国家。

达里奥（驯兽师）当然，反正跳蚤没有电视那么贵。

瓦莱里奥（警官）你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们需要"咬王冠"跳蚤的原因。可是，你真该死，你竟让它们一个个都死掉了。

达里奥（驯兽师）我真后悔得要咬手指头啊……（做出这个动作）哎呀！

瓦莱里奥（警官）怎么了？

达里奥（驯兽师）下巴，我咬了我的下巴！（这是因为他的门牙大得邪乎。）

瓦莱里奥（警官）我限你六天。多一天也不行。你要在六天里

①"猕猴"在意大利文中也有"蠢人""笨蛋"之意。

给我们弄到一对“咬王冠”跳蚤。要一对活的！

达里奥（驯兽师）六天之内要一对活的！我得马上从您的身上找。

瓦莱里奥（警官）把手放下。你怎么敢！

〔达里奥抓住瓦莱里奥的上衣找跳蚤。鲍勃跳到达里奥的身上，试图把瓦莱里奥解脱出来，而瓦莱里奥则试图用那只大手把达里奥甩开。他最后却打到了鲍勃，鲍勃立即把自己的所有牙齿都吐了出来。于是，鲍勃抓住骷髅头递给他的一根棍棒，不是去打达里奥，而是打了瓦莱里奥，瓦莱里奥也把自己的所有牙齿吐了出来。

达里奥（驯兽师）瞧啊！欲望当真实现了！（他在牙齿之间跳来跳去，这些牙齿像麦粒似的在地上弹跳着。他开始召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小鸡）啧……啧……啧……啧①。

〔在这最后一个场面的演出过程中，姑娘已经把床的帐幔拉开了。她走到床边。所有小丑都上场。在以下的对白中，达里奥找到了办法，把假牙套拿掉。

姑　娘　她死了！夫人死了！

〔骷髅头啜泣起来。

达里奥（驯兽师）哦，她终于死了！

众小丑（齐声）哦……

达里奥（驯兽师）……她终于不必受罪了，小可怜儿！

骷髅头　她是那么好！(哭)哦，哦，哦……（乐队奏起一小段布鲁斯乐曲）她是多么好啊！

众小丑（齐声，一边以装腔作势的哀伤姿态沿着舞台走动）夫人，你为什么离开我们？现在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啊？喔

① 这里是形容喂食的声音。

哇，哟哦，哦啊。

〔驯兽师模仿狗向月亮吠叫的呜呜之声。

达里奥（驯兽师）我的痛苦是那么巨大，是天下的痛苦中最大的啊！

〔他开始与查理展开一种竞赛，看谁哭得更厉害。最后，查理胜了，达里奥像运动比赛那样向他举起拳头。众人鼓掌。

埃齐奥哦，多大的痛苦啊。我的喉咙都堵塞了……我甚至都哭不出来。（那个拿着大头棒的小丑朝他的脑袋重重地打了一下）哎哟……喔……谢谢！现在，我哭得出来了……哎哟……喔……（果然，从他的眼睛里喷溅出水花般的眼泪。）

鲍勃（飞快地端着一只杯子跑过来接眼泪。他喝了一口，咧了咧嘴）这眼泪是苦的！

埃齐奥（揉着自己的脑袋）来一粒止痛胶囊吧……谁有止痛胶囊？

瓦莱里奥（从棺材里拿出一张旧羊皮纸）这是遗嘱！

众小丑（齐声）夫人的遗嘱！

瓦莱里奥　是的，这正是夫人的遗嘱。（他迅速地把它卷成一个弹药筒）咱们来把它做成一颗子弹……瞧，子弹出来了……大家来看看这颗子弹。（他把子弹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是个小玻璃球嘛，比玻璃球更小。瞧，它小得不能再小了，是个小球，越来越小，一个小玻璃球。（朝那个头痛的小丑胃部打了一巴掌。小丑立即张开嘴巴）哦，噗！（把子弹扔进小丑的嘴里，并且硬要他吞下去）遗嘱没有了。（迅雷不及掩耳地从骷髅头里拿出一杯水，把水全都倒进小丑的喉咙里。）

埃齐奥　我的头痛全好了。

众小丑（齐声）好啊！新团长万岁！

瓦莱里奥　谢谢朋友们，因为你们自由地确认了遗嘱里表达的意愿！

骷髅头（从棺材里冒出来）谢谢个鸟！谁选你了？遗嘱里写的是：老太婆的孙女，也就是那新娘，将继承她的地位！

众小丑（齐声）新娘万岁！她是新的夫人啊！咱们把新娘脱个精光，扔掉那个老太婆！

〔新娘又重新一身素白，上场，坐到那冰箱-洗衣机上。

佛兰卡（新娘）谢谢，谢谢！你们诸位真可爱！谢谢……

瓦莱里奥　我抗议……法律规定：遗嘱要在一位公证人面前宣读！要亲笔写的遗嘱。不过，绝对不是……

阿尔图罗（新郎）（作为新郎打断他）对不起，对不起……您懂希腊文吗？

瓦莱里奥　不懂。

阿尔图罗（新郎）“亲笔写”这个词儿是由两个希腊词儿拼成的：“亲笔”是指以前，“写”是指书写①，可不是宣读。这遗嘱是再有效不过的了。

瓦莱里奥　我抗议。

众小丑（齐声）呸……新娘万岁！

骷髅头（向观众）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千万让你们小孩的小脑袋瓜学一学文科②啊。这总是有好处的。

众小丑呜，呜。

鲍　勃　先生们，先生们，请保持一点尊严，我求求诸位了。他们就要来向新夫人致敬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

佛兰卡（新娘）胆小怕事的人，他们是谁？

①原文是用来自希腊文的形容词拼成的，这里只好用“释义”的译法。

②在意大利，文科要学希腊文。

鲍　勃　他们是那些郊区篷车的代表……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团长！

〔上述代表一个个上场。他们是达里奥、罗马诺和查理；他们每个人的屁股上都粘着一个小沙发。他们鞠躬行礼。

佛兰卡（新娘）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回事？

鲍　勃嗯，最近，咱们有许多人都背信弃义了。

众代表（异口同声地）我们来对你们的不幸表示说不出来的痛苦。

佛兰卡（新娘）谢谢，不过，你们为什么都在身子后面带着那些小小的沙发呢？

达里奥（代表）我们对我们的这些小沙发实在是太依依不舍了。再说呢，要是我们把它们留在家里，人家也会偷走的。那些人是那么不老实。

佛兰卡（新娘）好了，这儿可没有这个危险，你们就把它们放下来吧。（众代表把系着小沙发的皮带解开）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们很荣幸，能下令送给诸位一条“松松垮垮的背带”。这是对你们的奖励，奖励你们对我们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一切表示无条件的理解。（她让每位代表都套上鲜艳刺眼的背带。）

〔众代表一个一个地鞠躬致谢。最后一个是达里奥，那个身穿燕尾服的角色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脚。

其他代表来，也踢我们一脚，也来踢我们一脚。

达里奥（代表）不，别踢我了，踢我一下就够了。

〔三个小丑士兵，鲍勃、塞贡多和阿尔贝托，配带着插有刺刀的猎枪，呼啸着上场。他们跳上了床，开始快速地拆下床上的饰物。他们抬起床的侧板。这时，从床的中央冒出来一座经过伪装的小塔楼。

士兵们　拿起枪来！拿起枪来！

〔其他士兵也跳上床去,从小塔楼里拉出一门大炮,霎时间，床就变成了一辆自动装甲车。

佛兰卡（新娘）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到哪儿去？

鲍勃（下士）我们去使这旁边的一辆篷车恢复和平的均势。那些杂种，他们把我们所有的大猩猩都关到笼子里去了。他们想要举行既不耍花招又不做准备的选举！

众小丑哦，那些家伙真不要脸！

士　兵　把大炮拉出来。前进！走啊，咱们动起来啊！

佛兰卡（新娘）（从洗衣机-冰箱宝座上站起身来）什么事也不准干！你们这些穿制服的，不准离开这里！你们马上把这辆坦克重新伪装成双人床，挂起它那些上好的帐幔，就像以前一样。

士　兵　那么，大炮怎么办呢？

佛兰卡（新娘）在上面多放些鲜花嘛，要 75 口径的,让咱们做一朵漂亮的玫瑰。

埃齐奥（枢机主教）不，夫人，你切切不可把这些小伙子心里燃烧着的圣火扑灭啊！

达里奥　那个人是谁？

瓦莱里奥　是突击队的牧师。

达里奥　他也在这里，在马戏团里工作？

瓦莱里奥　是啊，他跟那些老鹰一起演一个节目……那些老鹰都是受过训练的……训练得可精彩了，像大炮轰鸣一样①！

达里奥（兴奋）这是个比喻啊！这一次，我算是明白了！

①“大炮轰鸣”在意大利口语中常用来形容节目的“精彩”,一语双关,中文无法简单体现，只好分为两句。

埃齐奥（枢机主教）你们切不可扑灭那腾腾的烈焰。这把火将会把所有的异教徒都烧死。

佛兰卡（新娘）不，什么火都不要，光天化日之下，什么暴行也不准有。你们想干什么勾当，就去干好了，不过，你们要干得温文尔雅。我，我总算是一位夫人，因此，所有这些丑陋的制服都给我扔掉。我可不愿有军人在我跟前。我只要穿白衬衫、戴白手套的技术人员，要一些懂得科学、充满幻想的人。他们能让树落叶，使人中毒，让人瘫痪，令人催眠，死也死得有诗意！

〔众人都兴奋起来。士兵们忙着把装甲车重又改装成一张床。瓦莱里奥、埃齐奥和达里奥走到舞台前部。

瓦莱里奥　你听到那个青楼女子说的话了吗？“让军人从我身边滚开！”

达里奥　可以肯定，要是她这样说下去，不要多久，我们就会看到你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个手持一朵百合花，把鸵鸟毛插在钢盔上，穿起玫瑰头儿、细高跟的小靴子……　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还有一个为白雪公主准备的毒苹果。

埃齐奥（枢机主教）那时节，咱们还不得不用紫丁香给汽油弹喷上香气呢。

瓦莱里奥　可不是嘛，也许还该把她送到达拉斯去散散步吧？

〔一个大钟敲响了。众人按照钟声节奏前去度周末。

达里奥　到达拉斯去。啊，不！这样去可不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有这些人都到哪儿去啊？

〔众小丑提着大小不同的手提箱一个个走掉。

佛兰卡（新娘）现在是星期五五点半。咱们去度额外的假期吧，大家去度周末！

众小丑（齐声）

大家去度周末，

去吧，去吧，可又到哪里去？

走吧，走吧，星期一返回，

回来时比星期五还累，

比星期六、星期六还累。

大家都去度周末，

去吧，去吧，可又到哪里去？

〔阿尔图罗带着一面大旗上场；其他小丑在旗子上翻筋斗；还有一些小丑拿来一根大大的夺彩杆①。

瓦莱里奥（摆出兜揽生意者的架势）爬上夺彩杆啊！谁爬到杆顶，就能得大奖啊！谁第一个爬到杆顶，就可以把杆子拿回家啊！

阿尔图罗（他的穿着像是印度支那的马戏团小丑，正好呆在杆顶）把杆子带回家去，这是放屁！这是什么夺彩杆啊？这是我们的支架嘛！

瓦莱里奥　你呆在鸽子笼里住嘴吧！（转向其他小丑）每个人可以选出自己的选手来爬杆子。（指着一个小丑）这个是我们的选手。

众小丑　万岁！

瓦莱里奥　是的，但是，你得看看他怎么爬。（他朝那位"选手"的屁股从下往上地重重踢了一脚。那"选手"立即被踢到几米高，抱住了杆子。）

佛兰卡（新娘）（命令停止演奏）停下！你们这些人围着这个支架在干什么？你们俩从那里下来……你们要干什么？

①指一种民间游戏，即把一根长杆高高竖起，顶上悬有悬赏物，杆身涂有油或肥皂，因而很滑，凡能爬到杆顶，摘下悬赏物，即为中彩。

瓦莱里奥　这可是个不发达的支架，夫人，我们在给它除虫呢，而且我们要把它漆成另一种颜色。您没有看出来吗？它是完完全全的黄色，多难看！

佛兰卡（新娘）你们别管这事……最好还是他们自己来漆……咱们只向他们提供油漆就行了。

瓦莱里奥　说得是，不过，这一来，那些人就会把它漆成红色的了……

佛兰卡（新娘）那是他们的事，就眼下来说是这样。

瓦莱里奥不，夫人，这也是我们的事。

众小丑（齐声）更主要是我们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

瓦莱里奥　甚至于只是我们的事。

众小丑（齐声）咱们把它漆成绿色的，漆成带白条的蓝色，再加上许许多多星星。

阿尔图罗不，漆成黑色的……只有黑色才能盖住红色……非尽情地使用沥青不可。

众小丑（齐声，用明显的抑扬顿挫的节奏）

尽情地使用沥青……
哦，黑色是多么漂亮的颜色，
这颜色是欢笑，
是秩序，也是自豪。

佛兰卡（新娘）停下。你们别干了。我说过：你们别干了！

达里奥　夫人说得有理……到底是要有一点权威啊，真见鬼，没有命令，又哪里来的什么反命令。而没有反命令，马戏团就要炸飞到天上去了。夫人，请下命令吧。

佛兰卡（新娘）不，我什么命令也不下。

达里奥　行了，我现在数数，一直数到三：一、二、三！（他的脸上被正在给罗马诺脸上刷漆的阿尔贝托刷了一片颜色。）

〔罗马诺也在回敬，仔仔细细地用漆刷遍了阿尔贝托的脸。阿尔贝托也予以回报。罗马诺把满满的一桶漆倒在查理的头上。

瓦莱里奥　你们去拿几把梯子来。咱们得好好地爬上去，好好地升级①。

佛兰卡（新娘）绝对不准！咱们不该用梯子来升级，什么小升级啊，大升级啊，请别这样。而且，你们离那根黄色的支架远一点，不然的话，谁要是从上面掉到咱们身上，那可就麻烦了！升级应该是秘密的，要由秘密的技术人员来做，明白吗？

达里奥　真丢人，像咱们这样一个强国，竟然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做事，像一些偷鸡贼！

瓦莱里奥　可为什么咱们不把她送去散步呢，这个捣蛋鬼，这个秘密狂？

达里奥嗯，不错，到这个节骨眼儿，还真的该庆贺庆贺她了！而且是公开地庆贺！

瓦莱里奥　让她把她的小妹妹也带去，岂不是更好？

达里奥　小妹妹？那么，再过五年，咱们剩下的还会有什么呢？

瓦莱里奥　夫人，以南方庆祝委员会的名义，我们请您参加为您举行的庆祝大会！

佛兰卡（新娘）为我举行的庆祝大会！哦，你们可真好！

埃齐奥　夫人要去达拉斯了。

众小丑（齐声）去达拉斯！人家找的就是她！

达里奥　这对她准不错！

〔大家组成一支队伍，卖冰棍的小车带头；在队伍的末尾，一辆小车上，有人推着一面巨大的鼓，众人使劲地打着

①这里是语义双关 意大利文的‘ 爬梯子 ’也是‘ 战争升级 ’的‘ 升级 ”

鼓。

查　理　（穿着睡衣，从大鼓顶端冒了出来）喂，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这么闹闹哄哄的？这儿有人在睡觉呢。

罗马诺　对不起，我没想到……

查　理　是的……我没想到……这个借口真不错，没教养的东西。

鲍勃（警察）（朝向正在走过来的阿尔图罗，阿尔图罗拿着照相机，机上安装着一个巨大的摄像机镜头）喂，这儿绝对不准拍照……严禁！

阿尔图罗（摄影师）可这不是什么照相机啊！这是个摄像机！

鲍勃（警察）啊，等于没说！

达里奥（对着电话）喂，喂，妈妈。是的，夫人在路上呢。是的，她来拜访咱们。该庆贺庆贺她，组织一些队伍，来几个军乐队……什么？当然，要用望远镜。这更有把握些……再见，妈妈，替我亲吻大家伙儿。

瓦莱里奥（煞有介事地跑来）停下！停下！

佛兰卡（新娘）怎么了？

瓦莱里奥不，夫人，您不能去达拉斯！……

佛兰卡（新娘）为什么？我的帽子可是最时髦的呢！

瓦莱里奥　在咱们这儿是时髦，可是在达拉斯，时髦的是另一种帽子。选这个！（递给她一顶宽边大草帽。）

佛兰卡（新娘）哦，多俏皮啊！可怎么戴呢？

达里奥　尽量往后，戴在后脑勺上。

〔新娘戴上了帽子，把身子转过去，背向观众。我们这时可以发现，帽子的顶盖和边沿都画着一个个同心圆，就像打靶射击的靶子那样。

佛兰卡（新娘）这样怎么样？对我合适吗？

达里奥　你简直就是个“绝代佳人”！你可真“令人惊叹”！

〔新娘被请到秋千上，阿尔贝托轻轻地推着秋千，众小丑排成一行，随着高吊架的摆动像波浪似的摇摆着身子，并且唱着歌。在唱歌时四处都露出了枪炮。从冰棍小车的顶盖上竟露出了一挺机枪，等等。

众小丑（齐声唱歌，随着秋千的节奏摇来摆去）

夫人，你真美，你既年轻又老实，

到摇摆木马上来吧，向你庆贺，嘿……嘿……

猎枪手将要来开火，

我们将会看到那只鸽子一命呜呼，嘿……嘿……

〔这时，放了三枪，新娘掉落下来，倒着身子，头冲下，但她的两腿还悬挂着。高吊架继续像波浪似的无声无息地摆动，摆动的范围括及整个弧形舞台。长时间的摇来摆去使翻过来的衬裙的羽毛飘动着，两只摊开来的臂膀轻拂着地面。一切情景都令人觉得：这位被枪击中的新娘就像是一只大鸟，在不住地急剧下落。〕

第　二　幕

重又出现倒着身子、头冲下的新娘。她仍吊在秋千上，继续顺着整个舞台摇过来，晃过去。

众小丑（齐声哀唱）

如同挂在时钟的钟摆上头，

哎哟，哎哟，

敲打着已经停止的时间的节奏，

哎哟，哎哟，

摇来摆去，摆去摇来，世界已经变疯，

摇来摆去，摆去摇来，一幕已经告终，

伟大的结局已在开始演出之中。

〔新娘从吊架上被卸下，放到六个小丑的脊背上：阿尔图罗、瓦莱里奥、查理、鲍勃、塞贡多和埃齐奥。他们躬着身子，做出一种姿态，像是一头大动物，一头大象。这样，他们把“夫人”的那个没有生气的躯体晃动着，缓缓地走出了舞台。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恭喜，恭喜！诸位先生已经命中了靶心！咱们前去发奖品。（一个姑娘拿来几个装有礼品的篮子）第一位射击并且头一枪便命中了目标的先生，获得的奖品是

一只敲碟子的小猴子。

塞贡多　给我的！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祝贺你，小伙子，你可以走了（把奖品递给他）。第二位射击手，那位从高尔夫球场上开枪的先生……是您吧，真棒，祝贺您……第三个奖品，一个会叫妈妈的小娃娃……给谁呢……

鲍　勃　你这倒霉蛋，你在干什么？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您不叫妈妈吗？

鲍　勃　你难道想把一切都摆在大庭广众面前？你倒不如赶紧想法把那个罪犯找出来呢！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找罪犯，那还用说。咱们去找罪犯吧，警察先生。不会花费好多时间的。走吧，小伙子们，大家围成一圈，快（向鲍勃）当然，只有一个罪犯。

鲍　勃　是的。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一个孤立的狂热分子。

鲍　勃　是的。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没有同谋。

鲍　勃　一贯如此。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准备好了吗？（迫使众小丑围成一圈。）

众小丑（齐声）准备好了！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让双手旋转地晃动，并且像小孩子们玩“数数儿”游戏那样哼唱着）有一个钟为新娘敲响……

众小丑（齐声）

叮咚咚，
有一个钟在敲响送葬，
叮咚叮，
罪犯就是你！

〔达里奥指着一个小丑。

阿尔图罗我？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你唱走调了。

阿尔图罗（惊讶）我？

众小丑（齐声）是的，就是你，你，杀人犯！杀人犯……

达里奥　常言说得好："第一个唱走调的母鸡就是那个开枪打鸡蛋的母鸡！"

鲍　勃　我们有证据！

阿尔图罗　什么证据？我能用什么东西开枪呢？

鲍　勃　用这个（把一支手枪放到他手里）。你们诸位可都是证人，证明咱们抓住了他，他手里还拿着犯罪的武器。

阿尔图罗　什么犯罪的武器……这是一支水枪啊！（为了表明这一点，他把一股水射到旁边一个小丑的脸上。）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一点也不错。的确，夫人，是淹死的。

众小丑（齐声）正确。

瓦莱里奥　好了，咱们不要夸大其词了。怎么会是淹死的！

达里奥（宣读告示者）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只不过是略微夸大了一点罢了。说真的……夫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瓦莱里奥　实际上，凶手使用了一种极其现代化的、非常精确的武器——一杆带望远镜的91型意大利步枪。瞧，就是这个。（出示这杆步枪。）

达里奥　望远镜在哪儿呢？

瓦莱里奥瞧，这就是。（把一副眼镜放到步枪上。）

众小丑（齐声）哦，真是异想天开！

瓦莱里奥　怎么只射出一颗子弹呢？

鲍　勃　只射出一颗！

瓦莱里奥　它打了夫人三枪，还打了司机和一只野狗。它甚至还

打穿了冰棍车右后轮的轮胎。

众小丑（一齐）不可思议。它又是怎么干的呢？

瓦莱里奥　安静，让那位弹道技术专家发言，它到底是怎么干的呢？

〔一块画满线条、图解和线路的黑板被抬上舞台。达里奥将使用这块黑板来对这个弹道的妙处作一番图解式的科学说明。众小丑跟随着他的讲解。他们此刻已变成旅游者，带着许多照相机。达里奥继续讲解由他自己画出的子弹射出的复杂线路，把这条线路从舞台的一头画到另一头。

达里奥　这是非常简单的。正像我们可以从黑板上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杀死夫人的凶手当时是在 A，也就是说，在第一号平台上。瞧，那边就是这个平台。一个业余的射手本来会直接瞄准 B 点，那里正是夫人所在的地点。可咱们是跟一个专业射手打交道。他呢，恰好瞄准的是相反的方向，是在第四号平台的方向。射出的子弹击中电线杆，跳起来，往回走，先是走到 B 点，击中了夫人。它又穿过夫人，射到这里所画的电话机的电话铃。正是在这一点，咱们可以把这一点叫做“阿尔法”。从这样的撞击当中，咱们就完全可以看出那条线路。射出的子弹又跳起来，射到这里的地面，是一百一十六度角，朝着上面的路灯方向，而那只小狗恰好就卧在那里。再说，谁知道它干吗要呆在路灯上边，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呆在路灯下边呢。这一点要通过调查来弄清。

鲍　勃　那当然。

达里奥　又跳了一下，是射出的子弹，可不是那只野狗，因为那只狗一直呆在原地。我们刚才说，又跳了一下，是朝着开枪人的方向。他当时挥动着一根棒球棒，极其准确地把子弹朝夫人那边打回去。于是，又打中了夫人，并且打穿了她，

还打中了电话机的电话铃。这一次跟电话铃的碰撞，正像可以从画在“贝塔”① 点上的那个明显的标志里清楚地看出的，由于贝塔点是个凹进的点，这个碰撞引起的就不像以前那样是相对直线形的线路的跳跃，而是反方向的曲线形的线路，从而画出了一条抛物线。咱们可以用技术用语把这种抛物线叫做“阿基米德原生抛物线”。与地面的新的撞击和新的跳跃都是朝路灯的方向，而就在这当儿，搭救那只野狗的人已爬上去了。这就是夫人的司机，司机被打中了之后，子弹和司机都跳了起来，是朝开枪的人的方向跳的。开枪的人又用棒球棒朝那司机的后颈打去，迫使他把子弹吐出来。同样的线路，又一次把夫人打穿了。那颗子弹的射程本来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只是出于确实偶然的情况，它恰恰跑到那一点，也就是冰棍车的轮胎所在的那一点，那轮胎干脆把这颗子弹的射程挡住了！停。播广告。

小丑（播音员）请诸位永远用皮尔轮胎，具有完美的遏制力。甚至能挡住射出的子弹！

瓦莱里奥　那么，夫人就是这样被暗杀的。

达里奥　一点也不错。

众小丑（齐声）看来，不太可信。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不太可信，可这是实情。

达里奥　调查将会证实一切。（朝侧幕吼叫）华伦先生！我为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调查，马上调查，动起来啊，正义不容拖延。

众小丑（齐声）不容拖延！哦哦，正义逼得多紧啊！（他们开始

① 这里的“贝塔”和上面的“阿尔法”一样，都是用来指射线的希腊字母。

顺着舞台来回小跑。）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必须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众小丑（齐声）大白于天下，大白于天下！（他们相互交错地疾走，加快步子。）

瓦莱里奥（着燕尾服者）哪怕是冤沉海底，也得让它浮上来，大白于天下。

众小丑（齐声）大白于天下，大白于天下！（他们呼啸着下场，消失在侧幕中间。）

〔这时，舞台上只剩下小丑达里奥，他身穿训练跳蚤的驯兽师的服装。他神色悲伤又厌烦。他坐在舞台前部的一个长板凳上。舞台深处，再次出现了戏开始时的那个肥胖姑娘。她正在吃着爆玉米花，把皮吐向四处。

达里奥（驯兽师）行了，瞧，那个为光身子男人神魂颠倒的疯姑娘又来了。

佛兰卡（胖妞）您好！

达里奥（驯兽师）（冷淡）您好。

佛兰卡（胖妞）您怎么样，我真高兴又见到您。我可想念您了。

达里奥（驯兽师）您真不错。

佛兰卡（胖妞）自从我离开了您，您就再也不能离开我的思念。（她继续把玉米花的皮吐到达里奥身上，达里奥则转过身去背向着她。）

达里奥（驯兽师）嘿，我说，你能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吐啊？

佛兰卡（胖妞）哦，对不起，我弄疼您了？

达里奥（驯兽师）没有，不过，这样一个劲儿掉雨点实在叫我讨厌。尤其是我连一把汽车的雨刷也没有。

佛兰卡（胖妞）你说得对，我不再吐了！

鲍勃（着警察制服上场）喂，小娃娃，你在这儿干什么啊？要

么是我弄错了，要么就是你在设法引那只乌鸫[1]上钩？

达里奥（驯兽师）且慢……除了那只尾巴（指他的燕尾服的两只尾巴），我可绝不是什么乌鸫！

佛兰卡（胖妞）不，他是一位驯兽师。（她像浇花似的把玉米花的皮向警察吐去）对不起。

鲍勃（警察）你这倒霉鬼！我要让你看看，吐我一身会怎么样,来,跟我走！

达里奥（驯兽师）瞧，这才叫棒呢，您就把她带走吧！

佛兰卡（胖妞）（甩开警察紧抓住她的手）您别这么拉我！你等一下…… 就等一会儿……倒霉，它怎么这么能咬！（搔自己的胯部。）

达里奥（驯兽师）（满怀希望）谁蜇了？

佛兰卡（胖妞）一只小小的母跳蚤……就在这儿。

达里奥（驯兽师）（猛地跳起，站住）一只小小的母跳蚤？

佛兰卡（胖妞）是啊，可讨厌了……（她在齐腰的地方搜索）啊，我可把你抓到了！

鲍勃（警察）你也有跳蚤？好啊！我正要把你送去杀虫呢……走吧！

达里奥（驯兽师）（打抱不平）您怎么敢？您把手从夫人的身上放下,知道吗？

鲍勃（警察）嘿，哪位夫人？

达里奥（驯兽师）就是跟我在一起的这位。

〔那位姑娘把一支香烟叼在唇边，在自己的屁股上划着一根火柴。

佛兰卡（胖妞）是的，我就是那位跟他在一起的夫人。

①“乌鸫”也有蠢人、笨蛋之意。

鲍勃（警察）一位有跳蚤的夫人？

达里奥（驯兽师）一位名副其实的夫人总是有跳蚤的！今天，这可时兴了……跳蚤能减肥！

鲍勃（警察）（惊慌失措）跳蚤能减肥？

达里奥（驯兽师）是啊，要是能在喝咖啡前先把跳蚤吃掉。

鲍勃（警察）对不起，我告个便。（他立即一溜烟地跑掉了，连身子也没有回。）

佛兰卡（胖妞）哦，您可真是个好人。从来没有一个人保卫过我 。

达里奥（驯兽师）我也谢谢您，让我有机会做件有益的事。（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吻。）

〔姑娘气愤地把手抽回来。

佛兰卡（胖妞）不，对不起……别吻这只手。它挺脏，我用它已经用了三个钟头了呢。您可以坐在这另一只手上，您瞧，它是用抗菌的赛璐路做成的呢。（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了这只手。）

达里奥（驯兽师）我感谢您给我的优待。

佛兰卡（胖妞）我总是把这只手保存好，在重要的场合才用。

达里奥（驯兽师）谢谢，您能不能赏光，让我帮您把那只小小的母跳蚤抓住？

佛兰卡（胖妞）哦，当然，您太好了！

达里奥（驯兽师）可以吗？（兴奋地扭动手指。）

佛兰卡（胖妞）请坐。

达里奥（驯兽师）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脖子上的哪条纬度线和经度线上啊？……

佛兰卡（胖妞）就在这儿！（指着脊背上的一个地方。）

达里奥（驯兽师）您让我来抓……瞧，抓着了！糟糕，它又跑掉

了！（在敞领袒胸的衣服里乱找。）

佛兰卡（胖妞）喂，别这样，够了！现在，您做得太过火了！（给了他一巴掌。驯兽师吐出几颗牙齿）把手放下，你明白吗？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拿跳蚤做借口，竟这么放肆地摸来摸去，他简直是个色情狂！

达里奥（驯兽师）不，对不起，您瞧，您误会了。我本来根本不想……

佛兰卡（胖妞）怎么，您本来不想？您不想什么？说啊，您现在就得罪我吧！您就索性瞧不上我这“肉感”的大块头身体吧！您干脆就说：您刚才在我的敞领袒胸的衣服里摸来摸去，就是因为产生了一种欲望，想试试在一个摸彩的袋子里抓出什么彩头好了。

达里奥（驯兽师）我跟您再说一遍：您是误会了，我……（达里奥浑身乱动起来。）

佛兰卡（胖妞）您这是怎么了？

达里奥（驯兽师）瞧啊……

佛兰卡（胖妞）瞧，瞧什么？

达里奥（驯兽师）发作了……

佛兰卡（胖妞）发作了什么？

达里奥（驯兽师）事实是我有一种害怕公共交通工具的毛病。

佛兰卡（胖妞）公共交通工具恐惧症？

达里奥（驯兽师）是啊，每一次，只要我的手稍微碰到一个女人的圆圆的部分，马上就会产生联想，就感到我是在坐公共汽车或者坐电车，而且是在高峰时间。我开始晃来晃去，就是这样（做出激烈的晃动动作）。我不得不抬起一条胳臂（做出抓住专门用来支撑身体的把手的姿态）。我感到自己就像是给扔来扔去……过了两三站，恰恰是在最佳状态出现时，我

却下车了！（模仿走下公共汽车的样子。）

佛兰卡（胖妞）哦，小可怜儿！

达里奥（驯兽师）您会明白的，这对我的伴侣来说可绝不是令人感到那么高兴的事啊。

佛兰卡（胖妞）难道就没有解救的办法了？

达里奥（驯兽师）有啊，只要去想别的事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是有一个姑娘叫我喜欢，而且您就叫我喜欢，请相信我，我就不得不找一些借口，叫我摆脱公共汽车的困扰！比如说吧，跳蚤。要是您愿意，就让我表示一下我的至诚热心吧。撇开公共汽车不谈，你就告诉我那只跳蚤究竟在哪儿吧。

佛兰卡（胖妞）哪只跳蚤？

达里奥（驯兽师）您为什么这么问？难道您还有好多别的跳蚤？到底有多少呢？

佛兰卡（胖妞）喂，喂，对一位夫人绝不该提出某些问题！既不该问年龄，也不该问跳蚤的数目！算了吧！

达里奥（驯兽师）您说得有理，请原谅。它在哪儿呢？请告诉我它到底在哪儿呢？

佛兰卡（胖妞）这儿，肩膀上……

达里奥（驯兽师）瞧，就是嘛，我逮住它了！我逮住它了！

佛兰卡（胖妞）哦……谁知道您现在会怎么看我啊！

达里奥（驯兽师）您简直美妙动人！您真是一个“咬王冠”跳蚤！

佛兰卡（胖妞）那是什么东西？

达里奥（驯兽师）是一只跳蚤王后啊……您瞧，您的眼睛多美啊，像是天鹅绒呢！

佛兰卡（胖妞）天鹅绒的眼睛？哦，谁知道你这句话已经跟多少女人说过啦！

达里奥（驯兽师）不，我向您保证，您的这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最漂亮的跳蚤。

佛兰卡（胖妞）当真？

达里奥（驯兽师）我可以发誓。

佛兰卡（胖妞）咱们还是以“你”相称吧！

达里奥（驯兽师）哦，好的，谢谢！我可以把它留作纪念吗？

佛兰卡（胖妞）拿跳蚤作纪念？

达里奥（驯兽师）纪念爱情嘛！我要把它好好保存在这个小小的银盒里，永远保存下去！（做出把跳蚤放进小盒的动作，并且把盒子盖好。）

佛兰卡（胖妞）（感动）多么细致入微啊！

达里奥（驯兽师）我想跟你再要一件礼物，最最宝贵的，可是我又没有勇气说……

佛兰卡（胖妞）说吧，说吧！

达里奥（驯兽师）可以吗？

佛兰卡（胖妞）当然！

达里奥（驯兽师）我说不出口，请你转过去。（姑娘羞涩地转过身去）给我生个小子！

佛兰卡（胖妞）生个小子？要我生个小子？

达里奥（驯兽师）是啊，要你生。

佛兰卡（胖妞）哦，好吧……可要是生个姑娘呢？

达里奥（驯兽师）什么姑娘？……不，我要一个公的跳蚤！

佛兰卡（胖妞）（灰心丧气）公跳蚤？我还抱着幻想呢！真无赖，该死的又大又坏的跳蚤！来，汽油！我要在汽油里洗澡……然后，我要给自己点上一把火！卖汽油的！（朝舞台深处走去。）

达里奥（驯兽师）算了，你冷静点吧，劳你的驾，别耍小孩子脾

气！

佛兰卡（胖妞）是你耍小孩子脾气，因为你不愿意跟我生小孩。

达里奥（驯兽师）我愿意，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佛兰卡（胖妞）真的?!

达里奥（驯兽师）那还用说！只不过我需要找个借口，不然的话，我又要犯害怕“公共交通工具”的毛病了，现在算是结束了……

佛兰卡（胖妞）不错，我刚才把这档事儿忘掉了……好吧，那么你就索性把它拿去吧！我可只有一个公的……不过，现在归你了！

达里奥（驯兽师）你真是个宝贝儿！它在哪儿呢？

佛兰卡（胖妞）等一等，瞧，这就是，它在这儿哪！不对，不是它……别吭声！不对，不对，可它到底吃到哪儿去了？

达里奥（驯兽师）你试着叫叫它。

佛兰卡（胖妞）你说得对（朝袒胸的衣服里大声呼叫）安东尼奥，安东尼奥！

达里奥（驯兽师）它叫安东尼奥吗？你怎么会知道？

佛兰卡（胖妞）我从它脖子上的那个小牌子看到的……安东尼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它想必是出去了。

达里奥（驯兽师）出去了？

佛兰卡（胖妞）是啊，不过你可以放心，它可是一个办事有条理的跳蚤，从来不会在八点过后才回来。再过一刻钟，它就回到这儿了。倒不如这样，你把你的那位王后再放到我的身上来，因为它要是回来了，找不到王后，就会跟王后大发一通脾气！

达里奥（驯兽师）它那么爱嫉妒？

佛兰卡（胖妞）它就是那么不开通。

达里奥(驯兽师)哈,那就算了。(掀起小盒子的盖子,把里面装的东西倒进姑娘的袒胸衣服里)瞧,做完了,这样,我会把它们两个一次都抓到。

佛兰卡（胖妞）哦，我的妈呀，一次抓两个！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啊！瞧，这就是那个公的……它回来了！

达里奥（驯兽师）你有把握？

佛兰卡（胖妞）当然，我从它走路的步子就认出来了。

达里奥（驯兽师）它到底在哪儿呢？

佛兰卡（胖妞）在这儿，它跟那个母的呆在一块儿呢！（她撑起袒胸的敞领，朝里面扫视）啊，它们在吵架呢……哎哟唉。(那儿明显地跳动着。)

达里奥（驯兽师）怎么了？

佛兰卡（胖妞）那公的在揍那母的呢！（突然一下子停下来。）

达里奥（驯兽师）现在又怎么了？

佛兰卡（胖妞）没有什么，它们俩停下来了。（重又扫视袒胸的敞领里）那母的哭了……它们俩重归于好了……多么动人啊！(她一边扫视着，一边让视线跟随两个跳蚤，一直跟到齐肩膀的地方。)

达里奥（驯兽师）（拿出一副大望远镜）让我看看，好吗？

塞贡多（偷看色情场面者）（像火箭似的突然降临）让我看看，也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嘛！

达里奥（驯兽师）滚，滚，你这个下流坯！

塞贡多（偷看色情场面者）听听这话是什么人啊，至少我不需要望远镜！（朝右面侧幕走去。）

达里奥（驯兽师）我是获准这样做的！（向姑娘）它们还在那儿吗？

佛兰卡（胖妞）不，不在了，它们想必是出去了。

达里奥（驯兽师）喂，别价，该死的冰箱！倒霉的洗衣机！

佛兰卡（胖妞）我请你别骂骂咧咧的！

达里奥（驯兽师）啊，别骂骂咧咧的？我竟让跳蚤从我这儿跑掉了……那帮人会用那三号半的手，那有七个手指的手，外加几个巴掌，把我的脸打得稀烂啊！什么这么玩还是那么玩！劈里噗噜，我把假牙套也吞下去了！

佛兰卡（胖妞）哦，亲爱的，你在说什么呢？

达里奥（驯兽师）住嘴！

佛兰卡（胖妞）怎么了？

达里奥（驯兽师）我感到有东西在咬我！这儿！……还在咬呢！

佛兰卡（胖妞）你是不是想看看，它们是跑到你那里去了？

达里奥(驯兽师)是的,是的,正是它们……瞧,正是这两个 等一等,它们正朝着胳肢窝跑去呢,这儿,它们正跑进去呢 喀嚓!中了圈套了!(他把胳臂猛地放下去,顶住上身,把两个跳蚤俘虏了。)

佛兰卡（胖妞）亲爱的，把这两个跳蚤甩开！拥抱我吧，抚摸我吧！

达里奥(驯兽师)好吧,好吧。(抚摸她的胯部。突然,他又抬起那条自由的胳臂，仿佛使自己支撑在公共汽车专用的把手上,颠簸着,摇晃着)真怪,咱们竟干成了！

佛兰卡（胖妞）哦，别价！怎么单在这个时候！

达里奥（驯兽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哦，哦，这辆公共汽车怎么开得这么猛啊！（停下。）

佛兰卡（胖妞）还算不错，你总算应付过来了！

达里奥（驯兽师）没有，我还没有应付过来呢。这是因为咱们已经到了站,我得下车了。借光,借光！(模仿在人群中挤出路来的困难样)……请让我过去，劳驾了！

佛兰卡（胖妞）等一下！喂，你往哪儿跑啊？

达里奥（驯兽师）我要赶环行车，这是最后一班车了！（消失。）

佛兰卡（胖妞）等等我，等等我！

〔乐声响起，驯兽师小丑跑下场。鲍勃和瓦莱里奥上场，他们并排走着，肩上扛着一个小手提箱。

鲍勃（气喘吁吁）咱们停一会儿吧……（他们把手提箱卸下，模仿非常劳累的样子）让我喘口气吧。（拿出一盒香烟，递给他的朋友一根）抽吗？

瓦莱里奥不，谢谢，我已经戒了三个多月……现在，我给自己扎针。（拿出一支注射器，准备给自己注射。）

埃齐奥（吸毒者）（乞讨）对不起，给我一管吧，您能给我一管吗？……我已经一管都没有了。（第二个小丑即瓦莱里奥，给自己打了一针，把空针管扔到地上。）

瓦莱里奥　很抱歉，这恰好是最后一管。

埃齐奥（吸毒者）您就让我吸一口吧……（正要把针管拾起来，但是，另一个小丑突然出现了。他比吸毒者动作更快，从地上拾起针管，给自己注射了最后一滴，随即翻着筋斗下场）至少，我捡到了一个烟头！

瓦莱里奥　不过，要是您愿意，那边，有一个毒品自动销售机呢。

〔一种自动电唱机似的东西放在小车上①，上场。

埃齐奥（吸毒者）是注射销售机吗？（三个小丑一齐向那个大自动电唱机走去）它怎么启动？

瓦莱里奥　只要放进去一个硬币就行了。您有一个硬币吗？

埃齐奥（吸毒者）有，这就是。（把硬币放进去。）

瓦莱里奥　现在，只要选择您所喜欢的那类药管就行了。

①“自动电唱机”，公共场所丢进一个硬币即自动放唱片的机器。

埃齐奥（吸毒者）可为什么全都是一些歌曲的名字呢？

瓦莱里奥　因为每注射一支，他们就让您白听一张唱片。比如说吧,这张唱片《我为你神魂颠倒》,跟‘单纯吗啡’配成一对。这另一张唱片《你是天堂》,要跟喷妥撒-梅特林合剂一起来听,依此类推。

埃齐奥（吸毒者）好极了！我选用这个。我该按这儿，对吗？(做毕。)

瓦莱里奥　好样的，现在，您可以摆好姿势……这样……放松。

〔小丑果然摆好姿势，把屁股冲着机器，从机器里伸出一只脚，响亮地踢了他一脚。

埃齐奥（吸毒者）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瓦莱里奥　它给您做了预备性按摩……快点，您赶快恢复原来的位置……呆一会儿，针管就出来了。

鲍　勃　放松……

瓦莱里奥　再过两秒钟，针管就出来了……

〔暂停。

埃齐奥（吸毒者）出来了吗？

瓦莱里奥　没有，没出来。也许，它是给卡住了……您让我看一看……瞧，您看见了吗？它原来应该从这儿出来，从这个窟窿里。

塞贡多（偷看色情场面者）（兴致勃勃地突然跑来）让我也看看，让我也从窟窿里看看！（把其他两个推开，让自己的脸贴在机器的小洞上。）

瓦莱里奥　您这是干吗？请走人！

〔突然间针管出来了，把那个小丑的鼻子扎了一个洞。

塞贡多（偷看色情场面者）哎呀……呀……　我的鼻子……它在我的鼻子上打了一针！（他的鼻子立即肿成了一个气球，直

到爆裂。)

埃齐奥（吸毒者）倒霉鬼！这针该是我打的！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瓦莱里奥　好吧，您到这儿来吧，到贫穷吸毒者的慈善机关，他们现在恰好发放配给呢。

埃齐奥（吸毒者）啊，是吗？每个人发多少？

瓦莱里奥　半针管，加上一幅圣徒的小圣像。

埃齐奥（吸毒者）我去，我要跑着去……

鲍　勃　放松，喂……

埃齐奥(吸毒者)啊,好的。(把关节彻底放松,下场。这时,驯兽师小丑又上场了。他把两个小丑挡住，霎时间，两个小丑一个变成警官，另一个变成外科主任。)

达里奥（驯兽师）哦，终于把你们找到了！快，我的这只胳臂抽筋了！

瓦莱里奥（警官）胳臂抽筋，为什么？莫非你找到了那两只跳蚤？

达里奥(驯兽师)(歇斯底里地冷笑)哈,哈哈哈,不错,它们在我这儿呢,哈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在哪儿？这儿？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哈哈哈,这儿,哦,真痒痒啊！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哦……它们把我弄得痒死了 哦……啊,救命啊！哦哇啊嘻——哇啊嘻！

瓦莱里奥（警官）您在发疯吗？……冷静点。冷静点嘛！

达里奥(驯兽师)喂,我我怎怎么么办办得得到到啊,哈,哈,干什么,哈哈哈！(警官给了他一巴掌，又是一片牙齿纷飞）哈，哈……这可是新新新的假牙套啊，哈哈，笑死我了，哈哈！

瓦莱里奥（警官）快，教授，您给他来一针！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不，别打针！不，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您把他按住。（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支大针管）您把他按好了！

埃齐奥(吸毒者)(像火箭似的突然出现)是的，是的，咱们把他按好了……我来帮一把。

〔瓦莱里奥和吸毒者用力抓住他。

鲍勃（外科主任）瞧，你们真不错，就是这样！准备好了吗？……

埃齐奥（吸毒者）扎吧！（猛然一下，他竟让自己的屁股替代了驯兽师的屁股，让自己挨了一针)哈，哈哈……哦，谢谢……谢谢……教授，您真好！

瓦莱里奥（警官）哦，你这该死的偷扎针的小偷！滚开！滚开！（用脚把他踢走。）

埃齐奥（吸毒者）你把我踢肿了！（下场。）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够了！……我受不了啦！……要是你们不快着点，我就让它们跑掉了！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你让谁跑掉？

达里奥（驯兽师）就是那两个跳蚤嘛……这儿……在胳肢窝底下……哈，哈，哦，我的妈呀！

瓦莱里奥（警官）该死！为什么你不马上说出来呢？来，脱下你的上衣，让我们来把它们抓住！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不！要是我抬起胳臂……它们就跑掉了，哈哈哈哈……咱们就再也抓不到它们了！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对两个正在突然跑来的助手）快，你们快把他塞进那个胶皮桶里去。

达里奥（驯兽师）塞进胶皮桶里？干什么？

鲍勃（外科主任）您就别问了！快，您就跑进去吧。

〔一个胶皮桶运上台来：驯兽师一下子便被扔到桶里。他只露出脑袋，就像是在洗土耳其浴。他继续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

瓦莱里奥（警官）瞧，现在，你甚至也可以抬起胳臂来了，它们再也跑不了啦。

达里奥（驯兽师）哦，终于跑不了啦！它们从胳肢窝底下出来了。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又怎么了？它们还在胳肢窝弄痒你吗？

达里奥（驯兽师）不是，不是，它们是在肚脐眼上。

鲍勃（外科主任）好了，没什么严重的，过一会儿，您就好了。

〔两个小丑助手把一根吸管拧到桶的侧面上。在桶的相反侧面上，他们又插上五根管子。每个小丑抓住一根管子，把管子的尽头放到自己嘴里。

达里奥（驯兽师）你们现在干什么，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我们把带夹子的虹吸管安上去了。只要使劲儿吹一吹，那两个跳蚤就会从桶里排出来，被困在这个玻璃球里，落进了圈套。开始吧！

达里奥（驯兽师）哈，哈！多好的想法啊！

鲍勃（外科主任）准备。（开始吹，其他小丑也模仿他做起来）加油！您也来帮帮我们啊！（递给他一根管子）大家都必须使劲吹。（西西里小车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不然的话，咱们就办不成了。

塞贡多（助手）加油，加油，咱们成功了！（吱吱扭扭的声音变成了一首鼓舞人心的进行曲的曲调）那两个跳蚤正在出来呢……它们已经来到虹吸管的管口了！……来到了！……它们掉进圈套里了！这就行了！

〔驯兽师为音乐演奏声所陶醉，继续不顾一切地大吹特

吹。

鲍勃（外科主任）行了，我已经说“行了”！您停下来吧。别吹了，别吹了！停下来！

达里奥（驯兽师）（猛烈地咳嗽）咳，咳……该死！跑到嗓子眼儿里了……啊咳，啊，啊，啊基亚亚亚亚！卡在声门和会厌①中间啦。

鲍勃（外科主任）您咳一咳，吐出来。

达里奥（驯兽师）吐声门还是吐会厌？

众小丑　吐跳蚤。

达里奥（驯兽师）我试试看。啊咳，啊咳，先吐那位夫人，啊咳，啊咳，啊咳啊……

众小丑啊……啊。

达里奥（驯兽师）我把它们吞下去了。

众小丑（齐声）什么？

达里奥（驯兽师）我把跳蚤吞下去了，我吐出来的是我的会厌。

鲍勃（外科主任）倒霉鬼！（抓住一个大玻璃试管，把它放到驯兽师的下巴底下）咳嗽，尽量用力地咳！把它们吐出来！

达里奥（驯兽师）啊咳！啊咳……我把它们咽下去了！啊咳，啊咳……我吞了跳蚤！啊咳，啊咳！

瓦莱里奥（警官）罪犯，该死的东西！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达里奥（驯兽师）笑吧！

鲍勃（外科主任）快……你们快把他弄出来。你们让他从桶里出来。必须马上给他开刀。

达里奥（驯兽师）可别，为什么呢？……我把跳蚤都消化掉了，消化得很不错呢，哈，哈！

①“声门”和“会厌”都是解剖学专用名词。

鲍勃（外科主任）正是因为这个才得开刀。您就不该把它们消化掉。我们得拯救它们……得把它们活生生地取出来！你们把他放到手术台上去！动起来啊！

达里奥（驯兽师）可我不愿意动手术啊！啊，啊，我不愿意啊！

〔两个助手把桶连同驯兽师都搬到舞台以外。传来阵阵沉闷的敲打声、咒骂声。两个女护士上场，她们是为外科医生开刀做准备的。

鲍勃（外科主任）（戴上巨大的黄色塑料手套）你们把他围得好好的！麻醉准备好了吗？

阿尔图罗（助手）咱们给他用笑气吗？

达里奥（驯兽师）（笑着）哈，哈！

鲍勃（外科主任）不，千万别用！他自己已经笑得过头了……最好用喷妥撒！你们把针管准备好，把他跟这张手术台一起推出来。（一张外科手术床上场，上面捆着驯兽师）你们把他的右胳臂捆起来！（助手照做了）递给我针管。

〔他们把靠里面的那只胳臂举起来。外科主任注射了一针。

达里奥（驯兽师）啊，啊！我不要注射！

瓦莱里奥（助手）你老实点儿……过一会儿，你就会感到轻飘飘的了……你还会睡上一大觉呢。

达里奥（驯兽师）啊，啊！我根本不困嘛！

鲍勃（外科主任）真奇怪……本来应该已经起作用了……除非他是一个慢性吸毒者！……我还真有点怀疑……（仔细地观察病人的胳臂）您说一说，您是怎么弄上所有这些注射伤疤的？

达里奥（驯兽师）什么伤疤？那边那些吗？在胳臂上的？好像是有什么人用玻璃球的步枪朝上面开枪吧？我不知道，那胳

臂根本不是我的！

鲍勃（外科主任）那么，它是谁的呢？

埃齐奥（吸毒者）（从手术台下钻出来）是我的，大夫，我太感谢您了！哦，您给我打的这一针可真好啊，现在，我可舒服了。谢谢！您能把药方给我吗？

瓦莱里奥（助手）喂，不行，怎么又是你？现在，够了！（重重地踢了他一脚。）

埃齐奥（吸毒者）哎呀，又肿了！啊，没有，我不再有脓肿了！（扬长而去。）

鲍勃（外科主任）打开煤气罐！咱们要用煤气让他睡觉。（两个助手照办，给他戴上典型的防毒面具）加油！你们把阀门开到最大限度！可你们是怎么干的，你们给我把他弄膨胀了？

（驯兽师的肚子正在无限度地增大。

阿尔图罗（助手）想必是有什么东西失灵。也许，他对氢气过敏？

鲍勃（外科主任）你们在给他灌氢气？氢气是没法让人睡觉的！

阿尔图罗（助手）啊，不用氢气？可是你，你瞧啊，谁会这么说呢？多奇怪的煤气。

鲍勃（外科主任）你们快关上，快关上这些阀门！不然，他就要飞起来了！你们快抛锚啊！船要飘起来了！（病人的整个身体都膨胀起来；这时，身体的腰围有四米，正在从手术台上浮起。他们用一条绳子把病人的双脚捆住，绳子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锚。他们把一个装满水的大木桶搬上台来，把锚扔进木桶里。这个被人操纵的病人在手术台上方飘荡着，正往下落。外科主任跳到船上，想爬到肚子的顶端）来，电动手术

刀！

瓦莱里奥（助手）给，电动手术刀。您要把他切开吗？难道没有爆开的危险？

鲍勃（外科主任）不，什么危险也没有……他现在是在防水船舱里呢！（抓住一把电锯，锯开一个小窗似的洞）您瞧！（他把在那巨大的肚子上锯出的窗户打开，像是打开两扇窗板）甚至连气都没有撒出来！（他把一条胳臂伸进洞里）说得容易，可我怎么能伸到那下边呢？我无论如何也要伸到里面去！（向助手）我要掉进去了！

阿尔图罗（助手）您不会掉下去的，您只管放心，教授，我拉着您呢。

鲍勃（外科主任）我说“掉进去”，是指我要一顶洞穴专家的安全帽①,傻瓜！（助手交给他一顶洞穴专家的安全帽）你们可把我拉住了,我现在下去了(他整个落下去)该死,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啊！

瓦莱里奥(助手)当心,教授,我们递给您一个灯笼吧！我递过去了。

（他们果然这么做了。

达里奥（驯兽师）哎呀，烫死我了！

鲍勃（外科主任）我接到了！现在，我要到胃里去了……嘿！这胃可真不小啊！

瓦莱里奥（助手）当心，教授。您可别跑进幽门里去。（病人突然非常明显地呛了起来)瞧,他还是进去了！

鲍勃（外科主任）救命！我给卡住了……他要憋死我了！你

① 这里又是一种文字游戏：意大利文的‘我要掉进去了’与‘安全帽’恰好是一个词，中文无法表达，只好果用这种译法。

们叫他别呛啊！……快点！行了。

瓦莱里奥（助手）咱们让他喝上一滴水吧。行了。

〔一个助手把一个巨大的漏斗放进病人的嘴里，接着用一个桶把水倒进去。

鲍勃（外科主任）（像漱口似的说话）咕噜噜咕噜噜……你们灌得太多了，要把我淹死了！咕噜噜咕噜噜！行了，可我也淹死了。

瓦莱里奥（助手）您想法坚持一会儿吧，教授！我们下去帮帮你。我过去了。(助手之一穿上潜水员的衣服，带上许许多多罐子和呼吸器，还有鸭脚噗，干脆跳进肚子里去。几秒钟过去了，只听得水里有典型的扑通声，水花甚至溅到外面来了）你干成了吗？……你想法抓住他的脚。(教授的鞋子被扔出肚外)哦，你干成了！

鲍勃（外科主任）喂，这儿是外科主任在讲话，我们现在要进到十二指肠了。您得当心，别压坏胆囊。行了！

瓦莱里奥（助手）咱们还有五分钟，去喝杯咖啡吧。

〔他们在手术床后面消失。

塞贡多（越狱犯）（带着从驯兽师的肚子里抽出的整个上半身上场。他穿着一件监狱犯人穿的典型的带条纹的上衣，头上戴着一顶注有号码的小帽）我总算逃出来了！可是，我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我原来打算从自由广场的下水道盖子底下出来。可真叫倒霉〔从肚子里跳出来，撒腿就跑。)

查理（警察）（从肚子里探出身子）站住，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开枪)我开枪打中你了。

〔越狱犯被击毙，倒在地上。

瓦莱里奥(助手)(从手术台底下冒出头来)是谁啊？

查理（警察）是审判夫人被杀案件的一个证人。

瓦莱里奥（助手）又少了一个。好吧，横竖人有的是。

〔警察又回到驯兽师的肚子里。

鲍勃（外科主任）喂，这儿是外科主任在讲话。

瓦莱里奥（助手）请讲。

鲍勃（外科主任）咱们真是运气啊！那两个跳蚤是自己落下圈套的！

瓦莱里奥（助手）在哪儿？

鲍勃（外科主任）这儿，它们跑进盲肠了。现在，咱们就把盲肠割掉，用一根绳子把那个小口袋扎死，嗨嗨！

瓦莱里奥（助手）真棒！

鲍勃（外科主任）救命，救命，要爆炸了。

〔爆炸，达里奥的脑袋像瓶塞似的猛地迸掉，随着它迸跳的抛物线，顺着整个舞台滚动。灯暗。

众小丑（灯光复亮时齐声）选举，我们选举新夫人。

瓦莱里奥（又重新上场，身穿典型的公谊会女式服装）不！要在晚些时候再进行选举。就眼下来说，我来做夫人。

阿尔贝托呸，可真讨厌到家了！

瓦莱里奥（夫人）（咄咄逼人）谁叫人讨厌？

阿尔贝托（胆怯）是杀人凶手……我说的是，杀死夫人的凶手叫人讨厌……

众小丑（齐声）必须马上审判他！

阿尔图罗（被告）对，你们就审判我好了！我知道是谁开的枪。我会把一切都交待出来的。

瓦莱里奥（夫人）你真会交待一切吗？你们听见了吧，他会交待一切的！（转向驯兽师。驯兽师重又上场，模仿把脑袋重新安上的动作）来啊，准备好，轮到你了！

达里奥　稍等一秒钟。他们把我留到那边，全都敞着，外带一根

针和一条线。他们对我说：你自己想办法吧。（假装把肚皮重新缝上）真是美妙的夜晚！哎呀。

瓦莱里奥（夫人）怎么了？

达里奥　我扎了一个手指头，等一等，我缝好这一行。（模仿用牙齿把线咬断的动作）瞧，缝好了，那么，现在有什么事呢？

瓦莱里奥（夫人）轮到你了！

达里奥　轮到我做什么？

瓦莱里奥（夫人）把他消灭！

达里奥　把那边那个消灭吗？不，你们已经答应他，要对他进行正规的审判。你们现在就审判他吧。

瓦莱里奥（夫人）以后再审判！……首先，必须把他干掉。

达里奥（怯生生的）我害怕……我干不了。

瓦莱里奥（夫人）你简直是个呆子，傻瓜，有电视嘛。

众小丑（齐声）电视？有电视？

〔一部电视摄像机搬上舞台。

瓦莱里奥（夫人）会有好几百万电视观众看到你呢。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人家认识认识你，你这辈子是再也碰不上了！

达里奥　我能朗诵一段经典作品吗？

瓦莱里奥（夫人）那当然。

达里奥　我朗诵莎士比亚吧。朗诵朱利奥·凯撒之死！怎么样？……我来扮演布鲁托斯这个角色……这角色我记得可牢了。

瓦莱里奥（夫人）好，那么，你去准备吧。要化装。女裁缝！

〔女护士用一条白床单做成长袍，给达里奥装扮起来。

达里奥　这是什么？……啊，是的，是标准的一张小床的床单。

塞贡多（导演）准备开拍——谁该上场？谁该上场？

阿尔贝托（副导演）我们都联系好了，头儿！

塞贡多（导演）我给你们打手势的时候，你就播放。

阿尔贝托（副导演）好咧！

瓦莱里奥（夫人）拿好这个，你把这个拿去。（递给达里奥一把手枪。）

达里奥　不对，应该有一把匕首。

瓦莱里奥（夫人）什么？

达里奥　我该用匕首杀死他，扎了二十四刀，剧本里是这么写的。

瓦莱里奥（夫人）什么二十四刀，用这个开一枪就足够了。

达里奥　你真的这么认为？啊，这是导演的主意。可怜的莎士比亚。等一下，我复习一下这个角色："朱利奥！你曾经认为，民主……"

瓦莱里奥（夫人）（交给他一包纸）这是脚本。

达里奥　不必了，我把它背下来了，根本不需要剧本："朱利奥，你曾经认为，民主是与人一起诞生的……"

瓦莱里奥（夫人）不是这样。

达里奥　不是这样，不是与人一起，而是与人的觉悟、对自由的觉悟一起……人若是没有这个觉悟，就一文不值了。

瓦莱里奥（夫人）同意，不过，这不是剧本的内容。原版的剧本，瞧，这才是呢。

达里奥　不是朱利奥·凯撒？（翻阅剧本）也根本不是莎士比亚！

瓦莱里奥（夫人）不，是一位年轻的先锋派作者，鼎鼎大名。

达里奥　这儿是姓名开头的字母。啊，是的，F. B. I.[①] 我对它简直太熟悉了，这真是了不起。它有丰富的想像力，棒得无以

① "F. B. I."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缩写。

复加 它有点像是荒诞剧。我可喜欢看这类戏了。哦，第四十二页，有一场精彩至极的戏。那场戏是写杀夫人的凶手从监狱里出来，被押送到法庭。这场戏是在警察局里展开的。有电视。还有直播。一边是杀人犯，就是那个据说打死了所谓杀夫人的凶手的人……解说词说，那个复仇者……从容不迫地向前走，头上戴着帽子，双手放在衣袋里……没有人拦住他，也没有人问他："您是谁？请拿出证件！"尤其咱们是在警察局的所在地嘛。不！真是荒诞剧！他一步步走近，掏出手枪。是人都会想，这些警察应该扑到他身上去。"您在干什么？扔掉武器！"于是，打起空手道来，喳，喳……结果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他们倒把那个该被干掉的倒霉鬼抓得牢牢的……真是荒诞剧！那人开了枪。另一个倒下去了。电视摄像机继续拍下去。拍观众……有好几百万……这是脚本说的……他们平心静气地看着事件发生，坐在他们的位子上，还很感兴趣呢！可是在什么国家会发生这类怪事呢？真是荒诞剧！哈，哈，这正是荒诞剧的一个特点啊！

塞贡多（导演）预备，注意……演播室准备好。这时……罪犯从那边过来了。他站到这里，就在这个小圆圈的地方。复仇者从右边过来。

达里奥　从哪边？

塞贡多（导演）从右边。

达里奥　不要搞政治影射。

塞贡多（导演）复仇者要站到专门的记号上。（转向电工小丑）灯光好了吗？

罗马诺（电工）一切就绪，头儿。

〔电视摄像机被放好。

达里奥　我看上去清楚吗？脸上一点阴影都没有吗？

塞贡多（导演）非常好，咱们可以开始了…… 你们让被告进来……你上镜头，快上！

达里奥“朱利奥，你曾经认为，民主……”

〔两个小丑把阿尔图罗拉来，抓住他的两条胳臂，并且站到瓦莱里奥标出的记号里。

瓦莱里奥（夫人）（向达里奥）你在等什么呢？上啊！

阿尔图罗不，我是无辜的。

达里奥　可是你犯什么病了。你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将受到正规的审判。“朱利奥，你曾经认为，民主……”

众小丑不，不！朱利奥，以后再说！　……

塞贡多（导演）开枪，先开枪！开枪啊！

达里奥　我求求你们，说上两三句经典的台词，也好把这局面的滑稽之处掩盖掩盖嘛。“朱利奥……”

塞贡多（导演）管他滑稽不滑稽呢。

众小丑　开枪！

达里奥　那么，好吧。

塞贡多（导演）你可是在特写镜头里。

〔达里奥转过身去，对着电视摄像机。

达里奥　晚安，亲爱的电视观众们，我们就要为你们演出年轻作者 F. B. I. 的最近一部作品，由中央情报局协助和导演：《正规审判》（开枪。）

众小丑　好啊！

〔阿尔图罗像一个大口袋似的应声倒下。

塞贡多（导演）停。插播广告。

埃齐奥（播音员）（立到电视摄像机前）请诸位吸带过滤嘴儿的香烟，带过滤嘴儿，带过滤嘴儿……

塞贡多（导演）停。把那场戏再拍下去。

达里奥“朱利奥，你曾经认为……”

塞贡多（导演）特写镜头：死尸……

〔电视摄像机运作。

达里奥　也把我拍上！也把我拍上！

众小丑不，不拍你！ cheese①!(用这句典型的美国话,为的是能更好地浮现出笑容。)

塞贡多（导演）停。

达里奥“朱利奥，你曾经认为……”

众小丑（紧紧地挤在达里奥周围）真棒！祝贺你！恭喜你！你真了不起。乌拉，复仇者！

达里奥　过奖了,朋友们,过奖了！不必如此嘛！你们真是太可爱了!这个,这是干吗?(发现自己被戴上了手铐。)

瓦莱里奥（夫人）你因为非故意杀人被捕了。最低限度，你将坐上电椅。不过，你应该为拯救了咱们马戏团的名誉而感到宽慰。

众小丑　好啊!

达里奥啊，不！这句台词剧本里可没有。我知道得很清楚。是你们叫我到这儿来拯救马戏团的尊严与荣誉。是你们答应让我得到荣誉和满足。怎么突然一下子你们又跟我说什么坐电椅了！要是我说得有点重了的话,请诸位原谅,这简直是卑鄙透顶嘛。也正因为这是卑鄙透顶，我要求进行正规审判！可我在说什么呢？不，别搞什么正规审判了，够了。这样就够了。也别净说空话了，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醒醒吧！

①英文，举杯祝贺之意，相当于“干杯”。

众小丑（齐声吼叫）醒醒吧！醒醒吧！（开始心神不定地沿着舞台走。）

瓦莱里奥（夫人）（站在台前，卷起袖子）必须把失去的时间重新夺回来！大敌当前啊！

众小丑（齐声）大敌当前！呜呼，大敌在步步进逼呢！（加快行走速度。）

瓦莱里奥（夫人）把时间加快，从出生之日起，就把青年的士气鼓起来，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就这样做，因为大敌当前啊！

众小丑(齐声)大敌当前,大敌当前!呜呼,大敌在步步进逼呢！(他们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快。)

瓦莱里奥（夫人）口号是：你们今天要把你们可能在明天干的事干完……甚至把后天的事也干完！

众小丑（齐声，几乎在整个舞台上奔跑，相互交叉，呐喊着下场）醒醒吧！醒醒吧！

〔一个孕妇穿过舞台,被两个身穿银色的约摸是太空服装的小丑拉住。

达里奥（太空人）夫人，对不起，是我弄错了还是您有喜了？

佛兰卡（孕妇）是有喜了，干吗？不准有喜吗？

达里奥（太空人）不是，绝对不是，您是不是做过正规申报？

佛兰卡（孕妇）申报？申报什么？

达里奥（太空人）申报怀孕的性交情况：时间、日期、地点、名字、姓氏、有关男性的心理和生殖条件……以及上述性交是否在距离用餐时间很远的时候进行，就像距离现行规定的时间很远的时候进行的那样。

佛兰卡（孕妇）所有这一大堆东西都要申报？为什么？

达里奥（太空人）为了预先制定征兵计划。

佛兰卡（孕妇）征什么兵啊，他还没生出来呢！

达里奥（太空人）这不要紧，正是根据新制订的那些法律，您的儿子从他在母体内第五个月起就已经征兵入伍了！

佛兰卡（孕妇）你们简直太过分了！可要是个女的呢？

〔一架结构复杂的科幻器械被放在小车上推上台。这架复杂的科幻器械是以 X 光透视仪器作为基础的。

达里奥（太空人）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看出来：请坐在这儿。（把她安置在一块透视板后面。他们随即开了灯）请站起来〔转向助手)开〔指着闪闪发光的屏幕)现在正开始显示胎儿的形象。准备。是的，瞧，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阿尔图罗（助手）停！插播广告。

埃齐奥（太空人）为你们的孩子，请用阿里斯泰克斯产品！

达里奥（太空人）喂，别播广告。要是咱们透过透视屏幕也把广告播上，那就没法工作了。我就要倒大霉了！明白吗？

阿尔图罗（助手）是，教授。

达里奥（太空人）出图像！

阿尔图罗（助手）瞧，图像出来了。

达里奥（太空人）瞧啊，瞧。这男孩多可爱。挺秀气，是小眼睛，小手，小耳朵！

佛兰卡（孕妇）教授……

达里奥（太空人）（把十个指头对着屏幕乱指乱画）咕哩，咕哩，咕哩……

佛兰卡（孕妇）教授……

达里奥(太空人)骨盆，两个骨盆，咕哩，咕哩，咕哩……

佛兰卡（孕妇）教授，是男孩还是女孩？

达里奥（太空人）是个小子，夫人，一个漂亮的小子，不到半公斤，祝贺您！

佛兰卡（孕妇）一个小子，我想看看他。（准备从屏幕后面走出来）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达里奥（太空人）不行，我说，难道您想让我来代替您，您来做咕哩、咕哩吗？

阿尔图罗（助手）您把身子向前探一点，瞧这边的这面镜子。（举起一面大镜子,对准屏幕。）

佛兰卡（孕妇）啊，我的小男孩多可爱啊！那只小鼻子多漂亮！

达里奥（太空人）我想让您注意，夫人，因为反射，您现在是倒过来看的……

佛兰卡(孕妇)(叹了口气,立即改变语气)那么,我的孩子已经被征兵入伍了？

达里奥（太空人）嗯，不，他先得进行体检！

佛兰卡（孕妇）啊，那么，那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达里奥（太空人）不，马上就办。

阿尔图罗（助手）可以吗？（他把一个拔火罐放到孕妇的肚子上，通过一条电线，拔火罐与电话机接通。）

佛兰卡（孕妇）你们在干什么呢？

达里奥（太空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我们正跟您的儿子通话呢！

佛兰卡（孕妇）通电话？可他怎么能回答你们呢，既然他还不会说话？

达里奥(太空人)您别担心,通过这部‘等待者’脉冲仪,甚至可以跟一只母鸡通话呢。您可以看一看！您的儿子叫什么？

佛兰卡（孕妇）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去想呢。

达里奥（太空人）可我说，至少他该有个姓儿嘛……他父亲的姓！

佛兰卡（孕妇）朋哥！

阿尔图罗（助手）朋哥？

达里奥（太空人）喂，小朋哥？这是征兵办公室在讲话，您就要进行入伍体检了。您明白我说的吗？… …要是明白，请您麻烦一下，给我随便做一个手势。（注意观察屏幕）他可真聪明。

佛兰卡（孕妇）他做什么了？

达里奥（太空人）他动了动耳朵。请站起来，朋哥先生（做母亲的跳动了一下），别这么猛嘛。请您放松点……稍息！……瞧，现在，我们来量量尺寸。(用一条木工用的米尺在屏幕上量尺寸，并且向助手口述尺寸，让他记下）身高三十二厘米。胸围十四厘米，纵深……量纵深有点难……等一等……那么，就定为比椭圆的直径短一点……（与助手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从做出正切投影入手，找出完美的并存展开面，咱们就会由此得出基本视差……

阿尔图罗（助手）（与太空人达里奥异口同声地说）在做出垂直投影之前，咱们先确定贝塔函数为纵坐标，这就会让咱们确定等边角平分线。而且，作为纵坐标…

达里奥（太空人）行了！到底谁是教授啊？咱们还是用眼睛来计算吧。咱们看一看，大概是三十二，上半身三十二厘米。

佛兰卡（孕妇）长三十二，宽也三十二。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达里奥（太空人）一个立方体！

佛兰卡（孕妇）我的天啊！

达里奥（太空人）他是一个立方体啊！查一查第二十八页，关于几何图形式的人入伍问题。可你们叫我说的是什么话啊！三十二是圆周，长度是十四，您的儿子不是个立方体，夫人，充其量是个平行六面体。

佛兰卡（孕妇）是个平行……

达里奥（太空人）要是您愿意……朋哥先生，您可以好好注意一下这最后一次检查。请您再告诉我，您看见的这只手有几个手指头,好吗？

埃齐奥（细弱的声音，是在模仿胎儿的声音）三十四个。

佛兰卡（孕妇）什么，他的视力完好吗？三十四个？

达里奥(太空人)算了,夫人,您要求得太过头了。他才五个月，还不懂得数数儿哪！(观察写好的体检表)好了,夫人,我们热烈地祝贺您。您儿子的检查结果是入伍——合格……加入海军陆战队。当然，您也可以提出申请，调入特殊兵种。

佛兰卡（孕妇）谢谢。

众小丑(太空人)(异口同声地)再见！

佛兰卡（孕妇）啊，那么，是二十年后再见了！

达里奥（太空人）不，是一个月以后！

佛兰卡（孕妇）一个月以后？

达里奥（太空人）要做入伍前军人的训练！您看见那些当妈妈的了吗？（几个坐在长凳上的孕妇并排坐在小车上入场。她们的肚子上都安着拔火罐，就像我们已经看过的那些拔火罐一样。几条电缆接上一部电话机的惟一一个听筒，通过这个听筒，一个下士在传达命令）她们都怀孕六个月了，每天都来参加训练。

〔这些当妈妈的在织毛线活。

埃齐奥（下士）看在上帝的分上，冲啊，因为大敌当前。

达里奥
佛兰卡
阿尔图罗 } 大敌当前，大敌当前！哦，敌人在步步进逼呢！

〔三人下场。

埃齐奥（下士）（众妇女不曾从织毛线活中分心，她们依照胎儿在她们小腹内所做的体操而有各式各样的跳动）在位子上开步走：一，二，一，二，哟……跑步！一，二，一，二，便步走！正步走！向右看！（一些妈妈侧身右转，只有一位侧身左转）我说的是：向右，不是向左！你们这些该死的新兵①，难道说，你们已有五个月了还不懂得分清左和右，这可能吗？你们是睡着了吗？那么，我就来叫醒你们！齐步走：一，二，一，二……

〔小车从左面下场，这时，一面大鼓则从右面上场，从大鼓里冒出身穿法官衣服的瓦莱里奥。

瓦莱里奥（法官）（敲着槌子）安静！安静！先生们！……对把杀死夫人的凶手打死的复仇者进行的调查，现在开庭。文书，让罪犯出庭。

阿尔图罗（文书）出庭，罪犯！

达里奥　反对，大人，真正的罪犯不是我。我之所以向杀死夫人的凶手开了枪，那是因为他们给我下了这个命令。我有证人……

瓦莱里奥（法官）传第一个证人。

达里奥　第一个证人拒绝出庭，大人。

瓦莱里奥（法官）我还是要听他陈述。

达里奥　他拒绝发言，大人。

瓦莱里奥（法官）用武力把他拉到这儿来！

达里奥　他是哑巴，大夫，哑得跟一座坟墓一样。

〔一口棺材被搬上台来，里面躺着证人。

瓦莱里奥（法官）这是怎么回事？

① 这里的‘新兵’在意大利俚语中也有‘傻瓜’之意。

达里奥　我不能说。这是军事秘密。

瓦莱里奥（法官）我就不坚持了。继续审问。传第二个证人。

塞贡多（证人）我就是！我全都看见了。

鲍勃（证人）你撒谎！你怎么能看见，既然你是个瞎子？

塞贡多（证人）不，这不是真的，我并不瞎！

鲍勃（证人）你怎么不是瞎子！……你看！（拿出一个喷雾器，用力向他的脸上喷去。）

塞贡多（证人）哎哟！我看不见了！你把什么玩意儿喷到我脸上了！

鲍勃（证人）硫酸！（把喷雾器出示给听众看）今天，甚至也配制成喷雾剂了呢！

众小丑（齐声）喷，喷！（他们举起一个酒杯，祝酒，喝掉。）

瓦莱里奥（法官）安静。有没有其他证人？

阿尔图罗（文书）是的，先生，还有十五个。

瓦莱里奥（法官）好，过一会儿，咱们把他们全都干掉！继续下去，罪犯说是被人雇来开枪的。请指出雇你的人！

达里奥（指在场的小丑中的一个）雇我的人就是他！

阿尔图罗（文书）（用槌子打了一下达里奥的手指头，这个手指头一直夹在冰箱的平面和槌子中间）你这个没教养的家伙，不准用手指头指人！

达里奥　哎呀！你把我的手指头砸扁了。（出示被砸成肉饼的手指）它可是我的耳朵最喜欢的那个手指呢！哎呀！这是什么？

〔塞贡多给达里奥打了一针。

塞贡多（护士）好，这是一种预防狂犬病的注射液，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达里奥哦，谢谢！

鲍勃（教授）做得好，你把嘴张开一点，让我稍微看看你的舌

头吧？哦，真怪，你有麻风病？

达里奥　麻风病？我？

鲍勃（教授）（对护士）我能不能知道，您刚才给他打的是哪一种注射液？

塞贡多（护士）好吧，是一般的注射液……（查看一个小瓶上写的字）哦，我真马虎！嗯，是的，我确实搞错了，这儿写的是“治麻风病”，我竟看成了“治狂犬病”！您知道，这种事难免！大家都会搞错的。

众小丑（齐声）请，请！

鲍勃（教授）喂，不，喂，不，要更小心一点嘛！好了，我很抱歉，你就要摔得粉碎了！

达里奥　谢谢，教授。（转向其他人）组织得多好啊！（随即改变语气）不管怎么样，要是你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把我消灭，你们就干脆打消这个念头吧。该你们倒霉，我这儿带着一个治麻风病的药丸呢。（罗马诺上场，拿着一把小铲和一把扫帚，达里奥把一只手伸进衣袋，把衣袋撕开，手落到地上，达里奥仔细看看那只手）噗噜，这只手是谁的，谁把手丢了？（发现自己的没有手的胳臂）是我的手啊！……（罗马诺用小铲把手铲起来）请允许我最后再跟它握一次吧。（抓住自己的那只手，摇动着，作异常热烈的道别，接着，把它放到捡垃圾的小铲里）永别了，小宝贝！

瓦莱里奥（法官）（从大鼓的顶端探着身子）的确，有一些日子，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出门的（祝酒）请，请。好了，现在，你活着的时间只剩下几秒钟了。因此，只能暂停审判。

达里奥　暂停个屁！……几秒钟也完全足够用来揭露究竟是谁组织了这一切嘛。我现在就从第一个数起……（但是，他无法让人听见他讲的话。）

〔众小丑有节奏地大喊大叫着让这几秒钟过去。

众小丑（齐声）少七秒，少六秒，少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零〔一个小丑用力在锣上敲了一下，另一个用槌子在达里奥的头上敲了一下）你死了！请，请。

鲍勃（教授）不错，他真的死了。

瓦莱里奥（法官）请问，法医报告怎么说？

鲍勃（教授）是脑栓塞，先生。

瓦莱里奥（法官）又是脑栓塞吗？这可真是世纪病！算了，咱们不必自寻烦恼了，这就是生活嘛！

众小丑（齐声）请，请。

〔只听得舞台之外有开枪之声。一个小丑上场，被一个女人追赶着，另一个年轻的小丑试图截住女人，把她手里的一杆大步枪夺下来。

埃齐奥（被追赶者）救命，警察，救命！

〔在他背后是手持步枪的佛兰卡。阿尔图罗是她的年轻的儿子。

瓦莱里奥（法官）发生什么事了？

阿尔图罗（儿子）别，妈妈，别。

埃齐奥（被追赶者）法官先生，您快下令逮捕她吧……我老婆要杀死我！

佛兰卡（母亲）千真万确，不过，我之所以要把他杀死，那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我求求你，亲爱的，你就为了你的儿子这样做吧，让我向你开枪吧！

瓦莱里奥（法官）您是个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您把丈夫消灭掉，是完全合法的。请坐，夫人。

埃齐奥（被追赶者）不，法官先生，她是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杀死我，她不愿意叫我们的儿子服兵役！

瓦莱里奥（法官）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些。

埃齐奥（被追赶者）要是我死了，这孩子就会一下子变成守寡母亲的独生子，因此，就可以免去服役的一切义务。

瓦莱里奥（法官）啊，是这样吗？

佛兰卡（母亲）是的，法官先生。

阿尔图罗（儿子）可是，妈妈，大家伙儿都去当兵，为什么我就不该也去当兵呢？

佛兰卡（母亲）闭嘴，傻瓜！这样的话您连听都不该听，法官先生，您该知道，这是个可怜的狂热分子。他总是看战争片，总是看战争连环画……

瓦莱里奥（法官）您错了，夫人，要不然您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就是那些正在游行示威的和平主义者当中的一个！

佛兰卡（母亲）什么游行示威，对我来说，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战争，不过，别让我儿子参加。我要把我的儿子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瓦莱里奥（法官）要是您儿子把您留在他的身边，不是也一样吗？

佛兰卡（母亲）跟他一块儿去当兵？

瓦莱里奥（法官）当然，您可以要求跟着他去嘛。

佛兰卡（母亲）也跟着他上前线？

瓦莱里奥（法官）那当然。咱们的小伙子今天享有各种各样的舒适条件：看戏啊，泡夜总会啊，打棒球啊，找军中未婚妻啊，所以，他们也来个军中妈妈，这也是正当合理的嘛。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项新法律，这项新法律允许您可以作为‘随军妈妈’参军。

佛兰卡（母亲）随军妈妈？

瓦莱里奥（法官）您瞧，要是您愿意，这儿有表格，可以填写。

（递给她一张纸。）

佛兰卡（母亲）来支笔，来支笔，劳驾了。我马上就填！

埃齐奥（被追赶者）对，对，你就填吧！军队万岁，战争万岁！

众小丑（齐声）请，请。

〔一个下士上场。

鲍勃（下士）注意，（指着几个小丑）你，你，你，你，还有你，跟我来。你们应召入伍了。（分配步枪。）

佛兰卡（母亲）我也应召了吗？

鲍勃（下士）这是什么？（把“母亲”递给他的那张纸看了一眼）随军妈妈？站到排尾去！预备，起步走！

〔士兵排成两行，后面跟着母亲，下场，进行曲的节奏伴随着他们。他们行走的步伐是长短交替，并且还不合时宜地跳动着。

众小丑（唱）

为何一向只是儿子们
单独前去
送命，
让我们也尝试送母亲前去参加战争。
让母亲代替儿子，
我们将会感到，在肚子中
有一股可怕的怒火上升，
因为我们看到母亲在战场上牺牲。
而我们不会看到，
不，我们不会看到儿子们披麻戴孝，
也不会看到他们的胸前戴满十字勋章和奖章，
而是只会听到声声怒吼，让我们浑身发抖。
我们将会看到

那些把母亲们送去战死的人颤抖和逃跑。
他们把母亲送去战死，把新娘送去战死，
她们的死是代替儿子。

〔在士兵下场的同时，审判随着歌声的最后几个音符重又开始了。

瓦莱里奥（法官）安静，安静，先生们：一个新的证人现在出庭，控告那个向杀死夫人的凶手复仇的人。他要求作证。

塞贡多　我要把全部情况说出来，法官先生，我曾经参与这个阴谋。

查　理　撒谎，这不是真的！他们付给他钱了！

塞贡多不，不，谁都没有付给我钱！

查　理　什么？你不记得了？是我把钱给你的！

瓦莱里奥（法官）算了，别再争论了。你们给他打一针说实话的血清。

阿尔图罗　遵命！

塞贡多不，我可不打血清。（他被阿尔图罗和一个护士小丑抓住，挣扎着，而那个护士小丑已经准备好针管了。）

埃齐奥(吸毒者)(跑上场,钻到证人和护士中间)给我打吧,你们把血清打给我吧！

瓦莱里奥（法官）出去，把他赶出去！（从大鼓上下来，准备帮警察一把。他也插到吸毒者和护士中间，被打上了原该打别人的一针。）

达里奥　你这是怎么搞的，傻瓜！你把说实话的血清打给法官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啊？

瓦莱里奥(法官)哈,哈 文书,快,快写下来。我要做一个交待！我要说出真相！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众小丑（齐声）别，别说出真相，别！

瓦莱里奥（法官）要，要说出真相，要！

众小丑（齐声，吓坏了）别，别说出真相，别！

〔小丑阿尔贝托跑上舞台，手里拿着一个大炸弹。导火索已经点着。

阿尔贝托　炸弹来了！（把炸弹扔到大鼓里面，大鼓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了。）

〔法官干脆被炸飞到天上，从天花板中消失了。当然，这是一个把法官的假发和衣服穿戴齐全的人体模型。灯暗。

〔灯光复明，舞台原来所用的一切道具都有意地乱七八糟堆放在马戏场中心，其中有 棺材、垃圾桶、黑板、大鼓、堆放和洗涤餐具的成套设备（上面则有一部电视机）、大冰箱和大洗衣机。靠舞台前部，右面，一个行军床。这一切令人想到这是一个小碉堡。佛兰卡即母亲，阿尔图罗即儿子，从右面匍匐着上场。佛兰卡带着一个干粮袋和一把雨伞。阿尔图罗带着一杆步枪。

阿尔图罗（儿子）（小心翼翼地跨过这些东西。他身穿一套非常显眼的迷彩服，这使他很像一只蝾螈，武装到了牙齿。母亲跟在他后面，也是一身戎装）加油，妈妈，咱们就到了。跳到里面来！

佛兰卡（妈妈）你是该在这儿守卫吗？

阿尔图罗（儿子）是的，在这儿。

佛兰卡（妈妈）多糟糕的岗哨啊！（查看那些家用电器）一百八十升呢！涮洗机才十四升，电视机才五个频道……啊，不……我很抱歉，可是在这么一个窟窿里，你是没法睡觉的啊……（向棺材走去，它占了战壕的半圈之地；她把背包和雨伞放下。）

阿尔图罗（儿子）我肯定是没法睡觉的，我得守卫！（抓起冲锋

枪。）

佛兰卡（妈妈）你什么也别干……（从他手里夺过枪来）我来守卫！你上床去！

阿尔图罗（儿子）可妈妈……

佛兰卡（妈妈）什么也别干，不过……来，脱掉衣服。（儿子脱掉迷彩服，把衣服交给妈妈）你看，你看啊，你把它弄成什么样子啦。有必要这么在地上爬吗？不错，反正有妈妈的洗衣机，它可以洗嘛，嗯？（把迷彩服放进洗衣机，站起身来，用望远镜向右张望。）

阿尔图罗（儿子）可妈妈，咱们是在打仗啊！

佛兰卡（妈妈）那又怎么样？这指的是什么？难道说，打仗就有权利变成泥猴儿啦？你刷了牙吗？

阿尔图罗（儿子）刷了，妈妈。

佛兰卡（妈妈）叫我看看。（用望远镜查看）你嚼了口香糖？

阿尔图罗（儿子）可妈妈……我不喜欢这样！

佛兰卡（妈妈）来，你再嚼上十分钟，它就会让你变得聪明了！少胡闹，马上去上床。等一会儿，你看了那本有裸体女人的杂志？咱们来看看。昨天，你看到第十二页，在那一页上，那个女主角说：宝贝儿，我爱你，搂住我，我是那么浑身发热，抖个不停，咬我吧……瞧，就是这儿……

阿尔图罗（儿子）妈妈，随军牧师跟我说……

佛兰卡（妈妈）随军牧师！你，你竟然听随军牧师的话……你想要变成什么？一个反常人？一个变态人，不合群的人？来，仔细地看看这个，明天，我可要问你。（从干粮袋里拿出几瓶可口可乐，走过去把这几瓶可口可乐放进冰箱。）

阿尔图罗（儿子）好吧，妈妈。

佛兰卡（妈妈）可我说，难道你穿着鞋上床？

阿尔图罗（儿子）这是为了应付紧急状态啊……要是敌人来了,我可以马上行动嘛！

佛兰卡（妈妈）你别想这个……对付敌人，这儿有你的妈妈！（打开电视机）现在,别说话了,看电视吧,想法儿睡觉。

瓦莱里奥（播音员）（他的脑袋在方方的屏幕中出现）……我们的心与你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把你撇开，让你独自一个呆着,小伙子,我们永远在你身边！

〔出现插播广告。

埃齐奥（播音员）停！即使在前线，你们也应该喜欢金黄色头发的女人……金黄色的香烟……金黄色的啤酒。多保重，小伙子们，我们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跟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在一起！

〔儿子睡着了。妈妈关上电视机。

佛兰卡（妈妈）看啊，他睡得多香。（发觉有声音）谁在那边走动？（她紧张地拿起雨伞扛到肩上，发现拿错了东西，又把雨伞换成步枪）谁在那边走动？你是敌人吗？我看见你了，别要滑头。回答！（只听得一声枪响）……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也有枪吗？（朝家用电器那边看了一眼）倒霉鬼！他把我的洗衣机打穿了一个洞！

塞贡多（敌人）（来自舞台之外的声音）你们从那儿出来……你们被俘了。举起手来！

佛兰卡(妈妈)(转向敌人)说话轻点声儿,我儿子正睡觉呢。

〔一个高空飞人的演员穿戴着银色的钢盔和飞行服，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同时，可以听到一架喷气式飞机的马达轰鸣声。

阿尔图罗（儿子）（猛地惊醒）是谁？妈妈在吗？

佛兰卡(妈妈)没事儿。睡吧,亲爱的,睡吧。(碉堡外面有吼叫

声)当心,有一架歼击机。你下来吧,你想找死吗？

阿尔图罗（儿子）妈妈，你在干什么呢？……难道你现在开始连敌人也保护吗？

佛兰卡（妈妈）傻瓜，要是咱们歼击机上的那个家伙看见了他，就会扔下一颗两百公斤重的炸弹，因为更小的炸弹他们没有。你知道吧，既然咱们靠得那么近，连咱们也会炸到空中去呢。

阿尔图罗（儿子）你说得对，妈妈！（从行军床上站起来，走近妈妈）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让我看看他。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佛兰卡（妈妈）只有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又瘦又小，一个小小的敌人。去吧，回去再睡吧。

阿尔图罗（儿子）我都不困了。

佛兰卡（妈妈）瞧，他又不困了！全都怪那边的那个家伙！（向敌人）你看见你干了什么鬼名堂吗？你简直是又没教养又无知！你们这些人全都犯了疯病，一个劲儿想在这深更半夜到处转悠抓俘虏，把睡觉的人都吵醒了。

阿尔图罗（儿子）妈妈，你下来吧，咱们的歼击机又回来了！

〔那个穿戴着银色的钢盔和飞行服的高空飞人演员又飞过舞台的上空。在这之前，先是响起一阵巨大的隆隆声。

佛兰卡（妈妈）你也下来吧……你在干什么呢？

阿尔图罗（儿子）我在设法把那小小的敌人歼灭呢！（开枪）我抓到他了。我抓到他了，妈妈……这是我的第一个敌人。

佛兰卡（妈妈）哦，亲爱的！我真高兴啊！我激动得很呢，又想笑，又想哭。要是你的安娜姨妈知道了，该多好啊。必须马上给她发一份电报。（向冰箱走去。）

阿尔图罗（儿子）这是什么？

佛兰卡（妈妈）一个小小的意外惊喜……（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插着若干小蜡烛的蛋糕）热烈祝贺你……这代表一百个敌人……吹！

〔只听得一声枪响，蛋糕被打飞了，打得七零八碎。

阿尔图罗（儿子）又一个敌人！

佛兰卡（妈妈）（用望远镜朝舞台外面看）不……还是原来的那个……你刚才让他跑掉了。所以咱们计算的数目总是对不上。咱们杀啊，杀啊，可那些敌人也在成倍地增加。

阿尔图罗（儿子）（灰心丧气）我真是个倒霉鬼……一个废物，一个失败者……

佛兰卡（妈妈）打起精神来，亲爱的，别跟自己过不去，别哭。这是因为他们个子太小了，抓住他们，抓住这些饿死鬼是那么不容易。他们为了不长个儿，专门这样做，有饭也不吃。这可不光明磊落。现在，这儿有你的妈妈，她能给你歼灭敌人。你来看看该怎么做……我是在《约克军曹》这部片子里看过贾利古柏这么干的①。（把雨伞当做步枪拿起顶到肩上。）

阿尔图罗（儿子）可妈妈……这是雨伞！

佛兰卡（妈妈）闭嘴，傻瓜！他们可不知道。（她用大拇指沾上唾液，弄湿了雨伞的伞头，对准目标）咯噜，咯噜，咯噜②。（模仿火鸡的叫唤，开枪。只听得舞台之外一声叫喊）我正好打中他这儿了（指前额）。在前额上，哦，亲爱的，我会说，这一枪是你打的，这样，你就可以得勋章了。

阿尔图罗（儿子）妈妈，你真棒，你正好打中他了！当心，妈妈，

①《约克军曹》是好莱坞四十年代拍摄的名片，写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约克军曹单枪匹马俘虏大批德国官兵的真人真事。男主角贾利古柏以其精湛的演技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②这正是号称“神枪手”的约克军曹习惯的射击动作。

咱们的歼击机又回来了！

〔穿戴银色的小丑再次出现，在吊架上飞速地穿过。

瓦莱里奥(播音员)(在电视里出现)加油，小伙子们，我们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巨大的爆炸，灯光像在一片耀眼的闪电中那样突然亮起，母亲和儿子都被一排可怕的枪炮击中。母亲倒在家用电器当中，儿子干脆被炸到空中，接着，翻了一个半筋斗，重又落下。

骷髅头（出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我们的心与你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把你们撇开，让你们单独一个呆着！我们永远在你们身边。

〔灯暗。灯光再亮时，乐队重又奏起了主题歌《母亲们奔赴沙场》。

众小丑（齐声）够了！够了！别再轰炸了！

〔他们与男扮女装的总统小丑相遇。

姑娘（身着芭蕾舞短纱裙）请下令停止轰炸吧，夫人。我们要和平。

众小丑（齐声）够了，别再轰炸了。

瓦莱里奥（总统）够了……由我来决定，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你们开始叫我厌烦了。从现在起，不准再轰炸。

众小丑（齐声）哦……

瓦莱里奥（总统）一小片地区除外，这片地区宽有三百公里，在边界线以北。

众小丑(齐声)您真好，夫人！

达里奥　这简直好得过分了。

众小丑（齐声）你们不再运送武器了？不再派遣士兵了？

瓦莱里奥（总统）只派一支一万三千人的小分队。

达里奥　一万三千？是“十三个一千”，因为“十三”能带来好运[①]。

众小丑（齐声）简直好得过分了。

瓦莱里奥（总统）再说呢，等到被咱们保护的朋友们变得自给自足，能够杀人而不需要咱们帮助的时候，咱们就会回到家里来！但是，从眼下起，该由他们来表示他们的善良愿望。咱们可以去巴黎或者日内瓦。

众小丑(齐声)对,对,去巴黎或者日内瓦。

瓦莱里奥（总统）不过，该由他们，由那些赤色分子伸出手来，迈出第一步。

〔阿尔贝托扮做越南人上场，穿了一双长长的鞋子。

阿尔贝托（越南人）我甚至可以迈出三步呢。

达里奥喂，别价，没有用！

阿尔贝托（越南人）可你们在干什么呢？不！不！

〔罗马诺和塞贡多迅速地用钉子把他的鞋子钉在地上。

瓦莱里奥（总统）你动动吧！……你走近些嘛。我在这儿等你哪。你们瞧啊,他们嘴上说乐意来迎接我们,可是,等到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又冻结在原来的立场上了……（阿尔贝托扮演的越南人把身子向前延伸,弯成三十度。）

达里奥　咱们索性实话实说吧……是被钉在原来的立场上！

瓦莱里奥（总统）瞧，他们被钉住了……而他们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

达里奥　正像这些人伸得也不多，真可恶。

阿尔贝托（越南人）这简直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是倚仗权势欺

①“一万三千”即“十三个一千”,但原文中没有“十三个一千”这句话,为了与下句联系起来，只好加上这一句。

侮人嘛。您是个伪善者，夫人。(伸出手来，身子弯到最大限度。)

达里奥　一个伪善者？过分了吧！

〔阿尔贝托的胳臂无限度地往前伸，两个小丑当即用锯子锯他的胳臂。

众小丑（齐声）真的，他说得对，夫人是个伪善者。

瓦莱里奥（总统）我？我是伪善者？要是这样，我就撤消我在下届大选中的竞选。这样，你们就会领教我的厉害了。

众小丑（齐声）不！不！不！

瓦莱里奥(总统)哈！哈！现在，你们说"不"了。现在，你们不再想让我走了。你们想要我留下来。

众小丑(齐声，吼叫)不！滚蛋，滚蛋……(开始有节奏地抬起伸出的腿。总统惊惶失色，吓得向后倒退)你别再回来了，滚！！你就滚蛋吧，滚！你别转来转去，滚！(越来越带有威胁性地跳起来)滚，滚……你别再回来了，滚！……你别再回来了，滚！

〔瓦莱里奥被全体小丑用脚踢出去，全体小丑跳起了滑稽的舞蹈。

〔所有小丑都下场，达里奥吹着大喇叭，走在前头。他来到舞台前部边沿停下。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乐声的协助下，他做着一些手势，讲述一个故事："一些飞机在天上飞，一个小个子男人在安详地散步。飞机投掷炸弹。这个小个子男人就被炸死了。这套把戏又来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那第三个小个子男人又在散步。飞机来了。正在飞机要投弹的时候，小个子男人用一架机关枪回击。一架飞机被打中了，翻了个跟头，旋转着摔下来，画出一道道越来越小的圆圈，越来越接近地面，最后在地面上摔得粉碎。"达里奥用鞋

跟狠狠地踩扁那摔下来的飞机，就好像踩死一只讨厌的虫子。接着，他又一脚把剩下的东西都踢进侧幕。小个子男人这时飞速地从四处出场，占满了整个舞台。其他一些飞机不住地掉落，甚至降落在达里奥的身上，掉落到大喇叭里，就仿佛一个个被电击的虫子。这些虫子当中的一只，竟然通过大喇叭落到了达里奥的喉咙里。达里奥咳嗽起来，同时一直演奏着一支送葬进行曲。随后，他又心满意足地转向观众，微微一笑，又叹了一口气。

达里奥　一个人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可真难啊。（停了一下，随即像一个兜揽生意的人似的）戏到此结束……这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故事。不过，请诸位注意，这种事还是可能发生的啊！

〔最后的舞蹈。有人用足尖急剧旋转着，有人翻着种种筋斗和云里翻，达里奥走在由乐队伴奏行进的队伍前面。〕

【剧终】

【后记】这出喜剧是八年前上演的。它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我们确实预见到了尼克松必将被赶下台去，而当时他还不曾当选呢。而且，我们肯定地认为，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统治必将遭到灭顶之灾，它必将可耻地被赶出越南。但是，我们果真就是一些“戏子”吗？哦，正如目前许多人(政界人士)所说的那样：“当时把一切竟说得如此万无一失！”

（一九七六年）

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剧 中 人 物

教　授
少　校
医　生
女护士　二人
记忆力丧失者
路易莎
安杰拉
乔瓦尼·加利纳
毕翁多
上　士
中　士
警　察　二人
男扮女装的警察
扮服务员的警察
警　官
路易吉
局　长
皮　宁
梅连达
卡尔布罗
惯　犯
律　师
唐安东尼奥

显然，记忆力丧失者和乔瓦尼·加利纳这两个角色应当由同一位演员扮演。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场景是具有古代和宫廷风格的精神病院的一座分楼内部：拱顶和圆柱环绕三面墙壁，分两层。全部场景类似一所修道院的有回廊的庭院。若干医生和女护士通过右面的楼梯，从上层回廊走下：他们在白色工作服外面披着也是白色的斗篷，斗篷上有一个红十字缝在齐左肩的地方，就像马耳他骑士团的通常做法那样①。他们从一出场起就一齐唱着：

今天，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②仍像一头小山羊那样悬在那里：脾脏外露，嘴里含满鲜花。

而这是对你罪有应得的惩罚。

万岁宙斯，万岁反动派！

今天，伽利略在圣安杰洛城堡里仍然两眼全瞎③，

① “马耳他骑士团”，原为“耶路撒冷骑士团”，或称“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该团为1091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医务骑士会”的别称，1310年改称“罗迪骑士团”，1530年又改称“马耳他骑士团”。

② 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偷取天国圣火而遭宙斯惩罚的希腊神话人物。

③ 伽利略(1564～1642)，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因信奉哥白尼学说被宗教裁判所严刑拷问，先后被监禁和放逐，长期的折磨和爱女的夭折使他最后双目失明。圣安杰洛城堡位于罗马的台伯河沿岸。

他无法观看星辰，只能倾听外面的喧哗，
而星辰却是无声无息。这对你是罪有应得的惩罚。
这次,该喊 万岁宗教裁判所！
现在，诸位可以看一看：
想要让通常总是处于黑暗之中的人
看到一线光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尽管他只是在墙壁上画上窗棂。
我们从大脑中发现的任何反常的东西都可以通行。
但是,倘若大脑不接受它,那就会有非逻辑、疯狂、荒谬和病态产生。
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吸取教训，
懂得良知又是怎样反对理性。

背景音乐继续演奏，直到逐渐消失。这时，医生和女护士则走过去排成一行，脱掉斗篷，把斗篷交给站在右面的一个女护士。一个医生登到上一层去，在右面：他手持扬声器，等待命令，以便把命令传达到这座楼以外的地方去。

教授（站在左面尽头处）第一个病例，请说吧。

〔众医生和护士把他的声音一个个传下去，直到这项命令传到了上一层，于是，上述那个医生便对着扬声器，把命令声嘶力竭地喊出来。

手持扬声器的医生　说吧，第一个病例！

教　授　准备好了吗？

〔这个代言人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护　士　是的，教授……曾做过轻度催眠。

教　授好，请把数据念给我听。

护　士　数据是这样的“：病例 35.7，D。属记忆力彻底丧失并发症。条件反射：不合逻辑。联想标度反射：无系数。心理动力和心理记录检查结果：不足。”

教　授　结果是？

护　士　从未见过的记忆丧失症……

教　授　我对记忆力丧失症不感兴趣……您就谈谈看法吧。

护　士　什么？

教　授　谈谈诊断！

护　士啊，好吧……有伪装和欺骗反射的可疑！

少　校　简单地说吧，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是一个逃兵。他假装得了记忆力彻底丧失症，以便逃避军事法庭的审判。我是亲自做过调查的，教授。

教授（从对方白色工作服下面露出的一双锃亮的靴子认出他是位少校）少校医生，真是荣幸之至！那么，有哪些证据呢？

少　校　一个束腹带！

教　授一个束腹带？

〔这句话又一直传到手持扬声器的那位医生那里。

手持扬声器的医生　一个束腹带！

少　校　是的……不过，不是普通家用的那种毛织的束腹带，而是用法兰绒做的束腹带。这种束腹带是按照规定在我们军队的所有兵种中提供的。(说到‘军队’一词时，众人马上做出‘立正’姿势)请随便，请随便……这个束腹带是咱们这位所谓的记忆力丧失者在住院时贴身穿着的。现在，承蒙您指教，我知道，因为在我们的军队里，穿用这种衣物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个士兵穿戴这个束腹带，已经养成了习惯，所以，他很难把它解下来。正像那首民歌所说：

金发女郎啊，你就像那法兰绒的束身带，

你该知道，

金发女郎啊，现在我把你试用了一下，

从今以后，

金发女郎啊，我将再也不会离开你啦！

〔众医生短时间地鼓掌。

教　授　好吧，就算是吧……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同意这一点……祝贺您！

〔众医生也祝贺少校。

手持扬声器的医生　祝贺您！

〔一个教士坐在一把轮椅上，被人推着从舞台深处上场。

教　授　我能见见那个冒充的记忆力丧失者吗？

少　校瞧，那就是他。

教　授　什么？

教士（傻呆呆的）嗯？

少　校　就是他。

教　授　这就是束身带案件？

少　校　正是。

医　生　一个教士穿束身带？真是不同寻常！

少　校　不错，是不同寻常。

教　授　那么，他身上穿的衣服又怎么解释呢？

少　校　这又是一种骗人的做法。

教　授　对教士们来说，没有义务非穿规定的束身带不可，这肯定吗？

少　校　再肯定不过了……我查阅过有关内衣的教规命令。它没有谈到这一点……这种衣物可以穿用，但没有成为法定

的东西。

教　授　他样子不错嘛。现在，咱们进一步利用这个病人所处的催眠状态，不妨尝试一下，把造成他的病情发作的动机和原因一步步地重新整理出来。（转向一个医生）请您首先回答我吧：在一个一般的中等心理状态的人身上，能够造成足以导致记忆力丧失的原因有哪些呢？

医　生　肉体创伤和心理创伤。

教　授　一点不错。咱们对这第一种情况是否掌握一些迹象呢？

少　校　没有，没有任何肉体创伤。

医　生　是的，但是，他有一个膝盖是洗衣妇的膝盖。

教　授　什么？他有洗衣妇的膝盖？

医　生　是的,情况倒不太严重,但是,他有。

教　授　可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

医　生　我们曾认为，半月板的滑囊炎跟记忆力丧失症关系不大。

教　授　跟记忆力丧失症是关系不大，我同意，但是，跟探索真理呢，那关系就大了。不过，你们要知道，要是咱们认定他是伪装，那么，可能发生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最起码的事就是上军事法庭，与此有关的则是要枪毙。（那个假教士一听“枪毙”这个词便立即跪倒在地，并且开始放起枪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模仿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进攻的样子，假装放枪。他还扔了一个手榴弹，随后又扔了一个。众人都饶有兴趣地停下来，望着他）你们站住，不要动。咱们谈话里的一些内容在他身上起了一种恢复记忆的反应。要是咱们不打断他的回忆的思路，咱们就会发现许多东西。

〔记忆力丧失者又把一个手榴弹放到嘴上，准备打开上面的保险,这时,他停住了。他竟把手榴弹嗅了嗅,又把它像

是当做苹果似的咬了起来。接着,在嚼完了第一口之后,他把苹果籽吐了出来。他又抓住另一个假想的苹果,把苹果放在衣服的翻领上擦了擦,把它擦干净,而这个手势又使他想起要搔搔痒。他越来越厉害地搔痒,就仿佛身上有跳蚤在叮咬他。他像是成功地抓中了一个跳蚤。他把跳蚤紧紧地捏在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在捏动指头时,这个手势让他回忆起拿着一朵花的动作。于是,他把这朵想象的花献给同样是想象的一个女人。他抓住那女人,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甚至让那女人坐到自己膝盖上。那女人似乎同意这个做法。她只是稍微像反抗似的跳动了一下,但是随即顺从了,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这个姿态又叫他想起另一个姿态,即电车司机的姿态。

医　　生　可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在坐电车吗？

教　　授快，咱们来配合他一下。

〔众人假装是想象的电车上的乘客:拉闸,猛然起动,拥挤,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到了一定时候,几乎像是到了终点站,记忆力丧失者从他的开车位置下来了,沿着马路走。众医生也继续配合他,假戏真做,有的当来来去去的行人,有的当交通警,有的当小老头,因为车辆太多,怕过马路。

医　　生　你们准备好一个车间。(众医生模仿进工厂的样子,把报到卡片拿出来打卡,然后,站到同一条流水作业线上,模仿拧一部机器上齿轮的样子）机器坏了。

〔教士迅速地抬动众医生的胳臂,仿佛这些胳臂是操纵杆似的。

教　　授　记下来,小姐,病人熟悉机械。(众医生在晃动胳臂时反复地打中教授)我再纠正一下:他对机械根本不在行。(这个动作间断了片刻)咱们总结一下。(口述给一个女护士,她应

声记在记录表上）此人受过社会的良好教育，尽管是电车司机。他心地善良，但并不胆怯，甚至是果断而慷慨。(这最后几句评语是根据病人对待众医生的不同动作而采取的态度做出的：有的医生假装撞了他，有的装做相互之间吵架，有的装做沿着一条假想的人行道骚扰姑娘们。给记忆力丧失者颁发了一枚奖章。但是他走到稍远些的地方，遇见一个无赖，立即把奖章从自己的胸前撕下，送给了无赖。最后，他心驰神往地停下，跪拜起来）再记下这一点，小姐：他为人虔诚。

〔众人都仿效他，露出一种痛心疾首的神情。记忆力丧失者迫使他们排成两行，在他的指挥下，齐声歌唱。

众　人（合唱）

哦，世界是那么、那么的美
如果你看它是脚朝上倒垂！
它上下颠倒，你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果你是头朝下把它观看。
你将看到骏马在天上飞腾，
而鱼儿则在花丛中间游泳，
瞧，一朵鲜花在吮吸蝴蝶，
它在一只大胡蜂的身上落稳。
你把一个听你做忏悔的小偷看成教士，
那小小的孤儿竟把修女们裹在襁褓之中，
部长们聚集在一个群众集会上，
而警察们则用棍棒殴打他们。

〔歌唱完毕，记忆力丧失者像个撒了气的皮球似的颓然倒下。众医生把他扶起，坐到轮椅上。

教　授　请您告诉我，少校，您还认为，一个道德如此完善的人

竟能背叛祖国？

少　校　为什么不呢？您难道没听说过有那么一些有良心的反对者①，也就是因为道德或宗教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

医　生　是的，不过，您又怎么解释洗衣妇的膝盖呢？

少　校　可现在，这跟膝盖又有什么关系？

医　生　请您注意：弯下膝盖来是为了祈祷，弯下膝盖来也是为了开枪……这一个相似之处难道对您就没有什么启发吗？

少校（困惑）不，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对您呢？

医　生　对我也没有什么启发。但是，您应该承认，这一个相似之处是很妙的。

教授（反感）你们不觉得你们两位有点离题吗？咱们倒不如对直到现在做出的观察做一个总结。第一点……请记下，小姐：有关的病人是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品质的……

医　生　他还有很好的唱歌能力。

教　授　这一点已经归在道德品质里了。

医　生　我不同意，教授。一个人可能唱歌唱得不搭调，但同时却是很好的基督徒。

教　授　但是，唱歌唱得正搭调的人却是更好的基督徒嘛，因为他能在教堂里唱歌。

医　生　等于没说。

教　授　第二点 洗衣妇的膝盖……等一下,咱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发现 电车工人,或是说得更确切些,电车司机这个事实。现在，咱们大家全都知道，电车司机是免服兵役的，甚至在战时也是这样。据我所知，逃脱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工

①“有良心的反对者”是意大利文中的一种特殊用语，其含义即是台词中的后一句。为使读者和观众易于理解，才做了如此处理。

作，还不归军事法庭来管。

〔众人都笑了起来。教士也笑了，而且笑得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厉害。这是一种声音十分尖锐的笑声。众医生停下来看他。教士过了一会儿也停下来了。暂停。

教　士　这叫干什么！

少　校　不错，但是，咱们把这块腓骨放到哪儿去呢？

教授（厌烦）您爱把它放到哪儿就放到哪儿嘛！这是您的事，是您把它找到的。

〔众人笑。

少校（生气）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

医　生　对不起，您知道，我总是听人谈到什么工人教士，可从来没听人谈过电车司机教士……

〔众人笑。

教士（与其他人一起笑，但是笑得过头，暂停）哦，我的妈呀！

少　校　真糟糕！也许诸位先生现在忘记了，敝人是被国防部派到这里来的，到这里来不是当小丑，而是监督诸位的工作。

教　授　对啊！我要率先求您原谅。关于目前这个病例，咱们可以在稍晚一些时候再讨论，在一种可能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再讨论。请你们注意下一个病例……

〔这时像开始时一样，医生们一个个传话，负责拿扬声器的医生则准备重复这句话。

手持扬声器的医生　请你们注意下一个病例。

护　士　这病人是一个女人，教授。她也被诊断为有可疑的欺骗行为。

教　授　那么，这是一种传染病了！是谁检查的？

医　生我，教授。但是，这倒不是记忆力丧失症。

教　授　还算不错。那是什么病呢？

医　生　一种冷漠妄想狂并发症，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无过程的心理变态……正因为这样，这种变态才是可疑的。

教　授　您认定的原因是什么？

医　生　是由于电车撞击引起的创伤休克。

教　授　那么，咱们又一次要拿电车司机开玩笑了！这简直像是一种恶性循环呢！

〔坐轮椅的那个教士已经被人推走了一会儿。从外面传来一声声绝望的嚎叫。

女人的声音　乔瓦尼！……你们把他怎么了？你看看我啊，我是你的路易莎！……乔瓦尼！你们让我走啊……乔瓦尼！

教　授　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女人的声音　懦夫，流氓！……你们让我走啊……乔瓦尼！

〔路易莎上场，披头散发，由两个女护士用力拉住。

教　授　她犯什么病了？

护　士　她原来安静得很，可是，刚才看见那个病人从这个大厅里出去，她就马上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开始发起狂来……她胡言乱语，说什么她认识他。

医　生　这是典型的幻觉现象。

路易莎　什么幻觉啊！那人就是我的乔瓦尼。我可以向你们发誓……他发生什么事了？

教　授　请冷静，夫人……瞧啊，听话，您就坐在这儿吧！请冷静冷静……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不过，咱们一步步地来吧！您肯定认识那个男人？

路易莎　我又怎么能不肯定呢？他是我丈夫！

教　授　您丈夫？

路易莎　好吧，就算还不是我丈夫吧，因为我们还没离婚。

教　授　什么？什么？您说得更明白些……你们两位到底结婚

了没有？

路易莎　结了，我们结婚了，也正因为这个，我们才要离婚嘛。

教　授　你们意见不和？

路易莎　好吧，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吵架，不过，我们还是彼此相爱的。

教　授　那么，你们又为什么要离婚呢？

路易莎　为了我们可以再结婚嘛。这合乎逻辑，不是吗？

教　授不，不完全合乎逻辑……

路易莎　对我来说，我对这个才不在乎呢……对不起，我对这个是不会在乎的。可是，您瞧，您也知道人们是怎样的。我们犯了错误，同意这一点，可大家都是可能犯错误的。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年轻：我才十五，他才十八。而且，您可以想到，这是命里注定的，在这之前，我们俩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

护　士　不错，硬撮合在一起的婚姻通常都是这样不文明。

路易莎　但是，我刚一见到他，就爱上了他。而且，他也同样爱上了我。

教　授　很有意思，请讲下去。

医　生　您得留神，教授。这女人，甚至能用她的信口胡诌把上帝也迷惑住。

教　授　您就别管我了。请您说下去吧，请。

路易莎　您瞧，我们俩正是在教堂前面遇上的。我们俩都厌恶那些平常总爱迟到的人，所以都很急躁。这样一来，当问题是要决定该由谁第一个进去的时候，就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大吵大闹了一场……我呢，看到我的婚姻就这样毁于一旦，就感到在这里，在喉咙里，像是打了一个疙瘩，眼睛也顿时含满了泪水。当时我就觉得像是从水底下看所有的东西

似的，正是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就要淹死了。他呢，当时正在一边走过来，走过去。他发觉我面色苍白，就赶紧在我直挺挺地倒地之前飞快地把我抱在怀里。当我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他连忙求我原谅他刚才大发脾气。我向他微微一笑，他也马上给了我一个吻。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恋爱之吻。

医　生　还挺富有诗意呢，嘿！

路易莎　就在这时候，那些总爱迟到的人来了。既然这时我们已言归于好，我们就结了婚：他跟他的新娘，我跟我的新郎。

教　授　这是什么意思：他跟他的新娘？

路易莎　当然了。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平常总爱迟到的人才发生的……而他们正是我的丈夫和乔瓦尼的老婆。

教　授啊，不过，当时你们的争吵是因为两对新人当中到底谁该先进去才发生的吧……

路易莎嘿，正是这样啊！我把这一点说了有一个钟头了！当然，要是你们根本没有注意听我说的话……

教授（讽刺地）我们答应您，下面我们会更注意地听。因此，扼要地说，你们俩到现在是分别跟两个不同的人结的婚。

路易莎　当然了。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才想要跟那两个不同的人离婚，好让我们两个同样的人结婚嘛：我和我的乔瓦尼。不过，倒不如换个话题，他，我的乔瓦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甚至连我也没认出来！请您行行好，让我再见见他吧……

教　授　当然可以，不过，您要答应我保持冷静。在这个时候，他想必已经从催眠中苏醒过来了。

路易莎啊，你们把他催眠了？

教　授　是的，但是，程度很轻，为的是观察他的情况……

路易莎　真绝，你们可真棒！我过去就从来没有做到过。我试过

多少次,可就是……

教　授　您试想给您的丈夫……我是说，给乔瓦尼催眠？

路易莎　那当然，因为要演戏嘛。我们过去是表演魔术的，他是我的搭档。我们演得还满不错的,但是,后来战争来了,他就不得不去从军了。

少　校　教授，要是我没弄错，您的有关电车司机的论调遭受了难堪的一击……

教　授　劳驾，你们诸位能不能保持沉默？您让我做完调查，然后咱们再议论,好吧 夫人,您为什么说,您的乔瓦尼是不得不志愿从军呢？谁强迫他去的？

路易莎　谁也没有强迫他,不过,既然他想要显得' 面上有光 ",惟一的办法就是签名参加敢死队。

教　授　请您解释得清楚些,您说的' 面上有光 '到底指什么？

路易莎　对不起，难道您从来就没有蹲过监牢？在牢房里，是没有什么房间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的，我说清了吗？但是，只要签名参加敢死队，就可以免坐监牢，甚至还可以拿双薪，外带上前线的许许多多补贴。不仅如此，因为他不仅是下士,而且还得过勋章,他总想得意地看到 每逢他走过来,那些宪兵都立刻来个立正。特别是最近一次他回到家里，他不是跟我呆在一起，而是整天在菲兰述里大街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有兴致看到所有那些从圣维托雷监狱出来的警察猛地给他立正。

少　校　实在有趣！

路易莎啊，您瞧啊！我这儿有他的一张照片。他一身军装，正是站在圣维托雷监狱前面。

医　生　这真的就是他啊！而且还有那个营的地址呢（朝舞台深处一点点走远)。

教　授　我不得不由此推断，您的乔瓦尼的家就在那个地方附近。

路易莎　是啊，因为他过去是干电车工作的。

教　授好，即使您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与头一个假设是吻合的。因此，您的乔瓦尼过去一般都是在环行线上服务。

路易莎　是的，他在环行线上也干过。

教　授　但是，他又怎么跟司法当局打起交道来了呢？

路易莎　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电车的槽轮跳了线，售票员非说是他的过错不可。因为实际上的……

教　授　不过，槽轮跳线这件事就那么严重吗？

路易莎嗯，是啊，在某些情况下很严重。要是发生这样的事，也就是说，一个人刚刚挂上线，并且就要驾车行驶，这时，如果槽轮跳了线，那么，驾车的人就有可能给卡住。您知道，他就像是处在这样的时候：只要让那个馄饨卷进漩涡里打转就足够了，那面食疙瘩就会噗噜一下掉进没放饺子的汤水里！

教　授　在干电车司机这一行的人当中，怎么说话这么怪啊！

路易莎不，咱们说的不是电车司机，是面食疙瘩。现在，我已经说了 噗噜一下，面食疙瘩就掉进汤水里了！……我之所以说是面食疙瘩，是因为要做汤汁就必须把饺子里的馅儿全都掏掉。也就是说，把馄饨里边的肉馅全部掏掉。

教　授　那么，这些馄饨是谁呢？

路易莎　当然是乘客了，不是吗？

教　授　我明白了。那么，您的乔瓦尼是当了面食疙瘩，也就是说……

路易莎　就是扒手……

教　授　就是扒手……不！

路易莎　就是，这就是说，他是在业余时间干的。他是靠他演的魔术节目练出这套本领的。

少　校　没的说，这倒是个挺不错的职业 重婚、扒手、逃兵，最后，还是个骗子 您还想继续调查吗，教授 要么您认为，现在是起草记录的时候了？甚至是起草几份记录，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还得写一份控告这位夫人伪装的揭发材料……

教　授　对这位夫人，还没有必要写任何记录。咱们的调查目前还没涉及她，而是通过她涉及她的丈夫。我的意思是说，总而言之，涉及另一个人。再说呢，即使她有可能做这样的伪装，那也只会损害她自己。

少　校不，先生！她的伪装也同样损害市营无轨和有轨电车公司，而且尤其是损害市营的无轨和有轨电车公司，因为要是咱们认为这女人脑子有病，市营无轨和有轨电车公司就要被迫付出好多好多里拉的损失费。

教　授　好吧，同意。但是，回到前一个病例，请你们允许我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他慢慢离开那女人远些，低声与其他医生讲话）咱们让那个该死的乔瓦尼进来吧。咱们可以让他们两个单独呆着，咱们则退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可以听一听，而不是看，他们到底讲些什么。

少　校　同意。咱们走吧。

路易莎　教授！

教　授　等一下。我马上就去找你们。夫人，我向您告别，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总之，我们现在得走了。已经晚了，而且……

路易莎　可是我的乔瓦尼呢？您刚才答应我……

教　授　我答应过您，我一定言而有信。他呆一会儿就会到这儿来。但是，我要嘱咐您：您一定要冷静。您可不要像刚才那

样向他猛扑过去。他的精神状态有点紊乱… …他受到了一点儿打击，瞧，这就是我要您冷静的原因……您好好地跟他说话，就像在你们家里那样……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家走掉……要平心静气地说话……我给您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您满意吗？

路易莎哦，当然满意，谢谢！您真是太好了……谢谢。我将来也会想起您是多么好。

教　授　我怕确实如此。

路易莎　教授，对不起，您能给我一支香烟吗？我是那么紧张！

教授（给她一支香烟和一个打火机）您拿着吧，全都拿着，夫人，那么，再见。

〔这女人单独留了下来。她坐在小沙发上，一动也不动，神色紧张。她扫视了一下门口，设法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假装随意地吸着烟。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饱含着难以抑制的泪水的愉快。在她背后，那个坐在小车上被人推着的男人终于上场了。那女人听到他来了，却没有动弹。她来到男人的身旁，护士慢慢走远。这时，她缓缓地转过目光，对男人微微一笑。男人也羞涩地报以微笑。

路易莎　你好。

乔瓦尼（困惑了片刻）您好。

路易莎　你穿这身衣服，真可笑啊！简直认不出是你，人家会说你是个名副其实的教士呢。（慢慢地把自己的手靠近男人的手。）

乔瓦尼　认不出是我？……为什么？难道您认识我？

路易莎　现在，你竟称呼我为‘您”？你放心，没有人在听咱们说话，再说，你干吗还继续装傻充愣呢？……嘿，我说，他们绝不会把你抓进去的！

乔瓦尼　抓进去？

路易莎哦，上帝！我怎么这么笨啊！这就是你一个劲儿装做不认识我的原因。我敢打赌，你是从前线上溜号儿的 而我呢，我已经把一切都吹出去了。我真想把我的脑袋砸碎呢！哦，乔瓦尼，乔瓦尼……这件事，你当然是不会原谅我的……

乔瓦尼　我叫乔瓦尼吗？

路易莎嗯？

乔瓦尼　我问你，乔瓦尼是名字吧……那么，姓氏呢，姓氏又是什么？

路易莎　别这样了，你再把戏演下去也没用，那些人都已经看腻了……

乔瓦尼　根本不是什么演戏，我向您保证。我要拿我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向您发誓……不过，我确实连我自己是谁都一点也记不得了……也记不得您……我真的不该忘记您……

路易莎　可你说话怎么这么怪啊，乔瓦尼！你甚至不像是一个参加过敢死队的人！

乔瓦尼　参加过敢死队？我求求您，请您讲下去。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脑袋里一片空白，这真可怕……从我来到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我有多大岁数啊？

路易莎　你当真什么也记不得了？你不是拿我也开玩笑吧？……但是，现在咱们都得救了！乔瓦尼，他们不会再说你是一个逃兵了。他们有一些机器，要是一个人不耍滑头，就可以马上看出来……可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你穿着教士的衣服这一点，我也能想得出来，但是，再说……

乔瓦尼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请您告诉我吧，要是您知道什么事的话。

路易莎　好吧，不过，你得马上别再称呼我为“您”。这叫我觉得，

连我自己也似乎不认得你了……

乔瓦尼　我试试看吧。那么，穿衣服是怎么回事？

路易莎　是啊，你最后一次给我写信，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吧。你告诉我，为了从九死一生的一次行动中捡一条命回家，你不得不整整一夜藏在一条下水道的窨井里。后来，等你回到咱们的防线这边，你臭气熏天，甚至连战壕里的那些人也不愿意让你呆下去。这样，你就不得不下到仓库里去，那原来是个圣器收藏室，那里，惟一能穿的衣服就是教士的袍服和在祈祷室念诵经文时用的服装。根本不需要有多大的想像力就可以明白：这衣服是从哪儿来的！

乔瓦尼啊，当然，当然……是不需要有什么想像力……

路易莎　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其实，你丧失了记忆力，这倒叫我很高兴呢。

乔瓦尼　为什么？

路易莎　因为这么一来，就像是从头开始一样。就好像咱们俩当真从来不认识似的。甚至于，我也几乎、几乎开始要称呼你为‘您’了。这样，我就会觉得，事情似乎显得更真实些。(激动)晚上好……

乔瓦尼（十分难堪地暂停了一下之后）晚上好……

路易莎哦，倒不如说，你还没有占有我……对不起，您还没有说您觉得我这个人长得怎么样……您喜欢我吗？

乔瓦尼（就像羞怯的人突然爆发那样）简直是喜欢极了！那么，您喜欢我吗？（侧过身去。）

路易莎(神情热烈)是的，是的，甚至是更加喜欢…

〔众医生从舞台深处上场。

教　授　夫人，您救了您的乔瓦尼，尽管您并不知道这一点。祝贺您！

路易莎　谢谢,但是,我不明白……

教　授　您得原谅我们，不过，我们刚才一句一句地听了你们的谈话。这是能让我们真正了解真相的惟一办法。您的态度以及乔瓦尼先生的态度，还有对那封信的内容的透露……

少　校　不管有没有这封信，我仍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诚实可信的。是谁对我说过：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被人监视，就不会继续演戏了。他呢，演的是那记忆力丧失者的角色，而她呢，演的是痴情的傻女人的角色。

医生（正在上场）是我对您说的。

少　校　您对我说什么了？

医　生　我说，您怀疑这两位的真诚是错误的！在您交给我的那张照片背面，有敢死队营地的地址。现在，幸而所谓的敢死队的队员都听命于惟一的一个独立指挥部，因此不必通过复杂的官僚办事手续。我不费吹灰之力，只通过打给上述指挥部的一个电话,就知道了真相。瞧,这就是真相。(念一张纸上的内容）“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在皮亚维前线[1]。下士加利纳·乔瓦尼度奖励假已有三天，他在此地可以再继续度假十二天，作为如上所述的正规休假。”这一点是他的连队指挥官亲自向我证实的。那位指挥官就是荣获金质奖章的上尉贾尼·马扎。

教授（捧腹大笑）这个，不错，还真是一个证明呢……(转向两人）这甚至使我为你们二位感到高兴，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你们挺讨我的喜欢。但是，您得答应我别再当面食疙瘩，别再把馄饨变成饺子了。

①皮亚维是威尼斯的一条河流，直通亚得里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此流域发生过三次著名的战役,称‘皮亚维战役”。

乔瓦尼　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不起？

教授（得意洋洋，对众医生）是的，是的，您确实是完全丧失了记忆力。

医　生　而且，夫人是对的。这样，就更好了。只要他还没有恢复记忆力，电车上的乘客就可以更加安心了。

教　授　不论如何，我认为，这个病还是相当严重的。您可以放心，夫人，经过一段好好的休养期，他一定会恢复到最完美的正常状态。

路易莎　教授，我想求您帮帮忙。您能不能让我留下来，跟他在一起，只要他还没有痊愈？

教　授　您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请您跟我说实话。既然对您没有提出任何控告，您还是坦诚为好……

路易莎　是的，情况正是像过去那位大夫——也就是那边的那位——所怀疑的那样。我在电车上撞的那一下，其实是一件可笑的事。但是，当时我是想让无轨和有轨电车公司拿出一点钱来。瞧，事情发生经过就是这样。不过，现在既然有了他……

教　授　您就把他看好了吧。

路易莎　什么？

教授　　您把他看好，把他带回家去，因为让他跟您在一起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每天，您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呆上两个小时。至于其余的时间，他就完全属于您了。

路易莎　我能把他马上带走吗？

教　授　那当然。而且，您可以把他留住一段时间，因为我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他是没法回去当英雄了。

路易莎　简直是太好了！谢谢。（跳起来，搂住教授的脖子又一个一个地向众医生和护士表示谢意。）

医生（走近乔瓦尼）对不起，能允许我做一件事吗？您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乔瓦尼　请您说吧…

医　生　您一旦开始恢复记忆力……我很想知道，您在当面食疙瘩的同时又怎么会有了洗衣妇的膝盖。

乔瓦尼　什么？我又有了什么？对不起……

路易莎（抓住乔瓦尼的手）来吧，咱们别浪费时间，因为咱们还得换衣服呢……再一次感谢诸位所做的一切。

〔他们二人下场。其他人则正面站着，齐声歌唱，这时，在他们的背后，第二道幕落下，以便更换场景。

众医生和护士（唱）

今天，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

第　二　场

路易莎家的剖面图。入口在舞台前部的右面，左面是一个铁栅栏门，直通屋前的空地。天色已暗。路易莎和乔瓦尼来到栅栏门前。他穿着白色衣服，这显然是住院病人穿的衣裤。

乔瓦尼　是这儿吗？

路易莎　是的，就在底层。（谨慎地把栅栏门打开）你轻点儿。

乔瓦尼　有人在睡觉？

路易莎　没有，不过，这是因为有房客。要是他们发现你回来了，你就会很难堪，因为你谁也认不出来了……他们会向你提

出一大堆问题"：可您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啊？"……"啊，这衣服是给疯子穿的！"……（在手提包里找什么东西）糟糕，我把钥匙放到哪儿去了！（他们来到入口的大门那儿）以后，我要把你留在我身边。我不愿意发生像过去几次发生的事：你的朋友们来找你，你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咱们就这样说定了。（继续在手提包里搜索。）

乔瓦尼　我开始认为，我作为丈夫，想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

路易莎瞧，找到了！（于是准备去开门。）

乔瓦尼　因为嘛，咱们俩是夫妻，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

路易莎　怎么会不是呢！咱们当然是夫妻。咱们今天才结的婚。

乔瓦尼不，这不可能。那么，是我已经把它忘记了？

路易莎　你放心，我刚才的意思是：这就好像咱们俩今天才结的婚……而且，这是咱们的新婚第一夜。

〔二人准备相互拥抱。楼上一层开了灯。

女人的声音　是谁啊？

路易莎（她没能把门打开）该死的锁！快，你快藏起来。

乔瓦尼　藏到哪儿呢？

路易莎　我不知道，你出去，到街上去。因为要是那女人看见了你，明天整个住宅区的人就都会知道这件事了。

女人的声音　有人吗？

路易莎快！

乔瓦尼　你说得容易！栅栏门锁上了！把钥匙扔给我！

路易莎　不行，不行……你跨过去吧。（乔瓦尼正要跨过栅栏门，楼上一层的女人出现在阳台的栏杆边）是我，安杰拉太太，您别费神了……

安杰拉啊，路易莎太太，您终于回来了！（转过身去，朝房里

说）路易吉，加利纳太太回来了！是的，他们叫她出院了。（重又转向路易莎）您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

路易莎（向乔瓦尼）快，跨过去。

安杰拉　您说您自我感觉怎么样？……跨过去？

路易莎不，不……我是说……我有点心慌意乱……对不起，您是知道的，在那次撞了一下以后，我就经常言语颠倒，语无伦次。

安杰拉嗯，我明白，但是，您会看到，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路易吉，来跟这位太太打个招呼吧！

路易莎　我还是快走吧。

安杰拉　什么？

路易莎　我说随它去吧。

安杰拉（向已经露面的丈夫）可怜的太太，因为撞了那一下，她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呢，你知道吧……

路易吉（边露面边说）晚上好，欢迎回来！

路易莎　您怎么样，路易吉先生？

路易吉我，很好；您也好吧。要是您想来坐一会儿……

路易莎不，不，谢谢。我太累了……咱们明天见吧。

安杰拉和路易莎　好吧，明天见！

路易吉（等那女人刚刚在大门那边消失，便说）真是撞得不轻啊！那女人已经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等乔瓦尼回来的时候，谁知道对乔瓦尼还会有什么样的打击呢……要是他真能回来的话。没办法，战争就是一件缺德到家的事儿啊！

〔他们把窗户关上。路易莎重又出现。

路易莎　咱们进去吧快！（设法把一只脚从栅栏门的铁栏杆上拿开，但是，铁栏杆却插在鞋子里了）那个笨女人把咱们进

屋全给破坏了！我本来想叫你抱着我进去呢，就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子那样，结果却……

〔他们进到房里。在房间中央，有一个带有对称升降设备的吊灯。乔瓦尼漫不经心地走过去，挂上对称的升降设备，吊灯猛然掉在他头上。

乔瓦尼（根本没理会这个）你知道，路易莎，我真高兴能娶了你。

〔他们环顾四周，观察房间：一个阳台对着上一层楼的一些房门。右面，靠墙壁，有一个摆放了许多书籍的书架。这里和那里，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些破旧东西、木箱、旅行箱和式样不同的椅子。

路易莎　我也是，乔瓦尼……这儿不太井井有条，你得原谅我，但是，你该知道，由于这些天，我全都是在外边……现在，我马上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我给你准备吃的。

乔瓦尼　谢谢。这房子挺讨人喜欢的。这些书全都是咱们的吗？

路易莎不，是把房间租给咱们的那个人的。

乔瓦尼　可以看一看吗？

路易莎　可以，亲爱的，不过，从我认识你以来，我从来没见你翻过一本书，甚至连上厕所的时候也没翻过，这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乔瓦尼（指着一面墙壁上的几把打靶练习用的手枪）那几把手枪也是房东的吗？

路易莎不，那些手枪是你的。你一向是个迷恋手枪的狂热分子，看起来，你总是有一个靶子要打破！

乔瓦尼　好啊。我这个人不看书，却喜欢放枪。我要告诉你：我开始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了。

路易莎　不过，你却越来越叫我喜欢……

乔瓦尼　那两扇门是通到哪儿的？
路易莎　第一扇是通到你的房间，这一扇是通到我的房间。
乔瓦尼　什么我的、你的？
路易莎　是啊，咱们不睡在一起……要是你知道有多少次咱们因为这个吵架，那就好了！
乔瓦尼　为什么呢？是你不愿意吗？
路易莎　不是，是你不愿意。
乔瓦尼　我不愿意？上帝啊，我真讨厌我自己啊……可为什么我不愿意呢？……我真傻！
路易莎　首先是因为我总是咪噢……吱……吱……吱……这叫你很厌烦！
乔瓦尼　你总是做什么？
路易莎　咪噢……吱……吱……吱……其次呢,当我不再这样做的时候，我又吹起口哨来了。
乔瓦尼　你夜里吹口哨？
路易莎　是啊。
乔瓦尼　不过，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又做什么呢？
路易莎　我就叫你不要再打呼噜。
乔瓦尼　我打呼噜？
路易莎　当然。接着,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就说,这不是真的,就对我大发脾气，拿起你的枕头就一走了之……
乔瓦尼　到我的房间……
路易莎　是啊。(开始摆桌子准备吃饭。)
乔瓦尼　你听着，既然咱们呆在一起了，你就干脆把我的所有缺点都告诉我吧……一口气全都说出来……因为让我一次只了解我的一个缺点，那可比他们在疯人院里让我洗苏格兰

式淋浴还要糟糕[1]

路易莎　你尽管放心，你并没有许多别的缺点。只除了一件事：你喜欢喝酒。

乔瓦尼　喝得多吗？

路易莎嗯，相当不少。

乔瓦尼　还算不错！还有呢？

路易莎　你有时用食指和小拇指做成两个角来嘲弄我②。

乔瓦尼不！

路易莎　是的。甚至于不止一次，你还把你的两个手指做出的两个角[3]带到家里来呢……

乔瓦尼　真是流氓，倒霉蛋！

路易莎　还有，要是你干事不顺心，你甚至用这两个角把我恶狠狠地暴打一顿。

乔瓦尼　竟有这等事？流氓、倒霉蛋，我简直坏透了！我讨厌我自己，瞧，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答应你，我一定改邪归正……第一件事，今天夜里，我要到我的房间去睡，自己去睡,这样,我就学会该怎么做人了！

路易莎喂，别……喂！那怎么行！……

乔瓦尼嘿，就得这样！……他这个人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吃喝玩乐,还揍人,然后,在战争中大出了风头,在这之后，他竟以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了，也正因为他是个英雄，所以，他回到家来，大家伙儿都在那里，准备拜倒在他的脚下，张

① “苏格兰式淋浴”是指冷热水交替的淋浴。

② “用食指和小拇指做成两个角”是意大利人习惯用来嘲弄或咒骂别人的一种手势,很伤人。

③ 这里的“两个角”又有一层含义，即丈夫或妻子另有新欢，背叛对方这里是指乔瓦尼把情妇带回家来。

开两条胳臂，还准备暖乎乎的床！嘿，不容许他这样！简直太便宜他了……从今以后，得改变做法。

路易莎　可我不愿意改变做法。对我来说，这样就很好嘛。横竖比恶狠狠地揍我要好些嘛！今天夜里，我可不愿意自己睡觉！我等了你有两个多月了。两个月以来，我每天夜里都睡到你的床上，因为担心万一你回来了，发现我已经睡熟，就自己去睡觉了。难道你不能等到明天再来惩罚你自己吗？我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乔瓦尼　可你该知道，有些家伙是怎样的人：只要你向他们认输一次，你就算完了。他们就再也纠正不过来了！

路易莎　不过，对待这种人太凶也是很危险的。你连自己也不了解了……

乔瓦尼　遗憾的是，并非如此。

路易莎　那么，你就让我来管吧。你会看到，我能把你纠正过来。我知道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

乔瓦尼　但是，我要向你发誓：要是我再一次发现我是在装傻充愣，你就可以看到，我会让自己变成什么东西！我会变成这个流氓！……（路易莎拿来一块大得出奇的桌布。乔瓦尼惊愕地瞧着这块桌布）可这是一条双人床的床单啊！真的，咱们俩结婚到底有多久了？

路易莎（把一个汤盆放到桌上）现在你就吃吧，吃！

乔瓦尼　好吧，好吧……不过，借此机会你就告诉我吧，结婚到底有多久了？

路易莎　你听着，今天晚上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回头你又要发火了。

乔瓦尼　你说实话，咱们俩根本没有结过婚，对不对？你别害怕，我答应你，我不会发火的。

路易莎　好吧,总之……是的,对,咱们俩并没有结婚,咱们俩是跟另外两个人结的婚。

乔瓦尼　什么？

路易莎　你答应过不会发火的……

乔瓦尼　我不发火……这么说，我有个老婆，你有个丈夫……

路易莎　是的。（她把一个煤油炉放到桌上。）

乔瓦尼　那么，他们知道咱们俩生活在一起吗？

路易莎　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俩也是长了角的……

乔瓦尼　他们俩从谁那里长了角？

路易莎　从你这里啊！当时，他们曾经到这儿来抗议过。你不发火吧？(她用力擦了一根火柴，火柴没点着，于是她又试了一根。)

乔瓦尼　说下去。

路易莎　糟糕，这些火柴都发潮了。咱们还是用老办法吧……（她向悬挂着几把手枪的那面墙壁走去。）

乔瓦尼　怎么回事？什么老办法？

路易莎　就是这样。（拿下一把手枪，朝煤油炉开了两枪。）

乔瓦尼（异常明显地震动了一下）这就是老办法？

路易莎　是的。（抓住煤油炉的活塞，开始打气。炒锅里的一个鸡蛋逐渐膨胀，甚至膨胀到从炒锅里冒出来，变得越来越大,达到驼鸟蛋的个头儿。)

乔瓦尼　鸡蛋，鸡蛋要炸了！

路易莎(非常不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这都怪我,我拿错了煤油炉。我竟把变魔术的炉子拿来了……

乔瓦尼（把一个碟子放到鸡蛋上，碟子保持着平衡状态）对不起，可我实在有点害怕……（用一条餐巾把所有的东西盖

住)你刚才谈到结婚的事,谈些什么？

路易莎　有些事简直叫人没法相信，你该知道。我和我的丈夫，我们俩认识你和你的老婆，正是在那一天，也就是咱们四个去结婚的那一天。咱们吵了一通,又和解了,后来,既然咱们都在一处，咱们就一齐去举行新婚宴会。你和我的丈夫，在大吃大喝当中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一来，你们就在那里出了一个主意，也就是咱们甚至可以一齐去新婚旅行。说实话，这个主意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因为我已经发觉，咱们俩刚刚四目相对，而这种事咱们是经常会遇上的，我就觉得,阵阵烈火沿着我的脖子烧起来,一直往上烧。我竟觉得，我已经变成了温度计的水银柱，当人们把温度计放进热水里的时候，那水银柱就是这样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后来，你们两个,不过只是开开玩笑罢了,竟彼此掉换了新娘。你呢，就过来坐到我的旁边。我呢，这时我正在吃冰激凌呢，因为情绪激动，竟把整个一大块冰激凌都吞下去了，把我噎得够呛。要是没有那一阵阵烈火，把它融化在我的喉咙里，我当时真会噎死。后来，我就不告诉你那次新婚旅行的情况了……

乔瓦尼　啊！为什么呢？咱们当真四个人一齐搞起合作社，组成团体，做了那次旅行吗？对不起！……

路易莎　那当然。咱们四个都去了威尼斯。咱们俩，加上那两个呆子：我的丈夫和你的老婆，他们俩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他们可把我气坏了！

乔瓦尼　可是，你当时就不爱你的丈夫吧？

路易莎　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爱他的。但是，跟他在一起，我总是觉得，那种把冰激凌融化在我的喉咙里的烈火，在我身上根本烧不起来。哪怕我对他看上一个钟头,也烧不起来!也许，

这是因为他有一点近视，你知道这种情况是怎样的，当一个人戴上眼镜的时候，那眼神就会减去一点儿。

乔瓦尼　那么，我对我的老婆呢？

路易莎　你对你的老婆，什么意思？

乔瓦尼　我是说，我当时对她有没有爱情？

路易莎　这话你偏偏要问我，真可笑！我不知道，她比你大五六岁。而你呢，真是脸皮厚，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当时你竟把她叫做叔叔。

乔瓦尼　是阿姨①！

路易莎不，不，是叔叔。彼埃罗叔叔。因为她的嗓门是低音，而且嘴唇上边还有一点茸毛。她，那个傻瓜，当有人摸她、想看看她是不是有蛋的时候，总是像一只母鸡似的呱呱直笑。

路易吉（从楼上一层的阳台栏杆上）安杰拉，你就算了吧，那女人已经上床了。

安杰拉（已经下来了，现在正站在路易莎家的大门旁边）你就快点去吧……我敢肯定刚才我是听到了开枪的声音。再说，你瞧，灯还亮着呢。

路易吉　这关你什么事？难道你给她付电费？

安杰拉　你这叫什么话！要是那女人自寻短见了呢？明天早上，咱们会发现她硬邦邦的，这是可能的啊。你知道，那些疯子是怎样的人 饮太，太太（敲门）哦，上帝啊，没有人吭声。你就帮我个忙吧：快去打电话给消防队，叫他们来把门撞开。我可不愿意在良心上过不去，啊，我可不愿意这样！

路易莎（向乔瓦尼示意，叫他上楼到房间里去，随即去开门）是谁啊？

①意大利文的“叔叔”和“阿姨”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安杰拉哦，路易莎太太，还算不坏！我和我的路易吉刚才好担心啊！您知道，我刚才听见开枪的声音。于是，我就想到发生什么事了……

〔乔瓦尼走到楼道上，随即下场。

路易莎　没有，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强迫安杰拉呆在门口）是因为有一些蚊子简直太坏了……

安杰拉　那么，您是开枪打蚊子？

路易莎　是啊，用手杀死蚊子，我害怕这么干。

安杰拉　我明白了……（探探头，费力地朝房里窥视）啊，我看见您准备了两个人吃的饭……

路易莎啊，是的……我总是准备两个人吃的饭……您该知道，万一他回来了呢……

安杰拉　多么可亲可爱的太太啊！您一直在等着他，嗯？

路易莎嗯，是的……不管怎么样，要是您想坐一坐的话，那就请吧。（把安杰拉朝外面推。）

安杰拉（一闪身溜进了房里）不坐了，瞧您说的……不过，要是您需要有人做伴，要是您想让我留下来睡在这儿，我是乐意奉陪的，别客气……

路易吉（出现在阳台栏杆边，从外面说话）安杰拉！怎么样？你还打算留在那儿呆一阵子吗？……喂，我可困了！

外面的声音　我们也都困了！你们别叫唤了，行不行！

安杰拉　你看见了吧？你把整个居民区都吵醒了！

路易吉　那又怎么样？

安杰拉　什么“那又怎么样”？你去睡好了，我得在这儿陪伴这位太太，她身体不太好，小可怜儿！

路易莎　别这样安杰拉太太，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您别麻烦了！

安杰拉　是的，您是挺好！您开枪打蚊子，又准备两个人吃的

饭……您过来,我来扶您上床。(开始上楼梯)然后,我再给您泡上一杯香香的菊花茶。您会看到，这茶会怎样叫您放松神经！

路易莎　安杰拉太太，我跟您说过，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谢谢您了。请您走吧，您的丈夫在等您呢……

安杰拉　可我的丈夫并不需要我啊。（继续上楼。）

路易莎　我也不需要您。来，请您从那儿下来，请您走吧，走吧！

安杰拉　您瞧,我早就知道了。您是正在犯病呢。但是,现在,我马上给您泡上一杯菊花茶。（重又从楼梯下来。）

路易莎（从墙上拿下一把手枪）您走吧！

安杰拉哦，我的上帝哟，您在干什么呢！好，好，我这就走……(出去)可您至少得等我给您把灯关上嘛。(又从门上探出头来。)

路易莎不，我自己来关，我来关灯。（朝电灯开了一枪，电灯立即被打得粉碎,屋里一片黑暗,只有外面有灯光。)

安杰拉（大叫一声）她疯了，她真的疯了！（抓住路易莎握着武器的手，打算把手枪从她手里夺过来。她们俩厮打起来，一齐出来，走到舞台前部。一颗子弹射出，击中了可怜的路易吉,他刚刚来到阳台上。)

路易吉啊，我的鼻子……哎哟，哎哟！

安杰拉　这一下对你可好了。这样，你就懂得把鼻子伸到别人的事情里会有什么下场了。

〔灯暗〕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次日早晨。路易莎的家。

有人敲门，是一位军需官，拿着一个包裹。没有人回答。门半掩着，军需官自行进来了。

军需官　没有人吗？

〔路易莎在楼道上出现，睡眼惺忪。

路易莎　对不起，您是从哪儿进来的？

军需官　门开着，我敲过门。可是……

路易莎　不错，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个傻女人让我连门也忘记关上了……本来会有人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偷光。还算不错，小偷是在家里。这是什么？

军需官（打开包裹）是给您丈夫的衣服。您得在这儿签字。（出示一张纸。）

路易莎　是一套士兵穿的制服吗？但是，教授告诉过我，因为他得了记忆力丧失症……

军需官　我知道这个，但是，只要退役通知书还没有送来，他就必须穿上这套制服，特别是在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瞧，您看一下，这里面全都有了，要是您想检查一下的话，就请便吧 裹腿、帽子、束身带……不，不算束身带，因为他已经有

了……您看，甚至还有领章和肩章呢，都已经缝上了。全套行装。东西可不怎么新……你该知道，我们的军需处是有点靠死人活着的,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笑。)

路易莎　什么，靠死人活着？

军需官　是啊，靠那些在医院里死掉的人。真凑巧，我们找到了敢死队一位下士的军服，就丝毫没有必要再更换领章了。您看，连一个窟窿都没有呢。因为幸运得很，那个人是脑袋上中枪的……(傻乎乎地笑。)

路易莎　是啊,幸运得很,嘿!(模仿对方的笑。)

军需官　是的,总而言之,只不过是说说罢了。无论如何,所有东西都消过毒。要是您愿意签字的话……

路易莎(签了字)谢谢,日安,再见。

〔军需官下场,乔瓦尼从楼上出现。

乔瓦尼　刚才是谁啊？

路易莎哦，没什么，他们给你送来了一套没有窟窿的军服。

乔瓦尼　什么叫"没有窟窿"?

路易莎喂，难道你连"日安"也不跟我说一声吗？

乔瓦尼啊，对不起……日安。

路易莎　日安，欢迎你起床。你自我感觉如何？饿吗？

乔瓦尼　谢谢，我饿得很。

路易莎　现在我马上就给你准备……你知道,昨天整整一夜,我甚至没有听见你打过一次呼噜……

乔瓦尼　那是不得已的，因为我几乎一夜没睡。

路易莎　我很抱歉，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乔瓦尼不，根本不是。那是因为我不能不思索你跟我讲的所有事情。我绞尽了脑汁,想要回忆起来。一个人不再有记忆力,那是很糟糕的……特别是记不起如此美妙的事情。

路易莎　咱们还会有更加美好的事情呢，我答应你这个。过来，趁着热牛奶这个时候，我来帮你换衣服。再说，我必须陪你到医院去。教授在等你，要给你看病呢。

乔瓦尼　我想洗个澡，可以吗？

路易莎　怎么不可以！请吧，你先坐下……你想让我给你烧水吗？

乔瓦尼不，谢谢，屋里一点也不冷。再说，我是受过训练的，训练洗苏格兰淋浴……那洗澡水可是冰水啊！(进入楼上的浴室)一种水走了,另一种水又来了。这样,他们就以你是疯子作为借口，一心只想让你过后得肺炎，发四十度的高烧，他们还说，这完全是自己想象的病……

路易莎　给你棉毛衫和其余的东西。等你进到澡盆里，你就叫我好了。我来给你打肥皂……（回到自己的房间。）

〔上面，安杰拉太太从窗户里出现，拿着晾晒的被单和床单。她哼唱着《你飞向何处,红额金翅鸟》。在栅栏门前，出现了身穿敢死队军服的乔瓦尼。

真乔瓦尼　你真漂亮，我的安杰拉。你正在把国旗挂出来，欢迎敢死队的队员归来啊！

安杰拉哦！乔瓦尼先生！您终于回来了！您等一等，等一等，我得告诉您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您就站在那儿吧……您先别进屋去……这可是件非常微妙的事情。等一分钟，我马上就下去。(消失。)

真乔瓦尼　是什么事？你丈夫知道咱们俩的事儿了？……　安杰拉,安杰拉太太……

〔安杰拉来到底层。

安杰拉　我来了。您别叫唤了，他会听见咱们的。

真乔瓦尼　为什么，你的路易吉还没有上班吗？

安杰拉　没有，他在那边，在厨房里……我担心的不是他，而是您的老婆……

真乔瓦尼　谁在乎这个。因为那女人在这个钟点还睡得跟木头一样呢……再说，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回来就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那个傻瓜。

安杰拉哦，乔瓦尼，您别这么说吧，这不文雅……

真乔瓦尼　哎呀,安杰拉!在你决定对我称呼‘你’之前,咱们还得一起做多少次爱啊？（拥抱她。）

安杰拉(挣脱身子)哦,乔瓦尼先生,现在不是时候。您听我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真乔瓦尼谁？

安杰拉　您的路易莎。

真乔瓦尼（笑）哈，哈，哈！她死了吗？

安杰拉　没有，她的头重重地撞了一下。他们才让她从疯人院里出来。

真乔瓦尼　好吧,那么,这就是说她治好了。

安杰拉　没能治得太好！昨天晚上，我还见着她了。她在胡言乱语呢。我跟她说‘:晚上好。’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指什么‘:跨过去。’接着,她又开枪打蚊子,甚至还朝我丈夫开枪,我的丈夫,可怜的人,现在连擤鼻子也不能了。而且,当我进到屋里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桌子摆好了，是给两个人吃饭的……她甚至还不愿意我跟她作伴。

真乔瓦尼　她把所有的饭一个人吃了?!好大的胃口!

安杰拉　乔瓦尼,别开玩笑,我求你了。

真乔瓦尼哦，你终于决定对我称呼“你”了！好样的！现在，你到楼上去，把你丈夫打发走，脱光衣服，然后，我要跟你说话。

安杰拉别，乔瓦尼。咱们不能这样。你老婆让我实在难过，可怜的女人。我没法忘记她是用什么样的脸色看我，在她发病的时刻。就好像她对咱们的事儿全都知道了。乔瓦尼，我害怕！也许，这正是命运的一个迹象：命运要惩罚咱们俩呢……

真乔瓦尼　算了，这命运可是有善心的，因为它为了惩罚咱们俩，竟在她的脑袋上打了几锤。只要事情是这样发展下去，我就称心如意了。

安杰拉　你可真坏！你真是没心肠的人！我求求你，即使你不愿意为她这么做，至少也该为我这么做吧。你可别虐待她，因为要是她再犯一次病，她就会当真犯病犯下去了。他们会把她放到那些没法治好的病人当中去，以后，你会在良心上负疚一辈子。答应我：你会好好待她……

真乔瓦尼　好吧，美丽的黑牡丹！看在爱你的分上，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像一位老爷那样慈善的。

安杰拉　太好了！现在，你进去吧。咱们呆一会儿见。

〔真乔瓦尼刚刚进到屋里,安杰拉的丈夫就在楼上出现了。

路易吉（鼻子上贴着橡皮膏）安杰拉，你在那下边干什么呢？

安杰拉哦，没干什么……我下来把我掉落的手帕捡回来……

路易吉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跟手帕吗？

安杰拉　是的，干吗？这有什么不好？再说，你还说你是个社会主义者呢,嘿！

路易吉　这跟手帕有什么关系？

安杰拉　怎么会没有关系？就是有！比如说我吧，我是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我跟所有的人和东西都说话（下场。）

路易吉哦！（带着一个挨了一棍子的人的神色回到屋里。）

〔真乔瓦尼又在门口出现。从栅栏门走近教授。

教　授瞧，他在这儿呢，我们的小伙子，已经站起来了，既漂亮又灵活……怎么样，好吗？

真乔瓦尼(困惑地打量他)好，谢谢。不过，对不起，您是……？

教　授　你放心。我只是想给你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拜访。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很讨我喜欢。（亲切地用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真乔瓦尼（惊愕）您早就跟我说过这句话？

教　授　我没有跟你说过？好吧，我现在就跟你说，你很讨我喜欢。那么，你还知道另一件事吗？你穿上敢死队队员的衣服可真神气……当然，比穿上教士的衣服要神气些。哈，哈，哈……

真乔瓦尼(弄不懂，只好强作笑容)哈，哈，哈……

教　授　你看见了吧？只要回到家里来就足够了，瞧，你简直像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你甚至有了另一个长相。不说了，你的妻子怎么样？我是说，你的路易莎怎么样？

真乔瓦尼嗯，她好像身体不怎么太好……

教　授　我很遗憾。算了，再说，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经过这一切打击之后，又怎么会好呢！不仅如此，疯人院的气氛对任何人都是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对我也一样，我领导这个疯人院已经有二十年了。

真乔瓦尼啊，对不起，那么，您是疯人院的教授了？

教　授　你不会告诉我，你只是现在才把我认出来吧？

真乔瓦尼不，不……我是说……哦，见鬼……我是说，谁会不认识教授您呢！

教　授　还算不错！我刚才还真担心呢。

真乔瓦尼　我可真笨，竟让您在门口站着。请坐。(给他带路，进

到屋内。）

教　授　谢谢。

真乔瓦尼　现在我马上去叫路易莎。

教　授　你等一下，既然我已经进来了，你就把它拿着吧。（交给他那张照片）是她把照片给了我们的。

真乔瓦尼啊，这是我的照片。（自言自语）怪不得他马上就认出了我。（高声）路易莎！

路易莎的声音　我在这儿呢……

真乔瓦尼　路易莎，是我，乔瓦尼。

路易莎（从里面说）是，我明白了，我这就来。我在脱衣服，马上就到你那儿去。

真乔瓦尼　什么，你在脱衣服？

路易莎（同上）是啊，我决定让我自己也来玩一玩水。

真乔瓦尼　糟糕，她果然是在胡言乱语……（重又高声说）别脱了，劳驾，也许，你最好还是穿点什么。

路易莎哦，你真是太过分了！那身教士衣服真的对你起效应了！好吧，不过，你得等一等我，因为我已经脱了一半……

教授（难堪）也许，我来得有点唐突……

真乔瓦尼　您在说什么呢？您不怕麻烦，大老远地从医院来到这儿，难道还向我们道歉？我们怎么能怪您呢！恰恰相反，请您等一等，我去拿点东西来招待您。我马上去地窖，给您拿一瓶那种……法国香槟！是地道的战前的法国香槟！您是喜欢喝香槟呢，还是喜欢喝别的什么？

教　授　不必，不必了，香槟就好极了。

真乔瓦尼　您这位教授可真好！（用手拍了拍教授的肩膀，因为太用力，竟让他失去了平衡，随即，扯开嗓门，高唱着下场）“我们是敢死队员，我们热爱死亡……”

〔楼道上的一扇门开了,出现了路易莎。

路易莎瞧，我来了，乔瓦尼，我希望我穿得够严实的。

教　授　您好,夫人,欢迎您起床。

路易莎（惊讶）教授，我很抱歉，您等了很久吧？您本来可以叫我嘛。

教　授　请别介意，夫人。我从这儿经过，想顺便给你们二位来一次出其不意的拜访。

路易莎（下楼）您真是太好了！请坐。

教　授　我甚至想到，我可以看一看您的那个讨人喜欢的人，而不必让他到医院，至少今天可以不必去医院。

路易莎　您的心多好啊，教授！您甚至不像一位教授呢……您要不要喝点什么？我不知道,一杯咖啡？一杯苦艾酒？怎么样？

教　授不，谢谢，我更喜欢喝香槟。

路易莎（为难地笑了笑）香槟?!我不知道地窖里还有没有……

教　授　好吧，既然如此，我可以喝点别的什么。没关系。您倒不如跟我谈谈您，您怎么样？……高兴吗？

路易莎　高兴得很呢。您知道我要跟您说什么？我要告诉您：我感谢您在医院里给我们安排的洗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和气，这么亲切。他简直像是另一个人……

教　授嗯，不错，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伊拉斯谟①就说过："疯狂能使粗人变为诗人，使牧马人变成绅士，使高官显宦变得忠诚老实。"（路易莎惊异地望着他，在一旁哈哈大笑）伊拉斯谟就是这样说的……

假乔瓦尼（出现在浴室门前，身穿军服）瞧，我在这儿呢。你觉得我穿上这身英雄服装怎么样？

①伊拉斯谟（1466～1536）,教士,人文主义作家,著有《愚人颂》等。

路易莎　乔瓦尼，你瞧，谁来了！

〔假乔瓦尼顺着楼梯冲了下来。

教　授啊，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路易莎　他正是宁可自己麻烦，大老远地来到这儿，好让你不必去医院呢。

假乔瓦尼（来到底层，走过去与教授握手）您真好。您真不该这么麻烦嘛。

〔插入电灯的笑料 假乔瓦尼撞上了对称装置,把装置升起来，吊灯最后又落到教授的头上。

教授（担忧）你说一说，乔瓦尼，你到底记不记得咱们见过面？要么就是你已经把这事儿忘掉了？

假乔瓦尼　请您放心，教授。我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还要告诉您 我觉得我似乎有了一些进步呢。刚才,在浴室里,我还知道我在唱着一首歌词是用拉丁文写的歌儿哪。

教　授　可能吗？

假乔瓦尼　当然可能，而且，这首歌儿肯定不是我在这几天学会的……您听着，这首歌是这样唱的（用带鼻音的假嗓唱起来）“我们在灯光下赞颂①……”

路易莎　你呆一会儿再给教授唱吧。现在，教授想喝点香槟呢。

教　授　不要紧……要是没有香槟……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来一点苦艾酒也可以，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路易莎　好吧。那么,乔瓦尼,劳你的驾,那边,靠右面,往里走（指屋外),有一间储藏室。在一个橱柜里边……不过,最好还是我自己去吧……

假乔瓦尼别，别，你还是舒舒服服地呆着吧。我觉得自己能干

①原文为拉丁文。

点活儿,这是让我很高兴的。我这就去。(唱着歌下场)“我们在灯光下赞颂……”

路易莎 谢谢。您看见了吧?他多好啊!也许是因为我不习惯见到他这么好。但是,当他这样表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喉咙里像打了个结,要哭出来了……

教 授 我明白。无论如何,您可不要抱幻想。他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告诉您,是为了让您不必为这个担忧。随着他的真正性格慢慢恢复,会有越来越多的起伏不定。那时候,就要靠您,而且只能靠您,用温情来辅佐,把他性格上的那些过分尖锐的棱角磨掉。

真乔瓦尼(拿着一瓶酒上场,敞开嗓门大唱)“我们是敢死队员,我们热爱死亡……”(看见路易莎)瞧,她在这儿呢,我的小傻瓜。她尽管没头脑,可是真漂亮!(拥抱她,亲吻她)瞧这儿吧,教授,请您瞧我们一眼。(出示酒瓶)现在,我去把它放到冰里镇一镇,然后,嘿,就好好地喝一通吧!

路易莎 你让我看一看:这可真是香槟呢!你从哪儿找到的?

真乔瓦尼 家里的储藏室呗!……喂,难道你什么也不说?难道你在这儿不向这个男人略微庆祝一下?他可是让你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啊!

路易莎(对他那粗鲁的举动有点失望)好吧,好吧,你确实很棒……

真乔瓦尼 那么,您,教授,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我这位在场的傻娘儿们怎么样?

教授(显然十分尴尬)不错,不错。样子很好。

真乔瓦尼 那么,既然你样子不错,你就去看看,能不能找两个杯子。我呢,顺便到外面去弄一点冰来,好把酒瓶放到里面镇上。

路易莎　等一下，乔瓦尼，也许，最好是我去……因为我更喜欢不让你被周围的人瞧见……

真乔瓦尼　为什么我不该让别人瞧见我呢？难道说，一个人当了为祖国而战的士兵，就该为这个感到羞耻吗？要是有人哪怕只是略微向我做鬼脸，我就会用鞋底朝他的牙床揍一顿，管叫他一个月连面糊也嚼不了。我跟你说，我干得出来的！（大大咧咧地唱着下场）“我们是敢死队员，我们热爱死亡……”

路易莎　教授！（用双手捂住脸，万念俱灰）哦，上帝哟，他变得多快啊……

教　授　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会有一些起伏不定的。不过，您也不必害怕，甚至您该为这个高兴。这就说明，他是在逐渐好转……

路易莎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但是，听他这么说话，我真感到十分难过。这么粗野，不懂礼貌。他竟把我当做一个烂污货来对待！想一想，昨天夜里……

教　授　您可不要绝望。您一定会看到，他会重又变得彬彬有礼。哪怕有一些问题，但总归会重又变好的。

假乔瓦尼（重又上场，他说话平和，温顺，像他平时那样）我很抱歉，路易莎。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你说得对，也许，最好还是你自己去。我很遗憾，要麻烦你跑一趟，但是，我只找到了几个杯子。

教　授　您看见了吗？我刚才跟您说什么了？

路易莎嘿，果然是这样。咱们是处于间歇之中。

假乔瓦尼　你们是在说我吗？对不对？

路易莎　是的，教授刚才正跟我说：你会恢复到跟以前一样的。

假乔瓦尼　那就是说：重又变成粗人和流氓等等？

路易莎 不。不是跟以前……以前一样。是跟以前……后来一样。总之一句话，跟现在一样。

假乔瓦尼 我不明白。

路易莎 嗯，我知道，你是不会明白的。不过，你呢，你该答应我：你一定会尽力而为，一定会作出努力……该怎样去做呢？教授！

教 授 您自己现在正说到这一点嘛，要尽可能地去做。要依靠自己的意志，努力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总之，要设法摆脱那种容易冲动的个性。咱们也可以这么说，摆脱粗俗的个性，恢复他本身具备的那种敏感而和善的性格。夫人您所能给予的惟一帮助，必须是设法用某种外部行动来左右他的随心所欲的反应。

路易莎 我不明白。什么是外部行动？

假乔瓦尼 我倒觉得我已经明白了。我也可能弄错了，不过……

教 授 请您说吧，说吧。

假乔瓦尼 瞧，就是这样：要是我没误解的话，您是认为：要是路易莎，比如说吧，当我突然一下子重又采取一种不好的态度的时候，她可以试试看……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试一试……试一试吹口哨，可以反反复复地慢慢用这种办法，那么，这口哨就会在我身上产生一种效应，也就是把我的精神状态机械地颠倒过来。我也就会从暴躁的脾气马上变成温和的脾气了。

路易莎 用吹口哨吗？那倒可以！

教 授 那是再可以不过的了，夫人。这种办法曾经多次试验过。您可以想一想那些马匹，当吹起冲锋号的时候，它们会怎么样。它们会马上变得像火一般暴烈，一心只想冲出去撒腿飞跑。但是，一旦吹起归营号，也就是说，那是另一种

音律上的默契，它们就会一下子变得温和驯服了。

路易莎嗯，是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好，好……从今以后，咱们就用吹口哨来解决！（吹了一下口哨）这样吹行吗？它会对你起什么效应呢？糟糕，我只顾说啊，说啊，竟把水忘了。我马上就去……我把晨衣脱掉……（她要脱晨衣，却忘了她里面什么都没穿。）

假乔瓦尼（制止她）别脱，别脱，我请求你。你可不能就这样出去，头上什么都不戴。让我去好了。只要你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冰就行了。

路易莎　好吧,那么,你得注意:你从这儿出去,往右拐,就会发现对面是一个酒吧间。

假乔瓦尼　我明白了。（就要走去。）

路易莎　你叫他们再给你一个放香槟酒的小桶，因为咱们没有。

假乔瓦尼好。（出去。路易莎吹了一声口哨）喂？怎么了？

路易莎　咱们得说：回头见！

假乔瓦尼啊，是的。回头见。（给了路易莎一个吻。）

路易莎　这才对嘛。（假乔瓦尼下场）我们希望这口哨真能起作用！

〔这时可听到邻近的一个钟楼里在敲钟报时。

教　授　几点了？

路易莎　我想是十一点了吧。

教　授　糟糕！我太糊涂了！我本来应该已经回到医院了。我很抱歉,不过,我必须走了。

路易莎　可您再等一会儿吧，教授。等乔瓦尼把冰捎回来，咱们就喝上一杯。

教　授　来不及了。（握了握她的手。）

路易莎　那么，就请您干一件事：您干脆把这瓶酒带走。您可以

跟您的同事们一起为我们的健康干杯。

教　授　这可不行，怎么能这么干呢！

路易莎　我请求您了！在您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之后，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用纸把酒瓶包好）这就算是我们送的一个真正的礼物吧。(把酒瓶递给教授。)

教　授　谢谢。你们两个人实在是令人感动。谢谢。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的健康和您的幸福干杯！

路易莎（把他送到门口）咱们明天在医院见，好看病。

教　授　是的。请代我问候您的乔瓦尼。（走到栅栏门。）

路易莎　再见，再一次谢谢您。（回到屋里。）

真乔瓦尼（从舞台深处拿着一小桶冰上场）喂，教授在哪儿呢？

路易莎　糟糕，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你来了，可教授刚走。他误了时间。你快去跟他道别吧。

〔教授已经走到舞台以外。真乔瓦尼走到舞台前部，向教授喊着道别，仿佛他从栅栏门的另一边看到了教授。

真乔瓦尼喂，教授！请代我问候所有的疯子，再代我拧一下最年轻的护士小姐，可是您得给我选上一个漂亮的，拜托了，嗯？……哈，哈……

路易莎　乔瓦尼，你脑袋里蹦出什么东西来了，竟然跟教授这么说话！

真乔瓦尼　怎么了？你以为我这样说话会叫他讨厌吗？不管怎样，这话很健康嘛，还经过消毒呢。

路易莎　咱们又来劲儿了！你的反应又一次颠倒过去了。

真乔瓦尼（一直朝教授那个方向望）嘿，这傻瓜把酒瓶子也偷走了呢。

路易莎　你放心吧。他不是偷的，是我送给他的。

真乔瓦尼　你真是个好人！那么，现在咱们俩喝什么？喝捣碎的

冰块吗？（路易莎吹口哨）你至少可以让我尝一尝嘛，不是吗？可您偏偏要拿别人的东西充大方，你这个借花献佛的娘儿们（路易莎又吹口哨）你怎么了，干吗吹口哨？我，上帝哟，她现在又犯吹口哨的病了！

路易莎　乔瓦尼，你集中点精神，我请求你。不然的话，口哨对你就什么作用也不起了……

真乔瓦尼　什么意思？她在胡说八道什么呢？算了，我们还是当老爷，宽洪大量吧。我们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好。请你原谅我，要是我有点抬高嗓门的话。不过，因为这瓶香槟是我特意放到一边，准备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喝，所以……不过也没有什么要紧。这就是说，等下一次机会来了，我再偷上一瓶（一声口哨），我再丢掉一瓶（又是一声口哨），我再抓上一瓶（又是一声口哨），我再……再……（寻找词句）再……我再买来一瓶。

路易莎　好啊，你瞧，灵验了！你的反应又一次颠倒过来了。（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真好，真好，我的神经质的高头大马，归营号刚刚向它吹起来，它就老老实实地听别人左右，不再一个劲儿地飞跑了！上帝啊，上帝啊，我真希望像机器那样，把你吻个没完呢！

真乔瓦尼　冷静点，哎呀，冷静点嘛！真该死，多怪的傻娘儿们！真是少见……听着，路易莎，明天，咱们必须再去找教授，因为这样……

路易莎　那当然，咱们是要到教授那里去，明天，后天，只要你愿意。

真乔瓦尼　你真不赖！现在，要是你能动一动脑子的话，就给我准备一盆洗澡水吧。我想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呢。

路易莎　我马上就去。（随即恍然大悟）你怎么还要洗啊！

真乔瓦尼　什么，还要洗？……可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在战壕里，每个旮旯儿都有一个洗澡间吗？等我回到我的家，要是我不利用条件洗个澡，那我也太傻了…

路易莎　好吧，你就利用吧。不过，我担心，洗得过多，会对你有害呢。

真乔瓦尼快，快，我可不是洗得过多。我只要稍微冲一冲水就够了，只不过是为了把那两三个虱子淹死罢了。它们咬我已经咬了一个星期了。(路易莎吹口哨)现在，这声音开始变成汽缸撒气的响声了呢，嘿！(又是一声口哨)先生们，上来吧，火车就要开了！快，你倒是动一动，给我准备水啊！不然的话，最后这列直快可就真的要开了，不过，要开到你那傻乎乎的大脸盘儿上去呢（进入浴室。）

路易莎（沮丧地吹了一声口哨，接着，哭了起来）真倒霉啊！这一次，口哨不起作用了！不过，这也许该怪我，因为我没法把口哨吹好。我必须练习练习。要是我能把两个手指塞到嘴里吹，像路易吉先生做的那样，那就好了！他吹的那口哨可真是漂亮。(试了一下)……这叫什么，真是个技术问题啊。（从面向舞台前部的大门里出去）路易吉先生？路易吉先生？……

安杰拉（出现）您好，太太。

路易莎　您好，安杰拉太太。

安杰拉　您怎么样？我看见您的乔瓦尼回来了。您高兴吗？

路易莎　是的，是的……我刚才想求您的先生帮个忙。他在家吗？

安杰拉　不在，不过，要是我能做的话…

路易莎不，我需要的恰恰只是他。

安杰拉　我很抱歉，但是，他现在不在。不过，您别客气，要是我

能帮忙……

路易莎嘿，我想您帮不上。除非……您听着，安杰拉太太，您能用两个指头吹哨，像牧羊人那样吗？

安杰拉　像牧羊人那样？可为什么呢？

〔这时，假乔瓦尼回来了，朝四周看了看。

路易莎　好吧，这件事有点微妙。是为了我的乔瓦尼，为了让他把受人左右的反应变回来。

安杰拉　为了让他把……什么变回来？

假乔瓦尼（从屋内叫）路易莎！

路易莎　解释起来不那么容易……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是他。乔瓦尼，我在这儿呢。你索性把衣服脱光了吧，水一热，我就给你送去……

假乔瓦尼　什么？

路易莎　我说了：叫你去脱衣服！

假乔瓦尼　可为什么你想让我脱衣服呢，对不起？（来到舞台前部，站到她身边。）

路易莎　好吧，你总不会愿意穿着衣服洗澡吧，不是吗？

假乔瓦尼　为什么？难道我说过我愿意穿着衣服洗澡吗？

安杰拉　算了，算了，乔瓦尼先生。您别跟您的路易莎顶嘴了。

假乔瓦尼　可这并不是顶嘴。因为我已经洗过澡了。

路易莎　这也是我跟你说的话嘛。可是你非要洗不可……

假乔瓦尼（发火）谁非要洗了？（路易莎吹口哨）好了，请原谅我。我再洗一个澡就是了，如果你认为这对我有好处的话……

安杰拉　您真好，乔瓦尼先生。这样，我就喜欢您了。那么，您就听我的话吧，别穿着衣服洗澡。您又不是什么教士，对吗？

路易莎　您看见了吗？他一听见口哨声就一下子变了！这正是

因为那个反应的缘故，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当然，这并不总是那么灵。您知道，这要看口哨吹得怎么样。要是口哨吹出来不好，不坚决，那就一点作用也不起。这就好像对一匹要冲锋陷阵的马一样，可你却把喇叭吹走了调，对这匹马吹起归营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学着用两个指头吹口哨的缘故。正像我看见过您的路易吉在叫狗的时候那种吹法。

安杰拉　您跟我说实话吧，太太。昨天夜里您根本没喝那杯菊花茶吧，嗯？为什么您不听我的话呢？

〔这时,假乔瓦尼已经上楼,一直来到楼道,准备进到浴室里去。

真乔瓦尼（从浴室里）哦，现在，她终于把水送来了！（假乔瓦尼像是惊呆了。他往里探了探头，随即赶紧跑下楼梯）你动一动嘛，进来！这个傻瓜！现在你又怎么了？

假乔瓦尼（像发疯似的跑到大门口）简直可怕……可怕啊！吓死人了！

路易莎　什么东西吓死人了，乔瓦尼？你倒是回答啊！

假乔瓦尼 我……我……在浴室里……看到我自己光着身子！

路易莎　可你看到自己光着身子就该吓成这个样子吗？

安杰拉　太太说得有理。再说，总不该把他赶走吧！我甚至还要跟您说，在我看来，他光着身子比穿着衣服更好呢！

路易莎　您知道什么！

安杰拉　算了，总而言之……只不过是想象而已，瞧，就是这样。

假乔瓦尼　真可怕，我得马上到医院去。也许，只是一种幻觉，我同意这种看法……

路易莎　可不是嘛，你冷静点，这算不了什么。

假乔瓦尼不，不。简直吓死人了！就好像我从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只不过我是在正面，我的影像是在背面，是正面的背

面……我戴着帽子，他却没有帽子。

路易莎　不会吧，你就别在意了。那是一面老镜子，把人照得全都不像样儿了。

假乔瓦尼　可能是吧，不过，我还是得去找教授！我要叫他给我打一针……来个电休克什么的，可是让我这样，我可受不了。(朝栅栏门跑去。)

路易莎　好吧，好吧。你等一等，我也去。

假乔瓦尼不，我可不能等。你索性到医院来找我吧，要是你愿意,可是让我这样,我可受不了。(下场。)

路易莎　乔瓦尼，乔瓦尼！(吹口哨)该死,我就是不会像牧羊人那样吹哨(回到屋里,准备换掉拖鞋,穿上鞋子。)

安杰拉哦，可怜的乔瓦尼，就因为跟这个疯娘儿们泡在一起，他现在也变得没头没脑了……而我呢，偏偏在今天，把路易吉打发去工作，今天可是他的休息日呢……

真乔瓦尼（从浴室门里探出头来，身上穿着一件浴衣）那么，这热水，到底是送来了还是拿走了？

路易莎（吓得目瞪口呆）哦，上帝！这是镜子里的乔瓦尼啊！(晕倒在地。)

真乔瓦尼哈，好啊，即使人家不该向你要热水，你也不至于马上就倒在地上嘛！可我今天晚上就回前线去，我告诉你。

〔灯暗〕

第　二　场

真乔瓦尼穿着浴衣。路易莎坐在桌旁，前额上盖着一块

湿布。真乔瓦尼在用手枪练习射击；为此，他准备了一座六柱烛台，插着六根点燃的蜡烛。

真乔瓦尼喂，别这样，我亲爱的机灵鬼儿。这太便宜你了！借口说那家伙长得跟我一样，就跟他成双成对地过了一夜，然后，等从军的人回来了，又装作晕倒在地。而在这儿的这个大傻瓜，不得不像喝一杯热乎乎的柠檬水那样，把这种丑事喝下去。据说，这样的柠檬水对他的大肚子有好处……（开枪,六根蜡烛当中的一根被击灭了。）

路易莎　可我怎么能想到，那家伙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简直就像双胞胎，我是做梦也梦不到这个啊。甚至连安杰拉也把他当成了你呢……

真乔瓦尼　是啊，可是，安杰拉并没有把他带到床上去，像你所做的那样。拿他跟我做一个比较嘛。

路易莎　她正是没有做这个比较，因为她已经先尝了头一口。

真乔瓦尼　你听着，你别想方设法把我从那个讨厌鬼那儿引开，在这儿，打险球的可是你呢。要是你想不让我马上开始抽球,最好你就别再打擦边球了。第一点,要遵守规则,好吗？（开枪,甚至连目标也不对准,另一根蜡烛又被击灭了。）

路易莎　好吧，好吧。咱们不打擦边球了，不打了……

真乔瓦尼　那么，让我们姑且承认：这个穿教士衣服的笨蛋真长得像我,就好像一个西瓜的另一片一样。(开枪,同上)不过，我要说，当你们俩成双成对地躺在那软绵绵的床上时，至少在那儿，你难道就没有注意到他跟那个以前的敢死队员有什么不同吗？

路易莎　当然,我注意到了,不过,这对你可不怎么有利,你可以确信这一点。

真乔瓦尼　那好吧。欺骗了之后，嘲弄也来了。可我要把你往死里拧，把你当做要晾晒的床单……

路易莎　只要你试着用一个手指头碰一碰我，我就警告你：这一次，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甚至从照片上也见不着！

真乔瓦尼　谁又在乎这个呢！但是，你放心，现在我不会碰你的。我先要等那个杂种回来。他竟然装成双倍的傻瓜，好来吃别人碟子里的饭菜。

路易莎　你想要等，那就等吧。那家伙可去了医院，把所有的事都讲了出来。而正因为他是当真变傻了，他们一定会把他留在医院里，管吃管住，要过一阵子呢！

真乔瓦尼　好哇，该死的东西！他有吃有住，而我呢，却是在前线，拿臭虫和虱子练习打靶！啊，但是在这儿，必须马上找出对付的办法。我呢，当了英雄，带着望远镜回来了！（开枪，第四根蜡烛又被击灭了）……既然司令部的那些人认为我和他是同一个敢死队员，而且还得了记忆力丧失症，你就在这儿听一听我给你想出来的好主意吧。（开枪，只用一颗子弹就击灭了剩下的两根蜡烛。这两根蜡烛相距有五十厘米，甚至连真乔瓦尼自己也对此感到惊讶。）

路易莎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好主意是什么……

真乔瓦尼你，现在，就到医院去。你把他接出来，把他带回家来。等他来到这儿，你就跟他好好地说出这番话吧："你听着，我亲爱的失掉记忆的人儿，你更喜欢什么呢？是呆在疯人院里——在那儿，你最低限度会发生的就是真正变成疯子，并且慢慢地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拿破仑；还是来跟我、跟我这个真正的乔瓦尼住在一起——在这儿，你会像一个爸爸那样受到我们的款待？"他呢，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不愿当拿破仑，而是愿意来做爸爸。那时候，你就向他提出

几个条件。第一，要是他愿意让咱们三个和和睦睦的，就永远不要把鼻子伸到屋子外面去，除非是去教授那里做例行的诊治，像我这样。第二，他得在上面阁楼里睡觉、吃饭，那阁楼是很漂亮的，又大又通风，可以在那儿举行露天舞会。第三，他得明白，只要他改变态度，敢向你挤鼻子弄眼调情，我就扭断他的脖子。而且，这一点对你们两个都适用，清楚吗？第四，也是最后一条，对严重残废军人的战争抚恤金，要终身由这位乔瓦尼·加利纳来领取，作为偿还生活维持费和阁楼租金的款项。你这位中人明白了吗？

路易莎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叫人讨厌，你是这一带的恶棍中最坏最坏的无赖。

〔毕翁多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地上场。

毕翁多　乔瓦尼，我有话要跟你说。

真乔瓦尼嘿，瞧那儿啊，是毕翁多！别忙，我马上就来。

毕翁多　你好，路易莎！

路易莎　你好……（向真乔瓦尼）你就不能别让一些社会渣滓到家里来吗？

真乔瓦尼　你现在到哪儿去？

路易莎　去接那个有吃有住的人，不是吗？

真乔瓦尼　好吧，那么，你同意了？

路易莎　怎么会不同意，再同意不过了。(暗指毕翁多)在我回来之前，你可得叫他走人。

真乔瓦尼　你放心吧，他不会说的。毕翁多，他就像我的一个兄弟。

路易莎　不错，黑头发的狼的黄头发兄弟①！（下场。）

①“毕翁多”一词也有“长着金黄色头发的人”之意。

真乔瓦尼　那么，有什么事吗？

毕翁多　乔瓦尼，他们把我抓住了。

真乔瓦尼（出乎意料）什么？

毕翁多（一口气说了出来）维罗纳的那帮人供出了我的特征。这样，这儿的警察局就识破了真相……我回到我的家，他们把我从床上拽了下来，把我关到局里整整一夜。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泄露，这样，今天早上，他们就放了我。

真乔瓦尼　你这笨蛋！你刚被放出来，就马上跑到我这里来啦?!你还不明白，那帮人把你供出来，正是为了让他们再找出第二个嘛！这就等于是说：找那个从军的，

毕翁多　不见得吧。你放心，就算他们跟在我后边，我也早就把他们甩掉了！

〔可以听到栅栏门推动的声音。真乔瓦尼走过去，从半开着的房门里探出头去。

真乔瓦尼啊，你把他们甩掉了？……算了吧，他们人数已经增加了呢。你瞧一瞧吧……（毕翁多要拔腿逃走，但是，真乔瓦尼阻止了他）你现在要到哪儿去？难道你以为他们没有看见你进来吗？你等一会儿，然后，你过去开门。（有人从外面按门铃，是三个便衣警察）现在，去吧，不过，你要是开口，你就倒霉了。你让我来对付，你干的蠢事已经够多了。（他把疯人院的衣裤穿上。）

毕翁多（朝栅栏走去）嘿，瞧那儿啊，又见着谁了！上士先生，你怎么到这边来了？

上　士　不错，你说我怎么到这边来？……快点开门！这么说，你是来叫醒我们的亲爱的乔瓦尼的。好啊，这才叫做友谊呢！

〔他们进到屋里。

真乔瓦尼（装傻充愣）诸位啊。对不起，这几位是谁啊？
毕翁多（不明白加利纳的用意）什么，乔瓦尼……这位是上士，那位是中士。你认识他们，不是吗？
真乔瓦尼　那么，您呢，您又是谁？
毕翁多（同上，而且惊慌失措）什么，我是谁？我是毕翁多，你的朋友。你怎么了，乔瓦尼？
上　士　算了吧，这出喜剧叫什么，你想要演到什么地步？
真乔瓦尼　我很抱歉，警官先生，不过……
上　士　上士，请称呼我上士！我根本没有提升，而且我也不需要。
真乔瓦尼　您太谦虚了。我刚才说了：我很抱歉，警官先生。但是，今天早上，我的身体比昨天、比前天更糟了。我简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上　士啊，是吗？那么，我来给你清醒清醒，清醒一下你的记忆力。（向中士递了个眼色。）
中士（念一张纸）二十五日星期四……
上　士　前括号……
中　士　也就是说，正是三天以前……
上　士　后括号，逗号……
中　士　在维罗纳的军队小卖部里，来了……
上　士　逗号……
中　士　正是在这家小卖部关门的时候……
上　士　逗号……
中　士　一个敢死队的中士和一个兵种不明的士兵……
上　士　逗号……
中　士　但是，这个士兵肯定是金黄色头发……
上　士　句号，另起一行……

中　士　这两名军人拿出提货票证，价值为五万里拉……

上　士　逗号，开括号……

中　士　我说了：五万

上　士　关括号，句号，另起一行……

中　士　小卖部负责人……

上　士　逗号……

中　士　对提货票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上　士　逗号…

中　士　请两名军人次日再来……

上　士　逗号。不对，相反，是句号……(重又思索了一下)是句号加逗号，也就是分号①

中　士　两名军人……

上　士　逗号……

中　士　当即拔出各自的军用手枪，并且反驳说：小卖部隐藏的货物可以等待……

上　士　逗号…

中　士　但是，前线的士兵不能等待……

上　士　逗号……

中　士　他们强迫仓库主任和另外两名军需官把货物装到一辆卡车上。该卡车也是用同样的办法从汽车中心仓库提取的……

上　士　句号,另起一行……

中　士　经进一步调查……

上　士　逗号……

中　士　这些提货票证被查明完全是伪造的,因此,要对这两名

①意大利文的“分号”要读成“句号加逗号”。

为非作歹者及一些可能的同谋犯提出正式的控告……

上　士　句号，到此为止。

真乔瓦尼　真可怕啊！

上士（若有所思）逗号……(恢复原状)什么东西可怕？

真乔瓦尼　就是这件事啊：当祖国的最优秀的儿子拿起武器，为拯救祖国而抛洒热血的时候，却有另一些儿子，毫无疑问，是最最糟糕的儿子，竟然冒充最优秀的儿子，来窃取这块面包，尽管这块面包并不是最好的面包。不过，咱们毕竟是在战争时期嘛,而且……

上士（歇斯底里）住口！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别，别，好人儿，咱们别装正经人……这儿，没有人在改变服装，充好人。这儿的服装都是真的，我亲爱的中士！

真乔瓦尼不，我不是什么中士。我只是个下士，上士先生。我根本没有提升,而且我也不需要。瞧,这儿就是我的军服。请您验证一下军服,请吧。(指着挂在墙壁上的上衣。)

上　士　好哇，你大概因为这件事又加了一道杠。

真乔瓦尼　什么事,对不起…

上　士　你还继续装糊涂，那好啊！快，快，快把你的睡衣扒下来,打个包儿,警官在等我们哪。

真乔瓦尼　可这不是睡衣啊，上士先生。这是疯人院给我的衣服。

上　士　疯人院？什么疯人院？

真乔瓦尼啊，您还不知道啊？嘿，上士，我在那里边可过了几个可怕的日子呢。警官先生…

上　士　是上士，不是警官！

真乔瓦尼　要是您能知道就好了 诊治啊,复诊啊,淋浴啊,电休克啊……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穿了一件教士的衣

服。

上　士　教士的衣服？

真乔瓦尼　是啊,瞧这儿,就是那件教士袍。(从放在舞台深处的衣橱里拿出教士袍）这是他们留给我作纪念的。

上　士　你听着，我警告你：要是你牵着我的鼻子走，我就要好好地教训你一顿！

真乔瓦尼　可是,对不起,上士,您当真以为,在我现在所处的叫我提心吊胆的条件下，我还会有心开玩笑吗？五天来，我可受了不少罪，就是因为得了这个记忆力彻底丧失症。也许，您说得有道理。我可能做出了这世上最可怕的坏事。不过，最可怕的还是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上士先生。

〔警察局的另一个警察上场。

上士（气急败坏，疲惫不堪）是警官，不是上士。

警　察哦，您终于晋级了，祝贺您！

上　士　祝贺什么？

警　察　您提升了。

上　士　提升？（得意洋洋）你从谁那儿知道的？

警　察　从您这儿啊，就是现在。您刚才给他作了纠正。您说，是警官……

上士（火冒三丈）是上士……

真乔瓦尼　那么，他们又给您降级了……

警　察　上士，警官……请您马上过去……

上　士好，好，我们马上就过去。你听着，这种瞎话，就是用苏打水，我也不会把它喝下去。我要告诉你：刚才我已经叫你变得聪明了点儿。可你还想迷惑谁啊！你的脑袋里不是冒出这样的念头吧？以为打两三个电话，所有这些事就会像稻草一样轻而易举地烟消云散了！

真乔瓦尼　哦，我对无论什么事都不会感到奇怪了，队长先生…… 中士先生……上士先生。我的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哪怕别人说我是个女人,我也会让人、甚至让您来向我求爱呢。不过，您该相信，您并不是我心目中的人。

上　士　快,快,动作快点,穿上衣服,走人……(抓住他的肩膀。)

真乔瓦尼　您别坚持让我去啊，我不能……您不是我心目中的人……咱们就做个好朋友好了……

警　察　中士先生,(连忙纠正)上士先生,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认为，现在不该让他穿衣服。

上　士　怎么不该呢？你总不会要他穿着这样的衣服跑到总局去吧？

警　察不，我说的是：我不认为这是该审理的那件案子，因为警官已经说要把这件案子暂停审理了。

上　士　暂停审理？为什么？

警　察　因为给敢死队司令部打过电话……我们得知，加利纳下士现在正在本市的精神病院里住院，记忆力丧失症症状严重。

上　士　可我说，你们难道想让我也成为疯子吗？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呢？说什么他在住院，既然他明明是在这儿！我说，他是在这儿吗？你们两个好好地看看。

毕翁多　我也能看吗？

上　士　当然能，你也看看吧！我说，你们看见他了吗？

毕翁多　您能不能劳驾让开一点儿？ ……瞧,行了,谢谢,现在,我看见他了。

真乔瓦尼　是的，我是在这儿，不过……不过，只是从昨天晚上起我才在这儿。他们只是在我老婆的要求下才让我出院

的。

上　士　该死的东西！既然有这样的事，咱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显然，既然三天前他是在疯人院，他就根本不能也呆在维罗纳啊。

真乔瓦尼啊，这话可没说，您知道。总得预料到，在疯子那里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无论如何，即使像您说的，承认我参与了这个勾当，也没有任何东西能禁止这位黄头发先生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嘛，他可自称是我的朋友呢……不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是用过氧化氢染的……（指着毕翁多的头发。）

毕翁多　什么，什么？瞧这个王八……

真乔瓦尼嘿，是的，对不起，但是，这位上士已经说了：两个士兵在维罗纳干了抢劫的勾当，其中的一个有金黄色的头发……

上　士　什么话，什么话！他有金黄色的头发，这句话是我给您加上去的，为的是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都碰巧中了圈套。但是，我们的真正怀疑点却是在你身上……对不起，嘿，乔瓦尼，要是我太坦率了……现在，哪怕你因为得了记忆力丧失症，没法了解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就是你的签字。这种打击法专门用来对付有你这种脑袋的一类人，也就是说，对付曾经有过你这种脑袋的一类人。这儿的这位黄头发先生，正好用来填补空当儿。

毕翁多（受到极大的羞辱）算了，现在，咱们别言过其实了，什么填补空当儿！那么，既然您这么说，您知道我要对您说什么吗？

真乔瓦尼（在毕翁多“出口不逊”之前制止住他）可您究竟想说什么呢！反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您是用过氧化氢染的！况

且，这一点也像所有填补空当儿的人一样！

毕翁多喂，别这么说，乔瓦尼，你瞧，现在我可真的生气了……

上　士　你爱怎么生气就可以怎么生气，亲爱的。横竖大家伙儿都知道这一点：除了乔瓦尼，没有一个人会找你来一起干活儿。因此，要是在维罗纳，没有乔瓦尼，也就不可能有你。那就会是另一伙黑帮。算了！倒霉，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没得说！

真乔瓦尼　我很遗憾，上士。看见您这样难过，我觉得自己几乎真是个罪人了。

〔众警察下场。上士在门槛上略微耽搁片刻。毕翁多以为他已经到街上了，就怒不可遏地向真乔瓦尼猛扑过去。

毕翁多　你这个倒霉蛋！你就这样报答我啊！还是什么好朋友呢！

真乔瓦尼（觉察到上士还在）您要干什么？我觉得，我似乎早就让您明白了，有些团伙我是不喜欢的，您走吧！

毕翁多　我才不走呢，相反，我要呆在这儿，因为我要把你干掉！

上士（回到原地）乔瓦尼，你要不要我把他从你这儿撵走？

真乔瓦尼不，不，您随他去吧。其实，他叫我好伤心……您索性就让他呆在这儿吧。谢谢，再见。

上　士　再见，乔瓦尼。你得想法儿别治好病，这对你更好。（下场。）

毕翁多（走到朋友身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你这臭不要脸的，倒霉鬼！……而我却冒着蹲监狱的风险，跑来给你通风报信　！

真乔瓦尼（在他的前额上打了一大巴掌）你还不明白，是我差一点儿就把你救出来啦！

毕翁多　什么，是你把我救出来！真不要脸！首先是你向他撺掇：

有黄头发的是我，而他早就把这个忘到脖子后头了……

真乔瓦尼　你可真笨!当初,你在维罗纳的时候,你是黄头发吗？

毕翁多　不是。当时是你让我把鞋油擦在脑袋上的嘛。你不记得了？

真乔瓦尼　你是双料的笨蛋!……当时,显然,上士说你是黄头发,是为了让你招供,不是吗?因为马上堵住了他的嘴,于是他才把你当做一条臭鱼放了。明白了吗？你这玉米糊的脑壳!

毕翁多嘿，不错。乔瓦尼，你真是个妖精，你的脑袋可真灵啊！那么，你再说一遍那套鬼话，就是当时你本来是在维罗纳，可相反你又是在疯人院，你怎么竟让他把这套鬼话信以为真了呢？

真乔瓦尼啊，不！那可不是我让他信以为真的鬼话……那是真情实况。

毕翁多　真情实况？

真乔瓦尼　算了，这故事说起来有点难，不容易让你能听明白。这是由于形象的转移。

毕翁多　由于什么？

真乔瓦尼　这是利用下意识的意志力，使人能把自己变成两个人。这个技巧是我在当魔术师的时候学会的。这是一种通灵术的玩意儿。

毕翁多（着迷）通灵术的玩意儿？

真乔瓦尼　是啊，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两三个人知道怎么运用这种通灵术：我，一个名叫布拉马普特拉的印度人，再有就是英国国王。

毕翁多　哪个国王？是那个搞集邮的吗，叫乔治？

真乔瓦尼　是的，就是他。不过，现在他不再搞那玩意儿了。

毕翁多　真可惜，因为他搜集了不少好邮票。

真乔瓦尼　我说的可不是集邮，他是不再搞通灵术转移了。你知道，从有这样的习俗起，也就是说，一个国王只要把脑袋伸出来，就有人像打一只兔子那样向他开枪。不论是哪个国王，于是都喜欢让他的替身招摇过市，而他呢，则像一位教皇似的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但是，如今无政府主义者已经不时兴了，那么，你想让一个国王再为自己搞一个替身，又做什么呢？再说，这替身把国王演得那么糟……简直是业余演员在玩票！

毕翁多唉，真该死！那么，你比英国国王更棒……

真乔瓦尼　是啊，不过，你可别到处去说。一位国王总归是一位国王。最好别冲撞他。

毕翁多（既敬佩又感动）瞧，你的本事可真了不起，乔瓦尼，而你还挺谦虚呢。

真乔瓦尼嗨，这是本性嘛。

毕翁多喂，乔瓦尼，你听着：你让我见识见识，让另一个你跳出来,好吗？

真乔瓦尼　不行,现在我不想干。再说,你让我穿上衣服,咱们还得去跟那个小气鬼聊一聊呢。他得从咱们这里把那辆卡车外带全部东西都买过去。(上了楼梯,进入房间。)

毕翁多喂……不过，你还是可以让我看看，到底你是怎么让另一个你跳出来嘛！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干的嘛！

真乔瓦尼　别说了！再说，今天早上，我已经做了另一个我。我把另一个我打发掉，让他恰好是去了医院，代替我去检查身体。

毕翁多　你这该死的妖精！你打发他一个人去的吗？要是他万一招供了呢？

真乔瓦尼　那才好呢！他是在我的心理控制之下。现在，我在跟你说话，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在用我的思想来命令他干所有我要干的事。

毕翁多哦，乔瓦尼！你的脑袋可真灵啊！…… 不过,你比魔鬼还要坏。（路易莎和假乔瓦尼正好从栅栏门进来，来到门口)那么,比如说吧,现在,你在命令他干什么呢？

真乔瓦尼　我在命令他往前走，坐下去。

毕翁多　往前走？到哪儿去？

真乔瓦尼　到家里嘛，不是吗？

毕翁多　哪个家？

真乔瓦尼　这个家。你试一试，转过身去。

毕翁多（转过身去，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假乔瓦尼，他正傻乎乎地望着毕翁多)哦,乔瓦尼,你可真是个魔鬼。该死的,多妙的两个“你”啊！简直就是英国国王！乔治，你让我笑死了！

〔灯暗。在落下的幕前,为了换景,有两个演员在唱。

间奏曲《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啊，那个号称“危险人物”的乔，是多么可怕的魔鬼，
他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猖獗一时，
把皇家的武器当成笑柄，
几乎把祖国的荣誉破坏殆尽。
所有的金银首饰商无不胆战心惊，
连当铺也吓得抖个不停，
警官像孤儿般不住哭泣，
市长在市府也泪水淋淋。
他有两把上了膛的手枪，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留着西班牙式的两条长长的鬓角，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把双手插入上衣的口袋，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每只手里，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枪，
“快开枪，快开枪，对准那面庞中央。”
乔瓦尼。
他有两把上了膛的手枪，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留着西班牙式的两条长长的鬓角，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把双手插入上衣的口袋，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每只手里，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枪，
“先开枪，不然，妈妈就会变成孤苦伶仃。”
“打准了，不然，你的女人
就会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慰藉欢欣。”
啊，多么美好的星期日，它比美好的星期六更加美好，
这一天，第一个死人从我们手中脱逃：
他耳朵上中了一枪，几乎立即死去，
因为从侧面又有一枪把他击倒。
年复一年地过去又过去，
我们现在仍在开枪。
乔根本不尊重四旬斋戒，
而警官则因疼痛而死亡。
他有两把上了膛的手枪，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留着西班牙式的两条长长的鬓角，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他把双手插入上衣的口袋，
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
每只手里，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枪，
“快开枪,快开枪,对准那面庞中央。”
乔瓦尼。

第　三　场

警察局指挥部的房间。几个警察坐在酒吧间的一些茶座周围。其中一个穿着女人的衣服。一个警察上场，腰上系着服务员的围裙。

警　官（对假扮的服务员）快，动起来！

〔几个警察中的一个伸出一条腿，假扮的服务员绊了一下，摔倒在小桌子上，把那些酒杯里的酒溅了穿女人衣服的警察一身。

男扮女装的警察嘿，该死的东西，你留点神啊！瞧你把我的衣服糟践成什么样子了！

扮服务员的警察　你倒怪起我来了？你该怪那位队长。是他绊了我一脚啊！

警　官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这些笨蛋!咱们是在彩排嘛,可你们,才出了一点事儿,就马上都暴露了！

扮服务员的警察　这我知道,可是,既然他绊了我一脚,难道我就不吭声？

警　官　那么，要是一位客人绊了你一脚，难道你就马上跟他争论？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咱们可不是去毕菲·斯卡拉夜总会，而是去维詹蒂纳窟窿歌舞厅。在那儿，你们可能遇上的远不只是绊了一脚！快,从头来！(转向男扮女装的警察)那么,说到你,要是真该你开口说话,你得用女人的腔调,可别用男人的腔调说话！

男扮女装的警察　对不起，警官先生，可刚才来得那么突然……再说，无论如何，这是我头一次扮女人啊！

警　官　你别用大象似的手势来动你的两只手嘛！要优雅一点，我的天！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个走法……(众人都来到舞台前部，背后，间幕落下，以便换景）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对不起，难道你就没有未婚妻？

男扮女装的警察　有的，先生。

警　官　她也是这么走路吗？

男扮女装的警察　我不知道，她总是在她家里等着我。

警　官　好啊,不过,她在家里也会走路吧？不是吗？

男扮女装的警察　是的,可能会,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走。

警　官　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她走？她是瘫痪了吗？

男扮女装的警察　不是,但是,每当我来到的时候,她就已经在床上等我了。您知道，我们俩才订婚不久……

警官　你简直既可怜又该死！你这个人真是独一无二：有一张还说得过去的脸，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站着！再说，一个人总不该撂挑子不干吧！

队　长　警官，对不起，可咱们没有女人难道就不能干了吗？

警官　不错，问得！要是咱们只是作为男人进去，那他们就

会马上识破真相，看出咱们都是警察局的。真是白费功夫：当他们决定要塑造这个该死的、次要的女人身体的时候，总是为时太晚了！来，跟我一起再来一遍。（设法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尽可能女人化）“哦，今天晚上可真热啊，嘿！”

男扮女装的警察（难堪地模仿他）哦，今天晚上可真热啊，嘿！

警官　再潇洒一点！再优美一点！你看一看我的两只手……“服务员，劳驾，请你们叫一下服务员，我渴死了。”你得把腿跷好了。

男扮女装的警察（竭力用女人的声音）你得把腿跷好了……

警　官　你别鹦鹉学舌啊。你把腿跷好了，那么，你，服务员，动起来吧！你得用稳稳当当的脚步走路，步子要放大些……

扮服务员的警察　您要什么，夫人？

警　官（又用假嗓讲话）请称呼我小姐！

扮服务员的警察　对不起，请说吧，小姐。

警　官（同上）我想要一个桔子，我是指：挤出来的鲜桔汁。

警　察（上场）警官，有电话找您。

警　官（一直用女人的声音）是谁啊？

警　察　从家里打来的。

警官（同上）你叫他过一会儿再打来。（转向男扮女装的警察）你看见了吗？（恢复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你看见了吗？我始终没有脱离那个角色！不论你发生什么事，你都得永远是个女人……（重又用女人的声音）哦，亲爱的①，你怎么在这儿啊？（用正常的声音）来，照这个腔调回答！

男扮女装的警察（设法模仿警官）哦，我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到这儿来的。

① 这里是指“女朋友”。

警　官　好！你看出你开始学得不错了吗？……你这个女人可真棒。

男扮女装的警察（用刺耳的假嗓，卖弄风骚）谢谢，警官。

警　官　可别叫我警官，叫我皮埃罗。

男扮女装的警察（同上，有点害羞地回避）不……我可不能……

警　官　不对，你能，笨蛋。要是你在那里边，冒冒失失地叫我警官，他们就会马上把我干掉。你难道不明白？

男扮女装的警察（仍未放弃原来的角色）哦，好吧，皮埃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警　官来，现在，你走一走……还有你，你把胳臂伸给她，就好像你们俩正走进一家夜总会里去。

警　察（上场）警官先生，劳您驾。

警　官　是我，怎么了？再潇洒一点，再优美一点，再文雅一点……你得让臀部扭动起来。你看我……（扭动着屁股走了走，毫不装模作样。）

警察（猛然立正）警察泰尔卢齐，警察缉捕队①。我这儿有马尼盖利-钟塔家的拘捕名单……

警　官（仍用女人的声音）啊，今天夜里的这帮坏分子……你把材料交给队长好了，我马上就来。你这女人真不错！就是这样。把胳臂伸给我，咱们从楼梯下去。下楼梯总是最难学的事。

〔他们下场；警察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

①是专管取缔卖淫、赌博等活动的警察队伍，原文为“维持良好风尚的警察队”。

第　四　场

“维詹蒂纳窟窿”歌舞厅的内景。

路易莎正在麦克风前唱着歌。一些顾客带着厌烦的神情听着。路易莎唱罢头几句之后，便把麦克风话筒从话杆上拿下来,下了楼梯,挨着一张张茶座走动。

路易莎（唱《让我们把自己埋起》）

不，我不愿在一个房间里做爱，
在一个有计程器的出租房间里做爱，
我非常敏感，你知道，我不能在一辆汽车的车座上
热烈地把我奉献出来。
我这么不舒服地躺着，我会在做爱时哭起来，
我还会把我裙子上的所有褶子都弄坏。

现在，我要向你提出一个略微更合乎逻辑的建议：
咱们可以假装患上了关节炎，
按照传统的做法，
咱们要做沙浴来治病，
在海边,你埋我,我埋你,咱们把彼此埋入沙中。

咱们两个把自己埋在沙砾之下，
就像一双牡蛎陶醉在做爱之中。
咱们要在海边挖出条条地道，

就像小孩子们嬉戏游玩，
咱们俩团圆相会，双手放在沙土下面。
海滩就像一条大床单，
海滨就像一张大卧来，
这张卧床的靠背就是一片汪洋。

〔歌曲唱完的时候,而且早在歌曲演唱当中,我们就已经看见乔装改扮的警察一个个上场，有的从这边，有的从那边，其中也包括那个男扮女装的警察，警官则作为主持人出现在乐队的演奏台上。

警官　谢谢，谢谢。现在，女士们和先生们，给诸位来一个惊喜。本厅的经理委托我组织一个好玩儿的社交游戏……

路易莎（转向歌舞厅的老板）路易吉，是你出的这个美妙的主意吗？

路易吉　可那个人,谁见过他啊?喂,喂,你快从那儿下来,你别装疯卖傻了，我可不想跟警察惹麻烦。

警　官　您别顾虑，经理先生，绝不会有任何麻烦。我们就是警察局的。(递给他名片。)

路易吉（念）警官？

警　官　是啊，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很高兴能作一下自我介绍。敝人是警官皮埃罗……好吧，我到底该怎么称呼，这无关紧要。要紧的倒是：诸位该知道咱们正在准备的游戏是什么。为了避免误会，我可以马上奉告诸位：本厅到处都安排了一些人，这些人都是我手下的警察，他们都带着相当的家伙，那些包围这座大楼的还不算在内（男扮女装的警察情不自禁，脱口叫了一声）您千万别害怕，夫人，对您不会有任何伤害。

男扮女装的警察　不是害怕，皮埃罗先生。是因为这个大流氓刚才拧了我一下，弄得我好疼啊……

警　官（转向有关的那个顾客）喂，别这么干，先生，您误解了。这个游戏不是要拧这些女士，而是要准备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乔瓦尼·加利纳。我们知道，他是这个著名的歌舞厅备受爱戴的常客。

路易吉　警官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一无所知……

警　官　可你瞧啊，这位路易吉先生竟然一无所知！他的朋友加利纳一个星期到这儿来一次，一个月以来一直是这样，而他呢，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

路易莎　到底是谁把他告了密，我倒想知道呢……

警　官　是另一位朋友，他不出名，夫人。那么现在，你们这些人快从这里走开吧，我们要开始了。（路易莎设法离开舞台）您去哪儿？您回到您原来的地方去，继续唱您的歌。不然，就没有这个气氛了。

路易莎　我要是用米兰话唱，您不介意吧？

警　官　用米兰话唱？那好啊。我对米兰话是一句也听不懂，不过，要是您向我保证，这是一首情歌的话，那您就随便唱吧……啊，对不起，没有麦克风，这对我有用。（抓住麦克风，把那条长电线拉到自己身边，然后让它像舵似的从一个茶座蜿蜒伸展到另一个茶座。最后，他坐到男扮女装的警察身旁）喂……喂……好，响了！游戏的最后一条规则：各位男性顾客请把菜单举到脸上的部位，就这样。（做出这个动作。向男扮女装的警察）你别做，傻瓜。就这样，诸位做得很好。诸位可以注意到，用这种办法就很难发现声音是从哪个桌子上传来的。好玩吧，不是吗？

扮服务员的警察（站在窗户旁边，这窗户从楼道面临大街）他

们来了，他们是两个人！他和那个毕翁多！

路易莎　犹大跟弥赛亚跑到一块儿了[①]。

警　官　别骂人！那么，你知道告密的就是他了。

路易莎　是您谈到一个要好的朋友嘛，不是吗？

警　官　行了,你别说话了,唱吧!你得想好,不要开玩笑,要是那个家伙开始开枪，这儿可就成屠宰场了。（所有的女客都小声地惊叫起来)乖乖地呆着,小女孩们……

〔灯光渐暗，只有聚光灯的圆光集中照到正在唱歌的路易莎身上。

路易莎（唱）

我的眼睛很少会闪闪烁烁，
一旦我看到一个男人走过，
我的膝盖很少会发生颤抖，
如果一个男人触摸我的双手。
这种事很少落到你身上，即使我们相聚在一起，
我觉得我似乎在对你说我要死了。
你也对我说，那些波亚尼正在等待你，
那些波亚尼正在等待你。

〔在最后这句歌词即将唱完时，真乔瓦尼和毕翁多从左面上场。

毕翁多喂，乔瓦尼，你听你的路易莎唱得多么卖力啊……

真乔瓦尼　闭嘴！

毕翁多　怎么了？

真乔瓦尼　别说了！让我好好听。

①众所周知，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叛徒，“弥赛亚”则是救世主耶稣的别称，这里分别指毕翁多和乔瓦尼·加利纳。

路易莎（仍在唱）

它们隐藏起来，就像草堆里的针，

在房屋后面，还有鸡窝的其他鸡仔。

真乔瓦尼　你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吗？

毕翁多嗯，是的：你现在难道想让我听不懂米兰话吗？

真乔瓦尼　那么，你就翻译出来吧。

毕翁多　为什么？难道你听不懂？

真乔瓦尼　我说过：你就翻译吧。

毕翁多　好吧，好吧……嗯，她是说“那些‘波亚尼’，不错，就是指老鹰，正在等你呢。它们隐藏起来，就像草堆里的针，在房屋后面，还有鸡窝的其他鸡仔。”对不起，要是我这样跟你说，在我看来，这首歌实在有点愚蠢！（真乔瓦尼踢了他一脚）哎呀！……

真乔瓦尼　愚蠢的是你 因为依照你的看法“鸡窝”难道只是指“鸡窝”?

毕翁多不，它也指警察局，可这跟歌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乔瓦尼啊，没有关系？

毕翁多（顿时恍然大悟）我可真傻啊！……嗯，是的，是有关系！简单地说吧，她是通知咱们：咱们中了圈套了。

真乔瓦尼　好啊！

毕翁多　该死的东西！不过，要是我明白了这话的意思，那么，这些警察也就会明白。我跟你，咱们都明白了啊！

真乔瓦尼不，你放心，米兰话可不属于他们的文化知识。他们在这儿，就好像驻扎在国外的占领军。只要这么进行下去，咱们总是有希望的。

毕翁多啊，这希望可真够美妙的，可咱们都已经给上绑了呢！

真乔瓦尼（脱下上衣，摘掉手套）你就放宽心吧，横竖这儿总是

有一个大机灵脑瓜儿在起作用呢！来，你想法儿搞一点青草或者干草来吧。

毕翁多　你要干吗？

真乔瓦尼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过一会儿，我就让你看一看我在杂技团里学会的一套精彩花招。(高声)啊,该死的东西 这样，你是对我告了密！

毕翁多（像平常那样，迟迟不能理解他这位朋友的用意）嘿，我说 ,乔瓦尼 ,你是在开玩笑 ,对吗 ？

真乔瓦尼　我根本就不是在开玩笑……（低声）把那根铁丝给我……（重又高声）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最可恶的畜生……（低声）想法儿给我搞来一块二十厘米长的木板……(提高嗓门)你可真够朋友啊 來,你把手枪掏出来！

毕翁多　乔瓦尼，你疯了吗？

真乔瓦尼快，快作出反应，咱们得抓紧时间…

毕翁多啊，好吧，好吧，我明白了。拿枪对着谁啊？对着哪个可恶的家伙？

真乔瓦尼　对着你，对着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毕翁多　对着我？对着我？对着我这个可恶的家伙？!

真乔瓦尼对，对，就是对着你，对着你！

毕翁多啊，是吗？……那么，现在，我该说什么？

真乔瓦尼　笨蛋！(重重地踢了他一脚 ,把他推向右方。)

毕翁多　哎哟！… …你说谁是笨蛋？瞧你是在怎么说话呢，你该知道！

〔他们从右面下场。歌舞厅的灯光重又大亮。那个假扮的服务员仍在窥视。

扮服务员的警察　现在，我看不见他们了！他们转到拐角的后面去了……

毕翁多(从台里)来,把手背过去,你少麻烦 现在,发号施令的是 我!

真乔瓦尼（从台里）好吧，你就给你自己安排葬礼吧，你这倒霉蛋！

警 官 他们在跟谁发火呢？

扮服务员的警察 他们俩自己在吵架。

警官 至少他们俩可以互相火并嘛。这一来，咱们的任务可就轻省了……

扮服务员的警察 瞧啊！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正朝这儿来呢！是毕翁多！他是背朝这儿走的。他有家伙。他手里拿着一把手 枪。

〔女客们都开始嚎叫,准备站起身来。

警 官 坐下!

扮服务员的警察 另一个也冒出来了。他的两只手被绑在背后。

路易莎 我早就说过嘛，那个蠢货……

警 官 你别说话，继续唱你的！

〔路易莎重又唱起来。

毕翁多走，我警告你：哪怕你是假装要解开背后的两只手，我也会毙了你！

〔他们俩走到舞台前部中央。他们面对面地走着,走得很慢。他们放低声音，装腔作势地说着商定的条件。

真乔瓦尼 你放心,我现在不会动的。不过,你得肯定 你不会出席对我的审判。大概你很久以来就已经臭名昭著了!

毕翁多（用脚踢开门）来，进去！

真乔瓦尼 你瞧我抖得多么厉害啊！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非让我今天晚上到这儿来不可，你这可恶的奸细！

毕翁多 把手背过去,不然,我就毙了你。(从大开的门里出现了

加利纳。门重又关上，使人可以瞥见毕翁多的手枪的整个枪管)瞧，警官，他全都归您了！但是，咱们已经商量好了，悬赏的钱可得归我。(没有一个人敢作声)快，警官，过来，把他领过去！

警官（他的声音只是通过扩音器才传送出来）毕翁多，你真棒，你干得也真漂亮！天真的警官站起来，朝你走过去，你就朝他开枪，那就万事大吉了！

毕翁多　您在说什么呢？要是我开枪，我就完蛋了。您以为什么？难道以为我不知道，隔着一个桌子就有你们的一个人，而且带着有六发子弹的贝雷塔手枪吗？

警　官　不错，还不算这个分队的所有其他人。他们都在这条街的另一边，只要你露面，他们就会把你当做飞鸽活靶射击。

毕翁多　该死的狗东西！这些人我可没想到！

警　官　那么，你就打起精神来，老老实实的。你也站出来吧，反正已经万事大吉了！

毕翁多　真倒大霉了，乔瓦尼，那家伙比咱们更狡猾！现在，我该怎么办？

真乔瓦尼　那么，你想怎么办？进来吧，把骨头扔掉。这一次，他们可当真把咱们抓住了。

警　官　这样，我才喜欢呢！我看得出来，你们开始讲道理了。现在，把你的手枪扔到地上去……（毕翁多照办了）把它踢过来……（毕翁多踢了一脚，手枪最后跑到男扮女装的警察的双腿中间，那警察照旧怪叫了一声)好得很！谁也不准动。柜台上有几副手铐。

毕翁多啊，是的，瞧，那就是！我该拿手铐干什么呢？

警　官　你知道怎么铐人吧，我希望。你可得老老实实的，把你的朋友铐上，但是别把他的手从背后拿开。我请你照办！只

要你敢搞鬼，我们就会像五把梭子那样把东西打到你们身上。

毕翁多（照办）瞧，铐上了，警官先生。还要干别的吗？

警　官　要，你把手放在头上！现在，你们俩朝阳台转过身去。好。那么，现在，我们最后可以把这几位一一作个介绍了。基亚里尼队长（队长手持武器站起来），斯泰法诺中士，罗塔中士，还有我，警官，听候你们二位吩咐……

〔那三人还没有完全站起来，一梭子可怕的子弹就从真乔瓦尼上衣的两个下摆下面扫射出来。两个军士和警官立即僵硬地倒下。那个假服务员要向真乔瓦尼开枪，真乔瓦尼此刻则恰好转过背去。但是，毕翁多却摘掉帽子，把藏在头上的手枪拿了出来。真乔瓦尼转过身来，开枪击中了一个假乐队演奏员，这个演奏员在吉他里放了一把短枪管的冲锋枪。我们只是现在才知道，倒铐在真乔瓦尼背后的两条胳臂原来并不是真的，而是用上衣的两只袖子（用铁丝和木板撑起）和塞满干草及稻草的手套做成的，而两只真手这时则拿着两把手枪，从裤子的齐腰部位前面伸出来。

真乔瓦尼　这才四个人呀！可是，警官刚才说的是五把梭子，所以，还缺一把。出来，小伙子，我可不想玩猫捉老鼠 快，出来，我绝不伤害你……

男扮女装的警察　要是您允许的话……（站起来。）

真乔瓦尼　跟我说吧，美人儿……你不知道第五个跑到哪儿去了吗？

男扮女装的警察　我知道，乔瓦尼先生……我就是那第五把梭子……（从手提包里射出一梭子弹，却打空了。真乔瓦尼预料到会有这个举动，便扑了过去，紧紧抓住毕翁多的双腿，使毕翁多直挺挺地倒下去。接着，他开了枪。男扮女装的警

察喊叫了一声，那声音完全是女性的声音，然后中弹倒地。他在奄奄一息中还发出阵阵异常甜美的呻吟。他最后的几句话就像是用花腔女高音说出来的）哦……皮埃罗！……

〔灯暗〕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路易莎家的内景。假乔瓦尼坐在靠近书橱的一个取书梯的顶端。他留着胡须，戴着眼镜，鼻子上有一个小小的鼓包。在戏开始时，他拿着一本打开的大书，这书正好把他的面孔遮住了。只听得一声警笛，朝向楼道的四扇门同时大开。四个手持武器的警察冲入房间，迅速地躲到掩蔽处。

警　官（他正是那个我们在第二幕的最后一场以为已被打死的警官。他的头包着纱布，一只眼睛盖着黑色眼罩）你要是动一动，我们就打烂你的脑袋！

假乔瓦尼（没有动弹）您允许我把书放下吗？

警　官　你放下书，我就松开扳机！

假乔瓦尼　您至少该让我把这一页翻过去吧。我已经看到末尾了……

警官　他还继续摆出满不在乎的架势呢！那可是下辈子的事了！他先是宰了好几个人，然后，却像没事儿似的回到家来，穿上拖鞋，看起小说来了。我已经叫你别那么傻了！来，从那儿下来，快！

假乔瓦尼　我不能，警官，因为有锁链。

警　官　什么锁链？

假乔瓦尼　就是系在我脚上的锁链。（他露出脚踝，指着一条粗大的锁链给警官看，那锁链把他锁在书梯的一级横杠上。）

警　官（向一个一只胳臂打了石膏吊在脖子上、用一条僵硬的腿走路的警察说）你去看一看，可是要当心，这可能又是他在捣鬼。

警察甲（小心翼翼地走近，检查了一下）他倒是真的给系住了，而且还有一把锁呢。

警　官　我真弄不明白！谁把你这样锁起来的？

假乔瓦尼　我自己，警官先生，为的是不让我自己跑掉。

警官　你到底是耍滑头呢，还是真的变成了呆子呢？

警察乙（他的脖子和半张脸明显地打上了石膏）警官，咱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乔瓦尼！

警　官　你让我看看……

假乔瓦尼　我能放下书本吗？

警官　可以。

假乔瓦尼　谢谢。（露出了长着胡须的脸。）

警　官　你难道看不出来？这胡子是假的！来，来，你把锁打开，把这个狂欢节的胡子拿掉①。你想法儿说说道理吧……

假乔瓦尼　好的，警官，不过，可惜那钥匙是放在那边那个家具上，我够不着。

警官　算了！来，你把手放在背后！（对几个警察）你们把他抓住，把他的脚也抓住！现在，我让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乔瓦尼。（他登上木梯，一把抓住胡须。假乔瓦尼嚎叫了一声）真该死，不过，这胡子倒是真的！（假乔瓦尼还在呻吟）既然这胡子是真的，他就不可能只用四个钟头让它长得这么

①意大利人过狂欢节时是要化装的。

长……

警察乙　我早就跟您说了 꺼他不是乔瓦尼……不过,他倒真有点像乔瓦尼呢。他也许是乔瓦尼的一个兄弟。

警　官　闭嘴！无论如何，可不可以知道你到底是谁？

假乔瓦尼　我不知道……

警　官　什么？你不知道？

假乔瓦尼　您瞧，六年前，正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丧失了记忆力。加利纳太太和先生非常好心，收留了我，叫我呆在他们这个家里，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兄弟。

警　官　我敢打赌，他们叫你洛雷托，因为他们把你系在梯子顶上，还用一条小链子把你的爪子锁住，就像一只鹦鹉似的。

假乔瓦尼不，不，警官先生。是我请求他们把我系在这上边的，不然的话，我就没法儿足够专心致志地学习。

警　官　先生们，咱们又有了一位新的阿尔菲埃里[1]。阿尔菲埃里让人把他系在桌子腿上，而这一位呢，却让人把他系在梯子上。

假乔瓦尼　的确，我正是从他那儿想出这个主意的……

警　官　您在学什么好玩意儿呢？

假乔瓦尼　法律。我是不得不学习法律的，因为在这个书橱上，所有的书都是谈司法和立法的。这家的主人曾做过最高法院的法官。我刚才正在读一篇审讯记录呢。

警官　好啊，这样，咱们的乔瓦尼就会有一位出色的律师出席他的审判了。

假乔瓦尼哈,哈,您在拿我开玩笑,警官 我看见了,您知道,您闭上了一只眼睛……

① 阿尔菲埃里(1749～1803)，意大利最伟大的悲剧作家。

警　官（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放到盖住的眼睛上）好吧，咱们开路吧，咱们在这儿已经把咱们的时间浪费掉了。

假乔瓦尼　警官，在您走之前，请把钥匙给我扔过来。您不会介意吧？我想休息一会儿呢。

警官　别客气。（从书架上拿起钥匙，给他扔过去。）

假乔瓦尼　谢谢。

警官　当然，要是你想等你的朋友里的哪一个来给你去掉锁链，你会来得及把那些书全都再从头读上一遍，在看到他们回来之前……

假乔瓦尼　我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警　官　再见,律师。

假乔瓦尼　再见，谢谢。

〔警官和几个警察下场。藏书室的一面墙壁开始移动，毕翁多出现，他从假乔瓦尼手里夺过钥匙。

毕翁多　你老实呆着吧，好人儿。

假乔瓦尼嘿！……你总不会让我一辈子呆在这上边吧！我受不了啦。从昨天起我就呆在这个位置。算了，至少得让我解个手儿嘛……

毕翁多　为什么？前几次，你是怎么干的？

假乔瓦尼　前几次，路易莎总是在一点钟以前就回来。再说，她只是在乔瓦尼在家的时候才把我系起来。我只要向她一说就行了。

毕翁多啊，是吗，嗯？你把这个告诉我，做得不赖。只要他们把她放了，她就会听到厉害的责骂……

假乔瓦尼　只要他们把她放了？为什么？难道有人把她逮捕了？

毕翁多　什么？难道不是吗？而且他们还会把她送去受审呢，因为她犯了同谋罪……他们已经说了：是她用唱歌向我通风

报信的……

假乔瓦尼　可怜的路易莎！

毕翁多　不过，也许会有办法把她救出来。

假乔瓦尼　什么办法？

毕翁多　只要路易莎去告密，让他们把乔瓦尼捉住就行了。

假乔瓦尼　那么，路易莎怎么告密呢？

毕翁多　她可以说，乔瓦尼就藏在佩罗，藏在拉博尼家的一个旧牛奶房里。警察们去到那里……他们找到的不是乔瓦尼，那么，他们找到的又会是谁呢？

假乔瓦尼　他们找到的会是谁？

毕翁多　他们找到的会是你，不过，不留胡子，也不戴眼镜……总而言之，一切都弄得干干净净，身上的衣服和携带的证件都是乔瓦尼的。你呢，就让他们把你逮捕，但是，你得时不时地闹腾一下。“你们搞错了……我不是乔瓦尼……”可他们是绝不会转过弯儿来的。劈里啪啦，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假乔瓦尼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谁呢？打我吗？

毕翁多　这对你有什么要紧呢，反正他们以为打的是乔瓦尼！

假乔瓦尼啊，嗯……

毕翁多　他们会让你在口供上签字。这时候，路易莎呢，因为他们以为是她告的密，于是就让她自由活动了……我们这帮人呢，既然警察局已经平静下来，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跑到法国去，好好地度一度假。

假乔瓦尼　那么,我呢？

毕翁多　那么,你嘛,只要我派人来告诉你,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你就可以让他们认出你的真面目。

假乔瓦尼　于是，他们就会把我放了……我明白了，你把我说服

了。

毕翁多　好样的……我原来还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傻……

假乔瓦尼　这个“傻”是怎么回事？

毕翁多　没什么，没什么。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顺利的……来吧，我现在就给你解开……瞧，解开了……

假乔瓦尼　谢谢。

毕翁多　那么，现在拿剪子和剃刀来……咱们来制造个一分为二……必须做得快些，因为一切都策划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再过半个钟头，就会开来一辆汽车接咱们。

假乔瓦尼　再过半个钟头，就会开来一辆汽车吗？（从木梯上下来，弯着腰走。）

毕翁多喂，我说，你这是怎么走路啊？

假乔瓦尼　怎么了？你不知道吗？我这样走路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像鸡似的一直卧在上边，我就得了关节僵硬病……

毕翁多哈，哈！这可真逗，真要把我笑成两截儿了！

假乔瓦尼　不过，早上，只要我一觉睡醒，我就又能直起身子了。

毕翁多啊，是吗？

假乔瓦尼　可是，等我一穿上衣服，就喀吧一下，我又弯下腰来，变成两截。

毕翁多　这是怎么回事？

假乔瓦尼　现在，我的裤子有了这个褶子，已经没法治了……

〔灯暗〕

第　二　场

路易莎的家。留胡须和戴眼镜的记忆力丧失者仍在木梯的顶端。路易莎上场，后面跟着毕翁多和路易吉。

假乔瓦尼　是不是一次体面的葬礼啊？

毕翁多　那还用说！全国最有头脸的社会渣滓都出来了……甚至从巴勒莫还来了一个代表团①。

假乔瓦尼　从巴勒莫还来了人？可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也参加了吗？跟在送葬队伍后面？

毕翁多　我可不是疯子！我看见他们走过去，当时我完全被堵在公共小便池里了②……好吧,你是不会相信的 每逢有灵车在我面前走过，我总会像喷泉似的溅出水来，我是指从眼睛里。

安杰拉（这时正好进来）我也是，我也是……

假乔瓦尼　当时您也是在公共小便池里吗，太太？

安杰拉　您不要说俏皮话，劳您的驾了！您这几年可全是靠他养活的。您就这样感恩戴德吗？

路易莎　行了！你们都稍微闭闭嘴吧。你呢，也别再呆在那上面了。

① 巴勒莫是西西里大区首府，西西里黑手党大本营的所在地。

② 这里的原文直译是“完全被堵在维斯帕西亚诺里了”。古罗马皇帝维斯帕西亚诺曾命令对公共小便池课税，后来人们就把“公共小便池”称做“维斯帕西亚诺”。

假乔瓦尼　真遗憾，现在，这是惟一能让我自然呆着的位置了。不过，要是你让我下来，我也只好从命……（下梯。）

安杰拉（嚎啕大哭）可怜的乔瓦尼啊，谁会告诉他，他会有这样的下场！（毕翁多和路易吉看见假乔瓦尼弯着腰走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您瞧，他们把他弄成什么样子啊！好像他们是用猎枪把他打中的！死得可真惨啊！

路易莎　是惨，因为他对待那些被他杀死的人却是让他们死得很漂亮……他的手段是那么巧妙……他能朝那些人的头上开枪，却不把他们的衣服弄脏！

安杰拉　您竟然这么说那个可怜的人，难道您就不觉得惭愧吗？难道您就不知道，他情愿让人把他打死，只是为了让人把您从监狱里放出来？

毕翁多　那个乔瓦尼可是个了不起的脑袋。我是一直这样说的。你知道，尸体解剖之后，他们曾把他的脑子称了称吗？似乎有两公斤多重呢……

路易莎　也可能斤两没有称足……

毕翁多
假乔瓦尼　（哈哈大笑）这句话说得妙！

路易莎　闭嘴，你们走开，从这儿出去！

毕翁多　可您瞧，她是怎么个人？先是说些俏皮话，然后又让那些笑的人倒霉！

路易莎　我跟你们说了：你们走开！

安杰拉　冷静点，路易莎。您来吧，到我家来，我给您烧了一些香喷喷的热汤。您也算是可怜的女人！这几天，您也是吃尽了苦头吧，嗯？路易吉，你陪这位太太去吧……我来给她略微整理一下她的家。

〔路易莎和路易吉下场。

假乔瓦尼　该死的！你们能不能别再这么冷嘲热讽？难道你们真的想让那女人看破吗？

毕翁多对，对，乔瓦尼。你说得有理，不过，你得承认，这其中是有逗人乐的东西……

安杰拉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简直像是在演喜剧呢！你真该看一看陈尸所里的情况。所有的摄影师和记者都忙得不可开交。那情况比过去有人把翁贝尔托国王[1]杀掉的时候还要糟糕……还有那个警官，他可兴高采烈了，甚至还在你的尸首旁边摆出架势拍照呢。

假乔瓦尼　在我的尸首旁边？

安杰拉　是啊，在另外那个人的尸首旁边……那警官摆样子照相，就像邓南遮在攻占菲乌梅的时候摆样子照相一样[2]。不过，最妙的还是在市政府的军乐队来到的时候。

假乔瓦尼啊，怎么，还有军乐队吗？

安杰拉　是啊。那些倒霉蛋总算没忘记《葬礼进行曲》这个乐谱吧？

假乔瓦尼　那又怎么样？

安杰拉　当时，他们只好奏出他们能背下来的惟一的一首。

假乔瓦尼　是什么？

安杰拉哈，哈！……是《的黎波里，美丽的爱情之手》。

假乔瓦尼《的黎波里……》哈，哈真倒霉，每当令人开心的时

① “翁贝尔托国王”指意大利国王翁贝尔托一世（1844～1900）。1900年7月，他在参加一次体育盛会时被无政府主义者布雷西刺杀。

②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著名文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以‘攻占菲乌梅’的壮举闻名于世。菲乌梅位于交界处，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夺之地。1919年，邓南遮率少数志愿军一举攻占了菲乌梅，并维持了四个月的‘摄政’。

候，我总是不在场……

安杰拉　当然，要是警官知道他是让人给谁举行葬礼的话，你又怎么能在场呢？！……

真乔瓦尼[①]　而最妙的是他们竟以为已经把我杀死了！

安杰拉　怎么，到底是谁开的枪？

真乔瓦尼我！这还用说！我可不会那么傻，让他落在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活着。正因为那家伙笨，他马上就完蛋了。

毕翁多啊，这件事可干得真叫漂亮！你们当时真该在场。当警察把牛奶房包围住的时候，这个乔瓦尼让我们全都从地窖里出去。我从底下听见，他对那家伙说："快，跳出去！"那个傻瓜于是说："可那些人会开枪啊。""出去，不然，我就朝你开枪！"接着……砰、砰……

真乔瓦尼　不错，是砰、砰……那可是他向我开的枪……

安杰拉
毕翁多　（齐声）什么？

真乔瓦尼　确实如此！他是用那些射靶练习的手枪当中的一把开枪打我的。你没看见那里少了一把吗？

毕翁多嗯，不错。那把是十发子弹的。好哇，不过，那口径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真乔瓦尼　不错，是让人笑掉大牙。你倒可以试试看：从距离三米远的地方，你的脑袋挨上这样的口径打出的枪子儿，然后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笑得出来。幸亏他没有打中我。就差一点儿。那子弹正是从我这儿（指耳朵）飞过去的，要是我当时是侧着身子，那可就糟了……

毕翁多　该死的东西！……不过当时，那家伙还装糊涂，但是，他

①从这里起，原著开始用"真乔瓦尼"，而不再用"假乔瓦尼"。

比你我两个加在一起都知道得多。可现在，那手枪在哪儿呢 ？

真乔瓦尼瞧，在这儿。来，你好好看看它……把它藏起来，然后扔掉……

毕翁多　为什么呢？

真乔瓦尼　因为当时我火冒三丈，在把我这把手枪的子弹都朝他打光了以后，又用那把手枪朝他开了枪。万一他们要做验尸鉴定……

毕翁多　不错，不错，你说得有理。最好让他们在家里找不到这把手枪。

真乔瓦尼　好样的，现在，劳你们的大驾，把这两把手枪全都从这儿弄走……（毕翁多正在像杂技演员那样把两个柠檬扔来扔去）你别再玩这两个柠檬，好不好？把柠檬放回到筐子里去，那筐子可不是你现在的两只脏手可以乱摸乱动的东西。

毕翁多　不过，这两个并不是真的柠檬。哈哈，你也上当了！这是两个手榴弹。

真乔瓦尼（把柠檬从毕翁多手里夺过来，放进筐里）手榴弹？真该死,倒伪装得怪像呢,嗯？

毕翁多　怎么会不像！(抓住两个柠檬)你瞧,几乎找不出什么不同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使他们抓住了我，我也总是有我的秘密武器，不是吗？

真乔瓦尼　是的,是的,你可得当心 别让它在你的兜儿里爆炸,你的秘密武器！……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得用童声唱歌了……快,快,快卷铺盖走。两个星期之内,绝对不准来看我,明白了吗？

安杰拉　我也不能来吧？

真乔瓦尼　好吧，你现在上楼去，说你有点不舒服。你去床上躺下，然后，由我来找你，看望你。

安杰拉（一边笑一边向房门走去，后面跟着毕翁多）好吧。再见。

毕翁多　要过十五天，然后就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咱们将前往法兰西……"

安杰拉　再见，乔瓦尼。以后再见。

真乔瓦尼　以后再见……不见不散！

安杰拉
毕翁多　永远是不见不散！

〔路易莎上场，看见真乔瓦尼直挺挺地站着。

安杰拉（边下场边说）我求您了，太太，让他下来呆一会儿吧，他太需要这样了……

真乔瓦尼（得知路易莎来了，迅速重又把身子蜷缩起来）那汤好吃吗？

路易莎　好吃极了，谢谢。可你呢，就是再拼命这样弯腰走路也没用，因为你本来就能挺直身子。

真乔瓦尼　说得真对！而且现在我也能把这另一个碍事的东西摘掉了。（把胡须摘掉。）

路易莎　好啊，连胡子也是假的……

真乔瓦尼　是的，我是从化装箱里找到的。那个真的可让我讨厌死了！我就把它刮掉了。再说，我还得忍受阁楼上的热气。你想象不出在那个火炉里睡觉是什么滋味！

路易莎嘿，我可知道。不过，现在，乔瓦尼的房间已经空出来了……

真乔瓦尼　我能在里边睡吗？

路易莎　那当然。我可真不愿意逼着你到上面去，就像每一次我

去找你的时候不得不做的那样！

真乔瓦尼　每一次！有多少次？

路易莎　什么，有多少次？

真乔瓦尼　是的,我刚才是说 有多少次你去找我 ?老天,肯定不会是一次。只要乔瓦尼派人来说，他不回家来了，你呢……就特拉、特拉、特拉地……上到阁楼去，找你的那个丧失记忆力的家伙！

路易莎不，你不该这么说……并不是每一次在乔瓦尼不在的时候,即使他在,我也去找你。

真乔瓦尼啊……好哇……

路易莎　只要确信他已经睡着了，我就上去。比如说，前天……

真乔瓦尼嘿，不错……前天…

路易莎　前天,怎么了？

真乔瓦尼　前天，乔瓦尼已经睡着了，难道你想让我记不起来吗？

路易莎　正是，要是你记不起你是……乔瓦尼……

真乔瓦尼　你在说些什么啊？

路易莎　你上当了！我从来就没有上过阁楼，不管你在不在家，因为我实在太傻了，尽管你给我干了这一切缺德的事，我却一直爱着你。现在,你别再装蒜了,反正有关你的那套鬼话，说什么你让人把你杀死是为了让我离开监狱，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真乔瓦尼　那好吧,你猜着了 我是乔瓦尼。(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路易莎恶狠狠地盯住他）哦，哦，你认出这只手了吧？

路易莎　不错,而且,在地底下,代替你的正是那个可怜的家伙。

真乔瓦尼　好哇，不过，这并不怪我。这是一次不幸事件。

路易莎　是啊，是一次不幸事件！是你让他刮掉胡子，穿上你的衣服，把你的证件放到他的衣袋里，然后，你向他开了枪……一次不幸事件！

真乔瓦尼　你就杀死了他，你真有先见之明！还不算糟，警官没有把你盯上。不然的话，乔瓦尼就永别了！好人儿，祝贺你！我一直就说，你是周边这些地方最棒的女人。不过，现在你给我做点吃的吧，因为说了半天这些爱啊、死啊的话，我可真有点饿了……

路易莎　要吃啊，你自己去做！因为我要走了！

真乔瓦尼　你去哪儿？

路易莎　今天，在送葬队伍后面，我的丈夫也在。

真乔瓦尼　那又怎么样？

路易莎　当时，他还跟我说，要是我愿意回来跟他在一起，他时刻准备好去接我。

真乔瓦尼　谁会在乎这些话呢！横竖你并没有离开这儿嘛。

路易莎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真乔瓦尼　这当然是我说的……我要看着你永远呆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可不想开玩笑！再说，要是你想搬家，我也得照样搬。这又不是我的家，而是已故的乔瓦尼的家！况且，既然在所有的人眼里，我不得不继续装做是那个丧失记忆力的家伙……

路易莎　不过，对不起，你杀了这么多的人，总不会就是为了能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去法国吧？

真乔瓦尼　就是为了去法国，不过，我已经重又考虑了一下。现在我不再去法国了。

路易莎　为什么？

真乔瓦尼　因为我要跟你呆在一起。

路易莎　这可真妙！那么，你想要把一个希望你死掉……当真死掉的女人怎么样？

安杰拉（上场，对真乔瓦尼）我给您送来一点汤……您对那个可怜的乔瓦尼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本来是不配喝这个汤的……

真乔瓦尼　您太好了。

路易莎　还热吗？

安杰拉哦，是的……还烫呢。

路易莎　谢谢。瞧，就这样……请吧，请坐。（接过盛汤的器皿，把它放到安杰拉走过来坐下的椅子上，安杰拉大叫一声。）

安杰拉　哎呀！……我说，您疯了吗？

路易莎　是的，太太，我疯了，既然您的路易吉没有给您热屁股，那么我就来给您热一热吧。

安杰拉　你这粗野的娘儿们！

路易莎　我亲爱的安杰拉，您已经把我的丈夫偷了一次，我可不愿意您把这个丈夫也偷去。

安杰拉　您在说什么啊？

路易莎　现在，您给我出去！（从筐子里拿起几个柠檬，朝安杰拉扔过去，一直把她追到房门外。一个柠檬爆炸了。舞台外面传来安杰拉的一声嚎叫。路易莎也嚎叫了一声。她吓坏了，扑到真乔瓦尼的怀里）哦，上帝呀，发生了什么事儿？

真乔瓦尼　发生的事儿是这样的：那个倒霉蛋毕翁多把一个真柠檬带走了，却把那个假的留在这儿。不过，说到底，我还真该跟他说声“谢谢”。要是没有这个炸弹，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把你抱住。

〔路易莎挣脱开来。

路易吉（从上面探着身子）你们这些坏蛋，你们给我的老婆，给

那可怜的女人干了什么啊？

真乔瓦尼　什么事也没干。只不过一个柠檬爆炸了……

路易吉　什么？

真乔瓦尼　您知道，这是小孩子们玩的小把戏……是为了过狂欢节玩的。

路易吉啊，难道您把这种做法叫做小孩子们为了过狂欢节玩的小把戏？您竟把夫人们的屁股变成了烧汤锅！您上来看看：她已经烫坏了，甚至连坐都没法儿坐了……我家里连土豆也没有，不然，我就可以给她做点膏药贴一贴了。

路易莎（她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筐子）我还有两三个，您就拿去吧。我扔给您，好吗？

路易吉　您就扔给我吧！不过，一次就扔一个，请扔吧（扔接动作）你接着，安杰拉。（他刚接住一个土豆，就立即扔到窗里）可这是个柠檬啊！算了，柠檬也凑合了。

（柠檬刚刚扔到屋里，就爆炸了。安杰拉发出一声嚎叫。灯暗。两个演员在舞台前部唱着。

乔瓦尼，两位生着白发和黑发的教士
为你唱了挽歌，
把你放在一个棺材里深埋，
这棺材用黑白两色的边饰镶嵌起来，
为你举行了体面的葬礼。
而正是昨天，
正是昨天，
正是昨天，
你竟复活，重返人寰。
正是今日，

正是今日，
你将在大会上讲话，
面对全国最响亮的名字，
这些名字属于那些尽人皆知的坏蛋，
我们就要把他们一一介绍一番，
现在，他们就要出来，站到诸位面前。

〔各个黑帮头子一一上场,这时,间幕也重新拉开。路易莎的家再次出现。

马里埃托,外号是“快手”,
他是溜门撬锁者当中的一流好手，
皮宁和贾尼，
皮宁和贾尼是大名鼎鼎的盗车犯，
接着来是卡尔布罗，他是顺手牵羊地干活，
这里是梅连达和毕翁多，他们是黑帮的跑腿。

〔在歌唱时，被介绍的这些人物陆续进入路易莎的家里。从楼梯上方出现了真乔瓦尼。

真乔瓦尼　大家伙儿新年好，复活节好！

众人（惊讶，毕翁多除外）乔瓦尼？

真乔瓦尼　是的，正是乔瓦尼，既生气勃勃又手脚灵活，像一条鳗鱼。（缓缓地从梯上走下来，来到他们跟前，向每个人拍肩握手，一直不断地说话）现在，诸位都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要像我的帮伙里所有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回头，我再向诸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会这样。但是现在诸位坐下，我要跟诸位讲另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那么，直到今

天为止，咱们都是各自为各自的利益干活……有几次，咱们甚至还相互竞争。比如说你吧，皮宁，在去年九月，你偷了三辆车。在同一个月份，马里埃托、梅连达和阿尔迪诺也盗出了几辆，一共是十三辆。十三辆车一下子全都抛到市场上。这是个失策：你们不得不把车子廉价出售，让人敲你们的竹杠。最后的结果是皮宁为了不减价出手，竟跑到属于你的地盘之外的地方去卖车，并且让人把你抓住了。

皮　宁　正是这样。不过，到底是谁叫这些倒霉蛋来跟我竞争呢？本来这些车子的地盘一直是我的。正是这帮倒霉蛋把市场给毁了。

梅连达　不错，你该听听是谁在谈到什么把市场给毁了！但是，要是你到处去兜售，甚至把从法国偷来的手表也拿出来兜售，那么，我们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这两个笨蛋就要动起手来了。真乔瓦尼用力迫使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椅子上。

真乔瓦尼　别闹了，你们该好好地听着：我把你们找到这儿来，可不是要组织什么用鞋子踢牙床的比赛……而是为了让你们理智地用脑袋想问题。现在，你们还要动手打架，那么我发誓，我就要把毕翁多解下来，谁敢动手，谁就该倒霉。

毕翁多（坐在书梯的顶端）现在安静，不然的话，他就要把我解下来了！

真乔瓦尼　那么我已经说明了：咱们各自为各自的利益干活，就只能干一些大大的蠢事，所以，从眼下起，咱们该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

众　人　组成合作社？

毕翁多　一点也不错，组成合作社……为什么呢？真的，乔瓦尼，究竟是为什么呢？

真乔瓦尼（在他的一只脚上打了一大巴掌）你们听着。这几天，我一直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家里，反正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把这些书看了一点。都是些审判、判决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这样，我就了解到，自从世界成为世界以来，律师和法官就是一个劲儿地拼命欺骗我们，可我们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或者说，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事，不让我们自己受骗。咱们现在是一九二五年，讨厌的人类已经有了一大堆的进步，而我们却是继续像查理大帝① 时期那样干活的人。

卡尔布罗　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你是想成立一种类似盗贼工会那样的组织！

真乔瓦尼　你说得不错……一个工会，还要有一个相应的厂内委员会，要享有罢工的权利②。

梅连达　咱们向谁罢工呢？向当铺吗？难道咱们要派人去告诉当铺：要是他们不停止把所有那些锁装上，咱们就不到那里去偷东西了？

真乔瓦尼　这没有什么可取笑的，梅连达。你自己虽然没有发觉，却已经接近这个问题了……来，你马上回答：你干活最多的那个属于你的地区的车库是哪一个？

梅连达　好吧，这叫什么话！那车库是在斯卡拉里街二十一号。

真乔瓦尼　好啊！那么，现在，你再说一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偷得最多？你和你的那帮人，在哪条街上偷得最多？

梅连达　好吧，在斯卡拉里街及其附近。可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真乔瓦尼（嘲笑）我为什么问他这个？

毕翁多　可不是吗！你为什么问他这个？

① 查理大帝（742～814），法国皇帝，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②这里是依照意大利工会组织的做法提出的组织方案。"厂内委员会"是附属于不同工会的、设在有关各工厂的工人组织。

真乔瓦尼（又在毕翁多的那只脚上打了一巴掌，随即转向梅连达）难道你不知道，那车库总是停满了车子，正是因为你干的事，那些车主不再相信自己该把车子放在街上了？

毕翁多　而这个傻瓜还去偷汽车呢……（预防真乔瓦尼再打他一巴掌，便自己先打了自己一下。）

真乔瓦尼　你可以试试看：几个月你什么事都别干，那时会发生什么？

毕翁多　会发生什么？

真乔瓦尼　那时会发生：车主们重又开始有了自信心，为了节省付给车库的钱，又把车子放到街上了。

毕翁多　那么，车库老板也就要开始勒紧裤带了！

真乔瓦尼　毕翁多，好样的！这一次你算猜对了！

〔毕翁多神气活现地得意起来。

梅连达　同意你的说法。不过，车库老板勒紧裤腰带或是赚钱赚得太多而放松裤带，到咱们兜里的会有什么呢？

真乔瓦尼　什么也不会有。但是，这样的时候毕竟到了，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些东西也会跑到咱们的兜里来。要是他们想要让咱们继续偷东西，他们就得每偷一次付给咱们一次回扣。这可不仅涉及到车库老板们，而且也涉及所有那些骑在咱们的肩膀上把肚皮装满的家伙。要是没有咱们，那些家伙就会饿死。

众　人　不错，不错，他说得有理。意大利万岁！

真乔瓦尼　那么，谁赞成这样干？

众　人　我赞成这样干……我也赞成……我也赞成……（众人都举起手来。）

真乔瓦尼　我的这些同伙可真讲义气！那么现在，在开始把咱们的宪法的条款念给你们听之前……

卡尔布罗　咱们也有宪法？

梅连达　他们在政府里不执行宪法，却让小偷执行宪法，那会叫人笑掉大牙！

毕翁多　闭上你们的臭嘴，现在总统在讲话呢！（他用一个槌子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槌子爆炸了，原来这是小丑们的槌子。）

真乔瓦尼　　你这倒霉蛋，你用那该死的槌子给我干了什么啊……

毕翁多　可我又怎么知道呢！我是从那个大箱子里找到的……（指着化装箱。）

真乔瓦尼　我刚才说了，那么现在，在开始把咱们的宪法的条款念给你们听之前，毕翁多要把那些面具发给你们。

众　人　面具？

真乔瓦尼　正是，面具。一个懂得自重的秘密组织的成员，都应该戴上一个面具……（毕翁多把附有假眼镜和假胡子的假鼻子发给众人）来，服从命令！……你们索性把手枪扔掉，因为从今天起，手枪对咱们不会再有用了……咱们也再也不必杀人，而是只会有和平与幸福。咱们站立起来，愉快地纪念咱们这个命里注定的日子吧……是五月二十三日：这是咱们再生的日子啊！

众人（合唱《再生》）

起来，弟兄们，让我们跑去大闹一番，
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个同盟里面；
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任何人把我们欺骗，

我们就像过去的那些老共济会会员 ①

在银行里有一些保险箱，
每个大门都有钥匙和门闩，
对这一切都做了保险，
对每次被盗都要做出赔偿。

只要有一个钱就足够，只要给每个人一个小钱就足够
用这小钱买来别人卖的任何一把锁头，
买来别人卖的任何一个抽屉的任何一把钥匙，
这小钱就足以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要安排圈套、圈套、圈套，
我们要进行讹诈，不管是多么卑鄙、卑鄙、卑鄙；
我们要举行罢工、罢工、罢工，
要让你们哭个不停。

但是，最后，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那时节，他们要向我们缴纳捐税，
我们将会比最厉害的苛捐重税还凶狠，
因为我们不会同意让他们去求助于任何人。

起来，弟兄们，让我们跑去大闹一番，
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个同盟里面；

①共济会是最早于十八世纪成立于英国的秘密社团，主张人类平等博爱，反天主教会，二次大战后逐渐变为一个黑社会组织。

只有这样，才再不会有任何人把我们欺骗，
我们就像过去的老共济会会员。

第　三　场

警察分局。局长正在审讯一个惯犯。

局长（给惯犯一记耳光，使他滚到地上）你能不能不再胡编乱造？（又是一拳）这种借口是让人笑掉大牙的！

惯　犯　不过,确实是这样的,我向您发誓,博士。昨天晚上,我确实是在那家珠宝店溜门撬锁。

〔又是耳光,又是拳打。

局　长　骗子！有两个月你不再偷了！（迅速地一连打了好几巴掌，但却像是在按摩）那边的那些劳动合同，我们把它放到哪儿去？

惯　犯　不过,这些合同都是假的,博士,是为了不显眼。

局　长　你才是假的呢！（又是一阵耳光和拳打，使惯犯飞了起来,但是,惯犯似乎对此并不太恼怒。挨了一连串的饱打,他又重新站立起来，显得有点迷迷糊糊）让你显眼的是我，呆一会儿，我就让你的眼睛发青，要是你还继续胡说八道的话。(又是几拳)这些合同是真的,这本劳动手册也是真的,是经过正式证明的。别再胡说了,不然,最后我还得揍你！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在这一大套鬼话下边究竟有什么东西？你们怎么会一下子都开始工作了呢？

惯　犯　可是，博士，是您在最近一次把我放出来的时候嘱咐

我，要放聪明些嘛。而且，我也确实听了您的话……

局长（踢了惯犯一脚，却把自己的脚踢疼了）够了！……哎呀！……您瞧一瞧这儿,要是不想让人发疯的话。(出示几张打了字的纸）一个鼎鼎大名的汽车盗窃犯，竟然去当了临时清洁工……一个溜门撬锁的惯偷却当了邮递员……那个皮宁当了送奶员……这另一个还提出申请，要当什么捕捉野狗的人。有两百多个小偷呢，都经过正规手续雇用了。你愿不愿告诉我，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又是一脚,却又踢空了,脚踢到墙上)哎呀!……

惯　犯　您在说什么呢？

局　长　冷静点，皮埃罗，冷静点……我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而妙就妙在这些人竟然钻到我们这里，钻到部级机关里了……有人说什么，这是战后常见的松弛现象：也就是说,继剧痛而来总是停滞。(又是一拳和一脚)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暂停招兵，并且把我们打发走，让我们退休。

惯　犯　我实在感到抱歉，因为我们的过错，您却有丢饭碗的危险。

局　长　别,好人儿,你不必抱歉。相反,你们打的主意正是这个。（一拳）等到在这儿我们只剩下四只猫的时候，于是乎……你们就全体出动，大抢特抢！（又踢疼了自己）哎呀！……反正，在我们把队伍重新整顿好之前，你们一定会及时地甚至把掷币电话都盗空！

惯　犯　啊,是这样吗?好哇,那教士可是一点也不笨啊,嗯？

局　长　什么教士？

惯　犯　就是昨天晚上不允许我把珠宝店的门撬开的那位教士。

局　长　（给了他一个反巴掌）咱们又来劲儿了吗？

惯　犯　可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五个月来，每逢我想要搞点什么名堂，喀啦，那教士就来了，并且让我的一切计划都泡了汤。他总是跟我说"工贼,你的弟兄们都在闹罢工,而你却背叛他们。

局　长　这教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惯　犯　我不知道,不过,想必是一位工人教士。他别的不干,只是谈什么阶级觉悟啊，工会啊……正是他给我搞来这本雇用手册的。

局　长　见鬼，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就没法相信了。您至少该知道他怎样称呼，属于哪个教区吧？

惯　犯啊，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大鼻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老雕……真像是一个用硬纸糊的鼻子呢……

局　长　一个用硬纸糊的鼻子？

警察（上场）局长，有一位神甫求见。他想跟您谈谈……我觉得这个人很怪……他有一个大鼻子！

局　长　是用硬纸糊的？

警　察　我不知道，也没有摸。

局　长　让他进来,走吧,快走！

警　察　请坐,神甫。

真乔瓦尼（上场，穿着教士的衣服，戴着一个狂欢节用的大鼻子)您好,局长。

惯　犯　这就是他！……您好吗,唐老雕①？

局　长　真是混账无礼,你怎么敢(重重地打了惯犯一下,却又把自己打疼了)。

真乔瓦尼　您就随他去吧！

①"唐"是对神甫的尊称,相当于"先生""大人"。

局　　长　哎呀，我的脚……(假教士没留神，正踩住他的脚。)

真乔瓦尼啊，这是您的脚吗？……我养成了习惯，老是让别人拿我的鼻子开玩笑，现在，我已经不再为这个生气了。他们都把我叫做唐老雕。

局　长　您请坐，我们恰好谈到您呢……昨天晚上，这个笨蛋正在撬一家珠宝店的门的时候，是您把他冷不防地抓住了。这是真的吗？

真乔瓦尼不，不，他当时还不是在撬门……也许，要是我没有来得及把他阻止住，他就会撬了。无论如何我可以证明，他什么也没有干。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局　长　那么这是真的了：正是您到处去做宣传，让人不要偷东西，是吧？

真乔瓦尼　是的，您为什么问这个，我这样做不好吗？(抓住局长的双手。)

局　长　哪里，恰恰相反……就是说……好吧，总而言之，您可以设法明白……自从爆发了那次该死的罢工，小偷们就成立了工会……

真乔瓦尼　是不是有什么法律禁止小偷们拒绝行窃呢？

局　长　没有，没有，不过，您可以设身处地替我着想，这种事是要让人发疯的……自从爆发了那次该死的罢工，没有一天不是有那么几个人前来投诉。

真乔瓦尼　这些人难道是想让人偷窃他们的东西？

警　察(上场)局长，可以吗？

局　长　怎么了？

警　察　保险公司联合会的律师求见。

局　长　是那个有鹰钩大鼻子的家伙吗？

警　察是，不过，这一次，我摸了……那鼻子不是用硬纸糊的。

局　长　照样叫他进来……刚才我跟您说什么了？!

惯　犯　我可以走了吗，博士？

局　长　你可以走了。

真乔瓦尼　我也可以走了吗？

局　长　神甫，您别走。我想您留下来。

律 师 （上 场） 博 士……我打扰吗？

局　长　请进,请进,律师。您索性跪下吧。(律师显然困惑不解，却还是照办了)那么,律师……您在做什么呢？您倒是给自己搬一把椅子嘛，您尽可以自由地谈话……（做介绍）这位是唐老雕神甫……哦，对不起。

真乔瓦尼　没关系，没关系。

律　师　幸会……毛里诺律师。

局　长　那么,律师,这次有什么新闻吗？

律　师嗯，您知道，我是因为目前这个奇怪的形势而来的……所有的银行全都拒绝缴纳反盗窃的捐税。他们说，由于目前的实际状况，缴纳这笔捐税就等于浪费钱财。

局　长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得有理。至少是五个月以来，他们就没有抱怨发生意外事件了……昨天，在贝尔加摩，他们抓了一件盗窃自行车的案子……好啊，他们似乎全都发疯了……司法部长给我发来了一份贺电。(大笑)所有的报纸，包括那些最严肃的报纸，都用整版的大字标题出报……后来，人们发现，报案的是一个自称名叫吉拉尔登格的疯子……可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辆自行车……（大笑。）

律　师　但是，不能再照这样下去了。您得有点作为。

局　长啊，是吗？哈，哈！这一切真是让人笑破肚子啊！今天早上，记者联合会的主席到这儿来，垂头丧气地要求我做点什么，因为由于没有社会新闻可报道，报纸的发行量锐减了

一半……这样一来，裁员也就开始了。(大笑)后来，又来了防盗器械工业联合会的代表，私人警察工会……看家犬饲养者工会……夜巡警卫队……汽车库等等的秘书们。只缺了窝藏罪犯者工会，然后，就算是都齐了！可你们还要求什么呢，为了迎合你们，难道叫我也开始偷东西吗？

真乔瓦尼嘿，这可不行，您可不能偷！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工贼行为啊。

律　师　对不起，神甫，您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乔瓦尼　有关系，怎么没有？！……我是'前囚犯之家'[1] 的副主任（加重声音的节奏和语气），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义务就是尽我所能，使小偷们能分享到他们本身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福利，而这个社会却首先是在迫害他们。

局　长　您冷静些，神甫！您这么激动，会弄疼您的鼻子的……

真乔瓦尼（激愤不已）一个社会建立在盗窃的基础上，并且靠盗窃来繁荣昌盛，然后，却又抱怨盗窃造成的后果……（向律师进逼）出去，出去，该死的剥削者！

律　师　可是……可是，他疯了！（下场。）

局　长　现在，行了，神甫，您做得过火了……

真乔瓦尼啊，是我做得过火了？……要是我告诉您，光是在咱们这个城市里，有四个可怜的小偷付出了神圣的血汗，而你们却从来不向他们说声"谢谢"，甚至连圣诞节的大蛋糕也不给他们，正是由于他们，一年一年地才有几百万、几百万的生意可做……您会以为如何呢？

局　长　同意你的说法，不过，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

① "前囚犯之家"是教会为坐过监牢又得到赎罪的"前囚犯"设立的慈善救济院。

嘛……自从世界成为世界以来……

真乔瓦尼　自从世界成为世界以来,就存在着不公平。但是,力求消灭种种不公平的人却是那些真正的人。

局　长　那么，你们搞这些罢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真乔瓦尼　要做到使国家在宪法里承认我们。

局　长　您是指什么？

真乔瓦尼　在宪法的第一章,就是说,要写上(庄重地)"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劳动和盗窃的基础之上的[①]……"

局　长　您是在开玩笑？

真乔瓦尼　一点也不开玩笑！您让我把话说完，好吧？……作为一个盗窃的人，应当像一般劳动者一样，享有领取工资、补助金和养老金的权利……不准再搞什么无偿盗窃了。

〔两名警察上场。

警察甲　局长，我们有一件漂亮的小礼物是给您的……进来，你倒是走动走动啊！……您瞧一瞧，我们逮住谁了！

〔毕翁多戴着手铐走进来。他的头发染成了黑色,还有一个假鼻子。

局　长　又是一个带有大鼻子的家伙……神甫，此人是您的一位亲戚吗？

毕翁多　博士，我一点也弄不明白……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谁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局　长对，你们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人了？

警察甲　对不起，局长……(对毕翁多)摘掉你这个狂欢节用的鼻子(毕翁多照办了)瞧,博士,现在,您一定认出他来了！

局　长不，他是谁？

①意大利宪法上显然没有写上“盗窃”二字。

警察乙　怎么回事？他是毕翁多啊，是已故的乔瓦尼的左右手。

局　长　可那个家伙是黄头发啊……

毕翁多　我刚才跟他们说的也正是那个家伙。

警察甲　闭嘴，你这个家伙……显然，他是让人给他染黑了头发。

警察乙　再说，您可以看看这些证件……从一英尺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出，这些证件都是假的！（拿出一个身份证给局长看，而局长只是把那个身份证略微瞟了一眼。）

警　官　不，不……我不同意……根本看不出来是假的嘛。

〔真乔瓦尼也对证件发生了兴趣。

真乔瓦尼不，不，看不出来是假的。

警察甲　也许,这么用肉眼看是看不出来,但是,我想,要是拿到科学处去……

局　长　那么，你又为什么说：从一英尺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呢？

〔局长做出一个手势,要给警察甲一个耳光,那位假教士则伸出自己的手，把打过来的耳光挡住了。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小型空手道的拳打脚踢和你推我挡的游戏。

警察乙　不过,局长,从逻辑上推理,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是他是那个毕翁多，这些证件显然就是假的。

局　长　但是，要是万一证明这些证件是真的，而且确实是属于他的……那么,他就不是毕翁多,假的可就是你了。

警察乙我？我是假的？……可是，局长！

局　长　行了！

毕翁多　你就在那儿闭嘴吧，你这冒牌货！

局　长　算了！你是在哪儿找到的……对不起，你是在哪儿烦扰

了这位先生的！

警察乙　是在雇主街二号……在一所平房别墅里。我们，我和米凯利,正在巡逻,这时,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是从那所房子里发出的……我们走到里面去，就发现了毕翁多……这个……这位先生手里拿着枪……

毕翁多　博士,是一把玩具手枪,是用来打猫的……

局　长　那么，你们逮捕了一个普通公民，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里用一把玩具手枪打着玩儿……你们可真是发疯了！

毕翁多　是的,是的,博士,他们是发疯了……您就原谅他们吧。

真乔瓦尼　他们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

警察甲　局长，请原谅，要是我坚持我的看法……那所房子可不是一般的私人住宅。它是那个已故黑帮头子加利纳的大本营。而现在这里的这位先生，在开枪的时候被一群人包围着……那些人都是全国黑社会里名字最响的人物……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一次名副其实的代表大会，而且是假面大会……您瞧这儿，他们全都戴着同样的假鼻子。（拿出一抽屉狂欢节用的假鼻子给局长看。）

局　长　有这一抽屉的东西，那又怎么样？难道有什么法律禁止那些做过黑社会分子的人在自己的住处戴上假鼻子吗？（揍了他一下。）

毕翁多　您别揍他，博士！咱们大家都可能犯错误……

局　长　对不起。（把警察甲推到一边）笨蛋，你是在受人捉弄呢！……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家伙就是毕翁多。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揭露这个教士。（改变语气）你该感谢上帝的仁慈和谅解……不然的话，我会让人来教你该怎样对待那些老老实实的公民……来，你快道歉吧……你也该走动走动嘛！

警察甲（向毕翁多走去）请您接受我们的最谦卑的歉意，先生……

警察乙　我们真心实意地为我们所犯的错误感到无地自容，而且……

毕翁多　行了，小伙子们，不然的话，最后连我也要哭起来了……您把他们培养得多好啊，博士……您是不是从鲍斯高慈幼会[①] 会员那里学来的，嗯？

局　长　不过，请您满足我的一个好奇心。您说一说，这个鼻子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毕翁多　唐老雕也许会跟您解释得更清楚，正是他出的这个主意。

真乔瓦尼　不错，是我要求他们都戴上这些巨大的鼻子的。这些大鼻子是用来提醒我们：说到底，咱们都是弟兄。诸位可以试试看。你们也戴上一个大鼻子……来，快戴吧！一个一个地戴，这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把鼻子发给众人。警察们便把鼻子给自己戴上）那么，现在，咱们相互看一看：你们是不是觉得认不出自己了呢？通过这种面貌相似的做法，难道你们不觉得你们长得都一模一样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咱们就像是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吗？咱们甚至能团结到这样的程度：要是咱们当中的一个不得不离开，比如说我吧，那么，留下的其他人就会为那个离开的人而感到难过，那个离开的人也会感到难过……他是为……（他自己把话说糊涂了，而且糊涂到了极点，于是就索性不说了）算了，还是让咱们试着表演一下离去吧，来！

①“鲍斯高慈幼会”，1864 年由乔瓦尼·鲍斯高（1815～1888）成立的以教育青年一代为宗旨的教会组织；1874 年，鲍斯高又成立了女慈幼会。鲍斯高本人为基督教教士，后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封为“圣徒”。

毕翁多　是的，是的，咱们试着表演一下离去。

众　人　是的，是的，咱们试着表演一下离去。

真乔瓦尼瞧，我假装来到火车站……你们呢，是站在站台棚底下的站台上，跟我道别。我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注意，我现在探头了。火车开了。你们快跟我道别啊。你们非常非常难过……吐吐，吐，吐吐，齐齐嚓，齐齐嚓。(他顺着舞台前部朝右边的侧幕走去。)

众人（晃动着胳臂）再见，再见，神甫！

真乔瓦尼　吐吐（猛然跳动一下，又偏离了一些）糟糕，碰上道岔了。（下场。）

局长（声音激动）永别了，永别了……他走了……

毕翁多　他走了……（叹气。）

局长（领悟到这是在嘲弄）他走了……你们快去捉住他，逮捕他！

警察们（跑到舞台以外去追，随即重又登场，一边喊叫着）瞧，我们把他捉住了！

路易莎（上场，被两个警察抓住）你们放开我！你们疯了吗？

警　察　我看，这不是他。

毕翁多　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一位夫人进来的时候，你们至少该把鼻子摘掉嘛！

〔众警察和局长本人都机械地摘掉鼻子，一个个都彬彬有礼。接着，他们又把各自的鼻子戴上，仿佛这鼻子是警察制服当中的一件主要东西。

路易莎　请随便些，随便些……

毕翁多　路易莎，发生了什么事？……喂，你可别干什么蠢事啊！

路易莎　你就别管我了，毕翁多，这对你是再好不过的！局长在哪儿呢？

局　长　我在这儿,路易莎,在这个鼻子底下。你请坐,说吧,别让我浪费时间……谁要是打断我们的谈话，谁就是自找倒霉……

路易莎　博士，这真是件幸运的事：四个钟头以前，您的这两位警察来到我家里……因为要是他们晚来一分钟，他们就肯定会发现一个死人。

局　长　什么死人？

路易莎　乔瓦尼啊！

毕翁多　路易莎，你说话可得留神！

局长（打了他一记耳光）您别打岔。乔瓦尼？怎么回事？是谁把他从坟墓里掘出来了？是谁把他的尸首又带回那个家里？

路易莎不，不是那个真乔瓦尼……而是另一个，是那个丧失记忆力的人。

局　长啊，是吗？是那个被系在梯子上的家伙……可又是谁要杀死这另一个乔瓦尼呢？

路易莎　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全都戴着面具……哦,局长,帮帮我吧，你可别让他们把他杀死。您就把他逮捕吧！

毕翁多　路易莎，别这么说了！

局长（打他）您别打岔！

路易莎（气势汹汹地对毕翁多）啊，好吧，我不说了！……你们已经给我打死了另一个，现在你们又想给我杀死这一个……不，这一次你们是不会得逞的。

毕翁多　这女人真该死！（吼局长，同时也揍他）您别打岔！

局　长　（出其不意地挨揍挨骂，莫名其妙）啊，是吗？对不起……我干吗要向他道歉！……你说下去，路易莎。

路易莎　好吧，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您知道这次罢工的事吧，

不是吗？这次罢工跟这事有关呢。

局　长　是的，我大概知道一点。

路易莎好，这次罢工完全是我的乔瓦尼出的主意。

局　长　是第二个乔瓦尼？是那个一心只想当律师的乔瓦尼？

路易莎　是的，就是他。而现在，他又一心只想让人把他看成是教士了。他说，这是他将来要穿的衣服……

局　长　是他,这我知道……而我们却让他从我们手里跑掉了！

毕翁多　您别打岔！

局　长啊，是吗？对不起……可干吗要说对不起！……你说下去路易莎，说下去。

毕翁多　是的,是的,你说下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牵涉进去了。

〔局长又给了他一巴掌。

路易莎　好吧，谁都不再应该去偷，这件事您想必已经明白了。这完全是我的乔瓦尼出的一个主意，目的是要施展一个计谋……您明白我说的计谋是什么吧……

局　长　是的，我明白。

路易莎好，因为这个计谋起作用了，帮伙里的那些人就厌烦这个计谋限制了他们的手脚，于是就开始跟我的乔瓦尼争吵起来，甚至吵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是毕翁多不马上掏出那把玩具手枪，把他们吓唬住，也许，他们在那儿当场就会把他干掉。现在，您明白为什么您应该把他逮捕了吧？

局　长　可是拿什么做理由呢？

路易莎　可以拿这个做理由嘛……说他是真的乔瓦尼。那个被你们发现死了的是另一个人，是那个丧失记忆力的人。

毕翁多　路易莎,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办吧！（向出口走去。）

路易莎　你们别让他跑了……

毕翁多　你们都别动……（拿出一个椭圆形的东西给他们看。）这可是一颗炸弹。

路易莎哦，上帝啊！

毕翁多哦，哦，当心，它就要爆炸了。

〔他把那个东西扔给局长，局长又把它扔给一个警察。这个警察立即甩手把它扔出来，传给了另一个警察，直到这个炸弹传到路易莎跟前。

路易莎哦，毕翁多，拿住，把它扔走！

〔众警察和局长也吓得要命,跑着下场。

毕翁多（捧腹大笑）你放心，路易莎，这不是一颗真炸弹，你知道，这是一个伪装成炸弹的柠檬……哈，哈，伪装成柠檬的炸弹是太危险了（把那东西扔到舞台以外，只听得一声爆炸的巨响)哦,上帝,怎么搞得这么乱啊！又是把炸弹伪装成柠檬，又是把柠檬伪装成炸弹，我简直没法儿再弄清楚了……从明天起，我要开始把香蕉伪装起来。（下场。）

路易莎　毕翁多，你站住，别丢下我。你们别把我一个人丢下……

真乔瓦尼（出现在楼道上）你并不是一个人，有我呢。

路易莎哦，乔瓦尼，你在那上边干什么？你是来自首的吗？

真乔瓦尼　可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

路易莎　你不明白现在你是危在旦夕啊，监牢是惟一的一个地方，能让他们没法把你杀死，只要你留心别喝咖啡！

真乔瓦尼　也许，你是惟一的一个不愿意我死掉的人……只要我一想起那一天，在葬礼之后，当你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你用同样的仇恨眼神看着我，我就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你不可能真正原谅我。

路易莎　要是说我已经原谅了你，这完全是靠你自己，因为你从

那时起已经变了个样儿。我觉得你们原来是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却合成一个人了……即使现在他们判你无期徒刑，我也……

真乔瓦尼　他们不可能判我无期徒刑。

路易莎　也许你说得对。因为你干的许多坏事现在都已经超过期限而失去诉讼时效了。不是这样吗？

真乔瓦尼　不是。(从楼道上走下来。)

路易莎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真乔瓦尼　路易莎，我不是那个真乔瓦尼！

路易莎　什么？

真乔瓦尼　是的，确实是这样。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瞒着你,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能失去你……

路易莎　可我什么都弄不明白了。乔瓦尼，你在说什么呢？

真乔瓦尼　你听着。那一天，他们把我带到佩罗的牛奶房，因为真乔瓦尼在那里等着我。这时，我怀疑他们是要把我干掉，因此，我就在身上带了那把我能找到的手枪……

路易莎　那把射靶练习用的手枪？

真乔瓦尼　是的，正是那一把……在我和乔瓦尼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他命令我出去，并且用手枪指着我。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儿来的勇气，竟然用我的手枪向他开了火……正像他通常做的那样,是从衣袋里开枪的。后来,我吓得要命，就把他的手枪捡起来，又补开了一枪。奇怪的是，当后来我来到其他那些人身边的时候，我突然没感到有任何困难把自己装扮成真乔瓦尼。我嘲弄人，大喊大叫，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当时,我甚至觉得我的声音也变了。也许，你说得有理：我们原来是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却合成了一个人……一半是这个，一半是另一个。

路易莎　这简直叫人听了发疯！难道你认为，局长和那些法官会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舞台深处两条帷幕的一条拉开了,出现了局长和两名警察。

局　长　为什么我就不该相信呢？因为根据经过测定的指印，我们当时就完全肯定，那个是真的加利纳……既然现在我们已背着你们听了你们的谈话，这也正是证明你们的真诚的最好证据。无论如何，我要给您提个建议：索性您对这个罢工的事儿任其自流吧。

真乔瓦尼　可这一点连想都不该想。我一定要干到底，只要政府不同意让我们在国内发生的每一次盗窃中提成，我就绝不罢休。当然，在部级机关里发生的盗窃除外。

局　长　那我可要叫人逮捕你了。

真乔瓦尼　那又根据什么罪名呢？

局　长　第一百五十一条：盗用教士袍……您刚才硬说，你是“前囚犯之家”的副主任，这个机构的主任是唐安东尼奥，我已经派人为此事把他叫来了。咱们可以对质。那一定会有的可乐呢！

真乔瓦尼　您别这样干，否则您会为此后悔的。

局　长　请吧，唐安东尼奥，请进。这里有您一位非常亲密的同事……（从右门进来一位老教士）他硬说他跟您非常熟悉……您是怎么看的？

唐安东尼奥（朝对方打量了一会儿，随即跟他拥抱）不……这不可能……是唐菲利浦啊……可最近这一段时间，您究竟到哪儿去啦？

真乔瓦尼　他认出我来了（吓坏了。）

局　长　您认识他吗？

路易莎　您竟会认识他！

唐安东尼奥　　怎么会不认识呢！他是我教神学第一年的学生……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我记得他就失踪了……我本来以为他背弃了自己的天职,把我们抛弃了。相反,现在我却高兴地看到，他一直是坚持不渝的！好样的！

真乔瓦尼（把两只手腕伸给局长，请他给自己上手铐）博士，请您把我逮捕了吧，快！

局长（神色不大高兴）唐菲利浦……

路易莎（抓住菲利浦的两条胳臂）乔瓦尼……菲利浦……

唐安东尼奥　唐菲利浦，请跟我一块儿走吧。（把他拖走。）

路易莎（绝望）菲利浦……菲利浦……（一直像是被钉在舞台中央。）

毕翁多（穿着辅祭者的衣服，手持香炉，跑着上场）唐菲利浦，唐菲利浦,等一等,我也来了……

【剧终】

新闻公报[1]

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达里奥·福“他继承中世纪流浪艺人的传统,抨击政权,恢复了受屈辱者的尊严。”

剧作家兼演员达里奥·福生于马乔雷湖附近[2],今年七十一岁。他所受的教育也包括在米兰美术学院的学习。他与佛兰卡·拉梅结为伉俪,佛兰卡·拉梅也是演员兼作家。

长期以来，福的作品在全世界上演。他在当代剧作家中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曾起过重大影响。如果说有什么人配得上“流浪艺人”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恐怕是非他莫属。他把嬉笑和严肃性融为一体，使人意识到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和不公。不仅如此，他还使人意识到这些弊端和不公是怎样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表现出来的。福是一位具有高度严肃性的讽刺作者。他的作品多种多样，异彩纷呈。他的独立性和洞察力使他遭受了种种巨大的风险,也遭受了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深受广大各阶层极其热烈的欢迎。

不受体制约束的传统对达里奥·福起着很大作用。他经常以中世纪的江湖艺人为借鉴，以他们的喜剧表演和神秘剧为依

① 这是瑞典学院 1997年 10月 9 日公布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公报。本附录的几个材料均为诺贝尔奖基金会供稿，谨致谢意。

② 马乔雷湖，意大利北部的大湖，位于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两个大区之间。

据。他在一九六九年完成的主要作品《滑稽神秘剧》正是以一些古代资料为基础，而福又以其独有的方式对这些资料作了演绎；但是，假面喜剧和诸如马雅可夫斯基以及布莱希特这样的二十世纪作家所写的喜剧，也是启迪他的重要源泉。

一九七〇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是福的著作中达到顶峰的作品之一。极右翼一九六九年制造的炸弹谋杀案，有关当局和报界据此对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指控，是该剧的起源。在米兰，在审讯过程中，一个无辜者竟然从一个位于六楼的窗户里"坠落下来"。这出戏集中描述这些审讯的情况，这些审讯由一个类似哈姆雷特的角色(即'疯子')逐步展开。这个角色在表面上确实患有疯病，但是，这种疯病却揭露了官方的谎言。

值得特别提及的一些作品有：一九七四年的《不付钱！不付钱！》和一九八一年的《汽车喇叭、小号和咂舌声》。后一部作品是一部情节错综复杂的喜剧，把那些参与社会最高层的暧昧把戏的人作为抨击对象。晚些时候，福也在不少剧作中描述过妇女的处境，这些剧作都是与佛兰卡·拉梅通力合作的。

达里奥·福的最近一部作品是《有两个乳房的魔鬼》，今年八月曾在墨西拿首次公演。这是一部讽刺喜剧，写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法官和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人。正如福的作品一贯的特点那样，这出戏又是矛头指向当前的社会现象。

由于达里奥·福的剧本影射时事，又有'格拉梅洛语'的内容('格拉梅洛语'是杂技演员使用的语言，福曾在方言和象声词的基础上把它加以发展)，翻译这些剧本是要遇上一些特殊困难的。译者经常说明他们的译作只是接近于原文。例如，埃德·埃默瑞在他所译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的译文注释中

就写道，他采取的做法是力求接近福的原著，同时又保持那些不言自明的语句。

达里奥·福的魅力在于：他能创作出一些既使人愉悦又发人深思的、高瞻远瞩的剧本。正如在假面喜剧中一样，这些剧本由于在内容上有一些增添和修改，总是能使人发挥一部分创造力，而且这些剧本还经常号召演员做即兴表演，这也就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激发了观众的兴趣。这是一种充满蓬勃生机、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黄 文 捷 译

获 奖 演 说[1]

达里奥 ·福

一二二一年，腓特烈二世在墨西拿颁布了“惩治诽谤和中伤他人的江湖艺人”法，明文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用暴力惩治江湖艺人而免受处罚或制裁。

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都是我自己画的，我做了一些尺寸比原画略小的复制件，已经分发给了在座的诸位。

有时候,我演讲时习惯于利用形象,不是把话写下来,而是把它们画成图画。这让我得以即兴讲话,发挥想像力—— 同时也促使你们发挥自己的想像力。

我在讲话的过程中将随时提示大家,我讲到了哪一部分,免得你们不知道我讲到了哪里。这个方法对你们中间不懂意大利语或不懂瑞典语的人特别有用。而说英语的朋友比其他人的有利条件大得多，他们可以想象出我既没有说出也没有想到的内容。当然，会场上对同一句话会发出两阵笑声的问题不好解决：我的话一出口，懂意大利语的听众马上就发出哄堂大笑，而不懂

① 这是达里奥·福 1997 年 12 月 7 日在领奖前夕向瑞典学院做的演说，标题为《惩治诽谤和中伤他人的江湖艺人》，是在意大利米兰写成的。

意大利语的听众必须等安娜·巴尔索蒂译成瑞典语之后才笑出声来。当然，诸位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是该跟着第一次还是该跟着第二次笑声发笑。好啦，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女士们，先生们，我为这次简单的讲话选取的题目是“Contra jogulatores obloquentes”。大家知道这是拉丁文,确切地说是中世纪的拉丁文。这是一二二一年施瓦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颁布的一项法律的名称。腓特烈二世是一位“上帝选定”的君主。上小学时老师就教导我们，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位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一位自由主义者。“Jogulatores obloquentes”的意思是“诽谤和中伤他人的江湖艺人”。这项法律允许任何一个公民辱骂、殴打甚至杀死江湖艺人——只要他想这么干——而不会因此受审和判罪。我得声明一下,这项法律早已失效了,所以,我才敢在这里放胆陈辞。

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知名的文学家，已经在各种广播电视采访节目中明确表示：“最高的奖赏无疑应该授予瑞典学院的各位成员，因为今年他们无所畏惧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了一个江湖艺人。”我同意这个观点。诸位先生表现了近乎挑衅的无畏精神。

请看看这一决定掀起的轩然大波吧：一些至尊至贵的诗人和作家，身居高位，名声显赫，对在底层生活和劳动的小人物不屑一顾，如今突然被一股旋风刮得晕头转向。

我已说过，我和我的朋友们为这一决定欢呼雀跃。

这些诗人本来占据着诗坛的巅峰，然而，你们的无礼做法使得他们转瞬间一落千丈，在泥潭里跌了个嘴啃泥。

侮辱和谩骂像铺天盖地似的压向瑞典学院及其成员，连同他们的祖宗八代无一幸免，其中最激烈的言辞是：“打倒……挪威国王!”显然,这些人是在狂乱之中把王朝都搞混了。

（现在，你们可以翻到那一页，上面有一名赤身裸体的诗人被旋风刮倒在地的形象。）

有些人这一跤跌得可不轻啊!据报道,一些诗人和作家的神经和肝脏受到了严重损害。此后好几天，意大利药店里的镇静药全部脱销。

不过，文学院的各位先生们，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你们这次的确干得太过火了点儿。我是说,你们先是把文学奖评给了一位黑人，然后给了一个犹太作家，如今又给了一个喜剧小丑。究竟出了什么事？正如那不勒斯有些人所说的：“Pazziamme[①]?难道我们疯了吗?”

上层的教士们同样气得发狂。各种各样的教会当权派——教皇侯选人、主教、红衣主教还有‘天主教工会’的主教——全都勃然大怒。他们甚至请愿，要求恢复那项法律，允许他们把江湖艺人绑在柱子上烧死，用小火慢慢地烧死。

然而，我可以告诉大家，有许许多多人跟我一样，对诸位先生对我的厚爱欢欣鼓舞。所以，我在此代表众多的哑剧演员、江湖艺人、戏剧小丑、杂耍家和说唱艺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咱们现在讲到这儿了(他指着介绍材料中的一页)。

谈到说唱艺人，我必须提到马乔雷湖畔那座小城里的那些艺人,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浓厚的说唱艺术传统。

他们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说书人和技艺娴熟的吹玻璃匠，他们教给我和其他的孩子纺线的手艺和艺术。我们常常听他们讲

①那不勒斯方言，下一句对此句做了解释。

故事,并且不时地哄堂大笑——每当我们省悟到蕴含在讽刺内容中的寓意后，笑声就在嗓子眼儿里哽住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叫做《考尔德岩石》的故事。

“很多年前,”吹玻璃老艺人这样开场,“湖中矗立着一座陡峭的悬崖，崖顶有个小镇名叫考尔德。镇子碰巧坐落在一块松动的岩石上，岩石一天天向悬崖边缓慢地滑落。小镇风光秀美，镇上有一座钟楼，最高的地方还修筑了防御用的城堡，房舍鳞次栉比,一幢挨着一幢。这就是那时的小镇,不过,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在十五世纪就消失了。

“‘嗨,’山下的农夫和渔民朝上面喊道,‘你们正往下滑呢，你们快要掉下来啦！’

“可是,山顶上的居民根本就不听他们的。他们甚至嘲笑山下的人：‘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已很聪明啊？想把我们从房屋里和土地上吓跑,然后再来占为己有。我们可没有这么傻！’

“这样,山上的居民依旧修剪葡萄,耕种田地,男婚女嫁,生儿育女，去教堂做弥撒。他们也感觉到了房屋下面的岩石在滑动,不过他们没有多想。‘只不过是岩石下沉罢了,这很正常。’他们这么说着,互相安慰。

“巨岩终于就要沉到湖里了。‘小心啊,水已经没到你们的脚脖子啦。’湖边的人冲他们喊。‘胡说,这不过是喷泉喷出来的水，只是有点儿湿罢了。’镇上的人说道。就这样,整个镇子缓慢地、完全地沉入了湖底。

“汩汩汩……汩汩……轰隆隆……他们沉下去了……房屋、男人、女人、两匹马、三头驴……马嘶驴叫……汩汩。牧师面无惧色，继续接受一位修女的忏悔：‘你自我解救吧……灵魂啊……

圣徒啊……咕噜噜…… 阿门……咕噜噜…[1],城堡消失了,钟楼连同上面的大钟以及所有别的东西也一起隐没在烟波浩淼之中。钟声还在响……叮当……叮……当……的笃……笃……

"即使在今天,"吹玻璃老工匠接着说道,"只要你站在依然露出湖面的岩石上朝水下望，如果当时正好赶上雷雨交加，当闪电照亮湖底时，你仍旧能看见——真让人难以置信！——沉没在水下的城镇街道完整无损。你甚至还能看见镇子上的居民，他们正在四下走动，时不时还大大咧咧地自言自语：'没什么了不起的。'鱼儿在他们眼前游来游去,有时还钻进他们的耳朵里。他们只是挥挥手,把鱼赶开。'没什么可担心的,有些鱼已经学会在空气中游来游去了。'

"'啊嚏！''上帝保佑你！''谢谢……今天有点儿潮乎……比昨天还潮……不过一切都很好。'他们已经滑落到了岩石的底层,但是对他们来讲,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尽管这故事听起来怪烦人的，但不能否认，它让我们领会了一些道理。

我要重复一遍，我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吹玻璃艺人，而他们——我向你们保证——对学院诸位先生授奖给他们的徒弟实在是感激不尽。

他们的感谢真情激荡。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发誓说，那天晚上，当他们得知自己的一位说书人就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一座冷却了五十来年的玻璃窑突然冒出了熊熊大火，火焰直窜夜空——就像节日活动结束前的焰火，无数彩色的玻璃片布满了天空，然后散落到湖面上，腾起一片迷人的水雾。

[1]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趁你们鼓掌,我可得喝口水了。(转身面向翻译)您要来一杯吗？

在我们俩喝水的时候，你们大家最好是互相聊一聊，如果您非要听我'咕嘟、咕嘟'喝水的声音不可,我就得呛着,不停地咳嗽。所以,你们不妨换个话题,比如说"哇,多好的夜晚,是吧?"

休息结束，咱们翻到下一页，不过别着急，下面我要讲快点儿了。

首先，今晚，我们应该郑重感谢一位杰出的舞台戏剧大师。你们大家以及法国、挪威、芬兰等国的人都不太了解他，即使在意大利，他也鲜为人知，但他无疑是莎士比亚之前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我说的这位前辈就是鲁赞泰·贝奥尔科①。他和莫里哀一样，是我最为推崇的戏剧大师。他们既是演员又是编剧，也同样是当时大文学家讥讽的对象。首先，他们受到鄙视是因为他们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搬上了舞台，揭露了权贵们的虚伪和傲慢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但他们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老百姓听到这些故事后开怀大笑，这些笑声让权贵们心生厌恶。

假面喜剧之父鲁赞泰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来源于戏剧，服务于戏剧，并以多种语言为基础，包括波河流域方言、拉丁语、西班牙语甚至德语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些与他自创的拟声法融为一体。正是从鲁赞泰·贝奥尔科那里,我学会了把自己从传统的文学写作中解脱出来，使用值得你去揣摩玩味的词句、特别的声调、不同的节奏和换气技巧乃至杂乱无章

① 鲁赞泰·贝奥尔科(1502～1542)，原名"安杰洛·贝奥尔科","鲁赞泰"是他的绰号，指喜欢跳跳蹦蹦地嬉笑、游戏的人。他是意大利北部帕多瓦人，著有许多以农民为题村的闹剧，由他自己来演。

的格拉梅洛式的胡言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请允许我将这次令人仰慕的奖励的一部分献给鲁赞泰。

前些日子,有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演员对我说“:先生,您应该设法把您的精力和热情灌注给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知道您的这种动力,让他们与您共享专业知识和经验。”佛兰卡——她是我的妻子——和我对视了一眼,说“:他说得对。”可是,如果我们传授了这些技艺，说出了这些奇怪的动力，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前面几个月，佛兰卡和我走访了一些大学校园，和青年们进行了研讨和座谈。我们惊奇地——且不说是不安地——发现,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告诉他们，目前土耳其正在对锡瓦斯大屠杀的罪犯进行审判。当时，这个国家的三十七名最具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安那托利恩镇聚会，为一名中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著名江湖艺人举行纪念活动。深夜，他们被人关在下榻的旅馆房间里活活烧死了。这把大火是一帮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杰作。这些家伙在犯案之后得到了政府内部自己人的庇护。一夜之间，这个国家的三十七位最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导演、演员和库尔德族舞蹈家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帮激进分子一举毁灭了土耳其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几千名学生听我们讲话。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惊讶和怀疑。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次屠杀。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连在场的老师和教授们也居然没听说过这件事。土耳其这个国家就位于地中海沿岸，实际上就在我们家门口，而且正在争取加入欧共体，然而却没人听到过这一屠杀。意大利著名民主人士萨尔维尼对这种现象一语中的：“对各种事件一无所知是产生社会不公的王要根源。”然而，这些年轻人表现出的冷漠正是从那些负责教育

和传授知识的人身上得到的。这千万种冷漠和无知的责任主要在于学校的老师和其他教育者。

日复一日，众多的传媒供应着陈腐糜烂与诲淫猥亵的玩意儿，青年一代沉溺其中，很容易沾染恶习：电视里播放着冷酷的动作片，在十分钟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就能观赏到三次强奸，两次暗杀，一次毒打。一座大桥发生爆炸和坍塌，桥上有十辆汽车。桥上的一切——汽车、司机和乘客——全被甩进海里……只有一个人没被摔死，然而他不会游泳。最后，他在银幕上突然冒出的一群好奇的围观者的呼喊声中一命呜呼。

在另一所大学里，我们对重组基因工程进行了讽刺——可叹的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闹得正欢呢，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对欧洲议会有关允许用生命器官进行基因工程的建议进行了讽刺。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题目使台下的听众感到手脚冰凉。佛兰卡和我向大家解释，我们的欧洲官员们在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跨国公司鼓动下，正在如何酝酿这一计划，它的内容简直值得构思一部科幻与恐怖影片，片名就叫《弗兰肯斯坦①的猪兄弟》。这些官员试图通过一条法规（请注意下面这一点！）即允许工业界对应用基因重组技术而产生的生命体或其一部分享有专利。这一技术就像是从电影《魔术师的徒弟》中直接套用过来的。

具体实施过程是这样的：科学家对猪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成功地实现猪的人性化。通过这种安排，你就可以随意地取下猪身上的任何一种器官——肝脏或者肾脏——把它移植到人的身上。为了确保猪的器官不受人体排斥，还需要把猪相应的基因信

①“弗兰肯斯坦”是美国的好莱坞自三十年代起拍摄的一系列恐怖片的主角，我国过去上演时一般译为“科学怪人”。

息片断一并移植过来。结果就是从此产生了一头人猪（也许你会说，这类东西已经不稀奇了）。

这一新的物种，这头人性化的猪，其身上每个部分的使用都得遵循专利法的规定；不管谁想得到它的一个部分，都必须向“发明”它的公司支付一笔专利费。继发性疾病、严重畸形和各种传染病——都包括在这份价目表里……

教皇已强烈谴责这种邪恶的基因巫术。他说，这是对人性的冒犯，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教皇竭力强调，整个计划毫无伦理道德可言。

让人吃惊的是，就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同时，一位美国科学家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读到有关他的报道了——他成功地为狒狒进行了头颅移植。他切下两只狒狒的头颅，然后互相一换。两只狒狒手术后感觉并不美妙。实际上它们是处在麻痹瘫痪的状态，很快就咽了气。可是实验毕竟搞成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过，这里有点儿麻烦：这个现代的弗兰肯斯坦，某位怀特教授，是梵蒂冈科学院的一名尊贵成员。也许该有人去提醒一下教皇吧。

我们如此这般地给大学生们讲述了这样一出可耻的闹剧，他们差点儿笑死过去。学生们如此评价佛兰卡和我：“这两个人实在有趣，他们讲的故事真是太逗了。”他们丝毫也没有领会到我们所讲的情况完全是真的，哪怕是片刻工夫、哪怕是脑海中一闪念都没能领会。

经历了这些遭遇，我们更加坚信，我们该做的事是“讲我们自身的情况”——这与意大利伟大诗人萨维尼奥的告诫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登上讲台或舞台的人，而且更重要

的是作为向青年宣讲的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教会他们如何挥动手臂如何控制呼吸，如何使用胸腹、声音、假声以及丹田之气等方法。仅仅教授技巧或姿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学会讲述自身的情况。不能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说话的戏剧、文学作品和艺术表现形式都是毫无意义的。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我试图向与会者，特别是青年人讲述意大利一桩特别法庭诉讼案的底细。原案件扯出了七起诉讼，最终有三名意大利左翼政治家因为被控谋杀一名警官而被分别判处二十一年徒刑①。我研究了有关该案的各种材料，就像我准备写《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时那样。我在会上讲述了有关该案的事实，这些事实确实荒谬，简直是胡闹。但讲了一会儿后我意识到，我是在对牛弹琴。原因很简单，我的听众不仅不知道这个案件，而且对五年前、十年前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也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知道意大利发生的屠杀、火车爆炸、广场上的炸弹以及自那时起拖延至今的可笑的法庭案件。

困难的是为了讲述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非得从三十年前讲起不可，然后一步步讲到现在。只谈今天是不够的。请大家注意,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意大利,到处——整个欧洲——都有这种现象。我在西班牙尝试过，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我在法国尝试过,在德国也尝试过。至今我还没有在瑞典尝试过,不过，我会去试一试的。

① 这里是指索弗里等三人的案件。

最后，请让我和佛兰卡共同分享这一奖赏。

佛兰卡·拉梅是我的生活和艺术伴侣。作为演员和剧作家，在座的学院诸位先生在考虑评奖时已经对她认可了；我们的戏剧中的许多台词也都凝结了佛兰卡的心血。

（此时此刻，佛兰卡正在意大利的某个剧院里演出。不过，后天她就会跟我在一起了。她的飞机中午到达，要是你们愿意，可以和我一起到机场去接她。）

我向你们保证，佛兰卡机智过人。有个记者曾向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成为一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家里竖起了一座丰碑，您有何感受？"她回答说："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也根本不觉得这事对我产生了什么不利影响。我一直在为此做准备，每天早上都进行锻炼，练习用四肢撑地。这样，我就已经准备好充当丰碑的底座了。我现在练得真是棒极了。"

正像我说的，她机智过人，有时她甚至会自己嘲讽自己。

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要是没有她在我身边，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你们认为应该得到殊荣的作品。我们同台演出了几千场，在剧场，在被占领的工厂以及大学的静坐抗议现场，甚至在临时改为剧场的教堂、监狱和市内公园，不论阳光明媚还是大雨滂沱，我们都形影不离。我们不得不忍受人身的侮辱，警察的侵扰，右翼势力的谩骂，以及各种暴力袭击。正是佛兰卡遭受到了最粗暴的攻击。为了与卑贱者和被践踏者保持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前提），她比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我正好走到米兰的罗马门街那座剧院的门口，而在剧场里，佛兰卡正和乔治·埃伯塔齐共同演出戏剧《有两个乳房的魔鬼》。突然间，我被一群记者、摄影师和举着摄像机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了。一辆路过的电车也出乎意料地停了下来。司机走下车来向我表示祝贺，接着，所

有的乘客也都下了车。他们向我欢呼，每个人都想和我握手以示庆贺……忽然，现场的每个人都静了下来，一齐呼喊："佛兰卡在哪儿？"大家齐声叫喊："佛兰卡……"直到片刻之后她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她激动不已，泪流满面，走下台阶，和我拥抱在一起。

就在这时，一支乐队好像从天而降似的冒了出来，只听见四周激荡着锣鼓和管乐的旋律。这个乐队是由来自城里各处的孩子组成的，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奏。他们用桑巴的节拍演奏起了《美丽的罗马门，罗马门》。我从未听到过那么不和谐的曲调，但它也是佛兰卡和我听到过的最美妙的乐曲。

请相信我的话，诺贝尔奖属于我们两个人。

谢谢大家①。

戴　东　译

戴声浦　校

① 达里奥·福是用英文讲这最后一句的。

颁 奖 词

瑞典学院 斯图尔 · 阿伦

国王及王后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干江湖艺人这一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是有风险的。中世纪的瑞典法律规定，殴打外乡人交纳的罚金要比殴打本地人少，而殴打一个江湖艺人则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根据十三世纪有关这一类人的法律，殴打江湖艺人不算犯法行为。如果江湖艺人被打伤,那是他罪有应得 ——活该他受到侮辱和伤害:“永远不能让他得到比遭受赤身鞭笞的女奴更多的公正。”

这些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中世纪江湖艺人正是达里奥 · 福写作灵感的源泉之一。在他看来，讽刺对人具有最强列的影响。严肃与笑声相交融是他揭露种种弊端与不公的方式。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认为,文学成就是实现诺贝尔奖的根本目的“造福于人类”的重要手段。而保持人的尊严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福经常直接参考中世纪江湖艺人及其喜剧和神秘剧。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滑稽神秘剧》就是在挑选各种旧有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江湖艺人的诞生》一场中,高潮发生在贪婪攫取

土地的地主乘农民开荒之际强暴他妻子之时。《迦拿的婚礼》[1]则是用醉汉的眼光构思而成。在《拉撒路的复活》[2]一场中，最大的悬念是耶稣能否最终取得胜利。

有其他一些灵感源泉。从最久远的影响来说，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影子，他们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一度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十六世纪的产物“假面喜剧”，以每个演员专司某一角色及其语言传统而倍显重要。我们还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纺织工博顿和安德罗·阿古契克爵士的痕迹。现代给他的影响则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史诗般的讽刺诗和布莱希特的说教剧。顺便说一句，《滑稽神秘剧》这个标题就是达里奥·福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借用的。

在达里奥·福的大量著作中，另一个重要成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该剧描写了一个假想的意外事件发生后的审问过程。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一个狂热地揭露官方谎言的“疯子”，通过极为巧妙的手段，控制了审问的局面。总之，达里奥·福的剧本对当今时事进行了大量的影射，但脚本内容远远超越了日常生活，情节范围十分广泛。

没人能否认达里奥·福是位一流的演员。主要原因是他写的剧本能激发演员的热情，并且抓住观众。他的脚本都是与观众互相交流后经过长期精雕细琢始告完成的。快速变幻的情景推动剧情的发展，塑造出各种角色。演员台词的节律、机智的语言以及即兴发挥的才能，与他寓意深刻、不断出现的机智闪光中的

① 该剧内容取自《圣经》中的《新约·约翰福音》，写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村一次婚宴上第一次显圣，将水变为酒的故事。

② 该剧亦依据《新约·约翰福音》耶稣显圣救活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是伯大尼村马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和马大的弟弟，病死四天后经耶稣祷告得以起死回生。

强烈感情和艺术热情相结合。只要你展开丰富的想象，即使是印成文字的脚本也能给你这种感觉。福的剧作使得文学领域更加丰富多彩。

他的独立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历尽艰险，在国内外饱尝劫难。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佛兰卡·拉梅被禁止进行一次早已确定的国外演出。于是，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便安排了一场演出活动，并且称之为"没有达里奥·福和佛兰卡·拉梅的晚会"。

从荣获第九十四届文学桂冠的达里奥·福向前追溯，在历届获此殊荣的作家中间，七十年前的获奖作家萧伯纳令人瞩目。当时，瑞典学院着重强调了这位获奖者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犀利的讽刺力。无疑，两位作家不尽相同，但是，这一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达里奥·福。

亲爱的达里奥·福先生，"尊严"一词是您的剧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江湖艺人的诞生》的中心内容。今天给予您的尊严虽然可能还包括其他意义，但它的中心含意是一样的。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您的作品获得了一九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奖。

杨 爱 武 译

戴 声 浦 校

受 奖 致 词[①]

达里奥·福

在颁奖仪式正式举行之后，宾主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厅里欢聚一堂。在场者有：瑞典国王和王后陛下，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殿下和哈兰公爵夫人丽莲公主殿下。

另外还有：一九九七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上面提及的前数届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场者还有瑞典政府和议会的成员，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属各国外交使团的领导人和众多学者、高级官员及其他知名人士。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建议举杯为瑞典国王陛下祝酒。来宾起立干杯。国王陛下建议举杯为已故的伟大捐助人和慈善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祝酒。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继致词答谢。

我想为一位非常伟大的女王，一位贵国古代的女王祝酒，尽管现在我并没有举杯在手。这位女王的名字就叫克丽斯丁[②]。

克丽斯丁大约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驾临意大利，而且恰好是

① 这是 1997 年 12 月 10 日达里奥·福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举行的宴会上的致词。

② 克丽斯丁(1626～1689),瑞典著名女王,一代明君。

驾临罗马。正像过去有人说的那样,她当时结识了教皇,当然,这位教皇就是亚历山德罗七世①。这位教皇是这样一个人：他力求恢复当时在罗马已经丧失的文化氛围。几年以前，正是一股反动势力兴风作浪的时刻，这股反动势力是通过“反改革”而爆发出来的②。亚历山德罗曾使那些演戏的艺人得以重返意大利，而这些艺人却是被上述‘反改革’驱逐出境的 这样一来,克丽斯丁女王就认识了当时那些返回祖国的最伟大的意大利喜剧演员。

克丽斯丁女王本来就很热爱戏剧，由于认识了这些演员，认识了这样的戏剧，她也就深深地钟情于戏剧了。她当时曾去法国，认识了莫里哀，等她返回意大利的时候，她就开始与莫里哀有了书信往来。在某个时候，莫里哀给她寄来了他写的一部喜剧,那就是《伪君子》。当时,这出喜剧只是一部初稿。

克丽斯丁要求莫里哀让她在意大利上演这出喜剧，并且与教皇达成了一致意见。

教皇是个很风趣的人，当时他说：“可你是想用这出喜剧来败坏我的名誉啊！……那些……枢机主教会把我解雇的。”

但是，莫里哀当时却不能把这出喜剧献给克丽斯丁，因为法国国王要把这出喜剧攫为己有。

喜剧《伪君子》开始上演了……但是，它还无法顺利地演到底。这是一出严峻的喜剧，以冷嘲热讽的笔触对伪善进行了抨击，特别是抨击了天主教徒的伪善，尤其是抨击了亲属的伪善。

这出喜剧最后遭到了不幸。它被查禁，被禁演达三年之久。后来，它又重新上演了很短的时间，随后再一次被禁演多年。

① 亚历山德罗七世，1655 年至 1667 年任罗马教皇，文化建树显著。

②“反改革”是天主教会为反对新教而发动的一场恢复旧秩序的行动，通过罗马宗教裁判所进行严酷镇压,并强行‘禁书’等,从 1534 年开始,到 1590 年结束。

可以肯定，如果莫里哀听从了克丽斯丁的话，让她把这出喜剧弄到罗马上演，那么，任何人都不敢查禁这出喜剧。克丽斯丁是受到教皇保护的，而谁又能招惹教皇呢？

所以,我现在要求您,王后,还有今晚在座的两位公主,如果你们热爱戏剧，那么，就请你们也像克丽斯丁那样支持戏剧吧。

我知道……你的俏皮话是不是已经说完了？嗯？这番话可叫我好生气呢！还没有说完吗？还没有说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刚才说的是你们几位应该保卫戏剧，特别是在涉及一出讽刺、滑稽的戏剧的时候，因为令人发笑的戏剧是符合文明的戏剧。

那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你们就索性依靠教皇吧。你们一定会获得圆满的成功。

克丽斯丁万岁！

黄 文 捷 译

达里奥·福著作一览表[1]

《眼中钉》(Il dito nell'occhio),1953 年首演,1954 年出版。

《该捆绑的健康人》(Sani da legare),1954 年首演,1955 年出版。

《小偷、木偶与裸体女人》(Ladri,manichini e donne nude),1957 年首演,1962 年出版。

《粉刷工没有记忆》(Gli imbianchini non hanno ricordi),1957 年首演。

《并非所有小偷都害人》(Non tutti i ladri vengono per nuocere),1957 年首演。

《尸首运走，女人脱衣 》(I cadaveri si spediscono e le donne si spogliano),1957 年首演。

《裸体的男人和穿燕尾服的男人》(L'uomo nudo e l'uomo in frack),1957年首演。

《马尔科拉》(La Marcolla),1958 年首演。

《天使长们不玩电动台球》(Gli arcangeli non giocano a flipper),1959 年首演 ,1966 年出版。

《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Aveva due pistole con gli occhi bianchi e neri),1960 年首演,1966 年出版。

①译者掌握的有关资料体例不统一，有的只有首演日期，有的只有出版日期，有的兼而有之，有的全都没有，故只能根据资料的实际内容照录。

《偷窃一只脚的人在情场上得意》(Chi ruba un piede è fortunato in amore),1961 年首演,1966 年出版。

《伊莎贝拉、三艘三桅船与一个吹牛大王》(Isabella,tre caravelle e un cacciaballe),1963 年首演,1966 年出版。

《塞蒂姆 你少偷一点吧》(Settimo:ruba un po'meno),1964 年首演,1966 年出版。

《错的总是魔鬼》(La colpa è sempre del diavolo),1965 年首演,1966 年出版。

《我说我唱》(Ci ragiono e canto),1966 年首演,1977 年出版。

《该扔掉的夫人》(La signora è da buttare),1967 年首演,1988 年出版。

《大哑剧》[1] (Grande pantomima),1968 年首演,1975 年出版。

《我说我唱》第二部 Ci ragiono e canto n. 2),1969 年首演,1977 年出版。

《滑稽神秘剧》(Mistero buffo),1969 年首演,1977 年出版。

《捆绑我吧》[2] (Legami pure),1970 年首演,1975 年出版。

《工人懂得三百个词》[3] (L'operaio conosce 300 parole),1969 年首演,1975 年出版。

《我情愿今晚死去》[4] (Vorrei morire anche stasera),1970 年首演。

① 该剧全名为《带有彩旗和中小木偶的大哑剧》(Grande pantomima con bandiere e pupazzi piccoli e medi)。

② 该剧全名为《捆绑我吧,横竖我还是能把它扯断》(Legami pure,tanto spacco tutto lo stesso)。

③ 该剧全名为《工人懂得三百个词，老板懂得一千个词，所以他才是老板》(L'operaio conosce 300,parole,il patrone 1000,per questo lui è il padrone)

④ 该剧全名为《我情愿今晚死去，如果我认为这完全无济于事》(Vorrei morire anche stasera se dovessi sapere che non è servito niente)。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Morte accidentale di un anarchico),1970 年首演,1988 年出版。

《大家团结起来，一致行动!》(Tutti uniti! Tutti inseme!),1971 年首演。

《给上帝的命令》(Ordine per Diooooo),1972 年首演。

《费丹分子》(Fedayn),1972 年上演。

《我说我唱》第三部(Ci ragiono e canto n. 3),1972 年首演,1977 年出版。

《一个木偶的死亡和复活》(Morte e risurrezione di un pupazzo),1973 年首演。

《砰砰，是谁？警察》(Pum pum,chi è? La Polizia!),1973 年首演。

《智利的人民战争》(Guerra di popolo in Cile),1973 年首演。

《不付钱！不付钱!》(Non si paga! Non si paga!)1974 年首演,1974 年出版。

《被绑架的范范尼》(Fanfani rapito),1975 年首演。

《对不起,那位不是老板吗?》(Ma scusa,quello non è il patrone?)。

《三个好人》(I tre bravi)。

《一个该卖掉的死人》(Un morto da vendere)。

《歌谣与叙事诗》(Canzoni e ballate)。

《一个女人的二十五出独角戏》(Venticinque monologhi per una donna)与佛兰卡·拉梅合著。

《门户开放，甚至几乎是门户大开的一对伉俪及其他十四部喜剧》(Coppia aperta, quasi spalancata e altre quattordici commedie),与佛兰卡·拉梅合著。

《老虎的故事及其他》(Storia della tigre e altre storie),1979 年。

《汽车喇叭、小号与咂舌声》(Clacson,trombette e pernacchi),

1980 年首演。

《嘲弄的勾当》(L'Opera dello sghignazzo),1982 年首演。

《事出偶然的女人 伊丽莎白》(Quasi per caso una donna:Elisabetta),1983 年首演。

《皮埃罗 · 德 · 安杰拉的真实故事》[1] (La vera storia di Piero d'Angera),1984 年首演。

《教皇与女巫及其他》(Il Papa e la Strega e altre commdeie),1989 年首演。

《约翰 · 帕丹发现美洲大陆》(Johan Padan a la descoverta de le Americhe),1991 年首演,1991 年出版。

《有两个乳房的魔鬼》(Il diavolo con le zinne),1997 年首演。

《妇女的故事及其他》(Recits de femmes et autres histoires),与佛兰卡 · 拉梅合著,法文版,1997 年出版。

《自由的马里奥,无辜的马里奥》(Mario libero, Mario innocente),1999 年出版。

《达里奥 · 福谈达里奥 · 福》(Dario Fo parla di Dario Fo),1977 年出版。

《演员入门教材》(Manuale minimo dell'attore),1987 年出版。

《达里奥 · 福与路易吉 · 阿莱格里的谈话》[2] (Dario Fo. Dialogo con Luigi Allegri),1990 年出版。

黄文捷 整理

① 该剧全名为《皮埃罗 · 德 · 安杰拉的真实故事:他未参加十字军围剿》(La vera storia di Piero d'Angera,che alla crociata non c'era)。

② 该书全名为《达里奥 · 福与路易吉 · 阿莱格里有关喜剧、悲剧、疯狂和理智问题的挑衅性谈话》(Dario Fo. Dialogo provocatorio sul comico,il tragico,la follia e la ragione con Luigi Allegri)